**郋 園 山 居 文 錄**

## 郋園山居文錄卷上

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

前巷派葉巷支譜序

世禄之制廢而宗法亡，然猶賴有譜牒爲餼羊之告朔也。自五胡亂華，人民困於兵革，於是蕩析離居，不復守其田里。蚩蚩萬姓之衆，遂如蟲如沙，一散而不能還其地著。是不獨宗法亡，而譜牒亦隨之亡矣。六朝唐人尚門望，重私譜，巨姓世譜，載於《隋書•經籍志》者，無慮數十家。至唐末五代之亂，凡前此所謂高門大族者，又往往迷其所自出，既斷而不可復續。迄于有宋，雖以歐蘇二氏爲譜法之祖，亦不能上考唐以前之世系以徵信於後人，斯固事之不能强致者也。

吾族由北而南，始有丹陽、昇州二支，子姓散居江淮之間，未嘗與吴中相合。吾族之始，蓋始于縉雲，中更易代之際，其源流亦不可知，知者惟宋節度使贈少保石林公修譜，斷自本身以上五世，以南唐刑部公爲始祖。公之後居蘇州洞庭東山，有南北葉之别。南者

【P3】

居山南，少保二子桯以下舊譜各派子孫是也；北者居山北，宋諫議道卿公以下子孫是也。 顧論吴中族譜既祖刑部，則固當合南北爲一族，而今僅有少保子孫者，以元明以來修譜諸公皆公後，遂若以公爲不祧祖矣。

往者宣統辛亥，族人大修吴中族譜，推吾爲總裁’以同遠祖新安派子誠丈任編纂，詠霓丈領採訪諸事，翰甫公捐巨貲襄經費，三年而譜成，而國已易姓矣。雖無五胡唐末之兵禍，羣惴惴焉懼其勿成，而卒底於成，則固翰甫、詠霓二公之力爲多焉。二公爲前巷派葉巷支，其丁户之繁，與蔣灣相埒，支又逾其派之半。其人皆勤本業，務農桑，鮮服賈，而遠宦者婚嫁不出里開，故無轉徙散處之虞◦又時修其支譜以收合之，使少保子孫有瓜緜椒衍之慶，則固他派他支所不及者矣。

族譜成後，循其成例，别爲支譜，仍以子誠丈主之。以吾方撰《家世紀聞》《述德集》二書，考獻徵文，時有前譜所遺佚者，乃一一摭拾，入之譜中◦是雖一支譜，而實前譜之後編，二公之有功于一族豈微也哉。昔吾山明王文恪公家譜序曰：「宗法廢，天下無昭穆，猶有譜牒焉。譜牒廢，人忘其先，大下無孝矣。今委巷之人，三世以前，希不懵焉。士也，十世以前，希不懵焉。爲人之子孫而不知其祖，爲人之祖而不知其子孫，非大不幸也耶？」 鳴呼，何其言之沈痛也。今二公既修族譜矣，又修支譜矣，俾一族一支之人，皆知人本乎

【P4】

祖之義，所知不僅十世以前，即委巷之氓，亦各家置一編，不至如文恪所慨懵焉者，豈非百世之良法欺？

余幸與聞族譜之事，又獲觀支譜之告成，而二公方福履敷膄，精神强固，創立義莊塾學，規模廓然，其爲吾族人所尸祝，其壽考期頤，以冀爲一族振先緒而裕詒謀者，方未有艾。而族譜、支譜之編輯，固猶諸事之嚆矢焉爾。

兩漢名人印考序

光緒癸已，吴愙齋尚書撫湘，余方自京曹假歸，謁公於節署，見公坐中彝器古玉秦漢瓦鏡鉩印，以及書畫古泉幣符節之屬，充斥几案間，導余流觀，口講指畫，若塾師之誨其弟子，不自知其爲貴人也。迨公罷職歸里，余亦還朝，忽忽二十年，存不通問，没未奉赴。追念當時座客，大半異物，存者惟余與道州何詩孫觀察、吴江陸廉夫布衣三人而已。人琴之感，殆有同情。

國變以來，余頻還鄉里，丙辰誓墓，僦居吴市者三年◦訪公遺書，板多損失，訊公嗣裔，人皆稱湖颿公孫之賢，然以避世絶游，卒未一晤。今年七月，公孫忽來寓先施，余次日回謁，亟詢公未散之物、未刊之書，公孫一一檢以示余，中有《兩漢名人印考》二册，皆公手

【P5】

書考證，附以古近體詩。展誦一週，嘆公箸作等身，獨未有詩集傳世，今得此册，益見公學問淹博，雖不欲自居于詩人，而近數吴中詩家，必於公首屈一指矣。

嘗閲近人題詠金石者，以翁正三閣學方綱《復初齋集》、張叔未孝廉廷濟《桂馨堂集》爲獨多。然翁詩涉考據而汩性靈，張詩近疏率而乏聲調，公則下語如鑄，掞藻于馬班陳范之書，彼近日僅以詩稱之人，烏能望其項背耶？公晚境迍邅，躬遭黨錮，鼎彝重器，皆爲大力者負之以趨，幸其箸述及身刊布者多，海内承學之士猶時時得窺公學問之萬一。今所藏吉金文字，余友張菊生同年已用樂石印行。此二册，公孫亦欲影刊◦以余服膺公之一人，屬爲弁言，以資考信。余於公所好亦好之，公所學亦學之，一切書畫金石題詠，皆有纂述，次第刊成，惟於秦漢鉩印，每欲説其文字，釋其條例，以存繆篆之遺，卒以逃難四方，時作時輟。讀公斯册，又不覺怦然有動於中矣。

公獲上信友，出於至誠，而一生功業，未竟其成，則以孤忠不得自伸，不幸值當軸朋黨之争，誤中副車之擊，百年論定，余恆欲爲公一雪斯言。今湖飄公孫能知護襲其遺書，亟亟焉謀爲之傳遠計，斯固公食報之一也。公同時藏印最著者，如濰縣陳壽卿部郎介祺、歸安吴平齋太守雲、同縣潘文勤公祖蔭，身後末聞有人收拾其殘餘，爲之流布。湖颿公孫誠賢子孫哉。戊午中秋，同里葉德輝。

【P6】

常熟顧氏小石山房佚存書目序

常熟爲江南名縣，其士大夫喜藏書，自爲一方風氣◦以余所知，前明有楊五川七檜山房、趙清常脈望仙館，儲藏之富，遠有師承。其後繼之者，爲毛子晉汲古閤、錢牧翁絳雲樓。絳雲火後，餘書歸族子曾述古堂，甲宋乙元，轉相傳授。乾嘉之際，有張月霄愛日精廬、陳子準稽瑞樓，近今猶有瞿子雍鐵琴銅劍樓。盛矣哉，以一邑之收藏，爲中原之甲秀。 余友龐絅堂寺卿撰《常昭志》，至以藏書家别爲列傳以褒揚之，此固他郡縣所未有者也。

張陳流風，百年未泯，迄道光中葉，有顧翠嵐先生小石山房、張海鵬照曠閣，屹然對壘，既富藏弆，尤樂栞行，雖遠不如汲鏤板之多，亦不至如愛日活字之誤，故近百年閒藏書刻書之盛，必於顧氏、張氏首屈一指焉。顧張板刻甫竣即燬于火，殘片售之金山錢氏， 改爲《守山閤叢書》◦顧氏所藏毁于咸豐庚申赭寇之劫，然京師、上海新舊書肆，猶時見其彙印馬氏玲瓏山館小學諸種，及己刻《小石山房》《篆學瑣箸》等書，則其精神之傳遠，匪一朝一夕之故矣。余恆言，藏書而不知刻書，何異骨董行客？刻書而不知藏書，亦棚鋪坊肆所優爲，曾何與於表彰先哲、嘉惠來學之事？常熟爲藏書淵藪，汲古以後，照曠以外，兼者無聞。顧氏于絶續之交，乃能兼舉並進，苟無庚申一厄，其祕册之刊布，必視汲古、照曠爲

【P7】

多，何至一鱗片甲，致令讀者時生觖望哉。

余家先世世居吴縣洞庭，流寓湖湘，每喜搜訪故鄉文獻。三十年前，得顧氏諸墨印， 即已嚮往其人。滄桑以後，頻回蘇城，訪里中藏書諸家，大都子姓彫落◦近日獲知顧君瀾蟄，則翠嵐先生之嫡孫也◦辱荷先施，賜以家印諸刻，并出手編《小石山房佚存書目》見示，大抵掇拾於灰燼之餘，保守已至三世，雖四部不備，而世閒奇書祕笈，以及元明舊槧，名人手稿手校精鈔，猶有百什之存焉◦顧君按目編存，撰爲提要，凡一書之得失，印記之流傳，數典如珍，無不原原本本◦因是嘆君家先德搜求之勤且備，未能如錢毛張陳諸家早成書目傳世，爲可惜也。

夫物之成毁聚散，固有數存乎其閒。即以常熟藏書家論，絳雲殘賸轉入述古堂，乃及身不能守，折閲售之泰興季滄葦；毛氏珍藏祕本，先擬售于吴江潘稼堂，卒以議值不合，亦歸於季；毛氏墨板，較之照曠刻成而即燬散者，印行雖多，然不再傳，其板盡爲他姓所有；愛日舊藏，瞿氏得其十之一二，餘則散之異地，半罹劫灰。顧君珍襲楹書，守先待後，使非中更寇亂，則至今與瞿氏兩雄，固佳話也。瞿氏始聞寇警，即以巨艦載書，渡江而北， 藏之海門，寇平載歸，損失無幾。然使當日無遠見，無大力，則與顧氏同入坑灰，亦恆事也◦此皆有數定者也。

【P8】

方今日月失明，夏夷互變，神州數千年古物圖籍，外人不惜巨值，連車接舳，捆載而西。而中國二三老成，亦復喪其生平，拾遠人之唾餘，轉相稗販，此誠病入膏肓而不可施以鍼砭者◦吾願國之賢士故家，人人如顧君之抱守，爲碩果之留遺，是固斯文一綫之延， 而雨粟鬼哭，靈爽所憑式也。顧君其亦愴然有感也乎？歲在己未夏正三月下澣五日，同郡葉德輝謹序。

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序

三十年前官京曹時，同朝如常熟翁師相同龢、吴縣潘文勤公祖蔭、順德李若農侍郎文田、宗室伯羲祭酒盛昱、福山王文敏公懿榮、貴筑黄再彤編修國瑾，皆好藏書，講求板本之學。其衆推爲領袖者，則江陰繆小山學丞荃孫。然其祕以爲枕中鴻寶者，則人各抄仁和邵位西先生詳注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一書，日夕置之案頭而已。於時聊城楊氏海源閣、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、歸安陸氏皕宋樓、仁和丁氏善本書室諸家書目，或未刊出，或未通行。邵注《簡目》外，則獨山莫郘亭先生《宋元舊本書經眼錄》亦家有一編，與邵書相驂駟，顧皆不知先生尚有《知見傳本書目》也。

先生與位西先生生同時，同爲曾文正講學之友，其平生好書之癖，亦正相同。于時文

【P9】

正之女舅袁潄六太守芳瑛以收藏書籍著稱，余得其散出之書，中有錢牧齋《絳雲樓書目》兩巨帙，行閒皆太守手書朱校，或曰此書今在余所，或曰余有此書，其搜訪又與諸先生同志而異趨。要其流風餘韻之傳聞，遂爲目錄家别開一蹊徑，故在今日道喪文敝之世，讀書者日見其少，好書者猶見其多，則數先生提倡之功爲不小矣。

此目向無刻本，宣統初元，有日本田中玉太郎以活字排印，按其語句，多先生身後事，固知爲他人參校而印者，未敢擅删，然數百部之書，一時售之罄盡。旋有南潯張氏以小字排印于上海，其本甚劣，而亦風行。最後則吾友傅沅叔同年亦以活字印行，字大悦目，視田張二本爲精，然孰爲正文，孰爲他人語，亦不能分别釐剔也。即如書中每云「静持室」， 此揭陽丁禹生中丞書齋名。其後刻《書目》，乃名「持静齋」，今各卷「静持」均改「持静」，又 改「室」爲「齋」，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中丞喜藏書，每得一書，必請先生鑒别，故《經眼錄》中所載大半丁氏所藏。

余方詫先生既刻《經眼錄》何不并刻此書？近年寓蘇城，獲交先生從子楚生觀察，出示原稿，乃知參校之語，出自觀察隨時標記者爲多，而當時先生不急急以此目付刊，亦有深意。蓋先生以爲宋元舊刻傳世日希，既已見已知，不妨詳示後人，俾他日展轉流傳，得者益知珍襲寳貴；若宋元以外之刻本，日新月異，即竭畢生搜訪之力，終恐有所漏遺。故

【P10】

此目存稿未刻者，意蓋有所待也。余因詢此目傳出之由，則以一侯姓書估從觀察借抄藏之，久之物故，其書散失，流入京師，于是好事者轉相迻抄，亦如當日之抄邵注《簡目》者。然田中玉乃以活字印行，其中訛奪甚多，彼固不知原稿具在可以借校也。

先生是目，雖與邵注同時，而見聞各别。蓋邵官樞曹，居恆在北，先生則往來蘇揚滬瀆，值粵匪亂後，江浙間藏書散出，先生寓目頗多◦南北收藏，各以地限，兩目所載，正可互證參稽。今邵書已經其嗣孫伯絅太史刊行，而此目真本人尚未見，余亟慫惥觀察付之梓人，庶與邵書並轡而馳，同爲津逮來學之盛舉。觀察曰：「諾，請爲之序。」余不敢辭，謹述此目晚出原委，以告世之談板本者。而余得附名簡端，尤有榮幸云。壬戌雨水，後學葉德輝謹序。

歲寒居士制藝序

制藝之興，離經解、古文而獨立者，垂八百年。然其體實兼經解、古文之長，非融會漢唐人注疏，精熟唐宋人古文義法，未有能制勝傳遠者也◦前明爲制藝極盛時代，自成弘、正嘉、隆萬、天崇，體凡四變，亦猶唐詩之有初盛中晚也。其間作者無慮千家，專稿房卷， 汗牛充楝，于是元燈魁燈之説，若衣缽之相承。蓋制藝與經義、古文代興，非懸一格以求

【P11】

人才，人才亦無由趨于正軌。

聖清膺命，熊劉爲開國元音，二方繼之，其體益臻純正。自後諸家踵起，雖鴻才碩學，不敢肆其馳騁，踰越範圍。余嘗選錄乾嘉兩朝若紀文達、翁方綱、王鳴盛、錢大昕、王文簡、阮文達、邵晉涵、吴錫麒諸公之文，裒爲百篇，復取張惠言茗柯制藝擬明人諸作附之，祕之巾箱，以時諷誦。聞者或疑諸家皆一代鴻儒，所爲文必搞藻揚華，標奇炫博，異乎尋常制舉之文。及取而觀之，則皆法律謹嚴，義理深邃，平日雖五車在腹，舉不足以犯其筆端，而後知制藝一道，其於經史諸子，不在獵取其詞藻，而在吸取其精華。譬之漢廷射策，雖董賈未肯逞其紛綸；唐試賦詩，雖陸韓未敢乖乎聲律。况明明以經訓試士，曾何有背乎聖賢之道，别挾兔園策以誇行祕書者哉？

長沙王閣學先謙屢典文衡，所獲多知名士，晚乞祠禄，迭主城南、嶽麓講席，評校月卷，凡矜才藻、譜聲調者，輒乙等之，而其列甲第者反不利于試事。余嘗與閣學從容談論，詢以曩昔分校禮闈，典試諸名省，其衡文是否專重《四書》義，抑或重視經策，以究其長？閣學謂功令重在首場，首場重在合乎程式，向所取士，如李慈銘、繆荃孫、于式枚、朱一新、 梁鼎芬、柯逢時，皆負一時重名。當其時，實取決于制藝，未嘗見其制藝之不工，而遽信其爲績學能文之士也◦邇者士盲于學，文離其經，主司不習典章，爲之士者又人人存詭遇之

【P12】

心，不復循于理法。此天下將亂之兆，而亦運會有以主之◦今則人事滄桑，神州俶擾，追思閣學之言，不誠爲先見哉。

閣學于光緒丙戌督學江蘇，以經學小學詔蘇士，士之治樸學及工爲制舉文者，悉爲閣學賞拔殆盡，崑山王嚴士先生即其一也。先生爲文導源經訓，簡古有法度，獨以一衿終老，不獲與李繆于朱梁柯諸人回翔禁院，揚歷藩封。運會之説，誠可信耶？余自丙辰回 蘇，與先生論交，讀其文而知其人。既幸不厠于科目，同爲亡國大夫，又幸其文不遇于時， 不至如今之所謂殿元會元者，拜僞命，履貳庭，靦顔不知廉恥爲何事。先生命名「歲寒」， 夫亦可以見其隱矣。

居恆與先生笑談，吾輩窮老盡氣，耗一生精力于制藝之中，更閲二十年，人之見之者，必將等于三代鼎彝，按其文而索解不得者。斯稿之存，欲以待千載之知音，恐未有之事也。雖然，鼎彝之銘，閲千百年後，且有薛尚功、王厚之其人，摩挲考釋，以傳其真◦先生之文，安知不有賞音如閣學，好奇如吾輩者，反覆轉錄，爲之墨板，以永其傳者耶？夫《梁甫吟》，里謡耳，諸葛武侯諷之；王羲之《臨河序》、陶靖節《閒情賦》，至文也，昭明《文選》 擯之。人之所好，不必出于一途；文之可傳，不必工于一體。

先生不求知言于文家鉅子，獨以余爲可論文，出其全稿，以相商榷。余不敏，何足以

【P13】

知文？然以一生之所歷試，師友之所講授，固嘗推見其得失，而可斷其傳不傳焉。子曰： 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」先生之人如是，先生之文亦如是。後有讀《歲寒》文稿者， 庶幾取證余言而不以爲謬乎？歲在屠維協洽夏五，同郡葉德輝謹序。

天放樓詩鈔序

吾郡屬邑，吴江爲詩人淵藪，自唐末皮陸倡和，結一代詩人之局，流風歇絶五六百年。迄明季，先族祖天寥公一門風雅，以能詩聞。其後横山、元禮、分干、學山諸公，祖孫父子，繼世相仍，宗風復振。有清開國，則有徐電發、潘次耕兩太史，以鴻詞掇大科，聯翩臺閣；吴漢槎、計甫草兩孝廉，領袖江湖◦雍乾嘉道以來，又有王載揚、李玉淵、郭頻伽、袁篴生、史仲文諸家，與沈歸愚尚書、袁隨園大令，朝野同聲，支拄壇坫，前後逾四朝，世稱吴中爲文學之朝宗◦經學首推吴縣惠氏紅豆一家、崑山亭林一老，詩則吴江一邑獨擅其能。蓋歷五代宋元，逮於朱明，山川旁薄鬱積之氣，至此乃大洩其英靈。斯固運會風氣，二者相須而成，而亦諸先輩衣缽親承，諷誦不絶，有以致之者也◦光宣之間，新學大昌，士不知學，聲律既廢，釘鉸成風。余數數省墓還吴，同時如繆藝風學丞、家鞠裳侍講，衆推儒林祭酒，而皆不能詩，遑問其他後進之士。

【P14】

辛壬國變，余避寇歸依祖庭，卜居金閶，與家印濂法曹過從最密，一日出示天寥公、瓊章祖姑兩畫像卷，中有費君仲深、金君松岑各爲七古一章。余一見驚嘆，以爲近代安得有此雅才，亟詢其籍里，則皆吴江人，約異日走訪兩君◦印濂已先後爲通款曲，訂文字交。費君投贈五古一章，過承推譽，引爲知音，金君則出其《天放廔詩稿》，屬爲點定。余不工詩，而兩君詩功之深，則固能道其概略。費君有《韋廬詩鈔》，大氐由玉谿進窺老杜，駸駸乎上掩初唐◦金君詩格調近高岑，骨氣兼李杜，卑者不失爲遺山、道園◦余每語人，金君詩皆千錘百鍊而成，讀之極妥貼，造之極艱辛。君聞之欣然，以爲余知甘苦也。

今海上遺黎，盛倡江西一派，生字澀句，于山谷猶未得皮毛。湘中末學，剽竊六朝，其端肇于湘綺、白香，詩境日窮，詩道益梗。七子空廓，鍾譚纖仄，始必有人階之厲，而後及于淪胥◦此余每與金君論詩，所爲太息者也。近人詩余所獨嗜者，費金二君外，則山陰俞恪士、新建夏劍丞兩提學。俞君已宿草，有《觚庵詩鈔》，劍丞所爲《吷庵詩鈔》，板行日久。余擬合爲《四家詩鈔》，繕錄待刊，以湘亂頻仍，至今庋閣，未償所願。

今金君先仿聚珍版排印，不以余不知詩，敦促爲之序引。余謂費君詩與金君詩同爲吴江詩家後勁，而金君兼工于文，平時出入周秦諸子，《語》《策》史遷，融冶而得其天全，義法不薄八家，獨窺其本原所自出，故其爲詩與文通消息，不肯爲苟同之辭。吴江山水之清【P15】

嘉，與太湖諸山别成一丘壑，其人文之特秀，秉受固自不同。今吴崑經學，日就式微，吴江詩人，乃鼎鼎如此之盛◦讀金君之詩，是又可觀國風之隆替矣◦同郡愚弟葉德輝序，時壬戌初伏。

大鶴山人遺書序

余耳鄭叔問舍人名，在三十年前，每於王湘綺、易實甫、陳伯弢三君處得其概略，初不識其人也。丙辰還吴，君以鬻畫寓上海，彼此通聲息，而未嘗往來。丁巳秋中，余坐茶寮，有白髪老儒，襃衣廣袖，扶一蓬首婢，策杖就余坐，通姓名，道款曲，則君訪余論交也◦縱談半日去，去時余指其婢，戲語同坐曰：「此姜白石小紅之流，詞料也。」一坐莞然◦蓋君久以詞名著稱，大江南北，幾於有井水處即有柳詞，而不知君固百學皆通，特爲詞名掩耳。越二日，君訪余寓居，出所箸書及詞數帙，皆手書護葉，謂余曰：「生平與湘人有緣，所爲詞序，如王、如易、如陳皆湘人。他書非君敘不可。」意謂諸書惟余能敘之耳。余媿謝唯唯。乃未幾聞君病耗，又未幾聞君物故◦于是深悔未能踐言，一償宿諾，而君家事亦無從問訊矣。

今年周君頌雲以重貲購其書板，徵敘于余◦余曰：「是固鄭君久要之言，而未敢一日

【P16】

忘者也。」亟按四部及其箸書歲月次第之，凡書九種，曰《説文引羣書故》二十七卷，未成，成《楊雄説故》一卷，曰《高麗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》一卷，曰《醫故》二卷，曰《詞原斠律》二卷，曰《冷紅詞》四卷，曰《樵風樂府》九卷，曰《比竹餘音》四卷，曰《苕雅餘集》一卷，曰《絶妙好詞校釋》一卷◦君所著書不僅此，以貧故多未刻，刻者又板本參差，蓋其剞劂之工，皆借佽于二三朋好，故板式未能畫一。余尚見《清真詞》校刻本，不在此内，意亦他氏助刻，板未歸君歟？

君本山東駐防漢軍，其先爲從龍貴胄，尊公蘭坡尚書，巡撫河南有政聲。君年始逾冠，登光緒乙亥恩科賢書。樂吴中山水清嘉，三試都堂不利，厭京曹塵混，浮湛諸侯幕，以著述自娱。國變後，年僅六十卒，身後惟餘善本書、舊拓帙及零星金石小品數囊。性愛鶴，嘗蓄一鶴，見客則鼓翼舞迎階下，因自號大鶴山人◦今以名其遺書，從君志也。歲在庚申日長至，南陽葉德輝敘。

續書堂明稗類鈔序

有明一代文物之盛，雖不能與唐宋接軌，然享國二百餘年，其典章制度，朝野舊聞，固非金元偏霸短祚而鮮記載可稽者之比。以《四庫全書》乙丙兩部考之，即多附存其目，其

【P17】

撰述之富，不可以縷數也。惟中葉以後，與我朝邊事有涉，在兩國臣民，各尊其主，不免有所抵觸，故自禁燬書目頒行後，士民無知，不辨輕重，往往舉勝國名人故書祕笈，付之焚如。此非功令之過嚴，實奉行者未嘗審慎，有以致之。吾嘗得見禁書目中之書，有絶無忌諱，及不必忌諱，而爲當時地方官吏、四庫館臣所搜禁擯棄者，固捆載車富也。

此《明稗類鈔》十六卷，爲潘永因撰，皆取前明君臣朝野之事，可以垂法誡、資談助者，分鈔五十五類，類各有標目，大抵取裁於明人所記述者爲多，而皆注明引用原書，不加案斷，例至善也。永因箸有《宋稗類鈔》三十六卷，《四庫全書》著錄子部類書類，《提要》稱其書爲「江少虞《事實類苑》之流，惟皆不著所出，是其一失，蓋明人編輯舊聞，往往如是，永因尚沿其舊習」云云。今按：此書每條之後皆注所引書名，似《宋稗類抄》必同此例。今館臣所見無之者，殆抄者省删，原書未必如是也。

此書僅祇傳抄，觀其自序，成書在《宋稗類鈔》之後。序云：「睠懷故國，黍離麥秀之悲，未免有情，何以遣此？」又云：「《宋史》不佳，故輯《宋稗》以補正史之不逮。明并不佳之史無之，凡郊廟朝廷，君臣上下，以及治忽盛衰，其鉅者要者，且無從而取正。」是作者身爲明遺，其著書之旨，將以備史臣之裁取。故大而廟堂掌固，小而里巷瑣聞，無不博覽周諮，出之以矜慎。其於朱明一姓典錄，裨益洵非淺尠，而世無傳本，乃不如《宋稗類鈔》人

【P18】

人知有其書，是固非作者箸此之始念也。

吾友俞君守己亟謀所以流布，年荒時難，雕版不易速成，因近時風行活字印書，乃仿其製，排印如干部。吾知留心勝國野乘者，必争先快覩，家置一編，與《宋稗類鈔》同爲《事實類苑》之續，可知也。故樂爲之稱引，且以塞俞君之請云。歲在辛酉初夏芒種節，南陽葉德輝撰。

星命真原序

星命之學，原於《易》數。《繋辭》「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」，孔穎達《正義》引京房曰：「五十者謂十日、十二辰、二十八宿也，凡五十。其一不用者，天之生氣，將欲以虚求實，故四十九焉。」又引馬季長曰：「《易》有太極，北辰是也。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日月，日月生四時，四時生五行，五行生十二月，十二月生二十四氣。北辰居位不動，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。」今禄命家以干支遁甲推人命貧賤富貴壽夭，蓋用此數。遁甲藏天干二十八字，即周天星宿之次，故言命不能離星，離星不能推命。

漢王充《論衡》：「天施氣而衆星布精，天所施氣，衆星之氣在其中矣。人稟氣而生，含氣而長，得貴則貴，得賤則賤，貴或秩有大小，富或貲有多少，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。」

【P19】

充之著書，疑孔刺孟，不苟雷同，乃獨篤信星命，則知其説之有本矣。然不獨充之言如是也，許慎《説文解字•包部》首云：「象人褢妊，巳在中，象子未成形也。元氣起於子，子人所生也。男左行三十，女右行二十，倶立於巳，爲夫婦◦褢妊於巳，巳爲子，十月而生。男起巳至寅，女起巳至申，故男年始寅，女年始申也。」《淮南•泛論訓》高誘注同。《後漢書•鄭玄傳》：「五年春，夢孔子告之曰：『起，起。今年歲在辰，明年歲在巳。』既寤，以讖合之，知命當終。」東漢儒者無不通易學，即無不通命學者。蓋秦燔《詩》《書》，《易》以卜筮之書獨存，傳其學者，卜筮之外，厥惟星曆。卜筮掌於官府，星曆行於民間。星曆莫精於孟喜，其説《易》本於氣，而後以人事明之。唐一行《大衍曆•六卦議》。喜傳焦延壽，延壽傳京房，京《易》以六十四卦分直二至二分三百六十日，鄭玄爻辰，虞翻卦氣，皆出於此，不獨許慎《説文解字敘》自稱《易》孟氏也。 .

孟氏之學，師師相承，至魏晉而絶，而潛滋默契，流爲術數家言◦《晉書•戴洋傳》：「太公陰謀曰：『六庚爲白獸，在上爲客星，在下爲害氣。』年與命并，必凶當忌◦」《魏書•孫紹傳〉：「紹曾與百寮赴朝，東掖未開，守門候旦。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，竊謂之曰：『此中諸人，尋當死盡，惟吾與卿猶享富貴。』雄甚駭愕，不測所以。未幾有河陰之難。紹善推禄命，事驗甚多，知者異之。」《隋書•經籍志》子部五行類《雜元辰禄命》二卷，

【P20】

《湴河禄命》三卷，注：「梁有《五行禄命厄會》十卷，亡。」隋蕭吉《五行大義•論人配五行》引《禄命書》云：「金人剛强自用，木人多華而雅，水人開通智慧，火人自貴性急，土人忠信而直。」此所引不知何人之書，要其時禄命之學，傳授固自有人，惟經南北朝亂離，書多亡佚。

自唐韓愈爲李虚中作墓誌，稱其能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干支相生勝衰死王相，斟酌推人之壽夭貴賤利不利，輒先處其年時，百不失一二」。後世術士，乃有命書之傳，愈亦精其術者。其作《陸渾山火》一首云「女丁婦壬傳世婚」，注家多不得其解，不知即用《五行》「書丙以女弟丁嫁壬爲妻」之義。又作《三星行》云：「我生之初，月宿南斗。牛奮其角，箕張其口。牛不見服箱，斗不挹酒槳◦箕獨有神靈，無時停播揚。」此又兼通星宫之説。又盧仝《月蝕》詩云：「歲星主福禄，官爵奉董秦。」杜牧《自撰墓誌》云：「予生於角，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宫，曰病厄宫，亦曰八殺宫，土星在焉◦火星繼木。星工楊晞曰：『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宫，本爲福德大君子，救於其旁，無虞也。』予曰：『自湖守不週歲，遷舍人，木還福於角是矣◦土火還死於角，宜哉。』」是杜亦用十二星宫推命，與李氏以干支推命吉凶者不同。

考《漢書•藝文志》曆譜家云：「又以探知日月五星之會，凶阨之患，吉隆之喜，其術皆

【P21】

出焉。此聖人知命之術也。」是塙爲星宫推命之先河。蓋推命之術，原分三家，一五行，一五星，一納音。五行必兼五星、納音，獨星宫、五星不及五行，而以日月五星爲五行，又止以五行性情之善惡，定人命流年之吉凶，人以其出於西人穆尼閣《天步真原》，謂爲西洋之法，不知皆漢儒之學也。漢學以京房《易》爲老師，凡五行、堪輿、建除、叢辰、曆家、天文、太乙，《史記•日者列傳》占者七家。無不以京《易》爲承啓之樞紐。唐人闡其術，而其學漸彰。自宋儒尚空談，造僞《易》，如阮逸僞造關朗《易傳》以及《子夏易》之類皆是。《易》學中晦。李仝、釋曇瑩輩出，於禄命之學知其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孔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。」子夏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孔子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子夏傳《易》，授之商瞿，此聖門言命，爲漢人《易》學之師承。故卜筮者《易》大義之所存，而星命者《易》微言之所託也。大義微言之不明，而後流爲時日小數，豈不誣哉？

吾爲是書，理漢儒之墮緒，抉《易》數之真詮◦求之卦氣，以探五行消息之淺深；徵之爻辰，以推列宿運行之休咎。辭有未盡者，爲圖以陳之，圖有難明者，爲表以著之。不爲無據之浮談，不作欺人之隱語，雜採前人命格有生卒年月可考者，一一爲之證明，美惡並陳，忠奸同錄，旨在勸人安命，並非炫我先知◦至近代衮衮諸公，苟非其人功業震于寰區，文章擅乎千古，概不論列，省禍棗梨。《中庸》載孔子之言曰：「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

【P22】

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」夫貴而得位，富而得禄，此古今仕宦之所同，惟名與壽必歸之文學著述之儒。《繋辭》曰：「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」世有探星命之術者，其亦共明斯恉乎？戊午夏五日南至，南陽葉德輝自序。

縮刻唐開成石經周易尚書毛詩三經跋

《縮刻唐開成石經》凡《周易》十卷，《尚書》十三卷，《毛詩》二十卷，巾箱本，每半葉十行，每行二十字，大題隸書，傳注人名同，皆石刻原式。唐諱如「淵」、「民」等字缺筆，脱字攙刻于旁，亦仍石刻之舊。卷中訛字未刻墨塊，皆有墨筆校補于上方。《毛詩》卷第三八葉上有校語云：「此葉另刻。」又十九一葉上有校語云：「此葉刻壞，細修。」其他刻手草率之處，皆逐卷校正。蓋初印時覆校之樣本，尚未流行者也。莫楚生觀察得之金陵市攤，持以示余，余詫爲未見。觀察以書中廟諱字缺筆至宣宗止，定爲道光時刻，或者刻成未印，即遭粵寇之亂燬失，故傳本罕見，而人不知之。三經之外，是否尚刻他經，亦莫得而詳矣。

《開成石經》爲經本之祖，有開成而後有孟蜀，有孟蜀而後有馮道鏤版及北宋諸刻。今人不惜千金以求宋本，而於現存之唐石，反忽視而不之重，豈非數典忘祖與？余於宣統

【P23】

初元，與長沙王閣學先謙共事思賢書局，擬用局貲，據唐《石經》遍刻九經三傳，以陸德明《釋文》及宋元以下諸本異文校列本經句下。方謂此本一出，可駕岳刻而上之。未幾武昌變起，長沙響應，匪徒劫取局貲浄盡，原有書板，大半散亡。十餘年來，兵亂頻仍，邪説蜂午，學堂林立，羣倡廢經，讀且無人，安有好古尊經之儒建議重刻？讀此不禁掩卷而三嘆也。辛酉三月榖雨，識于閶門曹家巷泰仁里寓，南陽葉德輝。

嚴久能手抄儀禮要義跋

宋魏鶴山先生以諸經疏文繁重，擇其要者存之爲《要義》，凡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三禮》《春秋》《論》《孟》九經，今存者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五經，而《四庫》所著錄者僅《易》《書》《儀禮》三經，蓋《詩》與《禮記》此時猶未出也。

後江蘇書局得此五經全刻之，而頗多訛奪。《儀禮疏》在此五經中尤爲難讀，故校勘亦難其人。自明北監、南監、汲古閣諸本，皆以訛傳訛，莫能訂正。幸有宋嚴州單注本、景德單疏本至今尚存，而景德本缺三十二至三十七六卷，又幸有此《要義》足以補其佚亡。 嘉慶丙寅，張古餘先生合單注、單疏，屬顧千里爲之校刻《注疏》，其缺卷即據此綴補。後十年丙子，阮文達刻《十三經》，其《儀禮》亦用單注、單疏及此《要義》，是此書之存于今日，

【P24】

誠斯文一髪千鈞之所繋矣。

久能先生得宋本後，手抄副本二，其一歸杭州丁氏善本書室，今歸江南圖書館，然已殘缺，其一即此本，久在吾友莫楚生觀察插架，手跋者再，考索抄本原委甚詳。余不必爲之贅論，惟念名賢手蹟，流傳百餘年之久，而卷帙完好如新，此真在處疑有鬼神呵護者。卷首經當時名人借觀借抄，朱記纍纍，踪跡一一可按，張古餘、盧抱經、顧千里三先生倶有鈐印，知張刻《注疏》，盧撰《儀禮注疏詳校》，皆曾據此本也。久能先生誠此經之功臣哉。

明萬曆丙辰進士履歷跋

是科主考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仁吴道南、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江陵劉楚先，同考《易》六房、《書》四房、《詩》六房、《春秋》一房、《禮記》一房，所中士於我朝、勝國兩姓興亡極有關係。

莊烈御極十六年，勵精圖治，慨然有爲，乃卒爲周延儒、温體仁、楊嗣昌二三奸庸之臣所誤，至于身殉社稷，此真可爲痛惜者也。前後督師中，惟洪承疇畀倚最專，握兵最久，屢次克捷，卒不竟其功，其後降于我朝，手定開國洪模，爲元勳第一。同一人也，先後得君之專，未之或異，而一成一敗，判若兩歧，人才固視國運爲轉移耶。南都再造，馬士英、阮大

【P25】

鋮二奸柄政，竊弄國權，卒至國破家亡，同死于大兵之手，而三人皆是科所中士，何其巧相遇合如此？士英未廷試，至下己未科登進士。明制最重科目，士不由科目進者不能預廷推。馬阮拔茅連茹，爲發軔之始。是虎而假翼，若必助此二人，以速明之亡者，豈非天哉。

其他以忤魏奄纗秩者，行取考選本履歷内黄縣吴煥爲奄黨曹欽程所參，謂其素附東林，降三級。《剥復錄》。而因之罹害，則黄尊素、魏大中、李應昇、萬燝同死詔獄，揚州知府劉鐸論斬。見《萬燎傳》。始忤魏奄，繼忤周延儒被害者，劉之鳳在獄瘐死。因楊嗣昌構陷削籍而卒棄市者，總督三邊軍務鄭崇儉。士大夫不幸生于明季，其性命真雞犬之不若矣。

若殉難諸賢，在官則廣西巡撫瞿式耜，大兵破桂林，被執不屈就戮死。陝西巡撫馮師孔，流賊陷西安，投井死。甘肅巡撫林日瑞，此據《明史》本傳，榜名爲日烺。李自成别將賀錦陷甘州，被執誘以官，不從，爲賊磔死。太常寺卿、江西兵備僉事彭期生，張獻忠陷赣州，冠帶自縊死。在籍則前兩廣總督沈猶龍，大兵破浦城，率鄉兵力戰中矢死◦前宣府巡撫張維世，李自成犯太康，佐知縣魏令望拒守，城陷抗節死。《明史》入《忠義傳》。前太常寺卿宋師襄，流賊陷耀州，死。前兵部尚書張伯鯨，大兵破揚州，自縊死。而唐王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朱大典，督師浙東，大兵破金華，闔門殉難；前禮部尚書、東閣大學士賀逢聖，張獻忠陷武昌，投湖死，子及子婦同殉，是其死事尤烈者。曾櫻知常州府，魏奄亂政時，保全東

【P26】

林善類，唐王立，召爲吏部尚書，王駐兵延平，櫻留守，大兵破福州，挈家避海外左衛，越五年，其地被兵，自經死，計六奇《明季南略》云：「挈家避海外，依鄭成功于左所。越五年其地被兵，嘆曰『：吾之不能死者，死有待耳。而今已矣。』遂自縊。」史臣稱爲循吏，核其一生治績，洵無愧也。許譽卿，始爲吏科給事中，抗疏劾魏奄大逆不道，纗秩，崇禎初再起兵科給事中，疏劾奄黨王永光、薛國觀，不聽，引去，七年起故官，劾温體仁、王應熊，《己未科進士履歷》《易》三房翰林院檢討王應能，字非熊，四川巴縣人，而《明史》皆作應熊，不知何故。削籍遣戍，福王時起光禄卿，不赴，國變後爲僧，久之卒，大節清操，始終如一，是足以風厲天下後世矣。

是科一甲三人錢士升、賀逢聖、林紆用翰林，餘皆外用知縣，内用六部中書，未用一庶常。而錢士升入閣後，以讜論去官。賀逢聖在籍殉難。林紆爲國子監司業，不循太學生陸萬齡醵金建魏祠之請，爲魏矯旨削籍，崇禎初由禮部侍郎入閣，有謹愿誠恪之稱。是一 甲三人，不愧廷士之冠。

此外因忤魏奄削籍者，遵化兵備副使耿如杞，以不拜魏祠像，爲巡撫劉詔所劾論死，崇禎初復原官，巡撫山西，以軍士噪餉大掠，詔逮斬西市。胡良機，天啓閒爲御史，劾魏奄，斥爲民，崇禎初起故官，巡按宣大二鎮，爲宣府監視内官王坤劾罷。明季稗政，莫大於以内官監軍，權在部臣之上◦莊烈始誅魏奄，朝綱爲之一振，卒亦爲權奸宦官所熒惑，不

【P27】

如初政之肅清，如耿胡二人，其禍機實伏於平日得罪内奄故也。自古亡國之旤，如漢如唐，皆由于奄豎亂政。莊烈明知之，明蹈之，何與？陳奇瑜，總督山陝河南湖南四川軍務，剿賊無功，委罪陝西巡撫練國事，致國事逮獄遣戍。兩人是科同年進士，初以同劾魏奄，爲清流推重，卒之處功名之際，則以傾軋爲工。嗚呼，富貴之淫人，固如是耶？

是科名賢固多，而僉壬亦不少。魏奄逆案所列名者，如戎政尚書李春燁、吏部左侍郎許崇禮、御史方大任、工部主事門洞開，逆案定，均削籍；見吴應箕《剥復錄》。吏部文選郎中張檉芳，由部着議；光禄寺少卿曹履吉，由部酌議；《剥復錄》。太僕寺少卿劉徽，閑居，同上。皆得志于一時，而貽臭于千古。若楊維垣劾顧大章，甘爲魏奄鷹犬；莊烈即位，知魏奄將敗，又劾崔呈秀以自解；南都立，夤緣阮大鋮，得左副都御史；卒以太子案畏罪潛逃，爲仇家殺死。此凶狡之小人，《明史》不爲立傳彰著其罪，而數附見其事於他人傳中， 毋亦失之疏漏歟？至劉餘祐，官至兵部左侍郎，于聖清定鼎投降◦明季科目中，如此者甚多，廉恥道亡。苟非同科諸賢扶植綱常、臨難死事者衆，不幾謂科目無人乎？

是科吾族新場派族祖二十四世諱有聲者，天啓五年以禮科給事中疏陳四事，忤魏奄，削籍，崇禎初召還，外轉浙江副使，累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◦國變後卒于家。公即忠節公映榴父也。公是科未廷試，至己未成進士，《明史》無傳，事載《忠節公遺集•震隱公行

【P28】

述》◦震隱，公字也。吴應箕《剥復錄》詆公劾劉一燝，保阮大鋮，以爲奄黨漏網。然周宗建亦曾劾一燝抑言路，并因王德完劾魏大中，而李遜之《三朝野紀》謂大鋮初與先忠毅即應昇、魏大中至交，後始背去。是劾一燝、保大鋮，皆不足異◦奄燄甚熾，在天啓四年，公以五年削籍，事實昭著，豈可厚誣賢者乎？

佟卜年，《明史》無傳，《顧大章傳》云：「佟卜年之獄，大章言于刑部尚書王紀，擬流。未上而紀被斥，侍郎楊東明署事，欲置之大辟。大章力争，卒擬流。忤旨，詰責，竟論卜年辟，瘐死獄中。」

魏照乘，崇禎元年疏參奄黨田吉、劉詔、單明詡、李養德、何宗聖、張文郁，見《剥復錄》。 十二年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，十五年致仕。見《莊烈本紀》。

畢自肅，崇禎元年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遼東，後調甘肅，七月甲申，寧夏兵變，自殺。見《莊烈本紀》。《明史》有《畢自嚴傳》，云淄川人，官至太子太保、兵部尚書◦自肅亦淄川人，似是兄弟，《自嚴傳》未及。

帥衆，天啓中爲御史，請減上供袍服，帝怒，廷杖，以閣臣葉向高論救，奪俸一年，見 《明史•葉向高傳》。據《履歷》，廷試後用禮部主事，丁巳授淳安縣知縣，己未調金華，壬戌行取授浙江道御史，本年養病，後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◦請減上供袍服疏，當是行取

【P29】

授御史後所上，是亦直臣之可嘉尚者也。

**明萬曆己未進士履歷跋**

是科主考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晉江史繼偕、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蒲州韓爌。同考，《易》一房翰林院侍讀晉江錢象坤，二房編修長山劉鴻訓，三房檢討巴縣王應能，《明史》作應熊，此《履歷》名下注云非熊，是應熊其名，非熊其字也。四房吏部主事南和白儲玿，五房禮部郎中成都莊祖誥，六房刑部郎中進賢樊良樞；《書》一房左春坊左諭德休寧汪煇，二房編修桐城葉燦，三房檢討莆田曾楚卿，四房户科給事中黄岡官應震；《詩》一房右春坊右諭德慈谿楊守勤，二房修撰順德黄士俊，三房檢討高陽李國□，四房禮科給事中萊蕪亓詩教，五房兵科給事中高邑趙興邦，六房兵科給事中廣濟吴亮嗣；《春秋》一房檢討句容王祚遠，二房檢討涿州馮銓；《禮》一房修撰嘉善錢士升，二房兵部員外郎太原王元雅。此科考官二十二人，入閣者史繼偕、韓爌、錢象坤、劉鴻訓、王應能、李國□、馮銓、錢士升，雖其人賢否不同，而科運之盛，實前後所未有也。

是科一甲三人，莊際昌、孔貞運、陳子壯。諸進士中以袁崇煥于明亡至有關係，《明史》本傳云：「初，崇煥妄殺毛文龍，至是帝誤殺崇煥。自崇煥死，邊事益無人，明亡徵決

【P30】

矣。」是崇煥于明之存亡，史臣已有定論。其次姜曰廣，始扼于魏奄削籍，崇禎初再起，旋引疾去，福王時又扼于馬阮，大兵破江西，投水死，史稱其「骨鲠，扼于憸邪，不竟其用」信矣。朱繼祚，出自亓詩教房中。詩教與趙興邦、吴亮嗣、官應震，時論目爲四凶，而是科皆同考，不知偶然遇合耶，抑先事夤緣耶？繼祚預修《三朝要典》，尋罷去，崇禎初以禮部右侍郎充實錄總裁，葛樞劾其曾修《要典》，即謝去，再起南京禮部尚書，又罷去，唐王立，召爲東閣大學士，從至汀州，唐王被禽，繼祚奔還其鄉，魯王監國，舉兵應，大兵破福州，殉難。繼祚平時不動聲色，進退雍容，人幾不辨其賢否，卒之孤忠報國，力竭身殉，時窮節見，不其然乎？當時爲大兵擊敗殉難者，永明王閣臣陳子壯，大兵執至廣州，不降被戮；又閣臣吴炳，大兵破武岡，執送衡州，不食自盡死。其先後殉流賊之難者，在官則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楊文岳，李自成陷汝寧，被執不屈，駡賊死；山西巡撫蔡懋德，本科《履歷》榜姓陳，殆進士後復姓歟？賊陷太原，自縊死；兵部尚書督師孫傳庭，賊破潼關，戰死。在籍則奪職湖廣巡撫余應桂，聞賊陷京師，殉節；福建副使樊維城，《明史》附其父《玉衡傳》，而誤以玉衡爲己未科進士。張獻忠破黄岡，駡賊死◦此外如丁學乾以典試江西，發策刺魏奄，魏奄矯旨纗三秩除名，又使人詐爲校尉往逮，挫辱之，憤鬱死；前閣臣孔貞運，以忤温體仁削籍歸，莊烈哀詔至，臨哭慟絶，舁歸以疾死；兵部右侍郎梁廷棟，以劾魏奄終養，後再起驟擢，爲廷臣

【P31】

共嫉交攻，憂懼服大黄死；四川巡撫邵捷春，爲楊嗣昌論劾下獄，仰藥死；山東巡撫顔繼祖，以大兵破濟南，執德王，言官交劾，逮獄棄市死。以視禮部郎中趙東犧附《魏呈潤傳》、督察保定軍事劉宇亮、閣臣禮部尚書何吾騶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河南巡撫玄默、永明王時太子太傅兵户二部尚書樊一衡，處危疑之朝，丁亂離之世，而皆早歸，得以善終，何其有幸有不幸也？最異者，南都禮部尚書顧錫疇，爲總兵賀君堯使人刺殺，投屍于江，覓之三日始棺斂。長興縣知縣石有恆，被盜殺。見《熹宗本紀》天啓四年春正月。有恆《明史》無傳，李遜之《三朝野紀》載其事。高忠憲有祭文，甚悼惜之，蓋循史也。明末紀綱不振，盜賊橫行，小者殺人，大者流寇。魏奄殺戮朝士，善類爲之一空，此又其餘劫也已◦

至附奄諸人，倪文煥爲五虎之一附《崔呈秀傳》，石三畏爲十孩兒之一，山東巡撫門克新、 順天巡撫單明詡、工部尚書楊夢衮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新、工部尚書李養德、總督薊遼保定劉詔，父事魏奄，建祠四處◦逆案定，劉詔論死，餘削籍爲民。又如薛國觀力攻東林，以媚魏奄，後又謟附温體仁，帝知其奸，逮獄棄市◦丁啓睿始附楊嗣昌，繼附馬士英，事敗，脱身歸里死。皆小人之無忌憚者。金之俊入我朝，官至中和殿大學士，謚文通，名載《貳臣傳》。是皆爲科目之玷，而與諸賢同科，所謂遺臭流芳，乃其自取。設科如舉網， 所得豈盡魴鯉哉。

【P32】

是科吾族餘姚支族祖二十四世諱憲祖者，以忤魏奄削籍。奄黨《閻鳴泰傳》載，内城東街建魏奄生祠，「工部郎中葉憲祖竊嘆曰：『此天子幸辟雍道也，土偶能起立乎？』忠賢聞，即削其籍」。公爲黄梨州先生外舅，官至廣西按察使，事詳《南雷文定》所撰《墓誌銘》。 同時吾族無錫石幢支族祖二十四世諱茂才者，爲東林八君子之一，《明史》有傳，而始終未罹奄禍。意者平時不爲王紹徽所指目，而又微行言遜，善處無道之邦。諸賢之罹害，毋亦意氣相激，有以自取之與？

王楫，崇禎七年巡撫寧夏，九年二月兵變被殺，見《莊烈本紀》。

本科施邦曜，《明史》誤作萬曆四十一年進士，邵位西先生《癸丑科跋後》云；「檢是科實無邦曜，未廷試八人内亦無其名，當是四十四年，或四十七年。而今二科皆闕，不可得而證矣。」檢《題名碑錄》，施公實己未進士，《明史》誤「七」爲「一」。公爲順治九年世祖表章前代忠臣賜謚建祠者二十一人之一◦公少好陽明之學，分《陽明集》爲理學、文章、經濟三編刊行。李自成陷京師，公自縊，爲僕救免，乃市信石，雜燒酒服之，血迸裂而卒。南都贈太子太保、左都御史，謚忠介。國朝賜謚忠愍。《明史》與范景文、倪元璐、李邦華、王家彦、孟兆祥、凌義渠諸公同一列傳，名與日月争光矣。

【P33】

**明天啓壬戌進士履歷跋**

是科總考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隨州何宗彦、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秀水朱國祚。

一甲三人，文震孟、傅冠、陳仁錫。震孟以上《勤政講學疏》觸魏奄怒，矯旨廷杖貶秩，崇禎初再起，劾奄黨王永光，不聽，以封益府，假歸不復出，八年特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，入閣預政，固辭不許，卒以争許譽卿資深當擢京卿，忤帝旨落職，歸半年卒。史稱其「剛方貞介，有古大臣風，惜未竟其用」云云，是無愧廷士弁冕矣◦冠崇禎十年入閣，未幾放歸，大兵下江南，匿門生汪亨龍家，亨龍執獻有司，被殺。仁錫《明史》入《文苑傳》，仁錫評點《史》《漢》《漢魏百三家集》，至今海内風行，而實不脱講章習氣◦明季士大夫尚氣節，而學問實空疏，則以客氣用事故也。

此外負重名者，黄道周、盧象昇、張國維、倪元璐、祁彪佳◦道周以攻魏奄落職，其後再起再黜，大兵下江南，被執不屈死。象昇以崇禎十年大兵攻鉅鹿，中四矢三刃，戰没。國維崇禎十六年命赴江南督練兵輸餉諸務，出都十日，都城陷，福王召令協理戎政，進吏部尚書，南都覆，魯王監國，進兵部尚書、武英殿大學士，督師江上，順治三年，王走台州，

【P34】

國維還守東陽，知勢不支，作絶命詞，投水死。元璐崇禎十五年拜户部尚書，數請解職，還講筵，十六年李自成陷京師，衣冠自縊死。彪佳福王時巡撫江南，南都失守，杭州繼失，投池死。之數公者，忠義節烈之氣，千載如生，方之顔常山、文信國，殆無愧已◦

又如户部尚書王家彦、刑部左侍郎孟兆祥、太常寺少卿吴麟徵，皆以都城陷殉難，以視文淵閣大學士方岳貢被賊逼餉自縊，建極殿大學士陳演爲賊拷掠索餉被殺，真有泰山鴻毛之異矣。又如吏部員外郎華允誠，國變後在籍，不肯薙髪，爲有司所戮，其志節堅定，足以風勵薄俗◦其殉流寇之難者，在官則陝西巡撫汪喬年，守襄城時，流賊破城被執，駡賊磔死。在籍則山西右參議田時震，流賊陷富平被執，授以僞職，不屈死；而奪職湖廣巡撫黄宗昌在本籍即墨守城，城陷死，其子及子婦妻妾先死，謂之一門五烈，忠孝節義，萃于一門，尤爲有光史氏。其因大兵破城殉難者，四川巡撫龍文光，城破被執，不屈就戮；福王吏部尚書徐石麒，南都破，自縊死，浩然之氣，與日月争光矣。

餘若尚寳少卿許士柔、閣臣蔣德璟、兵部尚書馮元飇、御史毛羽健、刑科給事中吴執御，或早致仕，或先落職，皆得善終，其人生平，他無足稱，惟因劾魏奄、劾周延儒、劾温體仁，遂人立一傳。刑科給事中傅朝佑以疏劾周延儒還里，再起又劾温體仁，廷杖下獄，創重死。其人風節誠足尚，然因此一二事，特立一傳，于史例未免寬濫。又《文安之傳》敘其

【P35】

劾薛國觀落職，福王起爲詹事，唐王拜爲大學士，均不赴，稱其宦情素淡，至順治七年謁王梧州，慨然出任事，桂林破，總督川湖諸處軍務，順治十六年大兵破雲南，地盡失，鬱鬱而卒。《王錫衮傳》稱其崇禎十六年唐王召爲禮部尚書、東閣大學士，永明立，申前命，皆不至，後又從永明，永明以土酋沙定州忠勇，請代黔國公鎮雲南，疏既行，以稿示之，錫衮大恨，愬上帝祈死，居數日竟卒。其敘事隱約，實譽二人忠愛，苦無事績證之，于是曰「鬱鬱而卒」，曰「祈死竟卒」，曲爲褒飾，有意循私◦大抵開館時纂修諸臣，或因先世門户之私，或因一時鄉曲之見，如曾劾魏奄、劾周延儒、温體仁及馬阮諸奸者，必遷就爲之立傳，以示激揚，此其蔽也。至張四知、方逢年之降於我朝，心迹雖各不同，其臣節不終則一◦其人應入國史《貳臣傳》胡爲而污《明史》乎？又鄭鄭大獄，莊烈失刑已甚，《明史》無鄭傳，亦不可解也。

是科附奄黨者，兵部尚書田吉爲五虎之一，逆案定，秋後處決。工部侍郎張文郁削籍爲民；侍講孫之獬爲崔呈秀之子崔鐸座師，鐸不能文，以呈秀屬託，獲鄉薦；侍講徐時泰爲周應秋之子周錄座師，逆案定，均削籍爲民。吴應箕《剥復錄》。時泰即刻東雅堂《韓集》者，是亦廖瑩中一流人而已。王鐸雖附奄，未大用，南都立，以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，太子案起，首叱太子偽，謂我一人承認，南都覆，福王逃，衆擁立太子，下鐸獄，旋釋出，入我

【P36】

朝官至禮部尚書，卒謚文安◦鐸工書善畫，與張瑞圖齊名，日本人重二人書畫，出重值。 孔雀雖有毒，不能掩文章，其信然矣。

倪元珙，據《履歷》，三代與元璐同祖，而《元璐傳》云「從兄御史元珙」。初爲歙縣知縣，有惠政。李遜之《三朝野紀》三。後官蘇州巡按。太倉人陸文聲訐其鄉人張采、張溥倡復社亂天下，元珙以屬馮元飇，元飇盛稱溥等。元珙據以入告，温體仁庇文聲，兩人倶獲譴。《馮元飇傳》。則其人亦賢者，宜附其事于《元璐傳》中。修史諸人可謂應有不有矣。

李元鼎，李自成陷京師，授傷職太常寺卿。計六奇《明季北略》。入我朝，官至兵部左侍郎。明末京朝官一降再降，至我朝官至尚書、侍郎者，比比皆是。鼎革之際，新朝收拾人心，不得不從寬大，而諸人靦顔立朝，以圖富貴，誠不知世間有廉恥事矣。

南都太子太保、户部尚書張有譽，顧炎武《聖安本紀》云：「順治二年五月十五日丙申，豫王至南京。十三日甲午，尚書張有譽、高倬，侍郎陳盟、王心一等皆逃。」而計六奇《明季南略》則云：「張有譽遁荒爲僧。」身爲大臣，不知主辱臣死之義，至事急，以一逃苟全性命，此較明末諸遺老薙髪爲僧者，不可同日語也。嗚呼，弘光時舉朝之臣，非奸邪如馬阮，即框庸如有譽。雖欲不亡，得乎？

【P37】

明萬曆丙辰己未天啓壬戌三科進士履歷總跋

仁和邵伯絅太史以其令祖位西先生《明季國初二十八科進士履歷跋後》見贈，起萬曆廿六年戊戌，迄康熙廿一年壬戌，中缺萬曆丙辰、己未、天啓壬戌三科。余回蘇後，訪莫楚生觀察寓齋，見其案頭有明季十科進士履歷，而此三科恰在其内，假歸讀之，乃知此三科中人於我朝、勝國兩姓興亡，關係尤爲至重。因檢《明史》，按名相核，悉加品題，非敢云補先生之遺，聊以抒余懷之鬱鬱而已。

明制最重科目，士大夫一登進士，外而總督巡撫，内而閣部大臣，皆可由階而升，駸至大用。故每科進士，入登台鼎，出任疆圻，皆尋常數見事，其由特擢特拜者，至爲希見。而向用不專，反使奸邪之臣陰竊政柄，明亡之速，固有由來也。

其後我朝纂修《明史》，創稿于鴻博諸臣，備顧問者皆前明遺老，其於東林黨衆。不無偏向之心，故列傳中劾魏奄、劾周温者，十而八九其人平生别無表見，按其事賨，重見複出，大要相同，此則門户之私，不知史家體要矣。此三科《明史》有傳者尤多，而當魏奄用事之時，迄周温柄政之日，諸人已養成毛羽，一鳴驚人。其間因而罹禍至酷者，孤忠亮節，誠足以振起綱常。而其他以一論一疏觸忤奄奸者，只宜附著同類要人傳中，亦不至泯其

【P38】

志節。乃人人不能割愛，且必立傳，曲爲褒揚，不亦近于寬濫與？世稱《明史》爲良史，余于此不能無遺憾云。壬戌上元日，南陽葉德輝。

舊抄本宋廖中五行精紀跋

《五行精紀》三十四卷，舊抄本，題﹁清江鄉貢進士廖中撰﹂，後有周必大跋，知其字伯禮，連舉未第，蓋與益公同鄉人也。

余向讀明人萬民育《三命通會》，見其引據賅洽，多唐宋人不傳之書，竊疑諸書明時大半失傳，按之官私藏書目，十不存一二，何以萬氏獨得見之？後見常熟瞿氏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載有宋廖中《五行精紀》三十四卷，卷第與《三命通會》相同。此據《圖書集成•藝術典》所收足本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止十二卷。檢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十二陰陽家類有其書，明陳第《世善堂書目》亦載之，唐順之《荊川稗編》中往往引及，是明時其書尚通行，意揣萬氏必以此爲藍本，而不得一見以證實之。

正擬向瞿氏借抄，忽於上海書肆插架中見有牙籤標此書名，亟取繙之，卷與瞿目同，因以餅銀十四圓購歸，逐一細讀，乃知萬氏《三命通會》果襲此書而成，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未見此書，故稱萬書「采摭羣言，得其精要」，殊不知此書在南宋時固已擇焉精而語

【P39】

焉詳也。書中引古書五十七種，雖術數家言，真僞雜出，然皆六朝唐宋人舊籍，傳疑傳信，通知星命之學者，自能分辨之。至其中所引兩宋名公貴人四柱五行，核以宋人集中諸人神道碑、墓誌銘、行狀、家傳，以及説部中所載者，大抵相同，是其確鑿可憑，非等于向壁虚造也◦書中闕文訛字，既無他本可校，轉藉《三命通會》參考，得釋其疑，是萬氏于此書有無形之功，不得以其蹈襲雷同，而等于《太玄》覆瓿矣。庚申冬十月小雪，南陽葉德輝記。

影元本葉先生詩話跋

影寫元本《石林詩話》三卷，每半葉十行，每行十七字，大題「葉先生詩話卷上」，次行 「石林葉夢得少藴述」，三行「古迂陳仁子同俌校正」，中下卷同。仁子茶陵人，世傳六臣注《文選》稱茶陵東山陳仁子古迂書院刻者，即此人也。

《詩話》宋左圭《百川學海》、元陶九成《説郛》均作三卷，明初有黑口本作一卷，大題 「詩話」二字，下注「石林」二小字，蓋「宋人詩話十種」之一，其各種均一卷，毛晉《津逮祕書》據以重刊者也。乾隆庚寅，何文煥刻《歷代詩話》亦三卷◦家調笙先生又重校刊行，所謂楙花盦本，所據之本，毛何外並引宋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、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，互證參稽◦余重刊時，列《叢話》《玉屑》爲正文，低《詩話》一格，讀者稱善。然以未見此本，常歉

【P40】

然也。

卷中「姑蘇城外寒山寺」一條，與下「王荊公編《百家詩選》」一條，毛本合爲而一，楙花盦本拆爲二條。卷下「詩語固忌太巧」一條，與下「七言難于氣象雄渾」一條，毛本亦合而爲一，楙花盦本亦拆爲二條。按之此本及《百川》、《説郛》何文煥各本，皆作二條，毛本蓋沿黑口本之誤也◦又「魏晉間人詩」至「江淹《雜擬》是也」下接「梁鍾嶸作《詩品》」云云，諸本自爲一條，與下「江淹擬湯惠休詩」一條，《叢話》合而爲一條，楙花盦本據毛何兩本拆爲二條，不知《百川》《説郛》亦正作二條◦今此本「魏晉間人詩」爲一條，「梁锺嶸作《詩品》」 爲一條，「江淹擬湯惠休詩」爲一條，是拆爲三條，又與諸本異矣。「劉季孫初以右班直監饒州酒税」一條「杖藜攜酒看芝山」句，周煇《清波雜志》云：「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，後池陽刻本乃改『芝山』爲『前山』，一字不審，乃失全詩之意。」按今《百川》本以下各本均是「芝山」，非「前山」，惟《漁隱叢話》引作「支山」，此本亦作「支山」，正不知何由而誤。後乃悟「前」草書作□，與「支」形近。此作「支山」，正即池陽作「前山」之本，是猶存宋本之舊，可證周煇校勘之精◦若徑作「芝山」，轉不知周《志》作何語矣◦此皆足校歷來諸刻本之誤者。宋刻單行本不可得，得此元刻單行本，不猶愈於虎賁中郎乎？

原書藏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，良士司馬爲余影抄，異日當令手民模刻存真，庶不負良

【P41】

友之愛云爾◦庚申十二月七日，德輝敬識。

舊抄本元葉顒樵雲獨唱跋

《樵雲獨唱》四卷，元金華葉顒撰，《四庫全書》已著錄，《提要》云：「字景南。志行高潔，結廬城山東隅，名其地曰雲□，自號雲□天民。是集乃其孫雍所編，前有自序，謂薪桂老而雲山高寒，音調古而巖谷絶響，故名《樵雲獨唱》。顧嗣立《元詩選》載：《列朝詩集》 載：『樵雲顒字伯愷，洪武中登進士，官行人司副，免歸。』案集中《挽琳荊山人》云：『大德庚子春，生我及此公。』以年計之，當洪武戊申，景南年六十有九矣。其《獨樂歌》云：『屈指今年七十五。』集中詩皆高曠之言，絶無及仕宦者。袁布政凱序云：『使先生後生數年，際我朝之明盛，與一時俊乂並烈庶職，其事業必有可觀。惜其不然，而徒於言語文字間見之，其志不亦可哀乎。』袁序作於成化間，不應有誤◦《列朝詩集》所載，未知何所據也。又《震澤編》載東山葉顒字伯昂，嘗以鄉貢爲和靖書院山長，則又一同姓名者耳。案太學題名碑，建文庚辰科有葉顒，亦金華人。庚辰爲建文三年，革除以後稱洪武三十三年。《列朝詩集》當必因此而譌，嗣立特未之詳考也。其詩寫閒適之懷，頗有流於頹唐者，而胸次超然，殊有自得之趣，天機所到，固不必以繩削求矣。」

【P42】

德輝按：元明鼎革之交有三葉顒，其和靖書院山長字伯昂者，則吾茅園派二十二世伯祖也，其詩選入吴定璋《七十二峰足徵集》，事蹟具明王鏊《姑蘇志》人物列傳，余採入《南陽碑傳集》，詩則錄入《述德集》◦偶從書肆見此抄本，亟取歸藏之，將以詒之子孫，永爲家寳。惜吾伯昂公無專集流傳，以成雙璧，是固不無遺憾焉耳。書首葉鈐「五橋珍臧」四字白文方印，「慈谿馮氏醉經閣圖籍」九字朱文方印，蓋嘉道間浙中藏書家，道光戊戌刻有全祖望《宋元學案》，蓋即其家也。辛酉冬十月立冬，宗後學德輝謹記。

明祝世禄無功集跋

邇來日本以重價購明人祝世禄字，精者值二三百番餅銀。余曾數見之，要不脱明末人習氣，蓋亦王覺斯、張二水伯仲之間，非能出類拔萃者也◦頃從蘇州舊書攤得其全集四册，一爲《環碧齋疏草》十九篇一卷，一爲《環碧齋詩稿》二卷，一爲《祝子小言》一卷。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子部雜家類存目有《環碧齋小言》一卷，《提要》云：「明祝世禄撰。世禄字無功，江西德興人，萬曆己丑進士，官至尚寳司卿。是書純以襌門之説附合儒理，觀其所言，蓋姚江、龍溪之末流。」又集部别集類存目有《環碧齋詩集》三卷、《尺牘》三卷，《提要》云：《西江志》稱世禄工詩善草書，談理獨抒心得。今觀其詩，格調頗伉爽，而簡汰未嚴，

【P43】

《尺牘》更開三袁一派。所謂談理獨抒心得者，殆指《小言》已訂正於雜家類中，兹不具論。」據《四庫》存目，種數卷數皆有不同，《小言》下注爲「兩江總督採進本」，《詩集》《尺牘》 爲「浙江孫仰曾家藏本」，而一無《疏草》，一無《尺牘》，詩有二卷、三卷之不同，則館臣所見決非此本可知。

此本出自影抄，前總題「明祝無功全集」，旁題「疏草一卷、詩稿二卷、小言一卷」，下左角題「丙申六月假汲古齋本景抄」，《疏草》前有焦竑敘，略云：﹁世禄由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，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。當是時，火災疊見，倭訌於東，播起於西，諸司多闕不補，中常侍銜命四出，人心嗷嗷。南省言責，獨屬君一人，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，自今讀之，其引事當否，較若畫一也。」明談遷《棗林雜俎》利集紀祝世禄一則云：「江右祝世禄無功，解褐當塗令。有馬指揮家牆毁，見窖金甚富，相傳故宋賈似道遺園也。窖衡三丈，長口十丈，深若干◦事聞於官，丞尉等争往，無功獨不至◦後按臺侈其事上之朝，知無功不往，獨薦及◦」觀此則世禄不僅一時名御史，即其少年樹立，亦矯然有異於人。《四庫》僅見 其《詩集》《尺牘》《小言》，而未見其《疏草》，又未考其生平行誼，輒據《小言》一種以爲講學家姚江、龍溪之末流，是固未足爲定論矣◦《疏草》中凡請罷礦榷四，防偏任内臣一，論吴楚民變二，皆當時稗政亂象，卒釀啓禎亡國之禍者。諸疏指陳闓切，洵有先見之明◦有明

【P44】

一代，江西多名臣，如世禄者，不愧後起之秀◦此册出自影抄明刻，知世間好事者正不乏人，余得而收藏之，亦足補插架之闕也。辛酉冬十月立冬前一日。

明宋學士文粹跋

宋詩文大家，其集緐重者，門生後學往往選錄其要者，詩爲菁華錄，文爲文粹，别爲梓行。如任淵之選注黄山谷詩爲《菁華錄》，陳亮選歐陽文忠集爲《歐陽文粹》，又南宋人選《三蘇文粹》。雖其所謂菁華與粹者，不必人人共賞之文，然其本集太多，閲之不易，得此簡要之法，亦足嘗鼎一臠矣。

明初古文大家，首推宋景濂，其全集今《四庫》著錄者三十六卷，據《文粹》後附門人鄭楷《行狀》云，所著《潛溪集》四十卷、《蘿山集》五卷、《龍門子》二卷、《浦陽人物記》二卷、《翰林集》四十卷、《芝田集》四十卷，是全集有百數十卷之多，不亞于宋之歐陽蘇黄矣◦此爲劉誠意所選錄者，共十一卷，文九卷，詩一卷，補遺一卷，洪武八年刻本，每半葉十六行， 行二十七字，小楷書有顔柳體，想見明初刻書猶有天水遺式。六卷以下抄配，從原刻影模，亦極精工。各卷均有汪士鐘藝芸精舍、潘介繁桐西書屋印記，其抄配之卷印記亦同，知抄配亦甚早矣。是書爲吾友莫楚生觀察所藏，出以共賞，並出《續文粹》十卷，亦汪潘二

【P45】

家舊藏。豐城之劍，合浦之珠，離而復合，若有天意◦觀察手此二編，日日摩挲寳玩，讀書之福，洵不淺矣。壬戌上元後一日，南陽葉德輝并書。

明宋學士續文粹跋

宋景濂《續文粹》十卷，爲門人方正學、鄭楷、樓槤等所選錄。以前有劉誠意所選《文粹》十卷，故此爲續也。原刻于建文辛巳，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五字，書體近趙松雪，與前《文粹》各擅所長，而此本已印在革除以後，於方正學名已削去，其涉方氏文字亦從删除。後有林佶跋云：「錢虞山受之云，丙戌年曾于内殿見此集，正學氏名皆用墨塗乙◦蓋塗乙氏名者猶初印本，此則删刻，印在後矣。」書爲吴江徐虹亭太史紈舊藏，即當日以贈林佶者。後經汪氏藝芸精舍、潘氏桐西書屋遞藏，今并前《文粹》同歸吾友莫楚生觀察。觀察藏書故家，性愛舊本書籍，物聚所好，其信然矣。壬戌上元後一日，南陽葉德輝并書。

龍啓瑞古韻通説書後

此桂林龍翰臣方伯所著《古韻通説》二十卷，其體例作旨，已詳論説及諸家敘跋中，兹不復論。鄙人於聲音韻三者之學，亦嘗略涉藩籬，最不喜古音今音之争辨，正韻叶韻之紛

【P46】

糾。以爲天地開闢之後，但有方音，方音即一時一地之土音，由音而成字，由字而成聲。字之成聲，如六書之諧聲，乃其一大部屬◦由聲而成語言，由語言而成文法，由文法而成詩歌，于是有韻之文出焉。然其韻仍一時一地之方音而已。世歷千百，五方播遷，今之方音，不獨非始有文字之方音，而亦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諸聖人之方音，故音無所謂古也，且無所謂正也。無古音，無正音，又安所謂正韻叶韻？不過爲學之道，不得不准一韻書，以爲檢束之法，不得謂某家疏，某家密，某書寬，某書嚴，辨論窒□，舍田芸田，此鄙人所不爲也。至於雙聲疊韻，不過詩文忌避之一途，其陰陽清濁之分，乃詞曲樂律之規範，以之齗齗言小學，殆卑之無甚高論矣。

乾嘉以來，儒者喜治古學，往往以今爲古，自欺欺人◦既力闢吴才老、朱考亭《詩經》叶韻之非，而又溺於神珙字母之説。戴東原不肯降心異氏，欲用其説而避其名，紀文達以爲矯枉過正，其實皆無謂之争辨也。然如鄙論，則是無音韻之學也，又將示人以不學也，烏可哉？今有一例，曰分代不分部，如三代有三代之音，晚周先秦有晚周先秦之音，漢魏有漢魏之音，六朝有六朝南北之音，三唐有三唐之音，所謂分代不分部，通其所可通，不必强通其不可通。三代之音，《易》《書》有韻之句，《詩》之《商頌》是也，其途甚隘，不適於用。周秦之音，《詩經》《離騷》先秦諸子有韻之句是也◦漢魏之音，漢魏之詩歌樂府是也。六

【P47】

朝三唐之詩，即六朝三唐之音。聚爲一部，即爲韻書，此與六書諧聲之學，不可并爲一談。六書之諧聲，皆最初之方音，三代以下韻語，則一時一地之方音◦《方言》《釋名》亦然，不可執以定字聲◦何也？《方言》中有方音，有物名，又有俗言，《釋名》分唇輕唇重、舌腹舌頭，亦是以彼所聞之音爲識字音之法，不得謂漢人之音概可以二書爲標準也◦若古音之存於今者，各省各地，時亦有之。文人好事，生於吴者曰吴中某字爲古音，生於越者謂越中某字爲古音，此由愛其鄉土之心使然，不值通人一噱也。龍氏此書，以之爲音學入門之書，亦甚簡便◦然必如諸敘跋所云勝于前人，則不敢信。以鄙人分代之説爲斷，則前人韻書與龍氏異同可不問其是非勝負，蓋治學之道，固如此也。

吾友梁任朱君嗜學好古，爲吴中漢學碩果之存。鄙人生長湖湘，秉承家學，拔茅開徑，得於鄉先輩顧惠二先生遺箸爲多。彼其大輅椎輪，有時或不免失之疎漏，後人循其途而變更焉，而精密焉，皆非異人之事◦治學惟求其實，漸而求其通，拘墟之見，門户之争， 殊可不耗心力◦梁任其知此意乎？因論龍書及之◦時在戊午四月。

瞿文慎詩選書後

清霄鸞鳳之音，是承平宰相風度，時危出膺艱大，可謂生不逢辰，而况依違朋黨之間，

【P48】

苟且功名之際，誤國自誤，誰得而諒之？康沈陳余，皆阿好之人，未足以爲定論。康詩所謂于孝欽太后前舉仇者，公極慎密，可決其必無此事。或者遁居海上時，公以此譽康，否則康以此誑人，死無對證，僅成一面之詞，讀者幸勿信其爲實也。

公一生富貴，基於大考，其時在閲卷大臣之列者，爲善化黄恕皆侍郎，拔置一等第二名，超擢侍講學士，出典河南試差，接任學政，以後疊司文柄，則其同年午樵尚書貴恆之力居多◦尚書椒房懿戚，與公莫逆，名列御屏，固有所自。至其人贊黄扉，則仁和王文勤文韶所援引也。或謂公兒似毅皇，大考升擢時召對，孝欽感觸，從此向用遂殷◦此流俗之言，不可徵信。乃金壇馮夢華中丞爲撰神道碑，竟援以爲典錄，豈不謬哉。毅皇天人聖容，近有傳本；公清癯鶴立，所謂俊秀書生耳，烏足以擬天庭日角之神姿？因論公詩，并及其逸事。以公一關係時局之一人，不敢隨聲附私，專論私交也。

張文達退思軒詩集書後

光緒末造，湖南有二巨公立朝爲天下屬耳目者，一爲善化瞿文慎公鴻機，一爲長沙張文達公百熙也◦二公皆以詞臣受兩宫特達之知，文慎協揆坐，文達參新政，海内外品目人物者必曰瞿張，猶之光緒中葉清流仰鏡之翁潘也。

【P49】

二公爲政，附和變法，尤喜汲引新進少年。余壯時亦荷二公青垂，而心竊以爲未可。大氐文達天性寬泛，時爲文慎所猜疑，由其門多雜賓，授人以詆諆之隙。文慎熱中富貴，與文達同其趨時尚，本非由衷，但心目較文達靈巧，然其速亡國之禍則一也。

二公同好吟咏，文慎多深沈之思，國變後尤多離黍之感，文達則力求脱俗，終爲廟堂之音。言爲心聲，觀二公之詩，可以知二公之人矣。因覽文達詩，論次之。

【P50】

**郋園山居文錄卷下**

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

**周虢叔大林鐘柘本跋**

虢叔大林鐘銘，鉦間四十字，鼓右五十字，載阮文達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》，吴荷屋中丞榮光《筠清館金石•金編》亦載之，云：「此與《積古齋》所收文全同，古人制器，一笵不止鑄一器矣。嘉興張叔未廷濟藏器。」今按阮吴二家釋文各不同，要以阮氏爲塙。如鼓右第四行「皇考嚴在上翼在下」，吴釋爲「器十二畀上下」；又第五行「愷愷能能」，吴釋爲「豑豑爵爵」，無論文義不順，於其字畫亦不似。「嚴在上翼在下」，即嚴嚴翼翼之意；「愷愷能能」，阮前列宗周鐘有「熊熊敱敱」句可證，字畫明顯，不能釋爲「豑豑爵爵」也。阮云鐘重六十六斤，張叔未藏器見所撰《清儀閣題跋》，云重六十一斤。阮據武億説，定爲周平王滅虢以後續封之虢所鑄，似可信從。其餘釋文，當以阮爲定。今見此拓本，益信然矣。

【P51】

周格伯簋拓本跋

格伯簋銘八十四字，亦見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》，吴氏《金編》有格伯敦，蓋器全，銘與此同。兩家釋文多異，亦以阮爲長，惟第三行第七字阮爲「梠」，吴爲「格」，此阮據拓本模胡之故，當从吴作「格」◦阮據《左》昭元年《傳》「金天氏有裔子曰昧，生允格臺駘」，以格伯爲允格之後，則胡又釋爲「梠伯」？按阮據本文作「□」，此明「□」字之誤，不待辨也。阮以第一行「癸子」爲癸亥、甲子二日，此亦不然。殷商用支干，不定用甲子本字，今河南出土之龜甲卜文往往有乙子、癸子，此「子」當與「巳」通用，謂乙巳、癸巳。今此簋「癸子」即其例。然則此簋當爲商器，非周器也。《説文解字•包部》首云：「象人褢妊，巳在中，象子未成形也。」是子、巳二字爲成形、未成形之分，其義本可通假◦龜文中「子」有作「□」者， 即省「子」之兩手而仍爲「子」者，此則增「巳」之兩手而仍爲「巳」字，無可疑矣。

周寰盤拓本跋

寰盤銘一百三字，亦見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》，云：﹁此與薛書鄭伯姬鼎銘同，所異者彼銘『伯』字下『姬』字上脱一『鄭』字，遂名爲鄭伯姬鼎。伯姬者，妣之稱，豈得稱皇考

【P52】

乎？」其説甚墒。薛氏《款識》，自明以來，由木而石，又由石而木，展轉摹刻，字畫多失原形。今得拓本證之，不獨視薛書精審，即阮摹亦下真迹一等矣。粟來仁兄藏阮氏舊拓四幅，此其一也。

寳應射陽湖漢石刻孔子見老子畫像跋

射陽湖墓闕孔子見老子畫像，乾隆中江都汪容甫明經中得之，顔其室曰問禮堂，見中子喜孫撰《先君學行記》。今移置揚州學宫壁間，一正面，一陰面，此其正面也。畫分三層，其一層爲孔子、老子、弟子三像；次層一人蹭立柱上，旁列二異獸；三層有釜甑、盃盤、刀俎、魚鼈之類。近人劉師培誤以次層蹭立者爲豐侯，又云下層似劍似笏，别繪盃釜等物，又繪圓器，中有疏布文，當是大籩巾之屬。按此等臆説，殆全不知考古者。

此圖三層，當分三段，若今宫室之制，由外達内，爲三棟也。老孔相見之室爲正棟，彼所謂豐侯者，乃中棟承楣之侏儒，柱旁列二異獸，殆天禄、辟邪，若今門外之石獅。侏儒柱見劉熙《釋名•釋宫室》武梁祠石室畫像中亦有之◦其下一層則庖廚也，去正棟甚遠，即君子遠庖廚之義◦圓器中有疏布文者乃冰槃，文若疏布者乃冰塊。若是籩巾，則當有坐置地，不當手執之矣。

【P53】

漢石刻畫像，凡宫室有三層二層者，皆有次第，可以分别◦以目眎之，當自外而至内，非自上而至下，當云二棟三棟，不當云兩層三層也。于此可考古宫室制度及其梁柱名義，乾嘉以來言金石之學者多不知此例，明此例自余始。

近從吴門帖肆獲此搨數紙，以其一貽巁甫從子，因著其例示之◦他日别有所見，庶不至爲前人舊説所迷亂耳。

漢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石刻畫像跋

此山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石，分四段。其一段，左一人披髪側身蹲立，口吐火燄；一人被髪正立，右手掣蛇；一人披髪側坐於掣蛇者之右，一人拱手背立於坐者之後。其二段，左一人曲身側立，作半蹲勢，一手執方旗，一手按二鼓，鼓有架；其右一人踞地，手持物若鑿，鑿一曲鈎如月半規形者，又一鈎作覆形，上有一輪，輪之上左又一月鈎； 輪後一人側立，若推輪之狀，似女子者。其三段，一幼君垂衣裳端拱正立，題字「成王」； 其右一人側立，手執華蓋，覆成王首；其後一人拱而側立成王右，爲周公；周公後爲魯公，皆有題字。其四段，中有一樹，扶疏正植，左一飛鳥，樹下二馬，首皆向樹。

此畫像載王昶《金石萃編》，題爲周公輔成王畫像，引《山左金石志》，以一段掣蛇者爲

【P54】

曳繩，又不知月鈎爲何事，且誤以一旗二鼓爲三缶，語焉不詳。馮雲鵬《石索》載一段三段，圖亦失真，如以坐者之坐椅誤圖爲曲膝跪形，殊爲肊揣◦但馮釋一段爲霹靂吐火施鞭，亦似因拓本不明，爲之誤解。

吾謂一段二段皆畫雷部之神，其一段爲霹靂吐火、神女掣蛇，其二段則風輪雷鼓之類，月鈎疑爲輪軌，時有執鑿者修之，推輪者殆阿香女之屬。此等小説，漢時已盛傳，不僅見於干寳《搜神記》、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所載也。此當據馮氏題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，不當云周公輔成王畫像也。

周公輔成王畫像，漢武帝嘗畫《周公輔成王朝諸候圖》賜霍光，故當時石刻畫本流傳甚夥。此外嘉祥縣焦城村亦有之，然皆雜以他畫。吾向有拓本二段，上爲《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》，下爲《王會圖》，如交趾、貫胸、長臂、僬僥諸國人，皆與《逸周書•王會解》所言相合。自來金石家皆不著錄，當亦山左間石。山左爲周公封地，故其事爲人人傳誦，墓闕廟壁，幾於無處不有此圖。

此類畫像，其刻法與武梁祠畫白地黑畫者則又不同。吾見此類畫像，大抵直闌紋作地，畫作白線，或黑地白畫，如孝堂山石刻之例。畫家三祖開山，其濫觴即在此。觀漢石，又可悟六法祕妙矣。丁巳夏五下旬之六日，南陽轂道後人德輝并書。

【P55】

漢竟寧雁足鐙銘拓本跋

漢竟寧元年雁足鐙，爲揚州馬半槎物，厲太鴻徵君鶚《樊榭山房詩集》、翁覃溪閣學《復初齋詩集》均有詩賦之，亦載汪容甫中《述學》、六舟僧達受《金石書畫年譜》，釋文微有異同。其文「考工」之「考」，六舟釋「考」爲「寺」，《述學》釋「考」爲「年」，非「考」非「寺」。六舟《年譜》因吴江楊龍石謂其誤剔「考」爲「寺」，云龍石未讀《述學》，其實《述學》亦釋作「考」耳。吾家汾湖派族祖潔甫公諱乃溱者，當時與六舟爲金石契中人，所著《丁酉日記》亦謂六舟誤剔原器青緑，以「考」爲「寺」◦

今按拓本，「□」字蓋爲「考」字反書，可證六舟之誤釋。六舟引孫淵如觀察星衍釋建昭雁足鐙寺工云：「寺，廷也，有法度也。」以證其釋「寺」之是，諸家釋「考」之非，不知淵翁亦正是誤釋耳。此本「□」字清朗可辨，其非「寺」字，毫無疑義，記之以告後之言金石者。

宋石刻米芾書朱樂圃先生墓表跋

米書《樂圃先生墓表》，自來金石書目皆不箸錄，以其石在朱氏祖塋，非其子孫不得見

【P56】

也◦此本爲先生裔孫梁任手拓貽余者，石雖斷泐，字字猶可辨識。

先是，蘇城樂圃書院刻有肥痩兩本，嵌于院壁，瘦者筆迹與此同，後有乾隆中沈文慤公德潛跋，肥者首摹天籟閣長方印記，蓋前明時項子京元汴家中物，别是一本，或者疑其贋蹟。猶憶二十年前，蓮花廳朱莼卿觀察同年藏有此表墨迹手卷，與肥本相近，紙本滑 膩，作米黄色，確爲宋紙，收藏日久變色，非出僞染◦墨色筆鋒濃淡處，辨之分明，非廓填鈎寫之本。其卷前後有項氏各藏印，或者即肥本所自出，而肥本爲俗手刻時失其步法，轉有墨猪之譏◦此卷觀察得之善化勞文毅家，流傳有緒，惜觀察歸田日久，不得借校。

今但以書院本校之，其文字差異之處，頗不可解，如書院本于「莫不造請謀政」下石本第二行多﹁所急」二字，「朝廷成太平」下石本第十一行多「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虚文哉此先生」共二十二字，又銘辭「樂圃增悲」，「增」草作「□」，形近「松」字，書院本即訛作「松悲」。盧抱經文弨校影宋本《樂圃餘稿》，盧校本今在江南圖書館。附錄米表，其多出二十二字及「增」訛「松」同。「松」字盧未校改，大約宋本即如此，盧又未見墓表原石耳。考《宋史•文苑傳》本傳全用米表原文，其多出之字亦如此。又考曹楝亭刻《琴史》，序末有此數語，「之功」下又增多「謂宜」二字，「豈虚文哉」作「豈虚文而已」，而宋本《餘稿》轉無此序。《餘稿》卷七列《吴郡圖經續記序》《春秋通志序》《閲古叢編序》《華嚴經讃序》，康熙壬辰裔孫岳壽

【P57】

刻本無《華嚴經讚序》，有《琴史序》◦岳壽本據云出自明抄，則此二序是否明本竄易，抑岳壽竄易，皆不可知，然文全與楝亭刻本《琴史》序同。曹刻在康熙丙戌，書後有墨圍記刻書年月。《餘稿》刻于康熙壬辰，豈當時見曹本據補，而以《華嚴》涉異氏去之耶？《餘稿》搜刻於先生姪孫名思者，序題紹熙甲寅，距先生没九十六年，雖出兵燹之餘，而《琴史》自在，不知何以未見？

表載先生箸述，于經但略其詞曰「諸經有辨説」，于他書則詳載其名，有《琴臺志》《吴郡續記》《琴史》《文集》。《琴臺志》久不傳，今《四庫》箸錄有《吴郡圖經續記》《琴史》《樂圃餘稿》，又有《墨池編》六卷，則表未載。《餘稿》附錄張景修《墓誌銘》，載先生箸作尚有《吴門總集》《墨池閲古》二編，證之《宋史•藝文志》經部春秋類有《春秋通志》二十卷，小學類有《續書斷》二卷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經部樂類有《琴史》六卷，史部地理類有《吴郡圖經續記》三卷，或傳或不傳，記載亦有詳略也。

惟《墨池編》不傳于宋而傳于今，《四庫》六卷本出自浙江鮑士恭家藏，《提要》云：﹁凡字學一，筆法二，雜議二，品藻五，贊述三，寳藏三，碑刻二，器用二，皆引古人成書而類編之。贊述門竇梟《述書賦》下自稱編此書十卷，又器用門下稱因讀蘇大參《文房四譜》，取其事有裨于書者，勒成兩卷，贅《墨池編》之末。是原本當爲十二卷，今止六卷，殆後人所

【P58】

合併歟？又此本碑刻門末載宋碑九十二通、元碑四十四通、明碑一百十九通，皆明萬曆中重刻時所增，明人竄亂古書，往往如是。幸其妄相附益，猶有踪跡可尋，今並從删削，以還其舊。至其合併之帙，無關宏恉，則亦仍之矣。」按：《四庫》箸錄即明萬曆庚辰揚州瓊花觀刻本，余家有之，其訛謬無足置辨。余又有雍正癸丑裔孫朱之勱刻足本二十卷，《續書斷》即其中之第九、第十兩卷，蓋書成又有續補，故與自述之卷數亦不合也。《諸經辨説》 疑亦只成《春秋通志》一種。先生《春秋》之學受之于平陽孫復，復有《春秋尊王發微》十二卷，《四庫》箸錄，讀之可見先生淵源沆瀣也。

表云先生墓葬至德鄉光禄公之塋，今吴縣靈巖山東十四都三啚，按：此「鄙」之省文，書吏糧户册沿用之，讀爲「圖」，殊無意義。惟「圖」本省作「啚」，唐天寳十五年游擊將軍張希古墓誌銘「不啚二豎興灾」，「圖」正省作「啚」，則其由來久矣。惟都鄙之「啚」，不應作「圖」用耳。先生光禄八厶以上祖塋均葬此◦其至德鄉之名失于何時，則志乘無考。梁任留心鄉邦掌故，爲余訪得先少保石林公故宅于興市橋唐家巷，此其先澤所留貽，宜必博考詳徵，有以示我矣◦己未天貺。

**蘇州府學宋石刻平江圖碑跋**

此《平江圖碑》，不載刻碑年月，在今蘇州府學宫門側。吾友朱君錫梁有拓本，吾見

【P59】

之，偕與同訪，見碑石露處，中段文雖漫漶，尚可識别。中載南宋官廳房舍，極其詳備，其地爲舊子城，而今之王府基也。因檢元盧熊《蘇州府志》、明王文恪鏊《姑蘇志》，于碑中各官廳均未載及，以後府縣志相承，更無人補入矣。

是碑末有吕梃、張允成、張允迪刻工三人姓名，此三人亦别有刻碑，一慶元六年《重修長洲縣主簿廳記》末有張允成、允迪二人姓名，一嘉定八年《重修蘇州學記》末有張允迪一人姓名，而慶元二年張安國書《盧坦傳》語碑有張文偉、吕梃二人姓名，在蘇唐卿書鶴字之 一面。證以此圖刻名，吕梃居首，張允成、張允迪次之，則此亦必寧宗慶元時所刻。盧王 二志，不知何以不見碑載官廳，是亦疏陋之甚矣。道光中程祖慶編刻《吴郡金石目》，載有以上各碑，於刻工諸人並不分别詳載，于此圖碑下以「張允迪」爲「張迪」，尤爲粗疏◦朱君各碑拓本倶精，可覆按也。

吾因是碑湮晦日久，因捐貲偕朱君督工深刻之◦朱君摩挲審慎，指示匠工，于碑有字畫不令絲毫出入，非獨有功于是碑，其有裨于吾吴文獻亦大矣。拓本初出，屬爲識之，因書其始末如此。丁巳嘉平既望，南陽葉德輝書。

【P60】

先族祖明工部公西方庵碑記跋

《西方庵碑記》，爲汾湖二十四世祖天寥公撰，配沈宛君夫人書，不見於邑志，不詳於家乘，湮没于荒山古廟之中久矣。今年汾湖宗人三十三世藜仙公其然訪出，拓以示余，并出家藏祖先輩詩文殘稿，中有二十五世横山公《募修西方庵小引》，亦《己畦集》中所不載者◦乃知此庵與吾家結翰墨香火緣，當時父子二公爲之撰文募修，今又出此碑于頹垣灌莽中，俾二百年後之子孫得見先人手澤，斯亦奇矣。

同時藜仙公并訪得《圓通庵碑》，與此均駢體文，余與印濂宗丈各拓十數本藏之。丈爲汾湖派三十四世，與藜仙公均天寥公從父弟大理卿諱紹顒者嫡系孫，與余搜訪先人遺跡有同志也。丙辰十月十三日立冬，茅園派裔孫三十八世德輝謹跋。

先族袓明工部公圓通庵碑跋

此《圓通庵碑》，與《西方庵碑》同時爲藜仙公訪出者。二碑皆駢儷文，精熟内典，如讀王簡栖、王子安一輩人襌林碑版文字，洵瓌寳也。公撰《湖隱外史》云：﹁庵在寶生庵東北，元至正中故有此庵，老衲大遠即其舊壤，殫極勤瘁，椓橐成之。」并摘碑中「風裟雨缽，飢餐

【P61】

秋夜香花；破衲虚瓶，辱忍雪山鐘磬」四語載之，令人想讀其全文。今竟獲之，可謂大快也已。丙辰立冬，茅園派三十八世裔孫德輝謹跋。

宋刻觀世音菩薩佛頂心陀羅尼經跋

宋崇寧元年刻《觀世音菩薩佛頂心陀羅尼經》三卷全，每行十四字，卷本改方册，藏吾友蘇君宙忱許，蓋宣統三年吴江方塔壁圮出世者。

自浮屠氏之學由西漢末入中國，乘三國兩晉之多亂，士大夫喜其文字虚玄，可以超然世網，愚夫愚婦信其因果之説，廣造蘭若，捨宅作寺。沿及六朝，或造像山洞，或刻經石谷，又自寫經，或募人寫經，以資冥福。唐以後雕版日便，于是易寫爲刻，乾竺氏之經本， 乃與經史四部書版相争逐。

吾見宋刻佛經，大都字大如錢，行十六字，惟近日敦煌石室所出唐刻摩醯教諸經與此行字數同，是宋初刻佛經亦自有所依仿，如儒家北宋刻經史多半葉八行，行十七字之本也。末有刻書自識云：「承議郎石處道同妻繁昌縣君梁氏，敬瞻經相，虔發願心，捨財命 工，鏤版印施◦所乞子孫蕃盛，福壽增進。崇寧元年十月十日謹記。」亦是宋元版書後木牌記習尚。宋本動值千金，一落彼教，乃相視寂寞◦宙忱獨知所寶，亦釋家之佞宋翁矣。

【P62】

先族袓文莊公畫像贊

明有社稷之臣，爲先族祖文莊公。其立朝大節，在土木之變，與于忠肅同有捍衛國家之功。其後南宫復辟，則以先事有諫止景泰廢儲之奏，而不與忠肅同遭羣小之攻。非其保身之哲，過於謀國之忠。乃處事明決，具古大臣侃侃之風。今則徽猷日遠，而遺像雍容。有萬卷詩書之氣，盎然見於面者，横塞於其胸。是故邦人士，猶百世而興起，况詒謀於孫子，豈不聞肸蠁之遥通？嗚乎，公之德兮，高於玉山之峰。公之澤兮，被於粵嶺之東。有文敏、忠節之繩武，予小子奚以無媿於小同？裔孫德輝從祠堂本重橅恭贊。

釋禺

格伯敦載於吴榮光《筠清館•金編》、吴式芬《攈古錄》、吴大澂《愙齋集古錄》者凡數器，又有格伯簋載於阮文達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》，器各不同，而文字則一。中有「□谷」字，阮釋作「禺丙谷」，《金編》釋作「□谷」，《攈古錄》釋作「偶谷」，《集古錄》無釋。《集古錄》載第二器作「□谷」，余見姜寧古器物銘拓本中有周癸子彝，即《集古錄》第二器，其文同《説文•甶部》：﹁禺，母猴屬，頭似鬼，从甶、从禸。」以余考之，「禺」上非「甶」字；乃「田」

【P63】

字。《説文•釆部》：「番，獸足謂之番◦从釆，田象其掌。𨆌，或从足、从煩。□，古文番。」《釆部》首云：﹁辨别也。象獸指爪分别也◦讀若辨。□，古文辨。」又《禸部》首云：「獸足蹂地也◦象形，九聲。《尔疋》曰：『狐狸纏貉醜，其足𨆌，其迹厹◦』」今《爾雅•釋獸》：「貍狐，貒貈醜，其足蹯，其跡禸。」據此，則「□」實「□」之異文，亦即「□」之古字。釆像獸指爪，田象獸掌。「禺」字上或采，或田，義無不可。《爾雅•釋獸》自狒狒以下爲寓屬，「寓」古本作「禺」。《周禮•司尊彝》鄭注：「蜼，禺屬，卬鼻而長尾。」此引《爾雅》，文字正作「禺」◦《説文•心部》：「愚，戇也。从心、从禺。禺，猨猴屬，獸之愚者。」竊謂猨猴非愚獸，戇則有之。「獸之愚者」，當是「獸之禺者」之誤。許君以「禺」訓「愚」，故曰「从心、从禺」，而引「獸之禺者」爲證，此其意固甚明顯也◦禺屬之獸，指爪手掌皆有用，故「禺」字上从田則爲禺，上从□則爲□，此古「禺」字之厪存者◦字書由古而籀而篆，互有增删，「□」字亡，並「禺」之故訓亦亡，于是乃有从鬼頭之「禺」字矣。

**彝𦃟奚爲古雞字説**

六書于禽獸字多象形，其形聲及會意字皆以其種類繁衆，而以聲與意别之◦至六畜如馬牛羊犬豕皆象形，何獨于雞而爲形聲字？此固人所習見之物，而從未有考索及之

【P64】

者也。

按《説文•隹部》：「雞，知時畜也。从隹，奚聲◦鷄，籀文雞从鳥。」考「隹」與「鳥」之别，則以有長尾短尾之不同。《隹部》首云：「鳥之短尾總名也。象形。」《鳥部》首云：「長尾禽總名也。象形◦鳥之足似匕，从匕。」然所謂長尾短尾者，不過大略言之，其實兩部之字，短尾中有長尾，長尾中有短尾，短尾中如雉如雗皆長尾，長尾中小如鳩鶉、大如鴻鶴又皆短尾。顧短尾中長尾者少，長尾中短尾者多，在古人造字時固未嘗逐物辨别也。惟雞有短尾，亦有長尾，故篆文與籀文各从其形，然同爲形聲字，則固非最初之本字矣。

最初本字爲彝器之「彝」◦《説文•糸部》：「彝，宗廟常器也。从糸。糸，綦也◦升，持米，器中實也。彑聲。此與爵相似◦《周禮》：『六彝：雞彝、鳥彝、黄彝、虎彝、蜼彝、斝彝，以待裸將之禮。』」此解全爲小篆字形而言，以鼎彝中「彝」字考之，固不如此也。古鼎「彝」字作﹁□﹂，或作﹁□﹂，皆象雞形。吴大徵《集古錄》七雞形敦有□形，即「□」之古文象形字。又十八矢伯卣「□」，亦即雞字，吴釋作雀形，非也◦「□」者，兩手也。初作彝時， 本止雞彝一器，因其兩手奉雞，即造雞形之彝，以明敬獻之意。

其餘五彝，皆踵事增加。彝象雞形，猶爵象鳳形。《説文•鬯部》：「□，禮器也。象爵之形，中有鬯酒，又持之也。所以飲器象爵者，取其鳴節節足足也。□，古文爵，象

【P65】

形。」余按「□」即「□」之正形，最初造尊，只爵一器，與雞彝同。《周禮》六尊亦如彝之六彝，爲後世禮家增造也。彝聲與系奚均相近，《大部》：「□，大腹也◦从亣，𦃟省聲。𦃟，籀文系字。」《系部》首云：「繋也◦从糸、丿聲◦𦃟，籀文系，从爪、从絲。」此兩字《説解》各有奪誤。「奚大腹也」當云「大腹禽也」。禽鳥中腹大者惟雞，宋薛尚功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商器兄寸尊蓋，「□」釋作「雞」，此最古象形之字◦「□」字亦象雞之大腹短尾，下非从𦃟省，「𦃟」乃「□」字也。「大腹禽」云者，舉其特形言之，如《黽部》「蠅，蟲之大腹者。从黽、从虫。」蠅乃蟲之小者，猶以大腹之故，别于蟲而屬於黽，則雞亦其例矣◦故凡聲近奚者，則以腹著。《説文•豕部》：「豯，生三月豚，腹豯豯兒也。从豕、奚聲。」則奚訓大腹禽，不獨與蠅同例，而豯之因腹豯豯然而名豯，亦可爲奚之左證也。由「□」而變「□」，□上之□非爪也，□上之變□亦非絲也。中爲□之重疊字，□仍兩距也。由𦃟而變□，□象雞首，□象雞腹下肥，特□近尾，奚近腹，字畫有移改耳。□象兩距，此乃□之變，乃□之正立也◦以此知先造「□」字，繼造「□」字，最後成「奚」字。

凡物象形，有正有側，有前有後，有詳有簡，皆以目之所見，畫而成形。六畜中馬犬豕常横過人目，故象其側形；牛羊恆在野，人視之，先見其尾，後見其首，故象其前後正形；雞則近人之，﹁□﹂爲側形，「奚」爲正形，皆可象也。「雞」字三變，亦如「燕」之三變。

【P66】

燕之異於鳥者籋口，「鳥」之古象形字爲「□」，《説文•□部》首云：「鳥在巢上，象形。」蓋□象鳥形，□象巢形，□首从□，鳳首从□，皆鳥字也◦古「燕」字作「□」，《乙部》首云：﹁玄鳥也。齊魯謂之乙，取其鳴自呼◦象形。」□之别于□者，首點畫微重，象其籋口，增畫而成燕。《□部》首云：「玄鳥也。籋口、布翅、枝尾，象形。」是「燕」爲「□」後造字。燕巢人屋，故燕居、燕安、燕喜、燕樂均借用之。鼎彝中如匽侯盉之□、匽侯鼎之。□，《古籀補》云：「古燕字，象燕處巢，見其首。□字从此，宴妟匽三字皆當从□。許氏説，妟，安也；宴，安也；匽，匿也，皆燕安之義◦又匽下云古匽字从□，上有一覆之，象燕之匿於巢也。許氏説，匽，匿也◦□，古燕字。子璋鐘用匽以燕，今經典通作燕。」按：宴妟匽三字古均从□，是也。妟爲小篆之變。小篆誤以燕身爲女字，燕首爲日字，其本字已誤，故于宴匿皆不知爲从燕，而以爲妟聲字也◦惟雞與燕乃禽鳥中最與人習近者，故造字者各从所見而象其形◦明乎此，而古人造字之精神，千載下猶可想見矣。

**金文**□貝**簋三字通用考**

彝器中有「用蘄□壽」、「其萬年□壽」等語，自宋吕大防、薛尚功以來均釋爲「眉壽」，以眉壽連文，爲頌禱所常用之語也。

【P67】

余嘗於鼎彝文字考之，如宋薛尚功《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六載許子鐘「無諆□壽」，又許子鐘二「無諅□壽」，又楚邛仲南和鐘「其□壽無疆」，又七載遲父鐘「萬年□壽」，又遲父鐘二「萬年□壽」，又遲父鐘三「萬年□壽」，又遲父鐘四「萬年□壽」，又載盄和鐘「□壽無疆」，又八載齊侯鐘四「用祈□壽」，又九載齊莽史鼎「其□壽萬年」，又載叔夜鼎「用蘄□壽」，阮元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》五載大壺蓋「用蘄□壽」，又載史賓鈃「用蘄□壽」，又六載德敦「其萬年□壽」，又載鄀公敦「用蘄□壽」，又載頌敦「□壽無疆」，又七載留君簠「用蘄□壽」，又曼龔父簋「用匄□壽」；吴榮光《筠清館•金文》三載周兵史鼎「□壽萬年」，又四載叔家父簠「用蘄□壽」；阮吴以下諸器并據原拓本校。吴式芬《攈古錄》二之二載乙彝「其□壽無□」，又二之三載芮伯敦「用錫□壽」，又載女嗣盤「用蘄□壽」，又三之一載陳公甗「用蘄□壽」；吴大澂《愙齋集古錄》十五册載孟姜簠「用蘄□壽」，又載鄀公諴簠「用錫□壽」，其字上从□，下从□，乃富貴之「貴」。秦漢瓦當文有「貴壽無極」字者，「貴壽」亦自連文，不必「眉壽」也。《説文•貝部》「□，物不賤也。从貝，□聲。臾，古文蕢。」《艸部》：「□，艸器也◦从艸、貴聲。臾，古文蕢。《論語》曰：『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。』」此可證鼎彝中之「□」即《説文》之「䝿」，《説文》乃小篆從省筆也。古文《論語》「有荷臾」之「臾」，與「䝿」上之「臾」同字異形，「䝿」字既从貝、臾聲，而又引古

【P68】

文「蕢」之「臾」以明「䝿」字得聲之由，是古文「䝿」字必有作「□」者。

臾非艸器，武梁祠孔子擊磬畫像荷蕢手持食器若□，題字爲「何饋」，證以《説文•□部》首云：「ㄩ盧，飯器，以柳爲之。象形。」可證㬰於爲飯器，古用陶，後用柳，物雖不同，其形則一。况題云「何饋」，其非艸器，尤爲顯明也。「臾」之古文本爲「□」。《女部》：「妻，婦與夫齊者也。从女、从屮、从又。又，持事，妻職也。□，古文妻从□、女。□，古文貴字。」 據阮氏《款識》七載遲簋蓋「用蘄□壽」，又器「用蘄□壽」，上从□，下从女，知古文「妻」亦與古「貴」字通用，不僅以﹁□」爲「貴」也。「貴」之从貝，本以貨貝爲寳貴之物，故貴賤之義从之而生◦《貝部》首云：「海介蟲也。居陸名猋，在水名蜬。古者貨貝而寳龜，周而有泉，至秦廢貝行泉。」是貝爲古代交㑥中至貴之物，造字時諧以臾聲，于是引申于事物，爲人尊重者而名之曰貴。此鼎彝中所以「簋」、「貴」亦通用也。

阮氏《款識》四載無專鼎「用割□壽」，亦釋作「眉壽」，不知亦「貴壽」，以「垦」、「貴」同聲，故通用耳。《説文•竹部》「簋，黍稷方器也。从竹、从皿、从皀。」此自就小篆而云。然證之鼎彝諸文，「簋」皆从貝，不从皀，如吴大澂《古籀補》五引鄭義姜父簋之「□」、頊□簋之「□」、史克簋之「□」，其旁皆貝也。此皆與無專鼎「□」字从貝、皿同一義者也。而□叔簋之「□」、叔□簋之「□」，則直去皿而作貝。至各家所載鼎彝字，以「貝」爲「簋」

【P69】

者，尤不可僂數◦阮氏《款識》七載立簋之「□」，鬲叔興父簋之「□」，蓋文之「□」，曾侯簋之「□」；《攈古錄》二之二載易叔簋之「□」，又載白庚簋之「□」、蓋文之「□」；《集古錄》十五册載周貉簋之「□」，大氐多象貝在水中之形，或正或側，或左或右，有須有足，與阮氏《款識》五載小臣繼彝「貝五朋」之「□」，又六載師遽敦「貝十朋」之「□」，吴氏《金文》三載周敦「益貝十朋」之「□」，《攈古錄》二之二載辛子卣「八貝一具」之「□」，又載泉伯卣蓋「錫貝」之「□」，又二之二載小子射鼎「商□十朋」之「□」，諸「貝」字象仰腹貝形者，同一象形，而有詳省之異◦小篆作□，乃省而又省耳。《古籀補》「□」下引楊沂孫説「簋从須、从皿，沐器也。簠簋，不飭不潔也」，此誤「貝」爲「須」，非塙詁也。

鼎彝中「□」字亦有上从皿者，《攈古錄》二之三載魯士商□敦「其萬年□壽」，《集古錄》十四册載齊侯罍「用蘄□壽」，又十五册載魯伯愈父簠「其萬年□壽」，皆上从皿，不从臾。又有下从皿者，阮氏《款識》七載伯其父簠「□壽萬年」、《攈古錄》二之二載叔妊盤「□壽萬年」，皆下从皿，與無專鼎「用割□壽」之□同，是秦漢以前□、貝、簋三字通用之明證。亦有□傍加水者，《攈古錄》二之三載陳逆敦「以介羕命□壽」，又三之一載齊國差甗「受福□壽」，此則澣潰之「潰」，亦通借作「貴」。又有貝外从匚者，如阮氏《款識》四載戎都鼎「用祈□录」，此象貝在匚中，亦即「簋」字。阮乃釋作眉上毫眉，蓋不知三代鼎彝

【P70】

「簋」與「䝿」通用，﹁貝」又與「簋」通用也。夫「眉壽」連文固習見，「眉录」則無所取義，是更可證「□」之爲「貴」，而不可作「眉」字讀矣。且「□」亦通「鑄」，《集古錄》第五册載鄭□□父鼎「□鼎」之「□」，《古籀補》「鑄」下引鄦子妝簠之「□」、邾公望鐘之「□」、齊侯瓿甗之﹁□﹂、居後彝之「□」，上皆从□。又《集古錄》第九册載格伯敦蓋之「□」、齊太僕歸父盤之﹁□」，中皆从皀，是又以「簋」爲「鑄」◦「鑄」、「簋」與「貴」聲並相近，故其字亦相通借也。

與瞿良士借印四部宋元善本書啓

前託繆小老由尊處代抄《珞琭子赋》二種，抄貲已交小老轉繳，此時計已早登記室矣。屬推貴造，身財兩旺，爲大富之格，行運流年，别詳奉教。

自昔江左爲人文薈萃之區，珂鄉爲歷代藏書之府，執事楹書世守，今之魯殿靈光。昔人有言，坐擁百城，南面王無以易，此乃洞天之清禄，豈同世俗之浮雲？側聞貴邑人士僉稱執事流通古籍，有朱竹垞、曹倦圃之遺風。時晤徐積餘觀察，云其《隨庵叢編》仿宋刻諸書大半影摹出于尊藏，爲之歎羨不置。又見交通圖書館影印唐李推官《披沙集》、宋錢杲之《離騷集傳》兩種，皆本鄴架之儲，傳古人不敝之精神，開書林方便之條例，此當如顧嗣

【P71】

立刻《元詩選》，夜夜有古衣冠拜于牀下者也。

弟數年前與張鞠生同年倡爲《四部叢刊》之議，欲合四部最要最善之本聚于一編。合二人之藏，不敵尊處一鱗片羽，屢思援朱竹垞、錢湘靈、黄俞邰、周雪客徵刻唐宋人祕本書之例，藉重大名，列于公啓。以時局擾攘，執事又以議員在京，江海阻修，無緣通問，道傍築室，三年于兹。今春重來海上，晤鞠生同年，再申前議，袖出擬印各種書目，商酌去取異同。弟一一爲之覆勘，頗有增渻，惟乞鄰之舉，則視執事一言爲重輕。如蒙雅意玉成，則借嫏環二酉之奇珍，以續《警悟》《百川》之巨製，執事洵無媿于竹垞、湘靈諸老，弟等亦獲如俞邰、雪客追逐後塵，豈非盛美之業哉。

鞠生同年創設商務印書館逾二十年，印行學堂教科書，利過校印古書倍蓰。今亟亟與弟圖畫及此者，誠以黄流絳雲之厄，千古讀書者所痛心◦今幸吾輩百里聲聞，同方同術，又得執事琳琅滿室，如取如攜，故敢謬作囈談，冀獲償兹宏願◦他日書成之後，自應精裝副本全部，以供行祕之需◦至影印之法，絶不拆散原書，但以玻璃版逐葉影翻，毫無手污爪破之患。惟檢查稍嫌繁瑣，擬懇執事代延一誠信可依之書記，藉重指揮，月俸若干，由弟等按月致送。斯事體大，非多文好古，而無錢牧翁、黄蕘翁之佞癖如執事者，不能合此浮圖。

【P72】

見在南京圖書館當事諸君惠許借瓻，各處聞風，皆欲先覩爲快。所幸執事不恥伍噲，相與樂觀厥成，則非獨後學獲此津梁，抑亦古人藏山傳人之素志也。海虞山川清淑，久欲偕鞠生同年裹糧來游，倘得藉窺祕藏，則誠三生有幸矣。

與張鞠生同年論借印四部叢刊書

連日晤談極快，回蘇後即將致瞿良士書封寄，並寄《四部叢刊》目錄一本，亦經弟校改一過者，書稿别錄奉覽。今日海内藏書家，固以江南之瞿、山左之楊爲南北兩大國，然其他藏書之人，所藏亦有出于二家之外者。此次彙印，板本則取異不取同，徵求則就近不就遠。一則利在保留古本，一則利在易借荊州。蓋必如此，始足達吾輩流通古書之素心，而其途亦較有歸宿也。

經書決用單注本。瞿目有宋刊本《周易》十卷、宋刊巾箱本《毛詩》二十卷、宋淳熙阮仲猷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三十卷、宋余仁仲本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十二卷、影宋相臺岳氏《孝經》一卷、宋刊本《爾雅》三卷，凡六種。其纂圖互注諸經及宋刊殘本均不適用。《榖梁傳》有余仁仲本殘本六卷，似可取黎刻《古逸叢書》本補之。《孟子》宋本既向北京内府借影，則弟前恨孔韓兩刻失宋本原式不能配入者，今已成爲全璧矣。惟《三禮》《論語》頗難

【P73】

遇，瞿目有《周禮》，無《儀禮》《禮記》，《周禮》一爲纂圖互注本，一爲殘宋本，均不可用。《禮記》傅沅叔同年得天一閣藏宋阮仲猷本，可以向其借印。《周禮》弟有明嘉靖兩刻本，一仿宋相臺岳本，一重刻宋相臺岳氏本，二本行格字數同，八行十七字。惟仿刻本字體端勁似顔書，重刻本字體方板近俗耳◦《儀禮》弟有明嘉靖中徐氏繙宋本，行格字數與岳本同，但不附「釋音」爲異。《論語》弟有日本文化十年覆元正平本，即《古逸叢書》之祖本，爲顧澗薲舊藏。此皆可以配入，雖爲明刻、外藩刻，固不下宋本一等也。《孝經》别有宋小字本，極精，楊守敬《留真譜》全刻之，亦可重印。

子部《鬼谷子》用秦氏石研齋本，但石研齋有兩本，一乾隆己卯刻《道藏》本，用宋體字，一嘉慶十年刻述古堂影宋本，用元體字。元體字本常見，擬用宋體字本。

集部唐《駱賓王集》原用石研齋本，不如用丁志所載之元刊本。江南圖書館藏書當有之。元人集范揭虞楊爲四大家，目中止有虞揭二家，范楊似當補人。范集瞿目、丁志均有元刊本，《楊仲弘集》弟有明嘉靖丙辰刻本，此皆遠勝汲古閣刻元人四家也。

又前長沙書客帶來之《韓詩外傳》，非通津草堂本，即非野竹齋本，前此恍惚看過，頻日記憶，灼知其非矣，此亦嘉靖時刻，但視通津、野竹優劣如何，則須取兩本比勘方明曉也。《文心雕龍》刻入《兩京遺編》，曾爲《四庫》存目所譏，然其刻本前人甚貴重之，《孫祠

【P74】

書目》載有影寫本二三種，則其刻本希見可知矣。弟家藏五六種，中有《新語》，取校天一閣本，並無異同。天一閣本乃范欽之子所刊，不在《二十種奇書》之内。《二十種》刻于嘉靖年間，此則萬曆年間所刻者，而《兩京遺編》刻于萬曆十年，略先于范刻，惟范刻字體較《兩京遺編》端整，故《叢刊》目中取范刻也。

與日本白岩龍平借印宋本書啓

前奉日曆九月十四日諭書，旋即裁復，計已早邀典籤矣。弟居蘇四年，往時撰述未完之書，其卷帙少者均已繕稿，陸續刊成◦敝國重陽節時將往長沙一行，以購紙印書等事，非弟躬親料理不可。湘境雖未定一，省會尚屬平安，兒輩來書，總以緩歸爲辭，蓋深恐蹈癸丑、甲寅之危境也。弟年來收視返聽，未嘗輕發一目，歸湘亦不過暫居二三月，短或三五旬，息交絶遊，不至與武人相接觸也。

今年春間，弟與商務印書館股東張鞠生倡印《四部叢刊》一書，凡十三經、二十四史、 周秦兩漢諸子、歷朝名人詩文集，都四百種，爲書三千本，所收皆宋元舊刻，次亦明刻、精校、名抄。凡南北藏書家，祕笈琳琅，皆允借印。現已印成數十種，特將凡例、目錄寄呈。

惟經部小學類《説文解字》，中國所存宋刻本向藏浙江陸心源家，今其書盡售于岩崎

【P75】

氏静嘉堂，聞主人已物故，其子能守楹書，然珍襲而閟于家，不如流布而公諸世。閣下在貴國素負清望，又與敝國人士文字交深，倘得借重鼎言，相假印照，則數百年之善本，可成千萬化身，當亦岩崎與陸氏在天之靈所握手歡笑者也。印照之法，以貴國爲最精良，需資若干，自應見示籌備。若閣下及貴國好古之士能印照千部，或五六百部，不獨兩國文學之士購取争先，即法美諸邦近來研究漢文者正恨不得門徑，此書一出，海内外當不脛而馳。彼時弟即據以重印入《四部叢刊》，兩國各一板權，更見推行之廣遠。

岩崎氏往年由島田翰君通問，借抄借印，交際頗殷◦今兩君久西歸，舍閣下無因媒介◦前年松崎鶴雄君歸國，道出上海，即以此書原委相告，屬其留意，勸貴國好學而有力者借之影出，以廣流傳。松崎來書，從未道及，想與岩崎家隔絶，無從探問也。

中國自唐以來散佚之書，賴貴國保存仍還中國者，殘篇整卷，沾溉無窮◦况此書之去吾國不及廿年，雖不敢存完璧歸趙之心，而不免異書借荊之想。閣下文字之好，素有同心，有暇懇向岩崎後賢商借，助弟成功，則敝國老宿後生，同拜閣下之惠矣。

前云日曆十月來敝國，先至北京，後至上海，不知能一巡長沙否？若在夏時十月十一月之間，弟或猶未還蘇。三年闊别，亟思一敘積懷，正不知軺車何時戾止也。

【P76】

與日本松崎鶴雄論文字源流書

前書問中國書畫南宗北宗之别，未及詳答。畫之南北分派，具詳拙箸《觀畫絶句》一書，書則擬著一書而未之就。家藏古碑帖甚夥，無目錄可稽，蘇寓乏書，尤費記憶，今且爲閣下一詳論之。

中國文字，胚胎於結繩，權輿於畫卦。《世本》云黄帝史臣沮誦、倉頡作字。不知此二人者止修改文字，未嘗創造文字，拙箸《六書古微》已論著其義矣。真即正楷書草未出，祇有篆隸通行；篆隸未出，祇有古籀通行；古籀未出，祇有結繩記事通行，而二者通行之中，亦分甲乙。如行古籀之時，則以古爲甲，籀爲乙；如行篆隸之時，則以篆爲甲，隸爲乙。猶之今日通行真草之時，以真爲甲，草爲乙是也◦許慎《説文解字序》云：「亡新居攝，時有六書，四曰佐書，即秦隸書。」蓋漢時以篆爲甲，隸爲乙，佐即輔佐之義，所以輔佐篆書者也。其時經師有古文、今文之學，古文孔壁古籀，今文隸書。然同一古文，孔壁古文與鐘鼎古文不同； 近時所出陶器、龜兆之古文又不同。同一籀文，《説文》所引之籀文與石鼓所傳之籀文不同；同一小篆，有李斯、趙高、胡母敬、程邈之不同；《説文序〉：「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作《倉頡篇》，中車府令趙高作《爰歷篇》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學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」又云：「亡新居攝，時有六書，

【P77】

三曰篆書，即小篆，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。」今按：李斯篆存於今者，惟泰山及嶧山刻石。泰山所存僅九字，石質駁落，不得其筆勢，嶧山爲宋人重摹，更不可據以爲真蹟，惟世傳秦權量、詔版確爲李斯真蹟。趙高、胡母敬久不傳，程邈首創隸書，世不得見，然秦瓦中「維天降靈，延元萬年，天下康寧」十二字、「蘭池宫當」四字，其體與權量、詔版不同，當是程邈一派。緣瓦當本繆篆，其結體局促，足當小篆之目。同一隸體，有芝英、《夏承碑》體書。蔡邕、《熹平石經》殘字。皇象吴《天璽紀功碑》，世稱《天發神讖碑》，余嘗斷此碑爲八分隸書，因其用筆有八分篆體也。皇象以前應有此體，故自來以八分爲隸書，其同時之《國山碑》亦然。但《國山》筆圓，《天璽》筆方爲異。之不同，又有鍾繇今隸、世傳法帖中鍾繇書如《力命》《宣示》《戎輅》《薦季直表》皆是鍾繇今隸。庚元威散隸即草隸之不同。亦如同一草書，有章草，漢章帝草書，謂之章草，載《淳化閣帖》。又有《急就章》明翻宋石刻本，元趙孟頫摹《急就章》在《三希堂法帖》内，可以考其體勢。二王晉王羲之、獻之父子書，刻《淳化閣帖》《澄心堂帖》之不同。同一楷法，有北魏、隋唐之不同。北魏、隋唐碑今尚多。

且不僅此也，古文於孔壁鐘鼎外有奇字古文，奇字古文，余斷爲周末七國時之文，《説文序》云「諸侯力政，不統於王，分爲七國，文字異形」是也。其文存於今者，惟古刀幣中可見其大概。古幣如齊刀之節墨、安陽，趙幣之晉陽、安陽、平陽、中都、西都、湯邑，魏幣之皮氏、高陽，韓幣之屯留、□子，燕幣之涿皆是也。此等古刀幣多兩漢六朝仿鑄，爲瘗錢之用，然非出於肊造。《汗簡》古文，此即孔壁古文，中分刀刻、漆書二種。刀刻者筆鋒錐鋭，宋郭忠恕《汗簡》所載雖不可盡據，要自有真者，可以悟刀刻之利。漆書即科斗文，漆性凝聚，書于竹上，不能流走，成科斗形。《後漢書•杜林傳》于西州得漆書《古文尚書》，《晉書•束晳傳》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塚，得竹書數十車，皆簡編科斗文字

【P78】

雜寫經史。篆文於小篆外，又有八體之摹印、蟲書，摹印即王莽時六書中之繆篆，蟲書即六書中之蟲鳥書，所以書幡信。其界乎篆隸之間者，有八體中之署書、殳書，署書以榜宫殿名，殳書則刻於兵器。南唐徐鍇《説文解字繋傳》曰：「書于殳也。殳體八觚，隨其勢而書之。」余謂此專就「殳」字生義，其實古兵器銘字皆用此體，如阮文達《鐘鼎彝器款識》芊子之艁戈，吴大澂《説文古籀補》所引宋公佐戈、平陽戈、師歸戈、高陽三劍、㡯陽矛、武敢矛諸物遺字，皆殳書也。摹印一體，至今所，秦漢璽印尤多。桂馥《繆篆分韻》五卷、《補遺》一卷，專輯秦漢鉩印遺字，其印譜則以吴雲《兩罍軒秦漢璽印册》、吴大澂《十六金符齋印册》《重編百家姓印册》爲大觀。所以謂之繆篆者，鄙意以爲取於綢繆、紕繆二義。綢繆者以其屈曲填密，紕繆者以其俗省隨意◦顧其中亦分二派，官造之印多綢繆，私造之印多紕繆。外此如鏡銘，如瓦當，並爲繆篆之支流。繆篆皆隨器之方圓大小配合成文，即以印論，二字三字，或四字五字，雖同一姓，或同一「印」字、「章」字，或「印」上、「章」上增「之」字，章法各印不同。殳書亦偶見於漢印中，又不獨刻之兵器。惟刻符與署書不知何似，然署書爲榜扁，《説文•册部》：「扁，署也。从户册。户册者，署門户之文也。」《竹部》：「篇，書也。一曰關西謂榜曰篇。从竹，扁聲。」《网部》：「署，部署。有所网屬。从网，者聲。」按：古宫殿及官署題榜别爲一體。當是隸之變形。余疑漢碑中題額或其一種。此上古三代迄於秦漢之世，學在

北方，本無所謂南派也。

自今隸古隸各樹一幟，于是北碑南帖隱伏其根荄。北碑開山於漢末三國諸碑，如《谷朗

【P79】

碑》《受襌表》已大變漢法。屢變至六朝，其體乃定。南帖導河於章草，鍾隸一變至二王，其式始完。北碑今以鄭道昭石刻爲集大成，南帖本以王羲之《蘭亭序》、王獻之《洛神賦》爲正法眼◦其間爲南北樞紐者，則爲華陽真逸之《瘗鶴銘》。此就人人所習見所共知者論之，其他變遷移换，多見六朝隋唐碑，及宋元以來名人集中碑帖題跋，其中蛛絲馬跡，無不一一可尋。若僅考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一書，固不能得其究竟也。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爲論文論書之作，故名雙楫。今康有爲《廣藝舟雙楫》專論書，不論文，乃蒙其稱，不通可笑。碑體至宋而微，至元而絶。宋之蘇黄米蔡爲北宋四大家，惟蘇軾《表忠觀碑》、蔡襄《萬安橋銘》舊説北宋四家本爲蔡京，後人惡其人去之，易以蔡襄。余謂蔡京書側媚之體，不足與於大雅。原稱四家，襄當在内。猶有唐人矩矱，若黃庭堅、米芾乃帖體，非碑體也◦元之趙孟頫初學北海，唐李邕。極碑法之能，中年以後，臨摹晉人，體勢一變，至今言碑學者，僅許其爲半碑，是可惜已。自後《蘭亭》《閣帖》執耳主盟，終明之季，雖董文敏其昌負書聖之名，于碑法賨未夢見。

有清一代，百學復古，惟書法一道陷于禄利之境，雖豪傑不得不隨朝廷風氣爲轉移。康熙好董書，故其時朝野上下皆尚董體。乾隆好松雪，故一時書家巨子皆染趙風。道光學顔書，迄于同光，顔體幾爲帝王家學。當乾嘉時各書家，至今爲海内推重者，若劉墉、翁方綱、成哲親王、梁同書、王文治、錢澧，寸縑片楮，珍若琳琅◦劉書先董後顔，翁則一生學

【P80】

唐碑，終以歐陽詢小楷《千文》爲歸宿◦成邸早年學趙，晚年學歐，頗饒風采◦梁出董，王出趙，錢出顔，均一朝所尚也。諸家惟翁有碑法，餘皆帖耳。道州何紹基齗齗於北碑南帖之辨，其自爲書也，探源《黑女》，而寢饋於顔書之《浯溪》永州《大唐中興頌》、《家廟》，小字則《麻姑壇記》，草書則《争坐位稿》，又工篆隸，篆從石闕變化，隸則《張遷》，家居客中，無日不臨此碑，余所見以皮紙釘成册者已至三百數十通。今日在東亞獨享盛名，而不能争碑中一席。故論有清二百年書學，未見其能跨宋元而上之，則碑學之失傳久矣。

夫中國文字，由古文而大篆，而小篆，而隸草，遞變遞降，至于今體，失文字之本，趨藝術之途。而矯其弊者，如江聲以篆文寫《尚書集註音疏》《釋名疏證》，是以秦篆代漢隸；吴大澂以古文寫《孝經》《論語》，是以鐘鼎代壁書◦佋穆失倫，衣冠異代，求古戾古，見哂通人，是亦不可以已乎。

吾國自宋元以後，言篆隸碑帖之書，見於《四庫》所箸錄、《四庫》未箸錄者，實未有一撮要之書。金石目錄，自宋歐陽修《集古錄》、趙明誠《金石錄》以後，相沿體例，祇記碑目，或錄原文，縱有題跋之詞，不詳書體之用。帖則《蘭亭》《淳化》，聚訟千年，焉有間人，更考他帖。《説文》自爲小學，元明作者皆在漆室之中，乾嘉諸儒有廓清之功，大道康莊，使後人不至有誤入歧途之慮◦故四者之中，惟小學爲有用，亦惟小學爲難精。若夫隸草碑帖，

【P81】

南北源流，桂馥《晚學集》言翁正三欲其撰成一書，迄未起草，僅阮文達元《揅經室集》中《北碑南帖論》略見大凡，而吴榮光《帖鏡》一書世亦莫之見也。意者其有待於鄙人論定乎？

答松崎鶴雄問鐘鼎彝器文字書

鐘鼎彝器文字，余三十年前從京師廠肆得乾嘉以來收藏家拓本最多。當時一拓本字多者不過京鈔十千，合京外錢一千，文字少者以束論，一束或十餘片，或二十三十片，皆一二字至七八字十餘字廿餘字不等，一束或七八千文或十餘千，合京外錢七八百文一千餘文耳。其時濰縣陳壽卿部郎、吴縣潘文勤藏器最多，陳之毛公鼎、潘之盂鼎字最多，名最著，而每一拓本黄紙拓者值京平松江錢壹兩，白紙拓者值京平松江銀壹兩五錢或二兩。今日一紙價直十數倍，深悔當時隨得隨散，至今無一紙之存留。

蓋余當時頗不信鐘鼎文字，以其自宋宣和以後僞造者多，如吕大防《考古圖》、王黼《博古圖》所載三代法器，不應文字多半雷同，而薛尚功、王厚之、王俅之流雖稱好事，且著書，問其何以爲夏爲商爲周，彼亦未有確據也。且金器銘文見於經典者，《周禮•考工記》：「㮚氏爲量，其銘曰：『時文思索，允臻其極。嘉量既成，以觀四國。永啓厥後，兹器維

【P82】

則。』」《禮記•大學》載湯之盤銘曰：﹁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《左傳》昭公七年宋正考父鼎銘曰：﹁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傴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饘於是，鬻於是，以糊余口。」其銘全不與今所傳鐘鼎文字相類◦惟《禮記•祭統》孔悝鼎銘曰：「六月丁亥，公假于太廟，公曰：『叔舅，乃祖莊叔，左右成公。成公乃命莊叔，隨難于漢陽，即宫于宗周，奔走無射，啓右獻公。獻公乃命成叔，纂乃祖服◦乃考文叔，興舊耆欲，率作慶士，躬恤衛國。其勤公家，夙夜不懈◦民咸曰休哉。』公曰：『叔舅，予汝銘，若纂乃考服。』悝拜稽首，曰：『對揚以辟之，勤大命，施于蒸彝鼎。』」又《漢書•張敞傳》：「美陽得鼎，獻之。張敞好古文字，按鼎銘，勒而上議曰：今鼎出于岐東，中有刻書曰：『王命尸臣，官此栒邑，賜爾鸞旅黼黻琱戈。尸臣拜手稽首曰：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。』」其文頗與今所傳鐘鼎文近似。或者疑後人僞造鐘鼎，即摹仿此類銘而推衍之，故三代有尚忠、尚質、尚文之不同，而其器銘反如出一手。此其説近理，實無以非難之。

考鐘鼎銘字，始見于漢許慎《説文解字》，其自序云：「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，其銘即前代之古文，雖叵復見遠流，其詳可得略説也。而世人大共非，訾以爲好奇者也。」蓋其時惟許君篤好此等銘字，不顧世人非訾，故其序云云。實則《説解》中所錄重文，既未分别何者爲鼎彝銘，更何從知其爲某代，致使後世贋鼎日出，無由得一比例可以證明，是則不能

【P83】

爲許君諒者已。

夫漢世去古未遠，而鐘鼎流傳極少，故人人詫以爲奇。觀于《漢書•吾丘壽王傳》載，武帝時汾陰出寳鼎，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，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。上召而問之，對曰，天子有德，寶鼎自出，此天所以與漢，乃漢鼎，非周鼎也。《東觀漢記•鄭衆傳》：「廬江獻鼎，詔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，《春秋左氏傳》有鼎事幾？衆對狀，除郎中。」是知當世鐘鼎出世者甚稀，而識鐘鼎文字者亦少，故吾丘壽王、鄭衆輩皆爲天子所褒嘉。

若在宋宣和中，則吕大防、王黼所見已多，奚足爲異。此余向所疑宋以後鐘鼎多僞器與或者同者也◦近世如張文襄之洞、李侍郎文田亦皆不信，文襄與潘文勤往來，于其攀古廔藏器亦間爲之釋文，而終身疑信參半，此親爲余言者。夫彼之不信鐘鼎真爲古器者，同一有宣和仿造四字横梗于胸中，又以爲三代之器不應文字體格相同，篆文亦無區别，且其銘文往往訛奪，或顛倒錯誤，既爲一朝法物，不應如此草率鑄成，此其説是也。

然余以爲，鐘鼎諸器出于東周列國時爲多，其爲夏爲商爲周，本由編撰金器人所臆定，其相沿無所分辨，亦固其宜。至其銘詞，大半述先人之功，紀君賜之物，事多相類，所賜復同，其文不必有所異同，亦如今日内閣所擬誥命之文，人人可以通用也。其他宗廟之器則曰「用孝享」，家用之器則曰「永保用」，舍此本無他文可以參用，固不得以其諸器一律

【P84】

而疑之。况近世出土之巨器，如毛公鼎、散氏盤、齊侯罍、盂鼎之類，動至數百字，文辭古奥，幾于謨誥之文，此亦誰得而造者？故余三十年前所不信者，三十年後乃漸信之。

惟王箓友轍引以證許書，吴憲齋又據以糾許誤，此則余所不敢附和。蓋鐘鼎自鐘鼎，《説文》自《説文》，《説文》雖采鼎彝古文，鼎彝終不可以混亂《説解》。何也？鐘鼎本不盡真器，其文出于後人所釋，人各一説，又無古書以相證明，此固各爲一家之書，離之則兩美，合之則兩傷，而不必爲之强作調人者也。《説文》本李斯小篆之學，鐘鼎多列國文字，安得融爲一冶，致使篤信許書者益詆諆鐘鼎彝器全出僞造而一概滅殺耶？

與日本後藤朝太郎論古篆書

蘇城枉顧，快接清暉，别後懷思，匪可言喻。前詢中國文字古篆流别，苦于時晷太促，又兼重譯難通，指畫筆談，不能詳盡。去後意有未慊，敢爲閣下一條舉之。

吾國文字之學，惟許慎《説文解字》巋然爲東漢之完書，其中説解多倉頡舊聞，兼采周秦諸子、兩漢經師之古誼◦《世本》云黄帝史臣沮誦、倉頡二人作字，今迺獨稱倉頡者，以秦漢以來習之者衆也。周末通行者爲古文、大篆兩種，各國復有私造之字雜出其間，至秦乃統一之。《説文解字序》云：﹁七國文字異形，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罷

【P85】

其不與秦文合者。斯作《倉頡篇》，中車府令趙高作《爰歷篇》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學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」按序云云，可見秦以前文字之紛亂◦然序中論次秦時作者，獨斯以「倉頡」名篇，亦可見同時趙胡二家其字義必不盡守倉頡之舊，惟斯守其義，故當時即以「倉韻」原名稱之。古人著書不題書名，如《史記》本止稱《太史公書》，《急就章》則取章首二字爲書名是也。是則李斯爲發明倉頡之第一人矣。且其時程邈亦作篆書，亦名小篆。《説文序》云：﹁亡新居攝，時有六書，三曰篆書，即小篆，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。」是秦時李趙胡三人外尚有程邈一家，世但知邈作隸書，不知其兼作小篆◦鄙意竊疑程之小篆必近隸書，意者八分之名或即濫觴于此。

漢興，張蒼、蕭何諸人起自刀筆，不諳古文，《倉頡》之傳，幾乎中斷◦孝宣時，召通《倉頡》讀者，張敞從受之，涼州刺史杜業、沛人爰禮、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。孝平時，徵禮等百餘人，令説文字未央庭中，以禮爲小學元士，黄門侍郎揚雄采以作《訓纂篇，凡《倉頡》已下十四篇，凡五千三百四十字。蓋自秦李斯至此二百餘年，師傳不絶如縷，乃得揚雄集其大成，是揚雄爲發明《倉頡》之第二人矣。

序又云：「亡新居攝，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，自以爲應制作，頗改定古文。時有六書，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書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異者也；三曰篆書，即小篆，秦始皇

【P86】

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；四曰佐書，即秦隸書；五曰繆篆，所以摹印也；六曰鳥蟲書，所以書幡信也。」然則今之《説文》九千餘字，重文千餘字，視揚雄《訓纂》已倍之，固由博采通人，爲增多之一證，而亡新改定之六種，亦必盡厠其中。觀於部首有古文，有籀文，有古文奇字，則其部首已非李斯所據《倉頡》之原篇可知。然由其《説文解字》名書之義論之，則似有取于未央廷中説文字之例。彼張敞、杜業、爰禮、秦近，皆專門爲《倉頡》學者，許氏字雖增多，必不背其師説，是則許慎爲發明《倉頡》之第三人矣。

序又云：﹁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，其銘即前代之古文，皆自相似。」是古文已有其二，顧孔壁之外何者爲鐘鼎，不可得而識别也。矧其時出土之鐘鼎甚稀，書中採摭必十分審慎，非若宋《宣和博古圖》所收之泛濫，薛尚功《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所載之改移。今人動以近日所見之新器以補許氏之遺，如嚴可均之《説文翼》、莊述祖《説文古籀疏證》、吴大澂《説文古籀補》諸書，即令采摭博而審定精，不過揚雄、許慎之重僵别子已耳，曾何裨于故書萬一哉？至近日出土之竹簡龜骨獸骨卜兆所刻文字，學者驚駭，以爲真三代之遺文，羅振玉撰有專書以張大之，一時言小學者喜其於鐘鼎之外又獲一種古文，于是賞奇析疑，互相訓釋。無論此等動植之物不如金石之堅久，而傳寫滋訛，幾何不如汲冢書中《穆天子傳》之文，雖郭璞有所不識乎？

【P87】

夫文字全在訓釋，訓釋必求之同時之古書，以相比證，否則取相類之文辭句法，互相參稽。今以斷簡殘篇、零畸破裂之枯骨，文句既不完備，刀刻易失真形，存其物未始不可爲博物之資，正不必强不知以爲知，蹈楊慎釋《岣嶁碑》、鄒漢勛釋《紅崖碑》之笑柄也。鄙人著有《説文解字故訓》一書，專輯《三倉》、《爾雅》、兩漢經傳訓詁、周秦諸子古事古義，引列各字之下，俾讀者字字得其來歷，不爲毛晉校本、段玉裁注本所欺◦凡一切鐘鼎彝器之文，概不闌入，庶幾許書條例如日月之重光，倉頡制作之精神，不爲怯盧神珙異域之野言所侵奪，此鄙人著書之大義也。

吾國自南宋逮明清之交，五百餘年，小學沈晦，至乾嘉時乃大明。貴國篆學從前亦爲無根據之鐘鼎文所迷惑，今又篤好此不成部屬之物，以爲可以比踪埃及、臘丁之文明，此鄙人所不敢附于同志者也。閣下於鐘鼎文字討論有年，此等學問吾國在北宋時即已發明，如元祐間吕大防修《考古圖》，宣和間王黼撰《博古圖》，紹興中又續修《考古圖》，皆官書也。其時士大夫私相風尚，著有專書，除薛尚功《法帖》外，有王俅《嘯堂集古錄》、王厚之《復齋鐘鼎款識》等書，至今談金石學者奉爲初祖。近代自阮文達元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》成書後，繼之者吴榮光、吴雲、吴式芬、潘祖蔭、吴大澂諸家，均以藏器釋文摹刻行世，而文人學子罕引爲詁經説字之助，反加以玩物喪志之譏，豈非以其真贋難分，不如《爾

【P88】

雅》《説文》之有師承可考耶？閣下於此事用力至深，自無半途輟業之理，然不妨分其心以治《説文》，其妙緒引人，更勝此百倍也。

**與易敦白論彝鼎銘字書**

回蘇將攜歸之古器物銘一一釋出，多加考辨，此弟三十年前舊學，棄之多年，今日重温，如久别故人，各增閲歷，一見之後，更多見道之言。弟向不欲以鼎彝銘字佐證《説文》，並非以《説文》爲天經地義不可違背之書，不過以許氏一家言，在漢人學中自爲一派古學，鼎彝既非人人共見共曉之物，自不能以一二人所獨賞獨好者，妄以一時肊見，變亂古人之家法，竄改文字之形聲。弟向所持論如是云云，蓋亦讀書矜慎之心，並非姝姝然墨守一先生之言，以爲聖人復起不可易也。

夫使鼎彝墒非贋作，拓本又復精神，則《説文》以前之古文亦正足資考索。今世《説文》字畫乃因李斯秦篆之遺，李斯有《倉頡篇》，既以「倉頡」名所著書，則中必多倉頡古字故訓，特其間不無因筆勢趨于玉筯，或有時改變其舊形，故憑《説文》以求古人造字精神，則或有不如鼎彝銘字之可據者◦且黄帝史臣二人，一倉頡，一沮誦，皆同時造字。自李斯專守倉頡之學，于文字異形者乃奏同之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，于是沮誦之字必以罷斥之故

【P89】

而不行，又兼有趨于約易之隸書，一時稱便，致令傳習者尠，浸久至于滅亡，轉不若倉頡在兩漢間師承時有可考，如《説文敘》中所稱張敞、杜業、爰禮、秦近、揚雄、賈逵諸儒，皆所謂傳倉頡學者。而《説文》五百四十部中九千餘字、重一千餘字，其稱引儒先之説不及沮誦一字一言，是則沮誦之學在兩漢時已蕩然靡存，然則欲求與秦篆異體、倉頡異訓之文字，舍鼎彝款識，更有何者可以取信哉？

吾嘗取鼎彝中諸字以校《説文》異同，如《一部》：「天，顛也◦至高無上。从一大。」《大部》首云：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，故大象人形，古文□也。」蓋小篆以一爲天，大爲人，故《不部》首云：﹁鳥飛上翔不下來也。从一，一猶天也。象形。」《雨部》首云：「水从雲下也。一象天，冂象雲，水霝其間也。」而鼎彝中如盂鼎之「□」、录伯戎敦之「□」、毛公鼎之「□」，大上从□。□者，天體也。人在天下視天則爲一，天在人上覆人則爲□，此象形之異也。

《旦部》首云：「明也。从日見一上。一，地也。」旦以一爲地，如天以一爲天，均以人目所見者取象。故《屮部》：「屯，難也◦象艸木之初生，屯然而難。从屮貫一◦一，地也。」《韭部》首云：「菜名，一種而久者，故謂之韭。象形，在一之上。一，地也。」《丠部》首云：「土之高也，非人所爲也。从北、从一。一，地也。」而鼎彝中如頌敦之「□」、吴尊之「□」，皆从日，在□上、□上。吴大徵《古籀補》云：「象日初出，未離乎土也。」亦有作□者，如楊敦

【P90】

之「□格太室」，从日，在□下，□者，天也。此亦象形之異也。

《倝部》「𦩻，旦也。从倝，舟聲。」《倝部》首云：「日始出光倝倝也◦从旦，放聲。」而鼎彝中如盂鼎之「□」、陳侯因□敦之「□」、高伯𠪆之「□」、中殷父敦之「□」，皆从日、从水、从艸。□者，水在𣶒，□則ㄍ也，亦水也。《古籀補》釋「□」云：「日初出在艸間，古者天子以朝朝日。一曰小水入大水謂之朝，故从□◦許氏説水朝宗于海。」釋「□」云：「朝覲之朝如此，小篆以爲潮字。」今按：吴説亦未塙。《茻部》：「莫，日且冥也。从日在茻中。」「□」、「□」、「□」、「□」等字，同一取義。上古人民穴居野處，不辨朝暮，但以目之所見，日出水艸間爲朝，日入衆茻中爲莫，此「淖」、「莫」字从水、从艸所由來也。朝廷、朝覲等朝字則當爲𦩻，朝汐之潮則當爲潮。天子當陽，故取从倝之𦩻，此如《□部》：「朢，月滿，與日相望以朝君也。从月、从臣、从壬。壬，朝廷也」義同。潮水消長，隨月盈虚，此當从水，𦩻聲。水朝宗于海，聲兼義字。若从水朝省聲，是混於从日、从水、从艸之淖，此沿小篆之誤也，而不知淖、𦩻、□三字之各有取義也。

《兄部》首云：﹁長也。从儿、从口。」而鼎彝中如叔家父簠之「□」、沇兒鐘之「□」，皆兄旁加□、加□。《古籀補》云：「先生爲兄，故从□。□，先生二字省文也。」今案：吴説誠然。《白虎通•三綱六紀》引《禮•親屬記》「男子先生爲兄」，《詩•載馳》序「思歸唁其

【P91】

兄」，箋云「男子先生曰兄」，是班鄭所訓之「兄」字必是兄旁加□者，故其説云云◦若《釋名•釋親屬》：「兄，荒也。荒，大也。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。」又《白虎通》：「兄者，况也。况，父法也。」此以同聲字爲訓，則所釋者兄也，非先生之□也◦是「兄」字之外塙有先生之﹁□﹂矣。

《子部》首云：「十一月陽氣動，萬物滋，人以爲偁。象形。□，古文子，从巛，象髪也。□，籀文子，囟有髪，臂脛在几上也。」而鼎彝中如番君鬲之「□」，即「呆」字，象子在襁褓，形子執旂。且乙卣之「□」、子孫角之「□」、子孫父辛尊之「□」，則象大人形。此在小篆、古籀之外，别爲象形，是固不可謂之無本矣。

《系部》：「孫子之子曰孫，从子、从系。系，續也。」而鼎彝中如子孫父癸卣之「□」、父辛孫卣之「□」、□子孫父丁卣之「□」、□子孫父丁敦之「□」，皆从大字及子字，增其筆畫，而與从子、从系之孫異矣。

《目部》：「相，省視也。从目、从木◦《易》曰：﹃地可觀者，莫可觀於木。』《詩》曰：『相鼠有皮。』」而鼎彝中如相作□丁觚之「□」、盂鼎之「□」、且子鼎之「□」，上皆象目上眉骨形，而與从目、从木之「相」異矣。

《手部》：「拜，古文□。」此與小篆从手□之拜别爲一義，蓋□爲□之省形，□即兩爪，

【P92】

下兩□象足形，中□象背脊，此象人伏地而拜，拜則伏地，故見其手足及背也。而鼎彝中如曾□伯鼎「敢□昜」之「□」，亦象人伏地而拜，上兩□象兩手，下兩□象兩足，□象脊骨，此與「拜」古文「□」取象正同◦魏，《古籀補》誤釋爲喪，則不知「敢拜昜」固鼎彝中恆用字矣。

《丨部》：「中，而也◦从口、从丨。丨，上下通也。」中本人中之中，故訓爲而。而，口上紋理。俗本《説文》誤作「中，和也」，此由不知古字「中」爲人中之中，或又以「而」爲「内」之訛，皆非也。而鼎彝中如頌敦、頌鼎之「□」、卯敦之「□」、子禾子釜「中鉶」之「□」，皆與重文中籀文之「□」同。《古籀補》釋「□」云：「正也◦兩旗之中，立必正也◦」釋「□」云： 「象旗斿向左形。據《丨部》『□，旌旗杠兒，从丨、从放，㫃亦聲』，則中□同爲旌旗之類。」是古文以爲旌旗之「中」與小篆人中之「中」，引申爲上中下之「中」者，其義各有所取矣。

《韋部》：「韠，韍也◦所以蔽前以韋，一命緼韠，再命赤韠。从韋，畢聲。」而鼎彝中如無專鼎之「□」、寰盤之「□」，皆以必爲韠。《八部》：「□，分極也。从八弋，弋亦聲。」此爲語助必然之「必」字，乃古文多作實字。《周禮•考工記》「天子圭中必」，鄭注：「必，讀如鹿車縪之縪，謂以組約其中央，爲執之以備失墜。，《古籀補》「必」下引錢宫詹説「必」通「縪」，小篆作韠，韍也，所以蔽前，是「必」於古文中爲組繹之「繹」，又爲韠韍之「韠」，而與分極之

【P93】

訓義異矣。

《巾部》：「帶，紳也◦象繋佩之形，佩必有巾，从巾。」而鼎彝中如師□父鼎之「□」、頌鼎之「□」、頌敦蓋之「□」、頌敦器之「□」，又頌敦之「□」，皆不从巾，而象帶本形，是必最初之古「帶」字，而非小篆後起之「帶」字所可同論矣。

《車部》首云：﹁輿輪之總名，象形。義，籀文車。」而鼎彝中如毛公鼎之「□」、盂鼎之「□」、立戈父丁卣之「□」、父乙尊之「□」，皆與籀文「□」爲近，而小篆之「車」字，必疊經遞減其筆畫，而失造字之本象矣。

《舟部》首云：「船也。象形。」而鼎彝中如父壬尊之「□」、舟万父丁卣之「□」，亦象舟形，而有縱横之異矣。

《戈部》：「□，盾也◦从戈，旱聲。」《干部》首云：﹁犯也。从反入、从一。」此□戈之「□」，别于干犯之「干」。顧經典中多以干犯之「千」爲□戈之「□」，而鼎彝中如干爵之「□」、干鼎之「□」，雖形同干犯之「干」，異於从戈、旱聲之「□」◦然象干之本形，或象手執干形，其於从反入、从一之「干」，又自一義。則干戈之「干」，小篆从戈、旱聲字之「□」，从反入、从一之「干」，皆非其本義矣。

《矢部》：「䠶，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。从矢、从身。射，篆文射，从寸。寸，法度也，

【P94】

亦手也。」而鼎彝中如静敦之「□」、射爵之「□」，一象手持弓矢形，一象弓矢二形，與石鼓文之「□」同一象形，而與从矢、从身及从寸之䠶、射異矣

《玉部》：「環，璧也。肉好若一謂之環。从玉，睘聲。」而鼎彝中如宂敦之「□」，《古籀補》云「古環字，象形」，是也。環本取周環之義，齊太公作圜貨，亦以貨柄有□取義也。

《鳥部》：「鳳，神鳥也。从鳥，凡聲。□，古文鳳，象形。鳳飛，羣鳥從以萬數，故以爲朋黨字。」而鼎彝中如多父敦之「□」、遽伯還敦之「□」、且子鼎之「□」，皆象貫貝之形，與「十朋之龜」之「朋」同用，則於鳳鳥之朋形義又各異矣。

《烏部》首云：﹁孝鳥也。象形。□，古文烏，象形。」而鼎彝中如毛公鼎之「□」則象鳥鳴張口形，僕兒鐘之「□」則鳥栖掩翅形，雖與小篆、古文同一象形，而篆畫有繁簡之異矣。

《燕部》首云：「玄鳥也。薾口、布翄、枝尾，象形。」《□部》首云：﹁玄鳥也。齊魯謂之乙，取其鳴自呼。象形。」蓋「□」爲古文玄鳥字，「燕」爲小篆玄鳥字，皆象燕形。而鼎彝中如匽侯盉之「□」、匽侯鼎之「□」，《古籀補》云：「古燕字，象燕處巢見其首。」□字从此，宴、妟、匽三字皆當从□。許氏説「妟，安也」，「宴，安也」，「匽，匿也」，皆燕安之義。小篆从日、从女，形相近而古義亡矣。

【P95】

《萑部》：﹁雚，小爵也。从萑，吅聲。《詩曰》：﹁﹃雚鳴于垤。﹄﹂而鼎彝中如舊輔甗據吴榮光《金編》題名，余審定爲牙輔鼎。之「□」、吴據秦恩復舊釋爲牛馬二字，殊謬。御尊之﹁□﹂、效卣之﹁□﹂，或借作灌，或借作觀，皆象鸛鳥長足形。按《詩•東山》「鸛鳴于垤」，傳：「鸛好水長鳴而喜也。」箋：「鸛，水鳥也。將陰雨則鳴。」疏引陸璣疏云：﹁鸛，鸛雀也，似鴻而大，長頸赤喙，白身黑尾翅。」證以《説文》「鸛，鸛專畐蹂，如鵲，短尾，射之銜矢射人。从鳥，雚聲」， 是鸛鳥之「鸛」本字作「雚」，而「鸛」乃通借字也。然則「□」、「□」、「□」之象形，與小篆从萑、叩聲之「雚」異矣。

《虎部》首云：﹁山獸之君◦从虍。虎足象人足，象形。□，古文虎◦□，亦古文虎。」而鼎彝中如師虎敦之「□」、录伯戎敦之「□」、師酉敦之「□」，皆象虎露牙爪形，與小篆之虎上象虍文下象人足異矣。

《豕部》首云：「彘也。竭其尾，故謂之豕。象毛足而後有尾，讀與豨同◦□，古文豕。」 而鼎彝中如父乙觚之「□」、父庚卣「家」字中之「□」，則皆象豕全體形。又《亥部》首：「□，古文亥爲豕，與豕同。」而鼎彝中如小子射鼎之「□」、乙亥方鼎之「□」、聃敦之「豕」， 又皆象豕半體形，均與小篆、古文之象形異矣。

《魚部》首云：「水蟲也。象形。魚尾與燕尾相似。」而鼎彝中如魚尊之「□」、□伯罰卣

【P96】

之「□」、魚父癸鼎之「□」、犀伯魚父鼎之「□」、魚父丙爵之「□」、毛公鼎之「□」、魚父丁觶之「□」，同爲象形，而與小篆燕尾之形異矣。

《黽部》：「鼄，鼅鼄也。从黽，朱聲。」而鼎彝中如魯伯愈鬲之「□」、邾伯鬲之「□」、杞伯敏父敦之「□」，皆从鼅鼄之「鼄」，象形，是古文鼅鼄之「鼄」多本象形，而与小篆之从黽、朱聲之﹁鼄」異矣。

凡此異于《説文》小篆之字，安知無沮誦舊字存乎其間？惜乎許氏博問通人，但采及傳習倉頡文字之人，初未遠而溯諸籀篆以前，略存沮誦之遺説。且既知郡國于山川得鼎彝，其銘皆前代之古文，而於重文中采掇之字，概以古文二字括之，致使後之人不辨其何者爲壁中古文，何者爲前代古文，斯固不無遺議者也。

若鼎彝以外，如古陶器、古刀幣之屬，其可采者正多。莊述祖曾撰有《説文古籀疏證》一書，校刻不精，原書亦鮮精要之處。吴大澂箸有《説文古籀補》，間有考辨，未見其詳。嘉慶中嚴可均有《説文翼》一書，未經刊行，亦未知其體例何似。然其字皆傳寫刻木，一畫一點之不塙，則有毫釐千里之謬。故欲精研此學，非多見原器，廣搜精拓，不得其真形。此弟所以始終不欲以之考訂經典及小學字書，蓋慎之至也。

近來北方出土者，又有筮龜及牛馬獸骨占卜遺文，其物不可謂不古，但皆斷裂不全之

【P97】

句，其文字難於解釋，此又校鼎彝銘文有大篇可以成誦者，尤不易於詮訓。雖甚好之，直視如《岣嶁》神禹碑、《紅厓》鬼方字，欽其寳，莫名其妙，如是焉已，何敢學羅振玉自信能讀天書神册哉？

再，鼎彝中如用蘄□壽萬壽之「□」，自宋吕大防、薛尚功以下皆誤釋爲眉壽之「眉」，後來阮文達、吴荷屋諸家皆相沿，無有知其謬誤者。弟考訂爲「貴」字，又悟「貝」、「簋」、「潰」、「鑄」皆與「貴」通用，「簋」字中不从皀，乃从側形貝，别有考釋甚詳，容暇時錄奉教正。

與吴景州論刻印書

回蘇後，于冬月杪奉讀是月廿五日手書，久未裁復◦因在京半年之久，書籍叢亂，清理須時，又兼冬至有事先塋，致京友來書均閣置未復◦吾輩疏于應酬，其平生不能做官，亦正坐此。恃在知愛，定邀鑒原。在京所作文字多篇，聞尚未曾印出，爲閣下所撰印譜 序，攜歸蘇滬，頗爲人所傳抄，可見今日留心此道者固自有人，秦漢一燈，不至成廣陵散也。

有清印派，亦經四五變，陵夷至于今日，若京師、上海所模倣之吴昌碩一派，猙獰鬼

【P98】

怪，大爲人心世道之憂，亡國之音，何止聞樂而作也◦國初承朱明餘習，皆文何之濫觴，無論朱文白文，外圓内方，得以錐畫沙之妙高者，氣象肅穆，如見包龍圖、海忠介一流人，正色立朝，不苟言笑，汪啓淑飛鴻延年堂所輯名家諸印，可以略見一班。後人追論品題，目之曰徽派。此派不善學之，流入俗工，如木偶陶人，索然無絲毫生氣。

至乾嘉時，金冬心、丁鈍丁之流倡言復古，力崇秦漢，黄小松、奚鐵生、蔣山堂、陳曼生復羽翼之，世稱浙西六家，于是有浙派之目。蒼老盤薄，首推金丁，餘則温瑩而多側媚之筆，且各有習氣，轉不如繼起之趙次閑、錢叔蓋，尚覺平正無疵。金丁同時有鄭板橋，于徽浙二派外别樹一幟，其長處能知以隸爲篆，雖不能從秦漢取徑，而天姿高敏，頗能掩其野戰之鋒。此派學者甚稀，亦以學之而僅得其皮毛，終不爲人所容悦，則不如趨時而爲浙西一派，猶易于沽名覓食也。

于時北方則有曲阜桂未谷，雖無印譜傳世，亦未知當時曾爲何人捉刀，但以流傳字蹟所鈐印章證之，結構方嚴，用筆亦極渾樸，比之浙派，實爲堂堂正正之師，若以秦漢律之，亦難許其升堂入室也。桂撰有《繆篆分韻》一書，專輯秦漢鉩印文字，其平生所見古印，大概已採掇靡遺，而亦有從他刻本印譜集錄者。然其著書之恉，究未知其云何？以爲輯此爲刻印者之導師，俾其守此模範，則一印有一印之章法，一字有一字之比鄰，刻于甲印者

【P99】

不能移于乙印，其進退揖讓，必臨時相其字勢爲之，或三字畫分四格，或五字畫分六格，或緐筆从減，或減筆从緐，知者以爲綢繆，不知者以爲紕繆，此豈可从千百秦漢鉩印中集字以成一印者哉？以爲繆篆向無專書，輯此以網羅散佚，然繆篆不止見于鉩印，如漢洗、漢鏡、秦漢瓦當文、漢塼，其文隸省而篆筆者皆繆篆之屬，其字隨各器物以取勢，疏密相間，增消隨人，有兩字省併一字者，有一字筆畫多而佔兩字格位者，此當據原式模印，豈分析其字，隸之各韻，存其字而不知其篆之繆者所可了事哉？推桂氏以繆篆爲摹印，乃由誤解《説文敘》「繆篆所以摹印也」一語所致。敘云「繆篆所以摹印也」者，乃承上「秦書有八體，五曰摹印」之文，詮釋其辭。秦書至新莽居攝，改爲六書，於是以摹印爲繆篆，在秦書摹印與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蟲書、署書、殳書、隸書並稱，則摹印自有一種篆法，初無繆篆之名。兩漢諸經老師篤好古文，其民間通行者概用隸書，隸書不適于款識，故别有半篆半隸一種繆篆輔佐其間。而當時摹印者，即通用此種篆字，故曰「繆篆所以摹印」也，非謂繆篆爲摹印而作，即奉爲專門摹印之用也。桂固精于小學，又工篆隸書，而此書實爲贅作。

浙派之後，道咸間有鄧完白者，爲時推崇，謂之鄧派。在作者一生精力注於篆隸兩書，出其緒餘，亦足推倒一世，故其時包慎伯、何子貞諸名流皆相引重，其後楊濠叟自稱私淑，推爲近代一人，故其印派亦盛行四五十年，多見秦漢印章者，終未肯許其爲印人正軌。

【P100】

大氐一代印人，多至數百，而流傳于世爲人稱述者，數百人中僅二三十人。觀周亮工、汪啓淑正續兩《印人傳》所載，如恆河沙數，姓名大半蔑如。嘗見舊本書籍碑帖，及古今字畫收藏家印記，往往有超出諸家之上者，惜不得其主名，令人徒致慨慕。近世士大 夫，弟所見惟濰縣陳壽卿郎部、吴縣吴愙齋中丞所用姓名印章真入秦人之室，其齋名别號雖朱文小篆，亦於趙松雪、文衡山二家外别出新型。朱文精美，本無過於趙文，此乃古勁過之，由兩家以富于收藏著聞，其門客耳目所擩染者，本無俗品淆亂其心思，又得能者指導其旁，自必神與古會也。外此則吴平齋、趙撝叔亦自雅馴，可與道古。趙印皆己作，知其得力于秦漢甚深，惜乎存世無多，未有輯錄成譜者。前序論古，補此以論今，奉復左右。

【P101】

郋園山居文錄跋

大伯父文選君二十歲後，即以能文見稱于時，生平所爲文，脱稿後輒棄擲，所存者刻書序跋及藏書中所綴各跋數百篇耳◦啓藩與從兄尚農、仲弟定侯、叔弟東明搜檢編錄，成八巨册，尚未分卷。大伯父命曰《郋園讀書志》，以其體類敘錄解題，非如錢遵王《讀書敏求記》、黄蕘圃《士禮居題跋記》，齗齗于板本之末也。年來刻工寥落，未及栞行，其他文詩，亦并存稿待梓。

此數十篇爲丙辰回蘇後避居洞庭山中之作，每於屬稿後即繕寫其副，函示啓藩兄弟，皆有關學問之事，藉以訓誨啓藩兄弟者也。去年北遊京師，客中所爲文，衡山符君宇澄、長沙易君敦白、門人蔡君斗南集佽以活字排印五百部，題曰《郋園北遊文存》，一時分布十罄盡，至今索者紛紛，因别編訂此集刊行。此外尚有與友人論事書十數篇，推論古今國家興亡之數、人才消長之機，以其與學術無關，故皆不入錄云。壬戌仲夏芒種後，從子啓藩跋。

【P102】

郋 園 北 游 文 存

郋園北遊文存序

慨自國事泯棼，民墜塗炭，烽燧燎野，鼙鼓震地，藝林鄙僿，學術荒蕪，政敝文衰，天之將喪，載瞻南服，靈光巋然，風雨雞鳴，中夜起舞矣。

吾湘郋園先生，箸述等身，專精漢學，《古微》《清話》先生箸有《六書古微》《書林清話》，説字論書，取精用宏，鈎深索隱。其兼長小學目錄，凌越乾嘉，可謂文采彬彬、卓爾不羣者矣。間或品題人物，評判是非，舌湧波濤，筆掣雷電，人因疑名士善駡，美人喜香，天性如斯◦其然，豈其然邪？

湘中迭亂，兵匪從横，先生寄跡姑蘇，方羊山水。今歲北上，下榻敝廬，談説古今，超超玄箸，暇則觀花飲酒，蕭灑出麈，矍鑠是翁，興正不淺也◦其時洛中名士，倒屣相迎，唱和應訓，無日蔑有。偶爾賦詩題卷，作序弁書，對客揮毫，文不加點，集帙成軸，斐然可觀。或推闡經典，或商榷五行，或討論刑律，或辨别泉刀，或解説詞曲，或吟咏閨閫，一名一物，無不本本元元，蓋髣髴《新序》《白虎通》諸書家法也。至其贊許拙箸，比之《經籍纂詁》，甚且謂爲儒林文苑之鉅製，則引誘後進，情見乎辭焉。

嗟乎，清季以來，學風衰壞，師儒撰述，乃時時見於湖湘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，王葉之

【P105】

名鼎鼎矣◦顧湘綺文優於學，湘軍作志，傾倒一時，若解經注子，則嚮壁虚造◦章太炎有言，三王不識字，此公殆其尤也。葵園箸書，似是漢學一派，然攈摭舊誼，絶少發揮，以視先生之訓故解經，薄宋軼唐，直接漢魏，蓋有天淵之判矣。

世謂「斟經酌史，南葉北柯」，《元史》殺青，褎然鴻箸，泱泱表海，洵北學之正宗也。若云精深博大，獨往獨來，則觀古堂箸書，先生有《觀古堂所箸書》行世。真能當仁不讓矣。先生嘗與余論其平生箸作，以《説文故訓》《四庫全書版片考》爲兩大長編，《故訓》宗仰許氏，《考》則詰駁河間◦果爾，則五經復見無雙，羣書真能治要，盛德大業，豈不偉哉。

先生倦遊南返，束裝待行，爰彙其稿，付之梓民。異日把卷流連，猶彷彿追隨杖履、載酒問字時也◦是爲序。民國十年重九日，後學衡山符定一撰。

【P106】

**郋園北遊文存**

湘潭葉德輝煥彬甫撰

韓詩外傳疏證序

《史記，儒林傳》：「景帝時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人之意，而爲《内》《外傳》，累數萬言，頗與齊魯間殊。」《漢書•藝文志》「六藝畧」《詩》家，《韓故》三十六卷、《韓内傳》四卷、《外傳》六卷、《韓説》四十一卷，卷各不同，體亦殊異，惟合《内》《外傳》十卷相較，適與今所傳《外傳》卷第同。

按：今本出自元至正間海岱劉貞嘉禾郡齋所刊。其書自《隋志》以下，如新舊《唐志》、宋官私書目，皆稱《外傳》十卷，無内外之分，蓋唐宋以來所傳之舊本固如是也。然漢人所見《外傳》只六卷，唐宋人所見乃多至十卷，即令卷有分合，何至十卷之數適與四六合計之數相符？余嘗疑之，固未加以考證者也。

據孔穎達《春秋正義序》云：﹁韓嬰之爲《詩》作傳，經傳異處。」顧非獨《韓詩》，凡三家

【P107】

《詩》皆然；且非獨《詩》，諸經傳亦莫不然。此其體與注解箋説家之專用詁訓釋字義者大異◦詁訓發明經意，依經立義，傳則不盡依經立義，往往斷章逆志，以他事比傅之。今《韓詩傳》固其明證，若劉向所序《列女傳》《説苑》《新序》，例亦從同，惟《毛詩》大題云「某風某篇詁訓傳」，似詁訓與傳惟《毛詩》未嘗分行。然考《毛詩》，惟《巷伯》傳引顔淑子事似傳，餘篇無之，且其詁訓亦甚簡古，故鄭氏爲之箋。《六藝論》云：「注《詩》宗毛爲主，毛義若隱畧，則更表明，如有不同，即下己意，使可識别也。」是鄭氏正以毛義隱畧作箋，兼表其異同。據此推求，鄭時所見《毛詩》傳已無存，故不曰「毛傳」，而曰「毛義」，則詁訓之辭未可使混於傳也。《史記•儒林列傳》：「申公獨以《詩經》爲訓以教，無傳疑，疑者則闕不傳。」《漢書•儒林傳》：「申公獨以《詩經》爲訓故以教，亡傳，疑者則闕弗傳。」《史》《漢》傳文，微有異同，而意則迥别。《史》傳謂「無傳疑」，是讀與傳信之傳同，謂有疑則不傳。《漢書》改「無」爲「亡」，是存亡之亡，傳則内外傳之傳，非傳信、傳疑之傳。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謂：「申公不作《詩》傳，但教授，有疑則闕耳。」師古注《漢書》，於「亡傳」絶句，謂口説其旨，不爲解説之傳，解亡作無，讀傳平聲爲傳仄聲，皆尊《漢》而抑《史》，是不善讀《史》《漢》也。《史》傳但謂《申詩》不傳疑，並非謂其不作傳，《漢書》亦謂申傳亡失其傳，非如師古所謂無傳◦齊魯韓毛皆應有傳，以《申詩》相例，毛之傳或在河間獻王採得時即已亡佚，不得因

【P108】

《漢志》載《魯詩故》《魯詩説》，不載《魯詩傳》，而謂《魯詩》無傳，更不得因《漢志》稱《毛詩故訓傳》，而謂詁訓即傳、傳未亡也。夫必知《詩》家「故」與「傳」之有别，而後知内外傳之無别；知内外傳之無别，而後知《韓詩》内外傳之合爲十卷，塙無可疑。然非有鑿鑿可據之證，人不之信也。

門人楊生遇夫近撰《韓詩外傳疏證》十卷，大抵援據周秦兩漢諸子書載重見復出之事，依類纂集，一一校其譌誤，别其異同，分别其書，上四卷爲《内傳》，下六卷爲《外傳》，既取證《漢志》而有合，復據五卷首章「子夏問《關雎》何以爲風始」，斷爲《外傳》六卷之首，以本書證本書，洵爲不易之論◦又推其例，以治《老子》《列子》《文子》《韓非》《新序》《説苑》《鹽鐵論》諸書，殊途同歸，累千萬言，無一書不貫通，無一字無來歷，爲讀古子書者多闢一門徑，比於高郵王氏《讀書雜志》齗齗訂正字句之訛，其識大識小，爲何若也？

大抵六經之中，《詩》無達詁，遭秦減學，《詩》以諷誦不在竹帛而得全。漢儒弦誦之餘，隨撰一書，皆可起悟。《孝經》者，孔子爲曾子陳孝道，每章之末，皆引《詩》句，以爲證明◦其例一開，故漢儒争相因襲，况《韓傳》因經作，則較齊魯毛三家獨爲完書。得遇夫發揮而光大之，吾知《韓詩》藉《外傳》而得傳，《外傳》藉遇夫之《疏證》而益傳。雖「取《春秋》，采雜説，咸非其本義」，其於三家師法之傳，固未有以異也。

【P109】

**聯緜字典序**

書契之興，因物之形而有聲，因聲而成字，因字而生義，義不能囿於一言一事，而後詁訓作焉◦詁訓之中，有一字兩義者，有兩字一義者，有同字異義者，有異字同義者，經典所傳，如《爾雅•釋詁、釋訓、釋言》三篇、許慎《説文解字》一曰某者皆是。當周秦兩漢之世，學僮所誦習，師儒所修撰，以此類書爲多，今佚而不傳，無從論其得失。惟就見存《四庫》箸錄者而論，小學一類分爲三屬，曰訓詁之屬，曰字書之屬，曰韻書之屬。訓詁，《爾雅》以下，《釋名》《廣雅》等隸之；字書，史遊《急就章》、《説文解字》以下，《玉篇》等隸之；韻書，《廣韻》以下，《集韻》等隸之。

有清一代，儒者於三者皆凌越李唐，或輯錄佚文，或摭補古篆，或排比故訓，或注疏故書。輯補則有任大椿《小學鈎沈》《字林考佚》、梁章鉅《倉頡篇》，摭補則有嚴可均《説文翼》、莊述祖《説文古籀疏證》、吴大澂《説文古籀補》，排比則有吴玉搢《别雅》、洪亮吉《比雅》、夏味堂《拾雅》、史夢蘭《疊雅》，注疏則有邵晉涵《爾雅正義》、郝懿行《爾雅義疏》、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、畢沅《釋名疏證》、戴震《方言疏證》、錢繹《方言箋疏》，段玉裁、桂馥、王筠《説文解字注》及《義證》、《句讀》◦其後阮文達撰《經籍纂詁》，尤爲字書之淵藪，經義之

【P110】

匯歸◦自是學者承流向風，無有逾諸書軌範而别樹一幟者。

吾友符宇澄參議竭十年之力，成《聯緜字典》一書，大恉詳前凡例。聯緜之字，濫觴於《爾雅•釋訓、釋言》，宋張有《復古編》遂分聯綿字别爲一類。宇澄推廣之，每部以聯綿字列前，以重疊字附後，搜採浩博，引據皆古今儒先之言，循是而求，不獨經典故訓得其會通，而文筆所資亦取之無盡，洵儒林、文苑合爲一家之鉅製也。

嘗考文章之緣起，莫不一字二字積疊而成文句。三代以前，文體簡樸，不爲曼衍之辭，《尚書》載虞廷之歌曰：「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，百工熙哉。」又曰：﹁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」又曰：﹁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墮哉。」《竹書紀年》載慶雲之歌曰：「慶雲爛兮，糺縵縵兮。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。」其文皆以一字二字集合成句，而有自然之韻協之◦當時史臣誦其功德於君者，曰：「放勳，欽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讓。」文與歌同，特不韻耳。推之謨誥訓誓，無甚相殊◦至《三百篇》中若《關雎》詩「關關」、「窈窕」、「好逑」之類，尤不可婁數。故兩漢詔令辭賦，大抵原本《詩》《書》雅訓，取精用宏，後人讀之，見其辭采斐然，而不知其無無本之學◦太史公作《史記》五帝、夏、殷、周諸本紀，多以詁訓代經，此非有今古文異同，蓋得行文擇言之秘奥。六朝徐庾宫體出，往往比傅故事，爲駢偶之文；唐宋八家派成，論者以爲復古有功，而未流乃有空疏之弊。

【P111】

宇澄此書，亦字書之類，而獨取兩字相聯綴及兩字相重複者，同爲系屬，蓋痛乎今之爲文者不識字義，不諧聲律，儉腹盲目，囂囂然自命爲文士者之衆，欲導之歸於正經，以延斯文垂絶之統，意至厚也。比於阮氏《經籍纂詁》之作，其一奇一耦，不誠近代兩大字典哉◦宇澄昔從吾友善化皮鹿門孝廉受《今文尚書》，湛深經術。比年與余講學長沙，知其遠有師承，殫心著述◦頃來京師，時或寢食君所，觀其終日憑几不倦，手自迻錄，平生精力，殆萃於是書。余冀其刊布而傳遠也，故序以張之。

重印胡石查手拓觀古閣藏泉序

古泉譜存於今者，惟宋洪邁《泉志》一家，其中真贋雜糅，正偽凌亂，考據疏陋，形制譌誤尤多，不得以日久摹刻失真，爲其書解嘲已也。然自洪氏以降，迄於朱明，嗜此學者既不概見，即偶有一二好事藏襲如刀幣之類，見於名人集中詩詞題詠，而無著述流播，雖藏等於未藏，亦可知其真知篤好者之難其人，而手拓成書以餉後人者，尤不易也。

夫泉幣之制，可以考歷代圜法之沿革，亦足覘古今國運之盛衰，故新莽二貨二刀、六泉十布等作，制度精良，雖紫色鼃聲，猶可想見其國用之豐富。而窳薄如鵝眼銠邊，即正統相承，而四出蒙塵，或兆國亡之象。此固考史事者所當周知，不可以識大識小，執一偏

【P112】

之論者也。

嘗考錢之緣起，本非先有定形與定名。上古人民以漁魚、獵獸、耕種三者爲生，乃各出所藏，以爲交易之品。麗皮爲禮，出自獵人，而後創爲幣制。漁人所富有者龜貝，而後寶貨從之而生。農家以田器爲先，而後因錢鏄之式改爲刀幣。《儀禮•聘禮》「上介奉幣 儷皮，《士冠禮》「主人詶賓，束帛儷皮」，鄭注：「儷皮，兩鹿皮也。」許慎《説文解字•鹿部》﹁麗」下：「《禮》麗皮納聘，蓋鹿皮也。」又《貝部》首云：「海介蟲也。古者貨貝而寳龜，周而有泉，至秦廢貝而行錢。」又《金部》：「錢，銚也，古者田器。从金，戔聲。《詩》曰：『峙乃錢鏄。』一曰貨也。」此四字鉉本無，鍇《傳》有。又：﹁鏄，鱗也，鐘上横木上金華也。从金，專聲。一曰田器。《詩》曰：﹃庤乃錢鏄。』」觀於許鄭諸儒所稱，則貝貨、錢刀亦先王順民之性，因勢利導而成，初非有一定之形之名可知也。

龜貝、鹿皮久廢不用，存者惟田器所遺，其源流變遷，亦可畧言其故。刀者，錢之變體；幣者，鏄之舊形。今世所傳齊刀、明字刀，蓋因錢器而仿艁。鏄形如鐘，今俗稱鏟幣。古田器中鏟土之物，其本名爲鏄者，《爾雅•釋樂》「大鐘謂之鏞」、「小鐘謂之鏄」，可見鐘鏄同式，而名亦相蒙。其渻而爲圜，以刀柄有環，去刀存環，於是始謂之圜法。齊刀字有「齊之□化」，「□」者，「袁」之半渻，「化」即「貨」之本文。釋者謂「□」爲「吉」、爲「法」，皆

【P113】

非也。

乾嘉諸儒喜治金石，藏泉亦其一端，然收藏之富且精，無如嘉定瞿木夫中溶之古泉山館、諸城劉燕庭喜海之古泉苑◦繼起嗜此者，咸同間有歙鮑子年康、利津李竹朋佐賢、光州胡石查羲贊。鮑撰《觀古閣叢稿》，東鱗西爪，僅見一斑◦李撰《古泉匯》，視鮑書加詳， 而説多未精塙。胡氏未有述作，知者莫不觖然。

吾友長沙方君叔章，往從廠肆購得胡氏手拓古泉譜四册、宋時鐵錢四册，題曰《觀古閣藏泉拓本》，蓋即手拓鮑氏所藏者，於刀幣異品采攟既多，下至歷代元號諸錢，辨别真僞，亦極精審，而皆有圖無説，不復强作解人。此鮑氏藏泉真形，固余向所飢渴求之而不遇者。因慫恿方君，付之印本，以爲李書參考之資。其中刀幣尤多，可與余昔所持論相互證。至鐵錢諸品，足補《宋史•食貨志》之遺聞。

余所藏頗不亞於諸賢，南宋鐵錢亦稱大備，故季弟默庵舊有撰述，屬稿未成，異日當補綴一書，以從諸家之後◦起余者商，異日更有石查其人，爲之辨别源流，《叢稿》諸編，恐比於篳簬繿縷之例，猶有未及也。

【P114】

**龔定庵年譜外紀序**

仁和龔定庵先生，以曠代逸才，負經營世宙之畧，不幸浮湛郎署，爲儒林文苑中人，此非其生平志願所歸往也。

曩者光緒中葉，海内風尚公羊之學，後生晚進，莫不手先生文一編。其始發端於湖湘，浸淫及於西蜀東粵，挾其非常可怪之論，推波揚瀾，極於新舊黨争，而清社遂屋◦論者追原禍始，頗咎先生及邵陽魏默深二人◦鳴呼，此亦豈先生逆億所及者哉？先生既不幸 以文儒終身，後復爲世詬病，文人命厄，奚至於斯？然至今讀先生所著書，未嘗不想見懷抱之雄奇，於百千年世界之變遷，若燭照計數，燎如指掌，豈非漸西山川鍾毓之靈，累葉棫樸作人之化，鬱而未發，特藉先生一洩其奇耶？

今先生之詩文詞，久已家藏户誦，獨其出處行止，概不得詳。吾友吴印臣法曹曾撰集《年譜》，於其仕宦、游覽、著述，撮敘其大綱，所傳佚事，則限於譜例，不能泛及。默深後賢某頗有記載，曾以活字本印行，世不多見。張君彦雲徵君因有《外紀》之作，其遺聞瑣事，非僅得之流傳，故於知人論世之中，亦有闡揚幽潛之意，洵足爲讀先生文者一洗蚍蜉之陋也。

【P115】

然猶有一二，爲余所習聞而世不知者。少時識善化熊鶴村老人名兆熊者，頗能道先生行迹。老人爲雨臚孝廉少牧之哲嗣，嘗言先生狀貌奇古，首頂若丘圩，兩顴横高，短身急步，每過酒壚，四坐寂然，惟聞先生聲震鄰屋◦在揚州客默深所，默深長身，先生服其衣衫，曳地如拖練，或天雨外出，而下衫泥濕，歸則擲於帷帳間，不知爲人服爲己服也。終日必著靴，有時倦游歸，急不待脱，以足踢之。一日晨起，失其一，遍索不得。迨先生去，僕人乃於帷頂得之。與默深談佛經，時有争論，先生辨才無碍，默深亦爲之詞窮◦或坐有營妓，羣客相嬲擾，先生口談西北輿地形勢，舌若翻瀾，坐客茫然，則執營妓絮語，見者又無不匿笑也。

蓋其骯髒嶔奇之概，時時流露於不自知◦天生斯人，不爲世用，其流風餘韻，猶足興起後人。然則印臣與彦雲勇於著述，爲之表章，非獨先生之功臣，抑亦一朝文獻所繋託也已。

説苑集證序

門人楊生遇夫遍舉周秦兩漢諸子之書讀之，而盡發其覆。或以前證後，而知後者之説引據不誣；或以後證前，而知前者之説考訂可信。凡此書與彼書紀載同而文句不同，

【P116】

或同一事而人之姓名不同，或一事有詳有略，其義各不同，隨讀隨勘，靡不得其癥結之所在。頃嘗見其所譔《韓詩外傳疏》，曾爲之序其首矣。近復出示所爲劉向《新序》《説苑》二書《集證》，其例稍别於《韓詩疏證》者，《集證》但采他書，臚載本文，不下己意；《疏證》則於彼此異同之處，偶涉校勘，亦閒有所補正也。《新序》屬草未成，先成《説苑》。

《説苑》與《新序》，《漢書•藝文志》均列之儒家「劉向所序六十七篇」之内，又有《世説》《列女傳》，《列女傳》今尚存，《世説》則無遺文佚句可考。《世説》或疑爲本傳所載《世頌》，然各書亦未徵引及之，是並不可考也。竊謂向以宗藩冑子，好學著書，《藝文志》言其當成帝時爲光禄大夫，奉詔「校經傳諸子詩賦。每一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◦會向卒，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。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《七畧》」。又敘《易》《書》家，均言劉向以中古文校《易》《書》。是向在當時博極羣書，復獲窺中秘所藏古本，其非鄉曲小儒見聞闇陋，而喜嚮壁虚造、誣古惑今者之可比，固可知也。 .

今觀諸篇所采春秋秦漢之際諸事，證以《左氏傳》《國語》《國策》《荀》《管》《韓》《晏》諸子之説，莫不綜見錯出，一皆有可證明。向及子歆皆習《春秋》，尤好《左氏》，桓譚《新論》云：「劉子政、子駿、伯玉三人，尤珍重《左氏》，教子孫下至婦女，無不讀誦。」本傳則云：「宣帝時，詔向受《榖梁春秋》，十餘年，大明習。及歆校秘書，見古文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大好之。

【P117】

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，親見夫子，而公羊、榖梁在七十子後，傳聞之與親見之，其詳畧不同。歆數以難向，向不能非間也，然猶自持其《榖梁》義。」本傳與《新論》所言各殊。按之向所序書傳，頗失實，而尤以《説苑》所引《春秋》事，可知其《左氏》學之深。蓋向歆同爲《左氏》老師，桓譚同時歷仕漢新，其言視本傳爲足信也。

夫《左氏》《公羊》水火之争二千年矣，近人劉逢禄氏因固信本傳向歆非難之説，遂謂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，魏源、龔自珍和之，陵夷至於王闓運之徒，誕妄支離，實經學之蟊賊。今雖藴毒已發，而國紀世教，已蕩焉無存。每思刺取向所序錄諸書，推衍成編，以梂横流之禍。今老矣，無能爲矣。遇夫《集證》二書出，其有功於經學而爲吾道之干城者，不誠實獲我心哉。吾尤樂觀《新序》之速成，以與此書相驂靳也。

新序集證序

楊生遇夫於漢劉向《新序》《説苑》二書皆有所造述，先成《説苑集證》，余既爲之序矣，頃復出其《新序集證》副墨相示，謂余既序《説苑》，則此不可不一序。遇夫好學之勤，著書之勇，今日之士，誠不多見。

憶昔童子時，偕其令兄薌詒受業於余門，余於制藝外授以《説文解字》、《漢書•藝文

【P118】

志》、《四庫全書提要》、劉知幾《史通》、劉勰《文心雕龍》等書，令其每書下句讀，日必四五紙。及門中多不如程課，惟遇夫及縣人劉廉生、寶森兄弟爲之。余固知他日三子之成就，必在諸生上也。今寶森早夭，成《尚書大傳禮徵》一書，身後廉生爲之刊行。廉生流徙兵間，以謀生廢學，殘稿盈笥，迄不能成編。惟遇夫客居京師，日治經史諸子百家，心有所獲，輒筆之所讀書上下兩端，亦或間詁行間，朱墨雜糅，一皆可以理董。久而札迻爲《疏證》，爲《集證》，連篇累册，不知客中之岑寂、人世之亂離，其天君泰然，固有足覘其學養者。辛酉仲夏，余重來都中，遇夫數日一過從，時挾其著書，殷殷請益，其成者必索一序，蓋猶承平時在余家園問字時光景也。

近二十年來，異説横流，三五少年，惑於俳優鄙俚之文，蠻語胡言，浸成風氣，驢鳴犬吠，上下喧浝，何處讀韓陵片石，一開余顔？真有廣陵將絶之嘅。余嘗與遇夫言，吾國古學，必待西行於遠荒，久而仍還吾國，而後人人知所尊尚，詡詡然謂爲借根東方，今日欲其一寓目焉，不可必也。蓋吾國入之性情，以他人之耳目爲耳目，即以他人之好尚爲好尚，班固譏爲禄利之途使然，信爲吾國二千年來學人之大病，然不能滌除也。

今吾國文治漸被於海西，經史諸子書多譯成亻佉盧之文，充斥坊肆。但其於各書重見複出之處，恆不得其會通。不知吾國周秦諸書之紀載，辭尚雷同，正以古人性情堅定，篤

【P119】

守師承，不爲外物所摇撼之故。不然，一故訓而必轉相因襲，一雜事而必互相傳聞，古人豈以抄胥爲能事哉？誠以傳信傳疑，不欲妄參己説耳。

遇夫之治羣書，皆本此意，以爲之郵表。已成者若干種，而此書與《説苑》尤其博贍詳慎者。異日殊方絶俗獲其書而重譯之，吾知其書今日由東而西，一轉移間由西而東，吾國 人必靡然從風。以人之耳目爲耳目，人之好尚爲好尚，古人乃陰得其助矣，遇夫誠有功典籍哉。若夫劉氏二書得失異同，已詳前《説苑集證序》中，兹不複述。

洗冤錄參考序

囊時見孫淵如星衍自序祠堂藏書，合醫、律爲一類，以謂生人、殺人，同一關係人命。竊訝其變亂簿錄之流别，而官私出入之不分◦然孫氏由刑郎外擢提刑，終身與刑法相終始，意其持論固有獨見，心雖疑之，不敢非難也。

迨通藉後，觀政銓曹，同鄉同年，多官刑部，既習聞刑律之條目，或遇推鞠命案，檢驗尸骨，以余喜聞新異，時時就余樂道之。余方從事孫氏所著《釋人》一篇，欲爲之疏證，因及沈肜《釋骨》、許槤《釋骨補》諸作，又泛濫於醫方家書，乃知醫、律雖非同源，用之者誠不可不溝通其説，以知人命之當慎重也。

【P120】

宋宋慈《洗冤錄》一書爲檢驗之科律，孫氏有仿元刻本，附所刻《叢書》以行。同縣王君豫恂久官刑郎，寢饋於是書最久，間以檢驗所得，詳辨其異同，積久成書，命曰《參考》。自敘謂與醫經經脉穴道諸圖可以引申互證，又謂與西法解剖所見血管統系暗合關輪，證以孫氏所言，其於生人、殺人誠不可歧而爲二矣。

雖然，人之秉賦既各不同，地隔重洋，長養亦異，五藏六腑，生死變形，苟非照胆之鏡出自秦宫，則皮裏陽秋，誰敢爲之筆削？即如遠西諸家醫書所論藏府，無脾土而有甜肉，竟不知甜肉一部本在脾土之中，甜肉即脾，於兹可悟。既以形質之異，乃武斷以爲無脾，此亦豈得遽信爲定案耶？又如西醫論男女胎孕，謂子在腹中倒垂向下，而中國婦女受孕則端坐母腹，且有向内向外之分。余向著有《西醫論》一篇，辨駁中外人身之異同，其言可覆按也◦惟殺人毒藥，日出不窮，鶯粟批霜，不能概括，是則博觀約取，在臨時檢驗之精詳◦王君所稱，余未敢有所異議。

夫刑法之有《洗冤錄》，猶經方之有《銅人圖》，皆吾國千數百年目覩形求所成書，經歷代循吏良醫増釋詳訂，而後流傳於今日。不此之重，乃盡棄其學而學人，余竊不敢爲之附和。讀王君是書者，其亦可以興起也乎。

【P121】

墨子正義序

墨子自爲孟氏所闢，泯没不顯者二三千年，漢隋以下諸志目雖存其名，爲之注者則不一見。今去古益遠，即儒先之言，流傳於士夫之家，諷誦於學子之口，其孤文奥義，猶多不得其通，何况絶學之墨子，宜其歷漢唐二氏文治極盛之朝，而未有人涉獵及之也。

曩者乾嘉諸儒，若畢沅氏、孫星衍氏、汪中氏、王念孫氏、張惠言氏，均治此書。畢氏校注已自刊行世，稱《經訓堂》本是也，孫氏之説即附其中。孫撰後敘，稱仁和盧學士抱經、大興翁洗馬覃溪共爲其學，皆折衷於畢氏。汪氏《述學》中有《墨子序》及《後序》，考據墨學源流，極爲精核，而無成書。張氏僅注《經説》上下篇，王氏則《讀書雜志》中之一，皆非注釋全文。王氏於墨書不可解之文句，一以校勘比例之法疏通而證明之，尤足以開讀者之神悟◦蓋墨學沉晦日久，至是乃大放光明，是固千載一時之遇矣。

近者海西格致工藝之事，與兵家攻守之具，流入中原，學者於是益重其書，知其中所言皆遠西諸學所自出，不僅尚同、兼愛合於大秦景教家言，即《經上》《經下》《經説》上下諸篇，其文義隱晦難明者，證以重譯光學、重學之説，亦似非傅會其辭。故自乾嘉以來，注是書者僅知爲夏禮之所存，或又謂爲釋氏之初祖者，今乃知其爲有用之書，一變前人之學

【P122】

説矣。

夫墨之與儒，互相非詰，終以不勝，屈抑於中土，久乃大行其教於殊方。韓昌黎氏《讀墨子》謂聖賢同指，孔必用墨，墨必用孔，意唐時或有人昌其説，而當世猶疑難之，故韓氏有此持平之論歟？雖然，自唐以來，墨書終不爲人所諒，故周秦諸子書皆以宋槧爲貴，《墨子》則僅附《道藏》以行，展轉沿訛，多不可究詰。

近世盛稱明吴匏庵叢書堂抄本、嘉靖唐藩芝城活字藍印本、嘉靖癸丑唐堯臣刻本、江藩、白賁衲刻本，諸本同出一源，誤奪亦無差别。又有茅坤刻本，則坊估改唐本陸隱序，易茅名而爲之。日本有繙刻，宜都楊守敬極稱之，洵所謂盲人道黑白者◦同治初元，德清俞樾著《諸子平議》，頗及是書。光緒中，瑞安孫詒讓博採諸本及衆家之注，成《墨子間詁》一書，然未見唐本、茅本，僅見日本繙刻茅本殘卷，而不知其爲偽題。其書徵弓浩繁，於聲音、訓詁、校勘之學篤守師承，不敢有異議也。於時先孫氏爲此書者，吾湘有長沙曹耀湘、縣人王闓運二氏，曹書名箋，王書名注，而皆於箋注之體不類。曹固深於乾竺之經典，其書善談名理，若王弼之於《老》、郭象之於《莊》，頗爲王氏推重。王則説多臆造，談言微中，殊足解頤，然於儒者實事求是之意，未有合也。

吾友湘鄉陳詒仲郵參曾撰《墨子正義》一書，時則諸家之書尚未栞行，閉門造車，有時

【P123】

出而合轍，是固心理之所同，而非有所因襲。近則嚴自删削，不肯雷同。佘造郵參天津寓居，出其定本見示。其搜採衆説，獨具别裁，精詣固多，尤以糾正前人之失爲本恉，名曰《正義》，蓋别於注解家之墨守舊説而本心無所適從者。

余嘗持論，謂生平於三者之學不問，一爲字母，一爲近日出土之龜文，一爲墨子書。三者皆無同時之人所據故書及師説互證參稽，而徒執吾人耳目所及一家之言，齗齗然詡爲心獲，其與向壁虚造，相去幾何？郵參二十年前習聞余論者，今出此下問，並屬爲序，固知《正義》之名，乃余所樂聞者。郵參以功臣子孫，自其少時即艱苦卓絶，節用愛人，是殆深於墨學者耶。宜乎持之有故，自名一家，亦自喜獨有千古，爲諸儒所未聞見者已。

三秀草堂印譜序

甲寅在都，因長沙易寅村，識武進吴景洲内部，間出所爲篆刻印章見示，雖寥寥數事，頗得秦漢人規模。余盛稱之，謂宜多作，以練手腕。景洲固謂然也。頃者再來都門，招余飲其庽居，案頭見所存近刻諸印，褎然成巨册，其中姓名、職官皆仿秦漢鉩印章法，齋堂、别號則多本趙松雪、文三橋兩家。余驚歎曰：﹁此正法眼也，亦廣陵散也。」

姓名、職官，羸劉二氏時諸體具備。齋堂、别號之類，以及間文成句，雖在古人未有此

【P124】

體，顧以漢印中「宜身致前迫事毋閒封完印信」十二字印、「常毋相忘」四字印、「日有喜」三字印、「日利」二字印例之，以白文易朱文，固非絶無師法者矣。昔漢許慎氏《説文解字序》云：「秦有八體，五曰摹印。」又云：「亡新居攝，時有六書，五曰繆篆，所以摹印。」是刻印一事，古人鄭重其職，列於八體六書，苟非有義法相承，何以與於一代典章制作之重，是豈可以向壁虚造者耶？

夫印之制，分體於卪。《説文•卪部》首云：﹁瑞信也。守邦國者用玉卪，守都鄙者用角卪，使山邦者用虎卪，土邦者用人卪，澤邦者用龍卪，門關者用符卪，貨賄用璽卪，用旌卪，象相合之形。」許解本《周禮•典瑞》文鄭：﹁璽節，今之印章也。」《卪部》之後，承以《印部》，云：﹁執政所持信也。从爪从卪」部中□下云：「按也◦从反印。抑，俗从手。」 印、抑以相反而成義，手持者爲節，爪按者爲印，用則一也。印之篆再變爲鳥蟲書，許氏 《説解序》云：「亡新六書，六曰鳥蟲書，所以書幡信也。」今流傳漢印有鳥蟲文者，可斷其出自新莽以後，世或誤識爲八體中之殳書，非也。繆篆一體，本以施於刻印書幡，而當時制器之名辭亦往往通用。世傳秦漢鏡銘及瓦當文字，其筆畫俗渻、體勢在篆隸之間者，是皆繆篆之遺。元明人釋「繆」字，以爲紕繆之繆，又以爲綢繆之繆，實則必兼斯二義，而後其體賅備。向見明人《秦漢印統〉，近人瞿中溶《古官印考》，濰縣陳壽卿部郎、吴縣吴愙齋尚

【P125】

書、歸安吴平齋太守、道州何伯源孝廉諸家所印印本，職官中大夫印文，「大夫」二字輒消 「大」字爲二疊畫於「夫」字之下，是紕繆也。又見程敦《秦漢瓦當文字》中「八風壽存當」，本五字環讀，而劃分爲四字，以「八風」二字并爲一字，「壽存當」三字仍各爲一子。余藏漢董賢宅磚，背有「高安侯置」四篆字，以「高安」二字合爲一字，其篆法以「高」之下「冋」篆作□，即以□爲安上之「宀」字；「置」字网頭作□，又似析「置」字爲「网」、「直」二字，是皆紕繆也。而其篆體疏密相間，增渻趨勢，則綢缪之致，即寓其中矣。嘗考《東觀漢記•馬援傳》 云：「上以援爲伏波將軍，援上言：『臣所假伏波將軍印，書伏字，犬外響。成皋令印，皋字 爲白下羊；丞印四下羊；尉印白下人，人下羊。一縣長吏，印文不同，恐天下不正者多。符印所以爲信也，所宜齊同。』薦曉古文字者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。奏可。」可見當時印文中字過於紕繆，失綢繆之美意，故援奏請大司空正之。不然，援自正其印可也，何爲並及成皋令乎？

近代刻者，競稱浙西六家，若金丁奚黄二陳之流，其刀法之工，洵得古人神髓，若謂其作篆能知繆篆之義則正不然。至鄭板橋、鄧完白以偏師制勝，一則同時與六家對壘，一則後起與六家代興。其始風動一時，幾欲奪浙西之席，久而爲通人詬病，等於自鄶無譏。然視今時京師、滬瀆間流行吴昌碩一派者，固猶彼善於此也。昌碩雅人，中年刻印，篤守鄉

【P126】

賢浙學，晚景頹放，急就之作，欲求其古拙，刻後戲以沙石石礲之。傳衍江湖間，工匠紈绔子羣相模仿，以故粗獷破裂，導人遁入野狐襌，是固賢智之過也。而印統之一髪千鈞，固未有繋於今日之重者矣。

景洲諸作，力求復古，非獨時流惡俗一掃而空，即浙派頹波，亦將倚爲中流砥柱。生今之世，文妖詩囚，充斥朝野。此人所目爲雕蟲小技，壯夫所不爲者，夫誰起而振拔之？景洲年力强富，來日方長，吾知其異日所成就，將遠出浙西諸人之上，以之箸書垂後，雖吾子行、桂未谷一《舉》再《舉》，恐未有以過也。景洲勉乎哉。

**曲學概論序**

日本文學博士鹽谷温君，光宣間在長沙從余問學，先後五六年，於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購誦，一一窮其要領，而尤喜治元明劇曲。南北九宫之辨，雖限於方音殊俗，不盡能悟，而心知其意，有時爲之講授，亦頗解頤。君之尊人青山先生，以治漢學，能古文，鳴於其國中。先世爲文學故家，祖若父代有箸書，又主早稻田大學久，吾國青衿之士多從之游。博士之好古勵學，非獨家法相承，亦其耳濡目染者皆文書之事也。曩箸《支那文學概論》一書，於吾國古今學術枝派源流，無不穿穴貫通，臚舉其變遷沿革之故，於兩國二千年同文

【P127】

之關繋，尤爲語長心重，能使讀者感化於文字之外，而泯其猜疑。是非胸羅四部，又習於彼此政治風俗人情，未足語於斯也。

今相别十年，箸書日富，近輯所撰論曲諸作，託其友人某撮述大恉，請序於余◦余非識曲者也，求之今日，中原亦久成爲絶學，俗伶營伎，歌不成聲，山人鳧客之流，持按拍作曹丘，營營逐逐，日伺候於公卿之門，又豈足與之論曲哉？

夫曲之源，濫觴於樂府，流而爲三唐之歌行七絶、唐末五代兩宋之長短句。唐人旗亭畫壁，賭唱黄河遠上，宋人稱有井水處即有柳屯田詞，可見一時風尚，皆屬此體。迨金元入主中夏，百官中有雜班優伶供奉，與棋畫待詔並爲一流。其時劇本皆雅詞，本出士大夫所撰，故曲牌之調多襲詞牌，詞牌又多襲唐人題目，其淵源固可尋討也。自南曲行，乃别白之曰北曲。北曲高亢，不適於笛管之聲。明魏良輔、梁伯龍點竄舊本，改爲南詞。二人爲崑山人，世遂名爲崑曲。臧晉叔刻《元人百種曲》，金陵書坊刻雜曲數十種，流播一時，於是北曲蕩焉無存。雖毛晉汲古閣刻元明曲六十家中有《南西廂》《北西廂》之分，實則北曲南詞非復《董西廂》之舊。吾家廣庭先生箸《納書楹曲譜》，每慨北曲之亡，亡於不知曲之明人，非苛論矣。明時又有海鹽腔，出於澉浦楊氏◦楊之先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，得其樂府之傳，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，語詳王文簡《香祖筆記》引《樂郊私語》。又有弋陽腔，

【P128】

則崑調之變音，源出臨川湯顯祖。顯祖所箸《四夢》傳奇，負一時重名，以鄉伶傳之，末流遂與崑曲音調歧異，而别樹一幟矣。

有清入關，定鼎燕京，沿明季遺風，自康雍至道咸二百年，朝官薦紳，羣尚崑劇，《桃花扇》《長生殿》之名，本既已膾炙人口，南北同風，大内所定之《鼎峙春秋》《三國衍義》、《忠義璇圖》《水滸傳》、《昇平寳筏》《西游記》、《勸善金科》《目連傳》等編，分四時排演者，亦皆崑曲大齣，出自詞臣校勘◦若第論南曲之盛之精，蓋未有過於有清一代者。今海鹽腔尚存於浙中，弋陽則自江西流人湖南北、四川。兩湖又獨爲漢調，名爲二黄。南行於皖，謂之爲徽調；北行於都中，謂之爲京二黄，其劇文創於元末明初之《王魁傳》，於山陝間擊筑嗚嗚，謂之爲梆子。

同光以來，崑弋陵替，俚曲風行。余與長沙王葵園閣學、張雨珊部郎、吴縣徐耕餘大令三數人，在湘中爲崑劇主盟，卒以違時，不得一振其緒。昔宋玉對楚王問，言：﹁《下里》《巴人》，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，其爲《陽阿》《薤露》，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；其爲《陽春》《白雪》，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；引商刻羽，雜以流徵，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。其曲彌高，其和彌寡。」古今人情，何其相類若此耶？然人情厭常喜新，窮則思變，京師、長江諸省會，又漸尚崑詞，即昔之以二黄、梆子著稱之諸伶，亦齲齒奉心，甘爲邯鄲之步。是

【P129】

固南曲中興之兆也。

博士著書時，若甚悼惜中原雅樂之失傳者，其於今昔情勢，或未深諳。雖然，南曲興矣，而北曲終不可復，是則可爲深嘅者已。

觀濠居士詩文存序

常熟楊氏，同出吾祖宋少保石林公之後，國初有諱德賢者，育於青浦楊氏，子孫繁衍，遂蒙其姓，至今爲海虞望族。乾嘉以來，文學科第之盛，甲於一邑。道咸間有二鉅儒出，一爲鳳陽太守公諱沂孫，一爲太常寺卿公諱泗孫，海内佔畢之士，畧識文字，殆無不知常熟有二公者。

輝自壬辰通籍，留心國故，徵求先祖輩遺書，識星伯太守於京師。太守爲二公從子行，而資政公諱汝孫之令子，時方官侍。語及家世，但知先族祖輩詩文尺簡以同祖相稱，初未暇出世譜相質證也。戊戌羣僉亂政，侍御草疏，首發其奸。輝方里居，著書闢之，有 《翼教叢編》之刻。當時南北相應，出自同宗二人，江陰繆藝風先生見贈詩有云「石林好孫子」者，正謂此也。

吾族世稱江南華胄，環洞庭而居，故臨湖諸郡縣皆有地著。自北宋少卿公參二世、道

【P130】

卿公清臣三世，以詞館起家，其後以文章治事顯者，南宋首推少保公六世，元初則文簡公諱李，華亭派十三世，皆丁國家草昧之時，創造乾坤，建不世之勳業。明則文莊公諱盛，崑山派十八世之諫立儲，太僕公諱初春，支頭嶺派郡城支二十三世之疏豫教，於國步艱難中，主持根本大計，迄今史傳垂爲典範，鄉里祀之瞽宗。天啓朝則有工侍公諱茂才，汾湖派石幢支二十四世爲東林八君子冠，以風節領袖清流◦綜觀數公生平，即出其緒餘，若詩古文辭説部之書，無不沾溉後人，振肅風紀，美矣備矣，宜若無有繩武者矣。

及我朝，乃有文敏諱方藹，崑山派二十五世、忠節諱映榴，新場派二十五世二公，爲時名臣；九來諱奕苞，崑山派二十五世、横山諱燮，汾湖派二十五世二公

，馳聘文苑。横山公之父明工部公，世稱天寥先生者諱紹袁，汾湖派二十四世，前明遺逸，有《午夢堂全集》，裒錄一家之作，鏤版風行。其長女瓊章祖姑諱小鸞，汾湖派二十五世，《返生香》詩詞膾炙人口，而眉子硯遺事題詠遍海内名流。孫行則元禮諱舒崇，汾湖派二十六世、分干諱舒璐、學山諱舒穎，派世同上三公，爲蘭玉之秀。元禮公垂虹橋遇酒家女子事，風流艷蹟，王漁洋、朱竹垞諸家詩詞集及筆記中婁述之，徐紈

採入《續本事詩》。乾嘉時有筠潭諱佩孫，湖州派二十九世、仁甫諱紹本，湖州派三十世父子兩中丞公，文采冠時，主盟壇坫，一門婦女皆以詩詞著聞，事詳袁枚《隨園詩話》、戴璐《吴興詩話》。咸同之交，調笙公諱廷琯，太湖頭派白沙支三十一世爲吴中文獻耆英，南臺公諱衍蘭，崑山派餘

【P131】

姚支三十四世執嶺南詩盟牛耳，常熟二公則壎箎迭奏，接跡聯珠。太常公於咸豐壬子主考湖南鄉試，得士如王湘綺，爲近代文雄。太守公以篆隸名一時，吴愙齋尚書得其法傳，遂爲斯冰絶學。兩漢儒林所稱家法，非傳之子孫，即授之門下◦二公即無一文一詩流布，其精 神亦將綿亙於天地，而垂不朽之稱。故此五六十年，人人知有常熟二楊先生，固未嘗得覩其述作而始傾服也。

今年夏初，入都客途，識孟龍法曹，出示家乘，乃知爲侍御之猶子，尊公碩甫大令與輝同光緒乙酉舉貢，因緣而交賢阮佛士計史。推論世繋，法曹長輝二世，計史長輝一世。婁辱下問，並以太常公《觀濠居士詩存》二卷、《文存》四卷命序。輝受而讀之，見前有陽湖趙惠父、吴縣潘西圃及繆藝風三先生題辭，已得公之概畧。輝以末裔，不敢仰贊高深，惟計史亟亟以表彰先德爲心，是固輝有同志者。故畧述家世，俾兩族子姓知家澤之方興未艾， 咸思有以振起云。

重刊八指頭陀詩序

工詩必非高僧，余向舉此以語寄襌，寄禪不服也。余告之曰：「古之高僧，寒山、拾得以外，若唐之皎然、貫休，宋之九僧、參寥、石門，詩皆不工。汝獨工之，其爲僧果高於唐宋

【P132】

諸家否耶？」寄襌不能答也。

夫詩本至難工之事，既工詩矣，何必定爲高僧◦四十年來交寄襌，見其終日吟哦，喜與湖内外名士相詶唱，又善於冠蓋逢迎，詩則日見其工，僧則未見其高。在戊戌以前所爲詩，余作檀越，爲之刊行。其後僧衆推主長沙上林寺方丈，余書楹帖贈之，有「正法眼空三教論，中唐音變九僧詩」之句，亦謂其詩雖工，而僧不高也◦主方丈一年，徸徸僕僕，無一食頃閒。偶記吴園次諷大汕之語語寄襌曰：﹁和尚酬應雜遝，何不出家？」寄襌笑頷之，亦不能答也。久之辭席遊天童，得「袖底白生知海色，眉端清壓是天痕」聯句，爲長沙王葵園閣學所激賞，每與余説寄襌詩，則拈此聯，誦歎不已，且一再書之吟牋，以示學者。顧此聯誠佳，不知閣學何以銘心不忘若此。余因言寄襌詩有魔境，一時同遊皆入其魔中。其終身爲詩僧，而不能爲高僧，亦以魔累之耳。

夫詩文之魔，彌久而彌大。寄襌詩既澒洞於一時，即可斷其能傳誦於百世。其集生前已一再鏤板，海内風行，今吾友楊君晳子又舉全稿刻之◦晳子爲王丈湘綺高第，湘綺乃最先知寄襌詩者，晳子與寄襌無深交，推湘綺之愛而愛其詩，囊橐蕭然，乃節縮他費，完此心願，余甚愧之。寄襌向舉其詩全稿，託余續刊，十年以來，喪亂頻仍，四方逃難，心欲圖而志不遂，誠恐負我故人。今幸見其成書，是爲余釋一重負也◦故樂得而序之。

【P133】

重印錢曾述古堂影宋抄本説文繋傳跋

南唐徐鍇《説文繋傳》近所傳本有三，一乾隆壬寅汪啓淑刻本，一乾隆甲寅馬俊良《龍威秘書》巾箱刻本，一道光己亥祁寯藻刻本°汪馬本行世已久，人雖知其謬誤，恨無善本代之，乾嘉諸儒亦頗援引以校徐鉉本。迨祁本出，人人知汪馬之非，而益信祁本之足 貴矣。

祁本出自影宋抄本，歷經黄蕘圃、顧千里鑒藏，其善處已詳祁序及後《校勘記》中。然其本出自何人，傳之誰氏，顧氏《思適齋文集》、黄氏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曾未一言及之。 祁序所稱汪士鐘藏宋槧殘本，則出自明趙宧光舊藏，黄氏亦經藏過，其書每半葉七行，行大字十四字，小字雙行二十二字，祇存《通釋》第三十至末凡十一卷，語詳莫友芝《知見傳本書目》。今汪祁二本行字與此同，相校則互有迻易，汪本譌奪亦同馬本，祁刻《校勘記》時舉之正。惟就三本互相勘校，祁本之善，自無可議，然不見宋刻或影宋原抄，終無以釋人疑問也。

曩閲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，載有此書四十卷，云：「流傳絶少，世罕有覯之者。當李巽巖時，蒐訪歲久，僅得七八，闕卷誤字，又無是正。何况後之學人，年代浸遠，何從覩其全本。

【P134】

此等書應有神物呵護，留心籍氏者，莫謂述古書庫中無驁人秘笈也。」曾之推重是書，余固未敢深信。

述古藏書散後，此書歸上海郁泰峯宜稼堂，郁書於同治初元半歸揭陽丁禹生中丞持静齋，丁書於癸丑年散落滬市間。余在繆藝風先生坐中，有書估持來見之，余出即尾追估 ，已渺如黄鶴。顧揣其書必不出滬上也，時屬張菊生同年訪之，乃知果在南潯張氏。今 已仿印，先以影本示余，因取汪祁二本勘之，知其同出一源，行字皆有迻改，汪本迻改尤多，木部、心部闕至數十字，橤部脱去部首字，㡀黹㐆㱃㳄㒫嵬等部汪本通部倶脱，馬本亦然。至祁刻《校勘記》中所舉原抄及汪馬各本誤處，此本並同。其汪刻異者，諦審行字， 均刻後改之，如《一部》「工」篆下「任器」，此本「任」作「仕」，汪本作「禮」，是也。顧細按汪刻，「禮」字微偏，其爲刻後校改痕迹可驗也。《示部》「䄟」篆下「讀若春麥爲毳之毳」，此本與祁本同，汪本兩「毳」字均作「䄟」，而「䄟」字畧小，其必後據鉉本校改，而原見之本必作「毳」字，亦痕迹可驗也◦《玉部》「瑮」篆下「相帶縈帶」，汪本無此四字，此本、祁本有之，則汪本之譌奪也，「玭」篆下「玭珠之有聲者」，祁本無「者」字，《校勘記》云當依汪本作「玭珠之有聲者」，此本正有「者」字，則又知此本勝於祁所據之抄本也。畧舉前一二篇，以見大凡，餘非别作校記，不能詳也。

【P135】

又二十五卷，據祁刻云舊闕此卷，宋抄本以大徐所校定本補之，故祁本此卷前結銜題名祇「徐鉉」一行，此本與汪馬兩刻仍題「徐鍇傳釋、朱翱反切」兩行，則所據之原本又似與祁所見者微有不同。但鉉本用孫愐切音，鍇本用朱翱反切，此本雖題「朱翱反切」，書中仍用孫愐切音，則此本又不如祁刻所見原本之審慎矣。

此本篆字出自抄胥，不無描寫之失。然近世鉉鍇二書亦已家絃户誦，昔邢子才有云：﹁誤書思之，亦是一適。」此在深通小學之儒，必不以此爲病◦若論此抄本之古，則在顧黄以前，亦較顧黄本爲有來歷。余誠不意二百數十年所傳驚人秘笈，至今化身千億，流布人間，論菊生同年表章之功，他日當於《説文統系圖》中增一坐位矣。

廣説文統系圖説

乾隆辛亥，羅兩峯山人聘爲桂未谷明經馥作《説文統系圖》，凡八人，許慎以下，有元魏江式、北齊顔之推、唐李陽冰、南唐徐鍇、北宋徐鉉、南宋張有、元吾丘衍。

吴縣張痩桐舍人墳爲作記云：「許氏之學，實出於賈逵◦慎之子冲上《説文解字》於孝安之朝，迺傳其書。陽冰之猶子騰集書爲《説文字原》，郭忠恕書小字《説文字原》，並撰《汗簡》，顧野王《玉篇》亦羽翼《説文》，皆不可不圖」。

【P136】

高郵王懷祖黄門念孫則云：﹁凡傳述許君之學者，皆不可缺漏。《隋書•經籍志》梁有《演説文》一卷，庾儼默注；《宋史•藝文志》有僧曇域《補説文》三十卷，及錢承志《説文正隸》三十卷；《玉海》稱吴淑好篆籀，取《説文》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，撰《説文五義》三卷； 又李燾有《説文五音韻譜》十二卷，及朱翱之反切，句中正、葛湍、王惟恭之同掌修校，皆不可不圖。許君之學本於賈逵，賈逵本於其父徽，徽本於劉歆、塗惲、謝曼卿三人。《説文》所載有劉歆、賈逵、杜林等十餘人之説，圖之亦不可勝圖。凡此皆不必圖者也。」

福山王文敏懿榮記云：「曲阜桂氏所造《説文統系圖》，詳見當時各家題字，言人人殊。蒙按：圖緣始於《説文》，許君前斷無可圖，許君後非專治許書者誼不得入，其書又當以見存目擊者爲斷。國朝爲許學者甚夥，又當以專門有心得者爲斷。如是則許君後止應圖南唐徐鉉、徐鍇二人，國朝祇段玉裁、王筠二人，嫡子耳孫，當承血食。若桂馥、嚴可均，止當爲張有之附祀配食耳。許君當日爲古文家，《説文》亦專重古文，引古器真品文字證《説文》，王氏筠始發之。嚴氏可均《説文翼》，亦未成書。又近今朝鮮人朴珪壽之弟著《説文翼證》，與王氏、嚴氏遥合，然皆據阮吴《款識》舊文，偽器謬釋，牽混拉雜。後之真通古文識真器者，當師承其意，匡正其説，便當據此圖中一席也。」

輝按：諸家説多未安，張説近是，與原所圖者仍爲未備。文敏所議，全爲虚矯，不可

【P137】

據。「説文」二字，非許君自著之書，後序明言：「孝平時徵爰禮等百餘人，令説文字未央廷中。」是「説文解字」之名，固有所本，安得云緣始終「説文」？許君前無可圖，既云「非治許書者誼不得入」，後序所云郡國山川所出鼎彝前代古文，乃許君偶一采之，亦惟許君真識古器文乃能采之。既云「阮吴舊文、僞器謬釋」，然則後之真通真識者，殆文敏自命乎？當知金石自爲專門之學，不可以混許書。許書乃倉頡之嫡傳，爲漢儒塙有師承之遺説。

余嘗謂中國文字之始，爲上古穴居巢居時代之野人，發於自然之性，畫爲記事之表幟。迨沮誦、倉頡二聖出，錄其文，整齊之，或修改之。秦以前二聖之字並存，六國時諸侯異制，文字亦異形，至秦始皇時始畫一。李斯乃爲倉頡之學者，故《漢書•藝文志》敘小學云：﹁《倉頡》七章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；《爰歷》六章者，車府令趙高所作也；《博學》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。文字多取《史籀篇》，而篆體復頗異，所謂秦篆者也。閭里書師合《倉頡》《爰歷》《博學》三篇，斷六十字以爲一章，凡五十五章，并爲《倉頡篇》。武帝時司馬相如作《凡將篇〉，無復字。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，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《元尚篇》，皆《倉頡》中正字也，《凡將》則頗有出矣◦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，各令記字於庭中，按此即《説文》後敘所云「徵沛爰禮等百餘人，令説文字未央廷中」是也。此「記」字當是「説」字之誤。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《訓纂篇》。」又云：﹁《倉頡》多古字，俗師失其讀，宣帝時徵齊人能

【P138】

正讀者，張敞從受之，傳至外孫之子杜林，爲作訓故，故并列焉。」是秦漢二代，諸官吏儒生皆是用《倉頡》字，而絶無道及沮誦者◦以《倉頡》《爰歷》《博學》合五十五章，章六十字，是時僅有字三千三百之數。除《凡將》有增出，《急就》《元尚》皆《倉頡》正字，必仍爲原數。據《説文後敘》「揚雄采以作《訓纂篇》，凡《倉頡》已下十四篇，凡五千三百四十字」，是時已增多二千四十字，至許本書又增至九千三百五十三文，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字。是雖遞相增加，實同一統系。論先河之義，賈逵爲許君之師，則圖中不可不列。沮誦之傳已絶，僅有存者，《倉頡》之遺。若無李斯、趙高、胡母敬開繼於前，張敞、杜業、爰禮、揚雄、杜林諸人説解於後，許君亦無所秉承。此許君自敘所舉其著書之淵源，則圖中亦不可不列者也。

許敘又云：「亡新居攝，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，自以爲應制作，頗改定古文◦時有六書，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異者也。」許書既采奇字爲部首，是甄豐亦在所必錄。世因秦始滅學，罪及李斯，趙高欺君，在奸邪之列，揚雄、甄豐等亦以從事新莽，見擯儒林◦然既以統系言，非從祀廟庭，自不可因人而廢斥。又許冲上安帝書云：﹁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，教小黄門孟生、李喜等，以文字未定，未奏上。」《後書•西南夷列傳•夜郎》云：「桓帝時，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，不知禮義，乃從汝南許慎、應奉受經書圖緯，學成，還鄉里教授，於是南域始有學焉。」常璩《華陽國志•南中志》：「桓帝之世，毋歛人尹珍字道珍，以生於

【P139】

遐裔，未漸痒序，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，師事應世叔學圖緯，通三才，還以教授，於是南域始有學焉。」據此則許君弟子有孟生、李喜、尹珍三人，乃統系中應有之人，亦不可不列者也。若江式、顔之推以後，僅爲私淑，無關統系◦此如廟庭從祀之列，不得比於三千七十之徒，明矣◦况此七人外，固如張氏所言，應增顧野王諸人，然余意許冲應列外，由私淑之人例推，若晉吕忱撰《字林》，林罕撰《字原偏傍小説》，釋夢瑛撰《字原》，皆篤信許學，比於李騰、郭忠恕，及《演説文》之庾儼默、《補説文》之僧曇域，撰《説文正隸》之錢承志，撰《説文五義》之吴淑、《五音韻譜》之李燾，未遑多讓，何乃遺之，而反羼入作反切之朱翱及上溯逵之父師與《説文》全無關涉者？是皆不明統系矣。

揆桂氏作圖之意，既曰第一圖，當有第二圖繼其後，然前圖於統系未塙，則後圖必不如余意所欲圖。顧桂君創始之功，自不可没，故特廣其義，以作此圖◦至近儒爲《説文》之學，自以段玉裁爲首功，餘若王桂錢鈕諸家，又在坿庸之列，圖之不可勝圖，當仿《人表》之例，别爲表以張其學，不必與於圖也。或問余篤嗜許學，比之於段桂諸人何如？余曰：昔桂氏本杏壇打掃夫，衍聖府中免其役，因號復民。余則自命爲萬歲里打掃夫，以從其後，不求免役，不求復民，附之圖之尾，如鄭板橋自稱徐青藤門下走狗之意，或不以爲僭妄也夫。

【P140】

陳璩章傳

人莫不一死，死於國爲忠，死於友爲義。二者於命即非令終，然其臨難不苟，殺身成名，後人思其遺烈，未有不聞風興起者也。辛亥改革以來，奸人假國是以竊位號，朝割一城，夕據一邑，横徵暴歛，殘民以逞者，所在皆有。當國者不務正，率易一主者，輒思操切以削平之，人才既未儲於平時，臨事復以恇懦之夫當其任，乃至兵争不已，而人民之罹於鋒鏑，與死於敵、死於寇者，如虫如沙，不可以算計也。

丙辰譚延闓再起督湖南軍，部下以擁戴功，驕横難制，左右復貪賄用事，民怨日滋。延闓日飲酒作草書，與賓客諧談以自恣，不治一事也。當軸以湖南爲南北要衝，又爲兩粵門户，欲制粵必扼湖南，乘延闓之弊，驟以傅良佐代之。良佐辰州人，熊希齡門下也。或曰希齡伺延闓隙，謀長省，陰薦良佐先往，疑莫能明也。良佐至，延闓部下劉建藩、林修梅合謀抗拒。良佐以水警廳陳璩章往招撫，璩章明知往禍必速，以良佐深知遇，單騎馳就任。至則劉林已易幟，不受命，且懸巨賞捕璩章急◦有部兵出死力護之，冒險走三晝夜達長沙。良佐覿面驚喜，以爲更生也。

璩章習兵家言，又生長世禄，家藏圖籍甚富，於山川形勢，郡國利病，條縷若分析，以

【P141】

湘省凋敝，意謂軍事粗定，即因時建革，爲鄉人謀生聚，志不在功利也◦延闓部將某恨良佐奪其位，謂去良佐必先去璩章，日謀刺殺之，而未有間，因賄其僕，隱伺之◦一夕治軍書未寢，僕糾賊衆十數人圍攻，從子綜堂聞變，出呼左右，不應，賊以刃迎，砍傷腦，同及於難。璩章死，良佐未幾亦遁。嬲擾至今，烽燹相接，論者追原禍始，未嘗不太息璩章死之速，而湘人之禍湘爲自召也。

方璩章逃至省，良佐出謡揭示之曰：﹁此間惡死無益，曷北行再圖南下？」璩章憤然謂：﹁信陵君欲以賓客赴秦軍，無若秦何，亦各行其志耳。吾從公來，以死衛國，利害不問也。」良佐改容謝之。璩章卒以死成其志，是可哀也。

璩章字則蘧，湖南祁陽人，陳文肅公大受五世孫，四傳至與璊，生丈夫子五，璩章其季也。始入學，頭角岐嶷，其從父文騄者精風鑑，嘗譽之曰：「是子骨相非凡，他日名位當繼文肅起，宰相器也。」及長，讀書礪名節，默察天下將亂，日究心兵法輿地，務爲有用之學，不屑屑於章句也。久之，遊日本，入士官學校卒業，歸充長沙軍學教授。旋奉大吏徵調出關，歷參奉天、吉林軍事，爲當道倚重◦吉撫某誤入讒搆，因案牽劾歸。歸則益治兵書，不圖復官，惟覘世變，以待時至。

武昌事起，湖南響應，巡撫余誠格以下悉逃去，城兵大亂。璩章先事勸統兵黄忠浩戒

【P142】

備應緩急，不聽。時有焦大鴻、陳作新自起爲都督，璩章歎曰：「若輩烏足與大事，吾不忍坐視羣醜奴致桑梓糜爛也。」遂不復出。自後時事日羹沸，變多出意外，璩章恆思籍手，不獲遇。既而參良佐軍，以良佐同鄉里，推心腹，方思擴張湘軍夙威，出謀天下事◦天不厭亂，遽死於賊手，是獨璩章之不幸耶？太史公曰：「貪夫徇財，烈士徇名。」今之據高位，樹牙纛，假借名號，攫取吾民脂膏以固權勢者，皆貪夫也。吾知璩章雖死，魂魄必戀戀於故鄉，欲爲厲以殺賊也。

璩章死四年，墓封樹，同縣李馥爲撰墓誌，生平事蹟具國史。璩章之兄冰叔參議琢章與余雅故，請爲傳。余謂傳者，傳信於後世也。璩章生前馳驅南北，或謂革命，或疑銳進。往事已矣，未足追述，然其有心造福鄉國，以息天下之兵禍，則人人所共諒也。是固無媿於文肅之孫矣。

與舒貽上論星命書

命理原出《易》數，五行生於八卦，納音出於《河圖》《洛書》。聖人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又曰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此天命即《中庸》「天命之謂性」之命。性者，五行之性。鄭玄注：﹁天命，謂天所命生人者也。是謂性命。木神則仁，金神則義，火神則禮，水神則信，土神則知。

【P143】

按：當云「水神則知，土神則信」，此疑傳寫之訛。《孝經説》曰：﹃性者生之質。命，人所禀受，度也。』」此鄭注即説命理◦《後漢書》鄭本傳云：﹁五年春，夢孔子告之曰：『起，起。今年歲在辰，來年歲在巳。』既寤，以讖合之，知命當終◦其年六月卒，年七十四。」本傳又云：「師事第五元，先始通京氏《易》。」鄭《易》主爻辰分野，宜其精於星命之學。聖門易學傳於子夏，故漢《易》皆以子夏爲老師。《論語》：「子夏曰：『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』」此命理出於《易》數之碻證。

鄙人向治漢學，見毛西河、胡朏明及惠氏父子之書，力駁《河》《洛》之書爲道家僞造，初亦信之不疑。及讀江慎修《河洛精藴》一書，發明《河》《洛》體用，乃悟漢學諸老先專爲門户之見，竊疑《河》《洛》之數，事事皆有先驗，何至兩漢絶無師傳？徐而悟及，此學經三國時兵事紛争，師儒凋謝，至典午一統之後，士大夫崇尚清談，喜治老莊之學，王韓以空疏無學之人治《易》，不獨此等秘密之絶學未見其書，即漢儒所傳卦氣爻辰，亦絶不知考究。意其書爲道家私相授受，至北宋仍還之儒家，故其學雖中斷失傳，以唐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所引六朝舊注微言奥義，亦復時有蹤跡可尋。漢學家必欲武斷謂造自北宋初人，此萬不可執爲信讞者也。

命理之書，以隋蕭吉《五行大義》爲最古，次則唐李虚中《命書》，其書載《永樂大典》

【P144】

中，《四庫全書》開館時，編檢諸臣從《大典》輯出。同時又輯出《珞琭子三命消息賦》注二家，一爲宋釋曇塋注，一爲宋徐子平注，而與鄙人所藏影宋寫本卷帙不同。鄙人臧本，一 爲《新雕注疏珞琭子三命消息賦》三卷，附李燕《陰陽三命》二卷，注者宋人李仝，疏者則宋人東方明；一爲《新編四家注解經進珞琭子三命消息賦》六卷，四家者王廷光、李仝、釋曇塋、徐子平。《珞琭子》本係託名，其書似出北宋人偽託◦又有《新刊秘訣三命指迷賦》一卷，宋岳珂補注◦又有宋廖中撰《五行精紀》三十四卷，此爲明人萬民育《三命通會》所從出。

今世《三命通會》所引唐宋人舊説，均注明出處，亦復異説紛紜，有可取者，有不可取者，鄙人分别辨證，著有《星命真原》一書，其中以林開五命胎月之説爲最不可通。人固同以十月而生，然有不足十月者，亦有滿過十月者，必人人限以十月，止推某月爲受胎之日，此可斷其必無此理也。又如甲辛等字爲懸針，丙丁等字爲平頭，乙巳等字爲曲脚，一概謂之凶殺，殊爲望文生義，不知造字之本形。鄙人初以爲出自《三命通會》，乃明人流俗之談，後檢《五行精紀》引古命書先有此説，誠不知宋明人之不識字，何以鄙陋如斯？又如戊土寄生於寅，又謂長生於巳，又謂長生於午，又謂長生於申，皆無一定之説。此皆有待於吾人訂正，而不可泥守前人一先生之言者。

【P145】

至若星野内盤，尤爲緊要，五行家但取干支相斷，雖十準七八，要不可不證之以星盤。既謂之星命，安得離星野而談命乎？分野之説，前人多駁之，鄙人有辨證，載所著《星命真原》中。漢王充《論衡》，一代奇文，非孔刺孟，議論不爲苟同，獨酷信禄命家言，累牘連篇，不嫌辭費，且深信人生富貴貧賤之大小，由於所稟之星氣清濁高卑。可見漢儒於星命亦有專門，故雖矯然獨異之王充，亦不能不篤信其學也。

唐宋人推命多取納音，其法年月並重是也。不取納甲之法，以月弦月滿日月相會，推人受日月精光之淺深，此本七政十二宫推命之先河。《漢書•藝文志》曆譜家云：「曆譜者，序四時之位，正分至之節，會日月五星之辰，以考寒暑殺生之實。又以探知五星日月 之會，凶阨之患，吉隆之喜，其術皆出焉。此聖人知命之術也。」所載書名有《日月宿曆》《傳周五星行度》等書◦知星盤之術，出於劉漢時代。疇人四散，而後流入外夷，釋藏有《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説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》及《七曜攘災决》，内載星盤，與明以來所傳命書一一符合。明洪武十六年官譯《回回天文書》，所載十二宫亦正相同，内載星盤，即本之釋氏，可知其術由漢時轉入印度，又由印度入回回，又由回回還人中國。西洋人穆尼閣所著《天步真原》一書，即用其法推命，其流傳有緒，如蛛絲馬跡之可尋。嘉道間其術盛行，今通其術，無不奇驗，觀無錫倪榮桂《西法命盤》《禄命要覽》、上元温葆琛《春樹齋叢

【P146】

説》諸家之書，可以得其要領矣。

閣下既篤好此事，不可僅涉藩籬。孔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。」吾輩並非以此求榮，乃欲以此安命，深而求之，可以一切皆空，雖學佛無難矣。

再與舒貽上論星命書

前書論星命出於《易》數，已將命書源流一一詳舉矣。見示某種小報，載有《八字辨惑》一篇，力駁命理之不可信。閲未終幅，即已一笑置之，勉强閲完，亦無足供吾人辨論之聲價。中國各種學問，皆有各種來原，豈能由一知半解之人，恃其如流如簧之巧言，即可抹倒千古者？鄙人前書言星命出於《易》數，又言出於聖門，兩漢儒者如京房、翼奉、鄭玄、許慎、虞翻諸人，其注《易》論五行之遺文，皆可集合推求，爲星命家之塙證。即諸人所占國家災異及己身生死，亦皆史有明文，非僅王充《論衡》中數篇專門學也。某所爲《八字辨惑》，不暇逐段逐句瑣瑣與之争是非，姑摘其大概言之。

如謂夏商周秦漢歲首名不相同，八字歲上一柱即不能定。此自就三統定曆而言。孔子曰「行夏之時」，是三統經聖人折衷，而後以建寅爲歲首。聖人因學《易》而知天命，寅爲人統，命者人所禀於天地，論命必遵人統，一言可以了之。《易》之言曰：「有天地然後有萬

【P147】

物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。」子者天初開，丑者地初闢，必待寅有男女而後有命可論，男女統謂之人，爲二氣五行所生物種之靈秀。建歲亦必始於寅，故論命獨騐於人，此理也，非數也。數從理出，故星命遂成一家言。非獨星命，龜蓍動植死枯之物，亦可前知；堪輿形法陰陽之書，同此占驗。《漢》《隋》藝文、經籍二志所列術數一家書目，幾欲倍於儒書，苟非有所憑依，何爲學徒如此之盛，學派流傳如此之久耶？

其言地球向日爲晝，背日爲夜，日干祇能就地方而言，不能全球一律。不知日繞地球，一日一小周天，是分晝夜；一年一大周天，是分寒暑。此正吾人一身所得太陽力之用，所以星命雖重八字四柱，而尤重在日時，正不必合全球以概一隅，亦萬無合全球以論 一隅一人之事之理◦《辨惑》而爲此空泛無際無著之論，知星命者固無所用其置詞，不知星命者更不知其意之所在矣。

其言日行有遲速，即不能有定時，譬如吉林在北京之東，北京日在正午十二時，吉林已在下午二時，其餘新疆各省皆不同◦不知此類推測未准之處，近人命書如倪榮桂、温葆琛諸家均已考證精密，不煩重言，即古星命名家如唐李虚中、宋釋曇塋亦深知其理，故其斷命當時以爲神奇。中國未有鐘表以前，皆以土圭測景、銅壺滴漏爲準，則滴漏只能定十二時之大概，誠不如土圭測景之得真正時辰。今世通行之日規徽盤，蓋即本其遺製而加

【P148】

以精密。日規背下一版，詳載節氣，分排二行，爲二十四格。其法以二分二至晝夜長短相類推，如在立春節中測日景正中，則將其背針移指立春節一格，如在立秋節測日景正中，則將其背針移指立秋節一格，其他節氣皆同◦節氣既有一定之時，於是日之出寅出卯、入酉入戌亦有一定之時。彼言新曆有平時，又謂京城以午礮定日午，此皆隔膜之談，亦前人談命者所未聞未見也。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之行天，本有一定軌道，在人固有儀器以測之。日之偏東偏西，月之或弦或望，五星二十八宿之或進或退，或遲或速，星命家在所必考，誰是以午礮平時論命者？一地有一地之日午，日規雖係成法，易地用之則不同，以日午表見於日規中線者亦易地而不同也。鄉農無鐘表，無日規，其辨别時辰，或指一物，或指一樹，以定日之早暮，大致亦無差謬。夜則以雞初鳴、再鳴、三鳴定時刻，猶且視滴漏爲真◦何况通都大邑，人人知以日規正午定鐘表時間，又何不准之有耶？

至謂干支爲一種名辭，於人身絶無關係，此真不讀書不識字之浮談。凡文書中成立 一種名辭，必就其物之本質本性立一義，造一字以指定之，並非無來無歷而泛泛加以徽號也。如甲乙本爲木，故木即以甲乙名之；丙丁本爲火，故火即以丙丁名之；戊己本爲土，故土即以戊己名之；庚辛本爲金，故金即以庚辛名之；壬癸本爲水，故水即以壬癸名之。其本質與本性如是，而名與字乃因其實義而生焉。即吉凶神殺諸名稱，亦豈真有其人其

【P149】

物主司其事？不過五行清秀之氣凝聚一處，則謂之吉神；五行惡濁之氣凝聚一處，則謂之凶神。西人書記十二宫，以子爲寳瓶，丑爲摩羯，寅爲人馬之類，亦因其氣之凝成象，而後有以名之。論氣與論質，性雖有異同，其名緣物生理固一也◦摩羯即韓文公所謂「命宫坐磨蝎」之磨蝎，譯音相同，而字畫差異。此法出於西域，流入印度，轉入回回，又轉入中國。文公既有此語，則在唐時必已風行◦近人尊崇西學，出之西人之口則奉若神明，出自吾國之書則謂之迷性，何其自輕自賤、視吾身不值一錢耶？須知造字之始，十干本象人身，《説文解字》云：「甲象人頭，乙象人頸，丙象人肩，丁象人心，戊象人脇，己象人腹，庚象人臍，辛象人股，壬象人脛，癸象人足。」據《人身圖説》，人之成胎自鼻始，既而成頭，成頸，成身，成藏府，成四支。西人合信氏《婦嬰新論》所繪逐月胎形諸圖，亦正如此。以四時五行相生之序相例，春木生夏火，夏火生中央土，中央土生秋金，秋金生冬水，冬水又生春木，生生不已，而後成此循環不死之乾坤。

蓋天地開闢之初，一氣而已矣。以氣生水，故水爲五行之始，亦爲五行之終。人身以腎爲水，爲生子之根原，《素問》男女皆有天癸，即此水也。天地陰陽，由水而生，入亦由水而生。五行爲人形之本初，人形即五行之結體，是二是一，故干支與人相始終，何得謂爲無關係耶？《易•繋辭》：「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。」又曰：

【P150】

「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◦」《書•洪範》：「一，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」孔穎達《正義》曰：「《易•繫辭》曰『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』，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。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天五生土，此其生數也。如此則陽無匹，陰無耦，故地六成水，天七成火，地八成木，天九成金， 地十成土。於是陰陽各有匹耦，而物得成焉，故謂之成數也。」按唐李鼎祚《周易集解•繋辭》注引侯果曰：「天一甲，地二乙；天三丙，地四丁；天五戊，地六己；天七庚，地八辛；天九壬，地十癸，是即十干化氣也◦天一甲，地六己，故甲己合化；地二乙，天七庚，故乙庚合化；天三丙，地八辛，故丙辛合化，地四丁。天九壬，故丁壬合化；天五戊，地十癸，故戊癸合化。始而一行，自爲夫妻，甲陽乙陰相匹耦，丙陽丁陰相匹耦，戊陽己陰相匹耦，庚陽辛陰相匹耦，壬陽癸陰相匹耦。此《繋辭》所云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』者也」蕭吉《五行大義》引《五行書》云：﹁甲爲青，己爲緑；丙爲赤，辛爲紅；庚爲白，乙爲縹；壬爲黑，丁爲紫；戊爲黄，癸爲纚黄◦此皆夫爲本色、妻爲雜色也。」人少之時，同姓爲婚，生類不繁，於是終以五行，互相夫妻◦甲娶己爲妻而甲己合化，乙適庚爲夫而乙庚合化，丙娶辛爲妻而丙辛合化，丁適壬爲夫而丁壬合化，戊娶癸爲妻而戊癸合化，此異姓爲婚，乃夫婦之正義。《易》曰：﹁有男女然後有夫婦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。」男女同姓也，夫婦異姓也◦譬之醫家

【P151】

用藥，以君臣佐使調劑其偏倚，如西人化學以各種原子化合而成物質，其理一也◦推之六十花甲，化爲六十種類，五行亦此理也◦夫既知五行始於水矣，當知水中伏有微陽即爲火，水火交媾而成土，由土生金，由金生水，由水生木，木又生火，此先天生物之數。今星命書以火土同生於寅，水土同墓於辰，固亦有所本矣。

某報所載《辨惑》，全未讀中國經子之書，於西人之書亦未流覽，其無所知識，好爲虚偽之辨，誠不足與語五行造化之奇。彼既不識五行，自然不信干支之配合。今試再言干支之理。干之有支，所以配合而成六十花甲，六十花甲即成六十納音。《漢書•律曆志》論律吕相生，所謂「律娶妻而吕生子」者，如淳注，律娶妻「黄鐘生林鐘」，吕生子「林鐘生太簇」是也。知律吕相生之故，而後知地支六合之由來。《周禮•春官》「太師掌六律六同，以合陰陽之聲」，鄭玄注：「以合陰陽之聲者，聲之陰陽各有合。黄鐘，子之氣也，十一月建焉，而辰在星紀。大吕，丑之氣也，十二月建焉，而辰在玄枵。太蔟，寅之氣也，正月建焉，而辰在娵訾。應鐘，亥之氣也，十月建焉，而辰在析木。姑洗，辰之氣也，三月建焉，而辰在大梁。南吕，酉之氣也，八月建焉，而辰在壽星。蕤賓，午之氣也，五月建焉，而辰在鶉首◦林鐘，未之氣也，六月建焉，而辰在鶉火。夷則，申之氣也，七月建焉，而辰在鶉尾。 中吕，巳之氣也，四月建焉，而辰在實沈。無射，戌之氣也，九月建焉，而辰在大火。夾鐘，

【P152】

卯之氣也，二月建焉，而辰在降婁。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，是其合也，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。黄鐘，初九也，下生林鐘之初六，林鐘又上生太蔟之九二，太蔟又下生南吕之六二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，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，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，蕤賓又下生大吕之六四，大吕又上生夷則之九五，夷則又下生夾鐘之六五，夾鐘又上生無射之上九，無射又下生中吕之上六。按：《周禮》注「無射下生中吕」，「下」誤「上」，兹據《漢書•律曆志》校正。同位者象夫妻，異位者象子母，所謂『律娶妻而吕生子』也。」

唐瞿曇悉達《開元占經》引《分野畧例》云：「自婺女八度至危十五度，於辰在子，爲玄枵。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，於辰在丑，爲星紀。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，於辰在寅，爲析木。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，於辰在亥，爲娵訾。自較十二度至氐四度，於辰在辰，爲壽星。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，於辰在酉，爲大梁。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，於辰在未，爲鶉首。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，於辰在午，爲鶉火。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，於辰在申，爲實沈。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，於辰在巳，爲鶉尾。自亢八度至尾九度，於辰在卯，爲大火◦自奎五度至胃六度，於辰在戌，爲降婁。」按，此六合者，以十二月斗杓所指之辰合以日月十二月行次之位。蕭吉《五行大義》云：「十一月斗建在子，日月會於星紀之次，星紀丑也，故子與丑合。十二月斗建在丑，日月會於玄枵之次，玄枵子也，故丑與子合。正月

【P153】

斗建在寅，日月會於諏訾之次，諏訾亥也，故寅與亥合。十月斗建在亥，日月會於析木之次，析木寅也，故亥與寅合。二月斗建在卯，日月會於降婁之次，降婁戌也，故卯與戌合。九月斗建在戌，日月會於大火之次，大火卯也，故戌與卯合◦三月斗建在辰，日月會於大梁之次，大梁酉也，故辰與酉合。八月斗建在酉，日月會於壽星之次，壽星辰也，故酉與辰合。四月斗建在巳，日月會於實沈之次，實沈申也，故巳與申合。七月斗建在申，日月會於鶉尾之次，鶉尾巳也，故申與巳合◦五月斗建在午，日月會於鶉首之次，鶉首未也，故午與未合。六月斗建在未，日月會於鶉火之次，鶉火午也，故未與午合。」漢《古詩爲焦仲卿妻作》：「視曆復開書，便利此日間。六合正相應，良吉三十日。今已二十七，卿可去成婚。」是六合之名稱，在漢時已習聞於里俗之口。行本五，何以合則六？午未日月之合，非五行所應有。自餘子丑合成土，寅亥合成木，卯戌合成火，辰酉合成金，巳申合成水，此與天干甲己合之例本自相同◦凡物不合不化，不化則不生子，故干支化成花甲，推爲六六三百六十日而成歲，再推六六三百六十歲而成元◦就十二月而論，十二律吕還相爲宫，以一生六，故一年有七十二候。

漢儒以坎、離、震、兑四卦司一年二分二至，以六十卦司一月六候，是之謂卦氣◦其氣應律吕而成納音，納音始於乾，與納甲之法同。乾，金方也，金有聲，故曰納音。唐宋人論

【P154】

命重納音，鄙人亦重納音，往往見朋友中八字四柱或不佳而一生順利，或八字四柱極美而一生所遇多乖違，固由行運與本命之相差，及其星宫所值之吉凶諸曜相反，而實納音、五行之有異同。如甲子乙丑海中金，則甲乙不以木論矣；丙午丁未天河水，則丙丁不以火 論矣；戊辰己已大林木，則戊己不以土論矣；庚午辛未路傍土，則庚辛不以金論矣；壬申癸酉劍鋒金，則壬癸不以水論矣。此二氣五行之變化，邃於易學之儒者皆能言之，何以一言命理則謂之迷性，豈不謬哉？

至同一年月日時生人而富貴貧賤殊異，此自星野所分之氣人人不同。古人以天上星紀十二次，下配十二州。以地球全形論之，又似其説迂曲。不知天左旋，地右轉，天地終古不離動，則在天經行之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亦麗天而不離動。地球正面可以十二次十二 州畫分，地球背面亦可以十二之數别立一名義畫分◦試以人之居屋相况，如東西南北四方及東北、西北、東南、西南四隅，各有户牖，由户牖視其院中之花木，東屋視此花木在此，西屋視此花木亦在此，推而至於南北，至於東北、西北、東南、西南，視此花木亦在此。此理淺而易明，不待明於天算者而後知之也。又同一年月日時生人，前六十年花甲必有此人，後六十年花甲亦必有此人，未必其富貴貧賤一一符合，此乃關於三元中之氣化，氣化有厚薄、清濁、深淺之殊，一元中有一造化，故上元甲子、中元甲子、下元甲子，世界治亂，

【P155】

迥然不同，何况人物，豈可一律而論？

又或命應富而終貧，命應貴而終賤，不獨四柱無驗，即納音、納甲亦不驗，此又何也？古禮不云乎：「士之子恆爲士，工之子恆爲工，商之子恆爲商。」禮又不云乎：「良冶之子必學爲裘，良弓之子必學爲箕。」以類相生，則式榖相似。又有一極淺之譬喻，如蛟龍生於大海，鰍鱔生於污泥，松柏茂於深山，蘆葦生於淺水，其所憑藉不同，故其發施各異。西人推命，論月氣，論三代祖父母，正合此義。此所謂傳遺性，而即天命之謂性也。

顧謂蚊龍世爲蚊龍，鰍鱔世爲鰍鱔，松柏世爲松柏，蘆葦世爲蘆葦，則正不然。鷹化爲鳩，爵入大水爲蛤，腐草爲螢，橘逾淮而化爲枳，此天然之化也◦松柏合種而成樅，桃杏合種而成奈，此人事之化也◦天化爲文明，進化之自然，人化爲教育，遷善之結局。故安命者聖賢，孔子曰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」是也；造命者君相，孔子曰「知其不可爲而爲之」是也◦閣下天姿高敏，當多讀儒書，多讀古子、子平、神峰之作，知其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歸而求之，有餘師矣。

三與舒貽上論星命書

前奉兩書，論星曆之源流，亦既詳且盡矣。然平日所條問者，隨問隨答，或事過易於

【P156】

遺忘，今復纂括成篇，一一陳於座右，庶幾久閲有悟，觸類而引伸之。異日《日者傳》中有吾輩姓名敘列其間，亦足爲國史中發異采也。

前問：三合之説，不知始於何書？按：《黄帝内經•六微旨大論》六十八：「帝曰：『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？』岐伯：『位有終始，氣有初中，上下不同，求之亦異也。』帝曰：『求之奈何？』岐伯曰：『天氣始於甲，地氣始於子。子甲相合，命曰歲立◦謹候其時，氣可與期。』王冰注：「子甲相合，命曰歲立，則甲子歲也。谨候水刻早晏，則六氣添可與期爾。」帝曰：『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？』岐伯曰：﹁甲子之歲，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，常起於平明寅初一刻艮中之南也。宋高保衡、林億等《新校正》云：「按戊辰、壬申、丙子、庚辰、甲申、戊子、壬辰、丙申、庚子、甲辰、戊申、壬子、丙辰、庚申歲同，所謂辰申子歲氣，會同陰陽法，以是爲三合。」終於八十七刻半；子正之中夜之半也。外十二刻半人二氣之初，諸餘刻同入也。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，子中之左也。終於七十五刻；戌後之四刻也。外二十五刻入次三氣之初率。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，亥初之一刻。終於六十二刻半；酉正之中也。外三十七刻半差入後。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，酉中之北。終於五十刻；未後之四刻也。外五十刻差入後。 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，申初之一刻。終於三十七刻半；午正之中晝之半也。外六十二刻半差人後。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，午中之南。終於二十五刻。辰正之後四刻。外七十五刻差入後。所謂初六，天之數也。 乙丑歲，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

【P157】

六刻，巳初之一刻。《新校正》云：「按己巳、癸酉、丁丑、辛巳、乙酉、己丑、癸巳、丁酉、辛丑、乙巳、己酉、癸丑、丁巳、辛酉歲同，所謂巳酉丑歲氣會向也。」終於一十二刻半；卯正之中。二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，卯中之南。 終於水下百刻；丑後之四刻。三之氣始於一刻，又寅初之一刻。終於八十七刻半；子正之中。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，子中正東。終於七十五刻。戌後之四刻。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，亥初之一刻。終於六十二刻半。酉正之中。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，酉中之北。終於五十刻。未後之四刻。所謂六二，天之數也。一六爲初六，二六爲六二，名次也。丙寅歲，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，申初之一刻。《新校正》云：「按庚午、甲戌、戊寅、壬午、丙戌、庚寅、甲午、戊戌、壬寅、丙午、庚戌、甲寅、戊午、壬戌歲同，此所謂寅午戌歲氣會同。」終於三十七刻半；午正之中。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，午中之西。 終於二十五刻；辰後之四刻。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，巳初之一刻。終於一十二刻半；卯正之中。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，卯中之南。終於水下百刻；丑後之四刻。五之氣始於一刻，寅初之一刻。終於八十七刻半；子正之中。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，子中之左。終於七十五刻◦戌後之四刻。所謂六三，天之數也。丁卯歲，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，亥初之一刻。《新校正》云：﹁按辛未、乙亥、己卯、癸未、丁亥、辛卯、乙未、己亥、癸卯、丁未、辛亥、乙卯、己未、癸亥歲同，此所謂亥卯未歲氣會同。﹂終於六十二刻半；酉正之中。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，酉中之北。終於五十刻；未後之四刻。 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，申初之二刻。終於三十七刻半；午正之中。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，

【P158】

午中之西。終於二十五刻；辰後之四刻。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，巳初之一刻。終於一十二刻半；卯正之中。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，卯中之南。終於水下百刻。丑後之四刻。所謂六四，天之數也。次戊辰歲，初之氣復始於一刻，常如是無已，周而復始。』始於甲子年，終於癸亥歲，常以四歲爲一小周，一十五周爲一大周。以辰命歲，則氣可與期。帝曰﹃願聞其歲候何如？』岐伯曰：『日行一 周，天氣始於一刻。甲子歲也。日行再周，天氣始於二十六刻。乙丑歲也。日行三周，天氣始於五十一刻。丙寅歲也。日行四周，天氣始於七十六刻。丁卯歲也。日行五周，天氣復始於一刻。戊辰歲也。餘五十五歲，循環周而復始也。所謂一紀也。法以四年爲一紀，循環不已。餘三歲一會同，故有三合也。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，卯未亥歲氣會同，辰申子歲氣會同，巳酉丑歲氣會同。終而復始。』」陰陽法以是爲三合者，緣其氣會問也。不爾則各在方，義無由合。又《淮南子•天文訓》：「凡日，甲剛乙柔，丙剛丁柔，以至於癸。木生於亥，壯於卯，死於未，三辰皆木也◦火生於寅，壯於午，死於戌，三辰皆火也。土生於午，壯於戌，死於寅，三辰皆土也。金生於巳，壯於酉，死於丑，三辰皆金也。水生於申，壯於子，死於辰，三辰皆水也。故五勝生一，壯五終九，五九四十五，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。以三應五，故八徙而歲終。」又《漢書•翼奉傳》：「上封事曰：﹃臣聞之於師，治道要務，在知下之邪正。知下之術，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。北方之情，好也，好行貪狼，申子主之。孟康曰：「北方水，木生於申，盛於子。水性觸地而行，觸物而潤，多

【P159】

所好故。多好則貪而無厭，故爲貪狼也。」東方之情，怒也，怒行陰賊，亥卯主之。孟康曰：﹁東方水，木生於亥，盛於卯。木性受水氣而生，貫地而出，故爲怒。以陰氣賊害土，故爲陰賊也。」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，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，二陰並行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。《禮經》避之，《春秋》諱焉。李奇曰：「北方陰也，卯又陰賊，故爲二陰，王者忌之，不舉樂。《春秋》《禮記》説皆同。賈氏説：『桀以乙卯亡，紂以甲子喪，惡以爲戒。』」 張晏曰：「子刑卯，卯刑子，相刑之日，故以爲忌。而云夏以乙卯亡，殷以甲子亡，不推湯武以興，此説非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，大失之矣。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，只取夏殷亡日，不論殷周之興，以爲大失，不博考其義。且天人之際，其理相符，有德者昌，無德者亡。以桀紂之暴虐，又遇惡日，其理必亡。以湯武之德，固先天而天不違，所謂德能消殃矣，豈殃能消德哉。」南方之情，惡也，惡行廉貞，寅午主之。孟康曰：「南方火，火生於寅，盛於午。火性炎猛，無所加受，故爲惡。其氣精專整嚴，故爲廉貞。」西方之情，喜也，喜行寬大，巳酉主之。孟康曰：「西方金，金生於巳，盛於酉。金之爲物，喜以利刃加於萬物，故爲喜。利刃所加無不寬大，故曰寬大也。」二陽並行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吉日庚午』。師古曰：「《小雅•吉日》之詩也。其詩曰：『吉日庚午，既差我馬。』言以庚午之吉日，簡擇車馬，以出田也。」上方之情，樂也，樂行姦邪，辰未主之。孟康曰：「上方謂北與東也，陽氣所萌生，故爲上。辰，窮水也；未，窮木也。《翼氏風角》曰：﹃木落歸本，水流歸末。』故木利在亥，水利在辰。盛衰各得其所，故樂也。水窮則無隙不入，木上出，窮則旁行，故爲姦邪。」下方之情，哀也，哀行公正，戌丑主之。孟康曰：「下方謂南與西也，陰氣所萌，故爲下。戌，窮火也。，丑，窮金也。《翼氏風角》曰：『金剛火强，各歸其鄉。』故火刑於午，金刑於酉，酉午，金火之盛也。盛時而受刑，至窮無所歸，故曰哀也。火性無所私，金性方剛，故曰

【P160】

公正。」辰未屬陰，戌丑屬陽，萬物各以其類應。」又《京房易積算法》曰《京傳》之下卷：「寅中有生火，亥中有生木，巳中有生金，申中有生水，戌中有死火，未中有死木，丑中有死金，辰中有死水。土兼於中。」唐杜佑《通典》四十四引魏高堂隆議臘用日曰：﹁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，以其終而臘。水始於申，盛於子，終於辰，故水行之君，以子祖，以辰臘。火始於寅，盛於午，終於戌，故火行之君，以午祖，以戌臘。木始於亥，盛於卯，終於未，故木行之君，以卯祖，以未臘。金始於巳，盛於酉，終於丑，故金行之君，以酉祖，以丑臘。土始於未，盛於戌，終於辰，故土行之君，以戌祖，以辰臘。」按：以上皆三合之説，見於東漢以前諸書，而非術士所私造者也。

又問：三刑之説，義不得詳◦按：宋趙彦衛《雲麓漫鈔》十三《干支吉凶神圖表》：「寅刑巳，巳刑申，申刑寅，爲恃勢刑◦丑刑戌，戌刑未，未刑丑，爲無恩刑。子刑卯，卯刑子，爲無禮刑。亥刑亥，辰刑辰，午刑午，酉刑酉，爲自刑。」隋蕭吉《五行大義》引：﹁翼氏曰：『東方性仁情怒，怒行陰賊主之。南方性禮情惡，惡行廉貞主之。下方性信情哀，哀行公正主之。西方性義情喜，喜行寬大主之。北方性智情好，好行貪狼主之。上方性惡情樂，樂行姦邪主之。』貪狼主求索財物，既云貪狼，理然求須，陰賊主於劫盜，此亦不疑。廉貞主上客遷召，寅爲陽始，午爲陽盛，故稱上客，既有廉貞之性，理自召任高遷。寬大主酒食

【P161】

慶善，寬大多所容納，故有善慶，善慶必置酒食。姦邪主疾病淫欺，淫欺故因邪惡而生，邪惡必生疾病。公正主執仇諍諌，正故能争，公故能執仇讎也。情好者，水生申盛子，水性觸地而行，觸物而潤，多所好，故爲好，多所好則貪無厭，故爲貪狼，申子主之。情怒者，木生亥盛卯，性受水氣而生，貫地而出，故爲怒，卯木生於子，水與卯還自相刑，亥又自刑，是以陰氣相賊，故爲陰賊，亥卯主之。貪狼必得陰賊而後動，陰賊必得貪狼而後用，二陰並行，是以王者忌於子卯相刑之日也。情惡者，火生寅盛午，火性炎猛，無所容受，故爲惡，其氣清明精曜，以禮自整，故爲廉貞，寅午主之。情喜者，金生巳盛酉，金爲寶物，見之者喜，又喜以利刃加於萬物，故喜，利刃所加，無不寬廣，爲器則多容受，故爲寬大，巳酉主之。二陽並行，是以王者吉於午酉之日。情樂者，謂北與東，陽氣所萌生，故爲上，亦主中央，辰爲水窮也，木落歸本，水流歸末，故木刑在未，水刑在辰，盛衰各得其所，故樂，水窮則無隙不入，木上出窮則旁行爲斜，故爲姦邪，辰未主之◦情哀者，謂南與西，陰氣所萌生，故爲下，戌窮火也，丑窮金也，金剛火强，各歸其鄉，故火刑在午，金刑在酉，金火之盛而被自刑，至窮無所歸，故曰哀，火性無私，金性剛斷，故曰公正，戌丑主之。」又曰：「木落歸本，故亥卯未，木之位，刑在北方，亥自刑，卯刑在子，未刑在丑◦水流向末，故申子辰，水之位，刑在東方，申刑在寅，子刑在卯，辰自刑。金剛火强，各歸其鄉，故巳酉丑，金之

【P162】

位，刑在西方，巳刑在申，酉自刑，丑刑在戌。寅午戌，火之位，刑在南方，寅刑在已，午自刑，戌刑在未。」此與上翼奉上封事及孟康注引《翼氏風角》文義同，是三刑之説亦出於漢儒。其義五行盛滿則刑，實陰陽倚伏之理，非僅數術已也。

前問六親之名，亦僅言大概，而未著其來歷。按《易•繋辭》下曰﹁爻有等，故曰物。」 晉干寶注：「等，羣也。爻中之義，羣物交集，五星四氣，六親九族，福德刑殺，衆形萬類，皆來發於爻，故總謂之物也。」干寶之學出於京房，六親之名於此已定。京房《易傳•乾卦傳》曰「水配位爲福德」，陸績注：﹁甲子水是乾之子孫。」「木入金鄉居寳貝」，陸績注：「甲寅木是乾之財。」「土臨内象爲父母」，陸績注：「甲辰土是乾之父母。」「火來四上嫌相敵」，陸績注：「壬午火是乾之官鬼。」「金入金鄉木漸微」，陸績注：﹁壬申金同位傷木。」又《京房易積算法》曰即《傳》之下卷「孔子《易》云：『《易》八卦鬼爲繋爻，財爲制爻，天地爲義爻』」，陸績 注：﹁天地即父母也。」「福德爲寳爻」，陸績注：「福德即子孫也。」「同氣爲專爻」，陸績注：「兄弟爻也。」《抱朴子》引《靈寶經》支干上生下曰寶日，原注：「甲午乙巳是也。」下生上曰義日，原注：﹁壬申癸酉是也。」上克下曰制日，原注：﹁戊子己亥是也。」下克上曰伐日，原注：「甲申乙酉是也。」上下同曰專日。《淮南子•天文訓》：「甲乙寅卯，木也。丙丁巳午，火也。戊己四季，土也。庚辛申酉，金也。壬癸亥子，水也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

【P163】

生金，金生水。子生母曰義，母生子曰保，子母相得曰專，母勝子曰制，子勝母曰困。以勝撃殺，勝而無報，以專從事而有功。以義行理，名立而不墮，以保畜養，萬物蕃昌。以困舉事，破滅死亡。」以上皆漢人所謂六親，京房《易傳》尤與今星命家微妙相合。乾爲金，以水爲福德，是子孫也。以木爲寶貝，是妻財也。以土爲父母，是生我之印綬也。以火爲官鬼，是克我之官殺也。以同位爲兄弟，是比劫分財也。曰金入金鄉木漸微，兄弟多則財少，更爲明白易曉之理。其他散見於《易經》漢晉人注者，雖不能一一具備，亦可約畧言之。《象》曰「比之匪人，不亦傷乎」，干寶注：「六三乙卯，坤之鬼吏。在比之家，有土之君也◦周爲木德，卯爲木辰，同姓之國也。爻失其位，辰體陰賊，管蔡之象也◦比建萬國，唯去此人，故曰比之匪人，不亦傷王政也。」干寶以乙卯爲坤鬼，是克土之官殺也，以管蔡本同姓，是比肩之匪人也◦《小畜》九五《象》曰：「有孚孿如，不獨富也」，九家注：﹁有信，下三爻也。體巽，故孿如。如謂接連其鄰，鄰謂四也。五以四陰作財，與下三陽共之，故曰不獨富也。」按，卦體本六四，辛未土，乃制爻也，故爲財。九家以六四爲九五之財，又有三陽來共，是劫奪此財，故不獨富也。隨初九「官有渝，貞吉，出門交有功」，九家注：、﹁渝，變也，謂陽來居初，德正爲震◦震爲子，得土之位，故曰官也。陰陽出門，相與交通，陰往之上，亦不失正，故曰貞吉而交有功。」按：隨爲否上之初，初柔升上，是乾之上九居坤初，爲

【P164】

震坤之初六，升乾上而兑也。震初庚子水，得坤初乙未土之位，故曰官有渝。水以土爲官鬼，官鬼變則吉也。上本陰位，故陰往之，陰亦不失正。此以官爲子，以子爲官，亦出於卦象之明證也。今星家談命，先分六親，抑知六親名義，其由來之古歟？

前問十二禽之屬，亦非流俗所傳之訛◦漢王充《論衡》：「寅木也，其禽虎也；戌土也，其禽犬也；丑未亦土也，丑禽牛，未禽羊也◦木勝土，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。亥水也，其禽豕也；巳火也，其禽蛇也；子亦水也，其禽鼠也；午亦火也，其禽馬也◦水勝火，故豕食蛇；火爲水所害，故馬食鼠屎而腹脹。」又云：「酉雞也，卯兔也，申猴也。東方木也， 其星蒼龍也。西方金也，其星白虎也◦南方火也，其星朱鳥也。北方水也，其星玄武也。天有四星之精，降生四獸之體。以四獸驗之，以十二辰之禽效之。」充爲此解甚詳，然不僅充之書如是也。許慎《説文解字•巳部》首：﹁巳爲蛇，象形。」《亥部》首重文：「□，古文亥爲豕。」《申部》首：「七月陰氣成，體自申束。从臼，自持也。」此「臼」即《爪部》爲古文□之□，象兩母猴相對形，是申爲猴也。《禮•月令》「季冬之月，出土牛以送寒氣」，鄭注：﹁丑爲牛，可牽止也。」《詩•小雅•彤弓之什》「吉日庚午，既差我馬」，孔疏：﹁午日者，蓋於辰午爲馬故也。」此皆十二禽屬之説，散見漢儒書中，其非偽造，灼然可覩也◦其後演爲三十六禽，詳蕭吉《五行大義》引《六壬式經法》，其例以一禽分朝晝暮三候，如子爲鼠、爲燕、爲

【P165】

伏翼，丑爲牛、爲鼈、爲蟹，寅爲虎、爲豹、爲狸，卯爲兔、爲狐、爲貉，辰爲龍、爲蛟、爲魚，巳爲蛇、爲鱔、爲蚯蚓，午爲馬、爲鹿、爲麞，未爲羊、爲犴、爲麋，申爲猴、爲猨、爲玃，酉爲雞、爲雉、爲烏，戌爲狗、爲豺、爲狼，亥爲豕、爲豚、爲㺄。嘗試推其源流，亦出於《易》象中孚﹁豚魚吉」，鄭氏注曰：﹁三辰在亥，亥爲豕，爻失正，故變而從小，名言豚耳。四辰在丑，丑爲鼈蟹。鼈蟹，魚之微者，爻得正，故變而從大，名言魚耳。」雖僅此一見，其爲漢時已有之説，固不待言。晉葛洪《抱朴子》内篇《登涉》：云﹁山中寅日，有自稱虞吏者，虎也；稱當路君者，狼也；稱令長者，老狸也。卯日，稱丈人者，兔也；稱東王父者，麋也；稱西王母者，鹿也。辰日，稱雨師者，龍也；稱河伯者，魚也；稱無腸公子者，蟹也。巳日，稱寡人者，社中蛇也；稱時君者，龜也。午日，稱三公者，馬也；稱仙人者，老樹也◦未日，稱主人者，羊也；稱吏者，麞也。申日，稱人君者，猴也；稱九卿者，猿也。酉日，稱將軍者，雞也；稱捕賊者，雉也。戌日，稱人姓字者，犬也；稱成陽公者，狐也。亥日，稱婦人者，金玉也；稱神君者，猪也。子日，稱社君者，鼠也；稱神人者，伏翼也。丑日，稱書生者，牛也。但知其物名，不爲害也。」此皆演禽中物，知其説必有根據，而不可目爲無稽之言。即二十八宿，如尾火虎、箕水豹爲寅屬，房日兔、氐土貉、心月狐爲卯屬，元金龍、角木蛟爲辰 屬，翼火蛇、軫水蚓爲巳屬，星日馬、張月鹿、柳土獐爲午屬，鬼金羊、井木犴爲未屬，參水

【P166】

猿、觜火猴爲申屬，昴日雞、胃土雉、畢月烏爲酉屬，婁金狗、奎水狼爲戌屬，室火猪、壁水㺄爲亥屬，虚日鼠、危月燕、女土蝠爲子屬，牛金牛、斗木獬爲丑屬，亦本於十二禽之變化，而不出於三十六禽之中。宫各二禽，惟子午卯酉中氣得三◦蓋爲星度所限，然其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理無二致也。是禽屬之説，不可目爲虚誣也。

總之，星命之吉凶，不外理數，理數不外乎《河》《洛》九宫，而皆歸於《易》象。鄭康成注《易》，以爻辰推十二月律吕之應二十八宿之值，其原出《易緯•乾鑿度》《春秋緯•元命包》。虞仲翔以卦氣推日月納甲之盈虚，以知陰陽之消息，其原亦出《易緯•乾鑿度》，而實與魏伯陽《參同契》之旨相符合。《易》之潔浄精微，本無施不可，而况言命乃其微言之所託乎？納音納甲，皆非圖表不明，今姑從略，異日當舉其全以詳告也。

四與舒貽上論星命書

納音納甲圖表，非一時所能寫出，以客中無畫墨線及墨圈之器具，須回蘇後暇時爲之。至預推未來節氣與月朔日辰，自有祕訣，别紙寫之，奉上一覽。但歲差里差之法，今比昔精，是在用之者有所折衷矣。

前第一書論五行之性，據《禮記•中庸》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鄭注「木神則仁，金神則義，火

【P167】

神則禮，水神則信，土神則知」，鄙人按語謂：「當云『水神則知，土神則信。』此疑傳寫之訛。」然孔穎達《正義》本注疏云：﹁木神則仁者，皇氏云東方春，春主施生，仁亦主施生◦云金神則義者，秋爲金，金主嚴殺，義亦果敢斷決也◦云火神則禮者，夏爲火，火主照物而有分别，禮亦生分别◦云水神則信者，冬爲水，水主閉藏，充實不虚，水有内明，不欺於物，信亦不虚詐也。云土神則知者，金木水火，土無所不載，土所含義者多，知亦所含者衆，故云土神則知。」孔引皇氏，蓋皇侃舊疏，是六朝人所見鄭注《中庸》本爲水信、土知，疏者例不破注，故亦從而引申之◦按鄭義本《易緯•乾鑿度》云：「孔子曰：八卦之序成立，則五氣變形，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，得五氣以爲五常，仁義禮智信是也。夫萬物始出於震，震東方之卦也，陽氣始生，受形之道也，故東方爲仁；成於離，離南方之卦也，陽得正於上，陰得正於下，尊卑之象，定禮之序也，故南方爲禮；入於兑，兑西方之卦也，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，義之理也，故西方爲義；漸於坎，坎北方之卦也，陰氣形盛陰，按：此「陰」字疑衍。陽氣含閉，信之類也，故北方爲信。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，故乾坤艮巽，位在四維中央，所以繩四方行也，智之成也，故中央爲智。故道興於仁，立於禮，理於義，定於信，成於智。五者，道德之分，天人之際也。」

然同一緯書，而義有互異。《易緯•乾坤鑿度》云：「運五行先水，次木生火，次土及

【P168】

金。木仁，火禮，土信，水智，金義。」又《萬名經》曰：﹁水土兼智信，木火兼仁惠。五事天性，訓成人倫。」蕭吉《五行大義》三引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「肝仁，肺義，心禮，腎智，脾信。肝所以仁者何？肝木之精，仁者好生，東方者陽也，萬物始生，故肝象木，色青而有柔。肺所以義者何？肺金之精，義者能斷，西方殺成萬物，故肺象金，色白而有剛◦心所以禮者何？心火之精，南方尊陽在上，卑陰在下，禮有尊卑，故心象火，色赤而光。腎所以智者何？腎水之精，智者進而不止，無所疑惑，水亦進而不惑，故腎象水，色黑水陰，故腎雙。脾所以信者何？脾土之精，土主信，任養萬物爲之象，生物無所私，信之至也，故脾象土，色黄。」此緯與緯説之同異，其他漢儒説五行性者亦多與鄭氏違反。《漢書•翼奉傳》：「觀性以曆」注，張晏曰：「性謂五行也，曆謂日也。」晉灼曰：「翼氏五性，肝性静，静行仁，甲己主之；心性躁，躁行禮，丙辛主之；脾性力，力行信，戊癸主之；肺性堅，堅行義，乙庚主 之；腎性智，智行敬，丁壬主之。」晉灼引翼氏，蓋《風角占》之文。班固《漢書•天文志》：﹁歲星曰東方春木，於人五常仁也。熒惑曰南方夏火，禮也。太白曰西方秋金，義也◦辰星曰北方冬水，知也。填星曰中央季夏土，信也。」又《白虎通德論•性情》「五藏：肝仁，肺義，心禮，腎智，脾信也。肝所以仁者何？肝木之精也，仁者好生，東方者陽也，萬物始生，故肝象木，色青而有枝葉。肺所以義者何？肺者金之精，義者斷決，西方亦金，成萬物

【P169】

也，故肺象金，色白也。心所以爲禮何？心火之精也，南方尊陽在上，卑陰在下，禮有尊卑，故心象火，色赤而銳也。腎所以智何？腎者水之精，智者進而不止，無所疑惑，水亦進 而不惑，北方水，故腎色黑，水陰，故腎雙◦脾所以信何？脾者土之精也，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，生物無所私，信之至也，故脾象土色，黄也。」唐瞿曇悉達《開元占經》引《洪範五行傳》曰：﹁歲星者於五常爲仁，恩德孝慈。熒惑於五常爲禮，辨上下之節。太白於五常爲義，主動得宜。辰星於五常爲智，亂權貪道。「道」疑「盜」之聲近訛。填星於五常爲信，言行不二。」此漢儒諸家與鄭義之同異。

然又有與諸儒説及鄭義同異者◦董仲舒《春秋繁露•五行相生》篇云：「東方者木，農之本，司農尚仁，親入南畝之中，觀民墾草發淄，耕種五榖，積蓄有餘，家給人足，倉庫充實，司馬實榖。司馬，本朝也，本朝者火也，故曰木生火。南方者火也，本朝司馬尚智，上知天文，其形兆未見，其萌芽未生，昭然獨見存亡之機、得失之要、治亂之源◦天下既寧以安。君官者，司營也，司營者，土也，故曰火生土。中央者土，君官也。司營尚信，應天因時之化，威武强禦以成。大理者，司徒也，司徒者，金也，故曰土生金。西方者金，大理，司徒也，司徒尚義，伐有罪，討不義，是以百姓附親，邊境安寧，寇賊不發，邑無訟獄則親安。執法者，司寇也，司寇者，水也，故曰金生水◦北方者水，執法者，司寇也。司寇尚禮，君臣

【P170】

有位，長幼有序，朝廷有爵，鄉黨以齒，百工維時以成器械，器械既成，以給司農。司農者，田官也，田官者木，故曰水生木。」按董氏以火爲智，以水爲禮，説既與諸家不同，於鄭義亦不合。此則各本師説，就五行之所用，而持論稍歧，實則五行之體仍無異也。

若三十六禽載於《六壬式經法》者，原文訛誤甚多，鄙人據二十八宿之物以改之，列宿缺其八，則據葛洪《抱朴子》及《五行大義》原引之《本生經》與《禽變》諸書又一云某者改之◦如卯之爲兔、爲貉、爲狐，此列宿之精，而《式經法》原文云：﹁朝爲猬，晝爲兔，暮爲貉。一云朝爲狐。」《本生經》云：「暮爲鶴。」猬鶴皆不類，乃明有「一云朝爲狐」，是也。而取猬不取狐，是不可不據改者一。未之爲羊、爲犴、爲麞，原文「朝爲羊，晝爲鷹，暮爲雁」，《本生經》云：﹁暮爲老木。」鷹雁皆不類。按鷹爲麞之形訛，雁則犴之聲誤。列宿有犴無雁，《抱朴》有麞無鷹，是不可不據改者一。申之爲猴、爲猨、爲玃，原文「朝爲猫，晝爲猨，暮爲猴◦一云旦爲羊」，猫羊皆不類。按羊涉上文未屬羊而訛，猫蓋玃之破損字。《説文解字•犬部》，「玃，母猴也。从犬，矍聲。」《爾雅》：「玃父善顧玃持人也。」是不可不據改者一。酉之爲雞、爲雉、爲烏，此亦列宿之精，原文「朝爲雉，晝爲雞，暮爲馬。一云朝爲雞，暮爲死石」，《禽變》云：﹁暮爲死士。」《本生經》云：「暮爲鳶。」按《抱朴》亦作雞、雉、烏。馬者，烏之訛誤。《五行大義》既引《式經》如前文，而後又申其義曰：「酉爲雞雉烏者，酉爲

【P171】

金，威武之用。雞有五德，以武爲先，見敵必鬬，是其本性。《説題辭》按此《春秋緯》云：『雞爲積陽，南方之象。火陽精物炎上，故陽出則雞鳴，以類感也。』《考異郵》按此亦《春秋緯》云：『雞，火畜，鳴近寅，寅陽有生火，喜故鳴。』武事必有號令，故在西方。巽爲雞，亦爲號令。辰巳並與酉合，故在酉。雉是火鳥，爲武之威。《方伎傳》云：﹁太白揚光則雞鳴，熒惑流燿則雉驚。』《易通卦驗》云：『雉者是陽，雄鳴則雌應，陽唱陰和之義。』當時則雊，亦號令之義。烏者，陰之禽而居日中，《元命苞》此亦《春秋緯》云：『烏在日中，象陽懷陰也。』以其在日中，得陽氣，故仁而能返哺◦在酉者，春時日臨兑，酉是二八之門，日所入處，取其終也，故並配酉。」據此則雞雉烏三者，「烏」本不誤，今《五行大義》出自日本傳抄，以形近誤「馬」，是不可不據改者一。亥之爲豕、爲豚、爲㺄，此亦列宿之精，原文「朝爲豕，晝爲玃，暮爲猪。一云旦爲生木，晝爲豕，暮爲蛦蝓。一云旦爲㹠，晝爲貙。一云暮爲朽木。」貙、玃、蛦蝓皆不類。按豕豚之分，見於《易•中孚》鄭注爻辰，㺄則著於列宿，是不可不據改者一。惟列宿之斗木獬，明人池本理撰《禽星易見》一卷，以斗牛獬爲斗牛蠏，謂其性最弱，静而安閑，非獬豸之獬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稱其足訂星家之訛異。不知丑之爲蠏，亦出《易•中孚》鄭注爻辰，其説在池氏之先，尤可信也。

夫萬物之生，同本一氣，氣之凝聚而成象，象之交媾而成形，人雖萬物之靈，而實五蟲

【P172】

之秀◦《孔子家語•執轡》云：「羽蟲三百有六十，而鳳爲之長。毛蟲三百有六十，而麟爲之長◦甲蟲三百有六十，而龜爲之長。鱗蟲三百有六十，而龍爲之長。倮蟲三百有六十，而人爲之長。」又云：﹁天一，地二，人三，三三如九，九九八十一。一主日，日數十，故人十月而生。八九七十二，偶以從奇，奇主辰，辰爲月，月主馬，故馬十二月而生。七九六十三，三主斗，斗主狗，故狗三月而生。六九五十四，四主時，時主豕，故豕四月而生。五九四十五，五爲音，音主猿，故猿五月而生。四九三十六，六爲律，律主鹿，故鹿六月而生。三九二十七，七主星，星主虎，故虎七月而生。二九一十八，八主風，風爲蟲，故蟲八月而生。其餘各從其類矣。」《家語》雖出王肅竄改，而多有孔門師弟問答微言，且此已見《淮南子》書，則非王肅所能僞造◦《執轡》又云：「子夏問於孔子曰：『商聞《易》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，各有奇偶，氣分不同。而凡人莫知其情，惟達德者能原其本焉◦』」是人之與物祇氣分不同，自造物視之，其爲蟲一也◦然則屬禽十二演爲三十六，皆有氣分深淺之遞變。《家語》「天一，地一，人三」，是天地人相生之數。老子曰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，是天地人物相生之數。得氣之純者爲人，得氣之雜者爲禽，凡氣由雜而純，命屬之禽，故星家謂之本命元辰，即《家語》之所謂原本者是也。

今人讀《易》象，如乾爲馬、坤爲牛、震爲龍、巽爲雞、坎爲豕、離爲雉、艮爲狗、兑爲羊

【P173】

之類，而未嘗致疑，乃於本命所屬多所辨難。此同一本於《易》象，出之經文則隨口讀過，出之注家雜家書之類則失其信心，此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。大氐吾國陰陽五行之學，原於《易》象，傳於聖門，兩漢三國時儒林經師皆習見習聞，且爲人人共相通曉之學◦其流爲讖緯符命，雖不免間有後人附會羼雜，要不得謂非前知之哲人。自魏晉尚清淡，而師傳遂絶；自宋元崇道學，而載籍日亡。鄙人思欲起而振之，使及門中皆知此事不足爲神奇，而後無所謂爲祕密◦試觀兩漢三國《儒林》《方術》諸傳，有一不本諸占筮而指陳易了者乎？是固足以關非命者之口矣。

郋園字義説

余别號郋園，垂四十年，人多不知郋之音讀，亦不知取義之意。有人詢其字，余頗煩於應對，又行之日久，不欲更易。至有誤書爲郇園者，郇公以庖廚著稱，是目余爲飲食之徒也。是不可不一申其説，以明余志。

按：《説文解字•邑部》：「郋，汝南召陵里。从邑，自聲。」《繋傳》：「臣鍇曰：李陽冰云即許慎所居之里。」余少時先大夫教之識字，以《十三經集字》檢《説解》中字對謦，篆注其下，一生學業不入歧趨，不敢虚造，皆基於此。壯歲通籍，正同光中興盛時，朝士崇尚樸

【P174】

學，人人企慕漢許叔重、鄭康成二氏，援李賡芸别號鄦齋之例，吴縣潘文勤公祖蔭號鄭盦，仁和汪柳門侍郎鳴鑾號郋亭，其他師鄦師鄭之稱幾遍朝野。余方温《説解》，亦趨時尚，取號郋園，意謂師鄦師鄭，千百雷同，而仰止高山，不可無所嚮往，初不知汪侍郎有郋亭之號也◦元和江建霞編修督學湘中，見余别號，詫曰：「何乃與侍郎同？」編修夫人爲侍郎從女弟，彼固耳熟能詳也。

余秉承庭訓，篤嗜小學，先以元尚署書齋名，又取《大戴禮》「爾雅以觀於古」之義，名其堂爲觀古堂。其後蜀中有人刻《石經彙函》，前署元尚居，余耻苟同，毅然撤去其額。平生固有古泉癖好，遍索古泉書，見歙人鮑康所著古泉書曰《觀古閣叢稿》，意欲避改，而拙刻《觀古堂叢書》已流行於市肆，不能改也。郋園之號，則以庭訓伊始，不欲輒廢。然園之與亭，固自有别。《説解•□部》：「園，所以樹果也。从口，袁聲。」《周禮•太宰》「二曰園圃，毓草木」，鄭注：「樹果蓏曰圃，園其樊也。」又《載師》「以場圃任園地」，鄭注：﹁樊圃謂之園。」據此則園爲圃之樊籬，其中所樹皆果蓏之屬，此如布帛菽粟，不可須臾離也。《説解•□部》：「亭，民所安定也。亭有樓。从高渻，丁聲。」以字義言之，亭樓不如園圃之廣大。許氏囊括百家，包孕萬有，安可以亭概之？則余郋園不可易矣。

郋在春秋時屬魯地，《春秋左氏傳》桓十有七年經「夏五月丙午，及齊師戰於奚」，杜

【P175】

注：「奚，魯地。」《公羊傳》經文同，何休《解詁》不詳何地。《榖梁傳》經作「戰於郎」，范寧《集解》亦不詳何地。按「郎」爲「郋」之誤字，灼無可疑◦鍾文杰《穀梁補注》云：「《左氏》《公羊》作『奚』，張壽恭曰：『《説文》：郋，汝南召陵里。从邑，自聲，讀若奚◦凡《説文》讀若之字，皆可通假。《榖梁》蓋假郋爲奚，後人少識郋字，以其與郎相似，故誤爲郎耳。』」鍾説是也◦趙坦《春秋三傳異文箋》云：﹁《韻補》以七之韻頤宦二字人陽部，以其有養音也。支脂之微齊佳皆咍，古音同爲一部◦七之韻既轉入陽韻，則齊韻之通唐，亦其類也。《榖梁》奚作郎，亦方音之轉。」陳立《公羊義疏》引此，按云：「齊微部内字，古本不與陽唐韻通，趙説非是。此或傳寫之訛，或一地二名，不必强爲附合。」陳不據《説解》讀若駁之，又不於二字原得之聲爲之考辨，未足以爲碻證。蓋奚郋二字，古本同音，非獨《説解》音讀分明，以原得之聲求之，亦同爲合唇音字。《説解•奚部》首云：「奚，大腹也。从大、蕬省聲。 蕬，籀文系。」又《糸部》首云：「細絲也◦象束絲之形。讀若覛」又《自部》首云：「鼻也。象鼻形。」又《鼻部》首云：「引氣自畀，从自、畀。」糸之音从覛，自之字同鼻，故同聲通用，爲六書之恆。《説解後敘》慎子冲上書稱「召陵萬歲里公乘艸莽臣冲」，萬歲又别一里，非慎故居。然同屬召陵，則相去必不遠。《漢書•地理志》汝南郡縣三十七，召陵其一，師古曰：﹁即齊桓公伐楚次於召陵者也。召讀曰邵。」齊魯壤地相接，召陵縣名，郋與萬歲則縣中里

【P176】

名，故杜注以奚爲魯地也。

當日郋亭之侍郎，三十年來姓名幾至泯減，即《觀古閣叢稿》亦久肆架塵封。聚千萬姓之人，欲其姓名字號之不同，此本必無之事。小冠杜子夏固幸同有時名，司馬相如、藺相如亦各明其本志。余前既不因汪侍郎同此别號而有所趨避，後亦不因人不識郋字而易 一名稱◦《説解》以奚爲大腹，余腹本空洞，無邊孝先之便便腹笥，而有蘇東坡之不合時宜。余將改爲奚園矣，識者或不以歸玄恭之多别號相誚也夫。

**贈符宇澄兼爲推星命有作**

南離火維應朱雀，紫雲華蓋張衡霍。星分翼軫接長沙，天精地靈鬱磅礴。惟嶽有神降申甫，中興將出湘鄉幕。水軍初起重彭楊，紫光畫像追褒鄂。五十年來盛甲科，一彭向青觀察以二甲一名館選留授編修二李杜生、卯生兄弟同科庶吉雲中鶴。題名金榜託同年，芙蓉鏡裏花開落。詎知不朽古有三，立德立言功不若。何况榮名瞥眼空，黄槐丹桂風吹籜。庚辛亂後學堂興，莘莘士子趨浮薄。十年革命九鼎傾，莫干不祥金不躍。符生拔起文中豪，勝人十倍才開拓。少年問字從吴巴陵吴鳳蓀大令獬皮善化皮鹿門孝廉錫瑞，老師何用追王湘綺講學郭養知侍郎。貫通許鄭窮六經，爾雅辨言觀古畧。年來南北苦奔馳，丹鉛在懷書在閣。閉門著

【P177】

有等身書，書成不肯輕穿鑿◦我初論交乙卯春，他山有石時攻錯。東林幾復社有名，箕口生逢星曜惡。重來人海話前麈，風聲草木兵時作。君仍握管不停揮，我自觀棋無一着。垂簾偶爾效君平，語人忠孝人驚愕◦命宫磨蝎笑文人，韓蘇異代相嘲謔。文星萬古有光 芒，印綬輕於犬羊鞹。他日還山訪鄴侯，火中煨芋防人攫。

題門人蔡斗南鈐轄爲太夫人畫停機勗學圖圖爲賀履之路分作

支機夜坐篝鐙碧，書聲達旦穿鄰壁。髫齡祇恐學無成，母也劬勞補駒隙。一經教子課辛勤，孝經論語堆殘册。琅琅背誦齒牙清，流丸炙輠探喉易。訓以臨民待廿年，教之勝己求三益。從來母教勝師傳，畫荻餘灰肯拋擲。傳家纺績務蠶桑，月留匹絹供衣帛。引 刀斷織誡兒嬉，分繭辟纑重婦責。機聲書聲兩不停，兒今長成博羣籍。負米年年歷苦辛，幸叨禄養班清掖◦春明留滯寄當歸，夢中夜夜聞刀尺◦白雲回望自孤飛，迢遥親舍千程隔。繪圖難寫孝思窮，鏡湖一老今烟客。丹青刻畫到烏私，芊芊寸草青無迹。我却披圖 動客愁，高堂有母朱顔赤。春暉報答總無期，人恨鮮民我行役。

【P178】

題箕仙畫賜魏阜甌司長夫人傅彩雲夫人墨牡丹立幅

無端筆墨化雲烟，幻出金銀色相天。此是瑶臺真種子，縞衣月下鬬嬋娟。

前身應是此花王，羅綺添薰海外香。清淺蓬萊三見後，不知人世已滄桑。

菩薩化身金鎖骨，太真新浴玉梳頭。飄茵墮溷尋常事，千古佳人一莫愁。

傳聞魏紫勝姚黄，名士傾城葉葉當。欲替文簫修艷史，玉篇書付十三孃。

【P179】

葉德輝文集 一八○

郋園北遊文存跋

曩者光緒壬辰、癸巳間，從葉郋園師遊，爲制藝帖括之學，間日一治經義《蒼》《雅》、篆籀。師雖藏書滿室，未能盡讀也。癸卯幸獲一第，終以飢驅奔走，無片晷再登問字之堂。後謀祿養，納貲爲中書，浮沉人海者二十餘年，轉郵曹居今職，滄桑屢變，國故淪胥，鶚飛泮林，觸目增感◦而吾師之堅忍衛道，日與異己者筆舌鏖戰，雖屢經挫抑，而百折不回。余自恨氣餒學淺，不能有所步趨。當時同門諸人，亦未有如余之孱弱陋劣、百無一成者也。然師諄諄善誘，雖離函丈時久，而信使往來，於問學問事，無不一一詳畣。甲寅重來都門，下榻余庽。時方屢爲地方當事所傾陷，余愧營救無力，終日膽寒神悴，爲之不怡。師則談笑指揮，若無所事。

其時縣人湘綺先生就國史館之聘，師講學素與之異議，每同遊讌，彼此瀾翻不窮。師倔强，素不下人，而待後進則藹然和易，人或有所請益，必詳舉其事之本末原委，以告諸人。故當時從師遊者，及門二三子外，多四方少年，平康北里間，時有吾師轍迹。湘綺則盈門冠蓋，後車從者喧闐◦京師時論，亦有抑揚，師固不聞也。縣中老師，並稱王葉，在長沙又有王張葉孔四紳之名，長沙之王葵園閣學先謙也，張則文達令昆雨珊部郎祖同，孔則

静皆太史憲教，當時論學皆不如師之淹通，治事亦不如師之明斷◦庚戌以長沙米荒案，與閣學、太史爲鄂督瑞澂誣劾，辛亥之變，即隱伏於斯。國變後，諸人先後老死，存者亦蜷伏鄉曲，寂無聲稱。師則一歲之中，數有驚人駭人之事，不知者争相傳訊，不疑爲伏生老耋，即疑爲徐翁神仙，而不知師固年未花甲也。

今年五月北來，寓友人符宇澄參議家，時亦寢食余所。豪情勝致，不減昔年，求書求文者日踵於門，每一食頃間，下筆千言，如有腹稿。又喜談星命，與膠州柯鳳蓀學士師爲昆季之交，見則互出時人星命，共推休咎，或彼此非難，或各持同異，有與同門舒貽上論星曆四書，讀者無不目眩舌撟，茫然莫窮其涯涘。柯師戲稱其學通天人，又謂其學貫中西，師亦諧談自負，無嗛嗛之意也。

師於學無所不通，生平不喜龔定盦之文，又不喜談墨子，然其爲張彦雲徵君作《定盦年譜外紀序》、陳詒仲郵參作《墨子正義序》，皆隱約其指，有弦外之音。曩者告余，作文宜學司馬遷，謂湘綺僅工摹擬，於古人只可形求。又推論顧亭林救文格之説，謂行文當有用於世，不當徒爲綺麗曼靡之致，如官伎侑酒，情意隔膜。故師之文無宗派，無揣摩，每一篇成，委曲迴翔，於人己之間，無不暢達其意，此其所長也。

宇澄存其稿，序而刻之，以余從遊久，知之深，屬跋其末。余何足以知師，特師之爲

郋園北遊文存跋 一八一

葉德輝文集 一八二

人，始終不肯依阿徇時，則人不盡知耳。故畧爲述之，以副宇澄之高誼云爾。辛酉重九日，門下士蔡傳奎。

## 觀 古 堂 駢 儷 文

觀古堂駢儷文

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

募修宋福王趙忠定汝愚殯墓啓

昔者盧植名儒，魏武下令以除其墓；徐稺高士，顧劭入郡而祀其塋。拱木已積，綿林法師之德音；宿草如新，贈嵇侍中之官爵。豈不以鶴歸華表，狐死首丘。千載以上之陳人，凜然生氣；百世而下之頑懦，興者聞風。倘遺跡之未湮，斯英靈之不泯。何况阡岡鬱鬱，留正氣於乾坤；祠廟峩峩，有大勳於社稷。生則朝廷之柱石，没爲箕翼之星辰。赤手擎天，挈黄袍而定策；丹心貫日，扶素幄以朝元。斯則柴侯墓前，松挺後凋之節；鄂王墳畔，樹分南向之枝。

如宋謚忠定封周王丞相趙汝愚者，本以宗藩玉牒之親，而承顧命金縢之重。雖有東國流言之漸，究無南宫復辟之嫌。假使龍鼎之夢難誣，羊瑗之生有應，安知不如武侯之中興漢祚，令公之再造唐基？何至一汴二杭，等殘棋之難收拾；十街三市，聽秋蟲之亂朝

觀古堂駢儷文 一八五

葉德輝文集 一八六

昏。而乃羣小盈廷，趙鼎易折；奸臣秉軸，韓盞難敲。屈平之放汨羅，鴟夷飲恨；賈誼之弔湘水，鵬舍生災。暴薨之耗，傳自衡州；歸殯之期，遠逾湘浦。迄今一坏荒土，猶傍妙高之峰；百尺殘碑，誰尋稚子之闕？本朱張講學之友，魂魄相依；當洪楊寇亂之餘，劫灰未燼。玉魚金盌，時出人間；石馬銅屏，長眠壠畔。雖滕公槨見，鬱居此室已三千年；而柳下壟成，宜禁採樵于五十步。

爰乃鳩工大舉，馬鬣重封。人皆負土之侯葩，客豈墮江之王果？所冀枌榆父老，薦紳先生，發思古之幽情，表勸忠之令典◦敢當師石，萬鈞移蜀帝之碑；衆志成城，一錢起劉智之廟。將見赤黄之氣，散作雲霞；山水之音，時聞絃管。霍去病之營冢，山擬祁連；魯校尉之藏幽，地成直瀆。長沙之民十萬户，識伍子胥樹檟之墳；天水有國三百年，留鄭所南畫蘭之土。

按：《宋史•羅必元傳》：「必元，進賢人◦嘉定十年進士，知餘干縣。趙福王府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，亦爲直之。」據此則知忠定已歸葬餘干，墓不在長沙也。或者當時權殯于此，後人慕其忠義，存此坏土，永示不忘耳。

擬奏請以宋趙忠定汝愚加封列入祀典公呈

爲宋室孤忠湘江遺廟公懇奏請加封列入祀典以隆報饗而繋謳思事。

竊以聰明正直曰神，義垂經訓；死事勤勞則祀，禮順輿情。有宋謚忠定封周王故丞相趙汝愚，殯省治南門外之妙高峰，墓西南隅曰納湖，今名南湖港，有廟在焉。地望本善化名區，事蹟載《湖南通志》。山丘蓬顆，片石巋然；里社叢祠，瓣香在此，其由來舊矣。

嘗考《宋史》列傳，稱王學務有用，忠不慮身◦本天潢貴胄之親，居樞密要津之地。於時兩宫多故，儲位久虚。太上寢疾而垂危，羣僚解體而乞罷。人心爲之騷動，國本幾於震摇。惟王國爾忘家，才堪濟變。奉御批而定策，請内襌以垂簾◦黄袍擁立新君，素幄扶登大寶。卒使宗社得安如磐石，欑宫永奉乎山陵。此其勳勞著社稷，精忠貫天地。史傳所稱，洵無媿矣。

然人知王之功比伊周，不知王之學宗孔孟；人知王爲救時良相，不知王爲理學名臣。時則大儒若朱熹者，方以差知潭州，諭降獠洞。黄裳以爲學不及，而欲進之於宫僚；留正謂其性過剛，而恐不宜於直講。王獨首相薦引，不次超遷，俾侍講于經筵，得盡心而啓沃。假使内無韓德胄居中用事，外無趙彦逾盡疏指誣。則慶元之新政，何難繼述于祖宗；崇

觀古堂駢儷文 一八七

葉德輝文集 一八八

憲之象賢，並得增光于宬史。而乃衣冠黨禁，湯鼎謡成。熹既以直諌而去官，王亦以流言而得禍。始則永州安置，示朝廷有必欲殺之心；卒之衡郡暴薨，授守臣以合謀死之意。此所以讀考亭學案，歎黨禍之亂是非；而過長沙故都，景忠靈而深仰止也。

伏思柳下之壟，禁其採樵；嚴陵之祠，薦以行潦。矧乃禦災捍患，澤被一方；立懦廉頑，風聞百世◦斯固春秋報賽，宜俯順乎民心；廟祀尊崇，非侈陳乎神道。紳等感懷明德，取鏡時艱。援古人祀社之文，彰盛世勸忠之典。爲此呈懇台前，賞准察核，示遵可否，據情奏請加封，列入祀典，俾隆報饗而繋謳思。伏候鈞裁，具呈以聞。

善化雷優貢故妻錢夫人墓誌銘

夫人錢氏，甯鄉錢崇光之長女也。遥遥華胄，系出彭鏗；頎頎碩人，佼如齊子。閨門具禮，幼不匱於孝思；淑女好逑，人皆稱其窈窕。年二十四，歸吾友善化雷君愷。于歸百兩，知鵲有之盈居；威儀三千，嫻雞鳴之問視。爰自釐降，逮事舅姑◦蓄榛栗以佐旨甘，采蘋蘩而供祭祀。山容河潤，表象服之委佗；日往月來，守牛衣之困厄。

雷君方以茂才異等，蜚譽上庠◦揚雄好學，不爲章句之儒；鄭玄舊貧，遂去厮養之吏。羊皮未遇，誰惜扊扅；驥足將騰，終離羈勒。迨乎五年博習，已成大學之基；四術興

儒，遂入司徒之籍。祿代耕而捧檄，不卑小官；□□□而鳴絃，暫留尹尉。

夫人克修内政，無間人言。上則敬奉其尊嫜，下則輯和其妯娌。一門雍肅，時聞環珮之聲；三黨交親，日敘壺觴之樂。以是瓶罍不罄，士夫無内顧之憂；宜乎瑱揥相安，君子獲偕老之慶。

胡乃昊天不弔，豎子爲災；積善無徵，沈疴不起。經壺貯淚，猶看血色之霑衣；紫玉成煙，但見眉痕之掩岫。以癸丑年九月六日酉時，卒於長沙里邸，距其生爲光緒丙子閨五月朔日亥時，春秋三十有八。粤以甲寅年十二月十六日，葬於善化石馬鋪月亮山之陽，巽山乾向。無子，女一。

雷君以滄桑有變，陵谷終移，命表芳徽，勒名貞石。鳴呼，張瞻炊臼，增人失釜之悲；莊叟鼓盆，觸我亡舟之痛。銘曰：

懿惟令婦，出自彭城。女師淑慎，母教賢明。作配馮翊，相夫有成。珠胎兑索，玉質坤貞。中霄比翼，大陸鏖兵。清寧失序，憂患牋生。巫陽下詔，王母將迎。塵宵委佩，月夜聞笙。青山不改，白日先傾。人疑鶴化，客善驢鳴。哀彼行路，眎此高塋。

觀古堂駢儷文 一八九

葉德輝文集 一九〇

湘潭袁法毓繼妻傅德春墓誌銘

夫人傅氏，諱德春，湘潭鄉嗇夫傅承毅之季女也。殷巖作相，衍支裔於南陽；漢節封侯，振聲華於北地。分璇源之别派，世系清河；摘瑶圃之奇葩，仙根閬苑。穠如棠棣，詎獨王姬；美若苕華，寧惟岷女？十三教織，愛蘇蕙之回文；二八知書，誦左芬之佚句。

爰自登笄之歲，争修納幣之文。以光緒二十九年八月，適同里袁法毓爲繼室。求我庶士，未愆梅摽之期；宜其室家，遂葉桃夭之什。尋鸞膠而再續，琴柱新調；鍊兔魄以重圓，鏡臺依舊。于時夫人鵲巢甫定，蝸舍初營。北郭先生，披羊裘而偕隱；東鄰姊妹，攜蠶薄以扶將。升堂則仇覽免冠，貰酒而馬卿滌器。斯固金蘭託契，戴弘無出入之嫌；綠葉成陰，杜牧有遲來之感已。

既而珪月待闕，金飇戒寒◦天道無親，地維遽裂◦飛龜之散，遣疾難期；畫龍之符，留年不效◦薛靈芸之血淚，貯滿壺中；盧媚兒之口脂，空流枕上。以癸丑紀年七月二十五日子時，卒於殘梅村之里宅，距其生爲光緖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子時，春秋二十有七。即以其年八月吉日，葬于苦竹坪之鳳形山，癸山丁向。子一：文偉。女二：載貞、菊貞。

霜飛員嶠，先封節女之陵；日薄虞淵，遂掩賢姬之墓。弄羊家之條脱，緣託三生；夢牛相之花牋，香聞十里。銘曰：

九嶷之野，二妃所都。有命神媪，降生麗姝。浣紗西子，采桑羅敷◦賤日殊衆，好女有夫。其夫云何，袁氏之子。四世三公，千人一士。衛玠璧人，陳平玉美◦吉日乘龍，良時射雉。香沈寶帳，漏轉銅牌。銀魚對躍，玉燕投懷◦幸哉有子，生也無涯。俄驚釜破，永歎珠埋。落葉哀蟬，寒林悲鳥。孫楚情文，張瞻夢兆。嗟我悼亡，思卿年少。昔侍朱匳，今迴丹旐。離離青麥，蕭蕭白楊。驁鴻渺矣，彩鳳云亡。誰尋羅襪，更覓香囊。魂迷下蔡，神往高堂。面暈摧霞，眉痕掩岫。腸斷蘼蕪，心傷荳蔻。石作圍屏，雲疑廣袖。環珮空歸，瑶琨永壽。

重修先族袓姑瓊章仙女墓碑銘代

蓋聞西池王母，靈山都翠水之濱；南嶽夫人，福地主朱陵之洞。檢天仙之玉籍，多占蛇虺之祥；擷閨秀之金荃，自葉鸞凰之韻。由來才女，前生皆慧業文人；曾是藐姑，在處有淵泉處子。.亦有秦宫毛女，餐柏葉以成仙；唐室眉孃，飯胡麻而得道。誤杜蘭香之小謫，玉簡留題；羨羅鄂緑之飛昇，金環待贈。是則楞嚴貴種，非同弄玉之王姬；位業真

觀古堂駢儷文 一九一

葉德輝文集 一九二

靈，詎比解珠之游女？何况宿根清浄，出自韶年；累葉科名，生從華胄。學道棲霞之觀，兄事王喬；侍書駐月之宫，母依女狄。正摽梅之迨吉，方歌百兩盈門；忽贈芍以將離，空願十千維耦。如我瓊章祖姑，其生死誠有足異焉者也。

祖姑諱小鸞，字瓊章，一字瑶期，明工部主事天寥公諱紹袁之季女，清寶應知縣横山公諱燮之女兄也。夫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；嬌女之愛，豈曰過情？矧乃靈鍾玉勝之奇，幼稟金鑾之慧。或性耽安逸，弄易安居士打馬之圖；或習好嬉遊，尋鈎弋夫人藏彄之戲。將見畫眉之暇，祇適間情；充耳之傍，多陳翫具。宜其覽衛恆之《筆陣》，未解操觚；披蘇蕙之《璇圖》，有慚學錦也已。

惟我祖姑，秉靈離巽，席厚鼎豐。其姝表説懌之徽，季女有尸齊之敬。生成窈窕，契德象以無心；初識之無，誦《離騷》而上口。綺歲而工辭賦，體辨齊梁；笄年而學琴棋，識超嵇謝。紅凋楓冷，續佳句於吳江；綠長苔肥，覓仙踪於蔣徑。詠鷓鴣天而寫志，一夢初回；演鴛鴦夢以傳奇，三仙下降◦此我祖姑之夙慧也。

自昔彩鸞鬻韻，擇嘉耦於文簫；雲英寄詩，結塵緣於斐渾。呪庭前之桃樹，劉綱本夫婦同仙；掇溪上之蕪菁，阮肇成婚姻贅壻。蘭昌三美，頻傳鶴苑之書；銀漢雙星，有待鵲橋之渡。人間天上，皆朝雲暮雨之行踪；月朗星稀，多紅杏碧桃之艷影◦惟我祖姑，十年

不字，八垢皆空。内徵方聘以玄纁，消息忽乖乎紅線。妖興夢棗，靈符王子堇之占；數定剖瓜，詩應吕仙翁之讖。貯黄金而作屋，俄驚月窟嬌藏；飾白玉以爲棺，忽逐雲旗晝下。撫冰肌而緇幎掩耀，升屋皋呼；展玉臂而彤管書名，搴帷尸解。此我祖姑之靈修也。

且夫才子成佛，在靈運之前；天女見身，授維摩之記。鹿女闡法華之教，佛母成胎；蛤兒生忉利之天，牧人有牧。既入無遮之會，難追少廣之遊。豈有曲奏玄靈，闌入霓裳羽衣之譜；道成丹熟，復參黄花翠竹之襌？惟我祖姑，生有自來，仙而成佛。前身靈異，隱居王屋之山；再世姻緣，作配清河之郡。祇以凡心偶動，不迷過去之根；法性猶存，未犯貪癡之戒。是故鏡未圓而先破，缡將結而終分。碧海無波，永隔蓬萊之路；彩雲欲散，難迴棠棣之車。幻金色銀色之女身，依舊曇花一現；閲小千大千之世界，不逢枯樹重生。

此我祖姑之善業也。

或者謂生也有涯，歎浮生之若夢；愛而不見，問鍾愛其誰知？苟非太上之忘情，未免積思而生幻。於是筵篿代卜，敏靈響於空冥；杯筊陳辭，託神通於玄渺。望李夫人於帷帳，少翁能致神君；寄楊太真之鈿釵，道士先招魂魄。問傾國傾城之貌，胡因寶婺先沈；想胡天胡帝之容，誰使瑶姬不返？惟我祖姑，始則示童真於有花架下，没則證佛果於無葉堂中。月府僊人，本屬姮娥之侣；泐庵尊宿，新招弟子之班。供詞因審戒而花霏，七字專

觀古堂駢儷文 一九三

葉德輝文集 一九四

工對仗；聯句得唱酬而璧合，五言自固長城。是知三世識神，未脱詩人之結習；且喜一家眷屬，永除梵嫂之糾纏。此我祖姑之浄行也。

嗟乎，巴丘月落，二喬之坏土如新；智水星羅，七女之荒塋猶在。弔齊桓公主之冢，水亦稱神；尋吳王愛女之墳，湖猶未涸。塵生羅韈，宓妃步月之鄉；壙掩巾箱，桓女埋香之處。抑有辭工黄絹，題曹孝女之碑銘；曾傳字刻青珉，補隋清娛之墓誌。荒村弔古，猶思青塚魂歸；孤館談詩，浪説秋墳鬼唱。是有資於揮麈，却無與於驂鸞。

惟我祖姑，瓊花表字，即色即空；玉蕊疑仙，倏來倏去。黄庭觀裏，王妙想白日靈飛；紫霄殿前，謝自然青天翀舉。山丘華屋，原無生存零落之區；方丈瀛洲，都成縹渺虚無之境◦石灰囊懼留痕迹，何來玉盌金魚；瓊花鏡追寫容光，但見珠幢銀鶴。菩薩雖連骨瑣，難侔玉潔之苕華；女嬃亦是掌珍，不逐桃妖之根葉。痛一棺之長閉，悽然匳檻塵封；託七尺之高原，渺矣佩環聲斷。然而壟上申採樵之禁，賞薄王頭；都中尚弔柳之風，信傳仙掌。何况譜通血脈，諸姬本一姓之枝流，族啓膏腴，同祖盡三公之苗裔。忍見殘塼委地，等於北邙山上之叢坵；任教欹柱沈沙，置之東郭墦間之野祭？

恭綽忝居族裔，幸託宗盟。生長仙城，熟聞眉子硯流傳之故實；摩挲祖澤，曾刊《返生香》搜輯之遺詩。昔慕徽音，有懷午夢；近徵系本，匪屬子虚。白馬潮來，遥望金閶之匹

練；紅羊劫换，誰修吳郡之圖經？宗人煥彬考功，當纂編家乘之時，有採訪先塋之役。弁山攬勝，拓修宋少保封樹之陵園；湓瀆探幽，重建明文莊免租之墓石。更以湖渟分水，是洛川神女之都；埭築葉家，有陳市仙姑之宅。雨前麥飯，潛防隧道狐窺；月下梅林，都厭墓門鴞止。爰迺高培馬鬣，大闢蠶叢◦題碑仿三女之塋，金鳧夜浴；營冢縮萬家之地，石馬宵眠◦十里冬青，一路染女貞之色；雙峰春黛，四山絶姑惡之聲◦放金枝玉葉之光，寶相空留陳蹟；度碧海青天之夜，芳魂應戀故鄉。鲰生亦墓下子孫，敢援筆而廣袓庭之記；紀歲用山中甲子，且摩厓而刊孝闕之銘。銘曰：

南陽鉅郡，東越華宗。縉雲徙族，金紫頒封。家承法緒，史紀靈踪。粵惟有道，是亦猶龍。條枝秀出，奕葉祥鍾。名門誕毓，淑女昭容。是仙是佛，何去何從。卒歸梵浄，却避機鋒。其一。

笠澤之湄，具區之浦。一曲彼汾，千年此土。列岫鬟低，遠山眉嫵。秋月

開，春花褎舞。碧草如莎，白楊幾樹。古墓犁田，荒丘作圃。鶴化何年，鵑啼無主◦鬱鬱蔥蒽，風風雨雨。其二。

恭聞令淑，馨度齠齡。含和藴懿，蹈榘懷型。習嫻女憲，雒誦葩經。門楣王謝，戚里譚邢。蔦蘿附託，瓜葛伶仃。呱呱寄養，嫋嫋歸寧。如何夭折，遽赴幽冥。傷哉婉變，逝

觀古堂駢儷文 一九五

葉德輝文集 一九六

矣孤煢。其三。

南國無雙，北方獨立。林下風清，顧家美襲。舅氏誇容，母兮飲泣。追憶劬勞，彌深嗚唈。花葉傳書，珠璣貫什。小山擬詞，大家撰集。一卷茗香，三升墨汁。猗彼渭陽，貽以端歙。其四。

盜道無師，有翅不飛。既歸佛國，永别親闈。舍來鵬鳥，室閉蛜蝛。蟾宫委佩，獅座傳衣。囊空壓線，石冷支機。梨雲似夢，薤露何晞。鳥嗁花落，人去春歸。神光離合，脂澤芳菲。其五。

秋來椿穨，冬生草弱。花鄂棠摧，英華蕣落。昔日池亭，今時丘壑。寶華佛庵，疏香妝閣。或存或亡，以耕以鑿。水逼前和，石傾阿槨。一穴孤存，百堵斯作。魂兮歸來，顧而忻樂。其六。

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。滄桑易變，宰樹難憑。香銷麝蛻，景閟魚燈。有時盜發，或遇山崩。黑灰未燼，赤熛相乘。幸兹鄉土，守以雲礽。國無防護，時有廢興。松楸再植，堂屋高增。其七。

東澗記靈，西堂集句。鄒漪列仙，徐釚本事。競述芳徽，用昭榖美。緬昔先人，暨余小子。三代清棻，一家信史。畫像徵題，遺文授梓。思貽令名，聿修歲祀。市石察書，刊

詞補誄。其八。

重修長沙開福寺碑

長沙出湘春門，郊行約二里，有古蘭若焉。志乘以爲五代馬殷建國會春故園，保寧襌師飛錫舊處，因而改造爲開福寺者也◦紅羊劫後，猶存般若之題；赤雀飛來，忽被祝融之厄。指銅駝於荆棘，殿宇成墟；閲金狄之滄桑，河山改步。湖堙碧浪，都成黄茅白葦之鄉；山抱紫微，難尋螺黛蘭香之迹。詩客無挂瓢之壁，雖十八學士，徒有欷歔；虚托缽之床，問五百阿羅，誰將供養？起樓臺於平地，非同彈指華嚴；壘堁壤爲高山，必具羅胸丘壑。

衡山寶生和尚者，法名法利，别號澄源，臨濟宗四十三世之法嗣也。本道場之龍象，亦法苑之鵾鸞◦幼慕清虚，早披鬀祈陽白雲山雲岩上人座下；力修梵行，旋受戒於耒陽華嚴寺天輝長老函前。方來駐錫之初，即發佈金之願◦萃四姓羅陀之衆，頂禮汫沙；合十方檀越之施，心空樓炭。爰乃鳩工卜吉，始基奠定乎琳宫；鴻藻增華，傑構經營乎寶殿。拓招提而延古德，講經妙粲蓮花；儲香積以供清齋，會食味兼蔬筍。塔修舍利，蠡犀藏窣堵之光；池闢放生，魚鼈遂江湖之樂。建藏經之閣，七千卷大乘居三；登説法之堂，

觀古堂駢儷文 一九七

葉德輝文集 一九八

四二章開宗第一。擲朱提而興土木，歷六載而垂成；披藍縷以啓山林，儲五材以足用。功真神速，一莖草化丈六金身；靈應感通，三菩提結盈千珠網◦斯豈所云苟完苟美，洵可謂之有始有終也已。

惟是兹寺之重建，厥在今日有三難。憶昔同光之交，斯際唐虞之盛。四夷賓服，梯航開賨布之源；百物殷昌，金玉等泥沙之賤。吾湘中興將相，出膺五等之龍章；上國賓王，例貢九江之龜錫。萬金之産，編爲甲秀之民；五牸之家，祕有辛文之術。昔稱貧國，今本富區。其時湘陰郭養知侍郎嵩燾，衆推文苑之宗師，恆假襌房爲吟社。鯽魚名士，多謔浪之詩；牛馬史公，裒倡詶之集。厥後長沙王葵園閣學先謙，流連芳躅，迭主齊盟；而同時陳程初鎮軍海鵬與德輝等，亦復接席連茵，啣盃屬草。寸鐡禁持而白戰，媿當蘇軾之奇才；一條界破乎青山，濫拾徐凝之惡札。每當酒闌燭跋，輒憂棟折榱崩◦無如術乏點金，

議同築室；志勤運甓，力薄爲山。難收覆簣之功，徒作望洋之歎。今則四郊多壘，草木皆兵；萬户流離，萑苻遍野。國有周赧王之避債，更胡地以安襌；人無龐居士之散財，復何心於佞佛？此其時之難也。

湘楚昔爲靈均禮魂之域，俗尚巫風；後爲濂溪過化之邦，人尊道學。淫祠野祭，相傳猶楚人好鬼之遺；太極通書，固早爲宋學開山之祖。是故青衿髦士，薦紳先生，家圖問天

呵壁之《離騷》，户誦闢佛火廬之《原道》。而况老耼近鄰於苦縣，里崇仁讓之風；莊蹻遠略乎滇池，國本强梁之族。自鬻雄開化，歷今三千餘歲，世不變其土風；逮陳良悦道，附於七十子徒，士偏重於儒術。值兹法教陵夷之日，又兼兵戎俶擾之時。雖持百匹縑紈，疇設桑門之盛饌；僅列一鑪鍮石，難爲藍舍之供張。此其地之難也。

九流既廢，三教斯興。顓漆分爲八儒，釋老並稱二氏。記休屠祭天之俗，迦葉稱尊；尋達摩面壁之踪，曇花再現。玄風暢於震旦，妙法播於離維。西竺去漢一萬二千里程，經典先來白馬；南朝有寺四百八十處所，碑題早紀赤烏。造像至千萬尊法軀，儀鳳别雕善業；寫經仿十七行童卷，彩鸞工繕法華。五燈會元，傳其衣缽；三籃大藏，飾以線裝。斯固發龍文千禩之光，極象教一時之盛者矣。然而三威蒙度，丁景教之流行；九品區人，奉天方之真宰。堂名禮懺，猶傳也里之碑；寺建清真，欲奪如來之席。羣言淆亂，異教争鳴。近且婆羅門高唱密宗，法門難稱不二；真靈圖侈陳位業，浮圖未許相參。縱然神化

丹青，假託空空之妙手；安得術精黄白，飛來滚滚之流泉？此其世之難也。

雖然，萬物本由心而造，有形先始於無形；百事以有志則成，漸進何殊乎猛進？寶生和尚，入維摩丈室，轉如意法輪◦抱精衛填海之誠，矢愚公移山之志。靈臺經始，自兼將作大匠之工；廣廈宏開，附設貧苦孤兒之院。美哉輪，美哉奂，望露冕之相聯；如斯革，

觀古堂駢儷文 一九九

葉德輝文集 二○○

如斯飛，立風旙而不動◦是則一錢起劉智之廟，未足喻其艱難；百錠捐金后之宫，無以比其神勇者也。

嗟乎，槽分五馬，三人之肥料終窮；殿捧九龍，一世之雄風安在？瀛洲燕語，想昔年文讌之歡娛；月圃蛩吟，悵今日清歌之消歇。弔故宫之離黍，藏古寺於芳林◦幸從三寶皈依，長保有策府丹砂之故蹟；赢得一碑矗立，敢希踪韓陵片石之高文？

長沙開福寺新建藏經閣記

一丈六尺之金身，忽自梵天飛下；四十二章之寶夾，初從乾竺駝來。佛言如是我聞，演成經得億數言而盡；世界無遮大會，説其法有七二品之多。蓋經律論三藏之文書，早達四部洲之津岸；而金水風十方之締構，都成五印度之屏藩是故聶道真有《衆經錄》之編，斯釋藏之條流愈晰；迨至費長房爲《三寶記》之續，斯沙門之譔述常新。譬之老室守柱下之藏，無關尹不能發五千言妙道；猶夫孔宅留壁中之蹟，非魯恭何由黜卌九篇今文？此《開元釋教錄》之成書，所以有大功於浄土；抑雍正佛經板之立庫，乃得詶弘願於彌天也。：

特是東方聖人，西方達人，水火競争於末法；道高一丈，魔高十丈，波旬突起於須臾。

因是唐有會昌拆毁寺廟之風，宋有宣和復還冠巾之詔。于斯時也，三摩正覺，僅餘爝火之光；十力神通，全被塗灰之擾。而况文字語言之末，曾何與於傳燈；唄陀繙譯之煩，勢將棄之覆瓿。當道法陵夷之會，正聲聞寂滅之時。貝葉翻雲，難逢吳十三孃寫經之女；阿梨照海，誰招黄三八郎雕板之工？坐使崇文四部，佔坊本庫本之多；並輸上洞三清，極南藏北藏之勝。雖《金剛經》刻成天福，無人續修寶藏之輪；且銅造像流布人區，何處更開石經之峪？

洪惟我世宗憲皇帝，深通内學，振起玄風；我高宗純皇帝，纘述皇猷，闡敡勝業。于是七千餘卷之經典，頒官本以廣流傳；三十二相之莊嚴，讀遺經如親謦欬。取胡本舊經而參校，存鳩摩羅什之新文；攝婆羅外道以皈依，得獅吼柱間之見證。斯固合宋元明三朝之舊槧，以勘正其異同；集初中上一系之陳編，而折衷乎淆亂也已。

先是，長沙上林寺常静法師，曾施心願，自備工貲，入京請謁有司，給領全部，是爲會城有藏經之始，將使法侣得入道之門。今寶生和尚以開福寺精舍之闢，將近千年；叢林之興，盛傳五代。而四方觀禮，曾無金繩玉檢之披；八會窮源，難求琅笈銀函之證。遂乃援昔年之成案，領全藏以分儲。將謂七閣之收藏，列架全從天一；無異百城之坐擁，充廚用足冬三。所期人皆學陶元亮之流觀，獲迷津之寶筏；亦願客有如顧景怡之善論，闡性

觀古堂駢儷文 二〇一

葉德輝文集 二〇二

海之璿樞◦華言華，夷語夷，無事問疑於玄奘；仁見仁，智謂智，何煩音義於慧琳？試看飛閣流丹，盡掃野馬塵埃之翳障；却望暮山凝紫，上騰斗牛奎壁之文光。通精文善法導達之真詮，世不乏譯經秦景；辯廓落虚無吹求之衆謗，我願當理惑牟融。

長沙開福寺新修放生池碑銘

在昔茹毛飲血，始開强食弱肉之風，合土笵金，漸修火化炮生之利。包犧作爲網罟，江湖萬里，無以遂水族之生；燧皇實創庖廚，宗廟四時，不能

廢 人之獻。故鱻 同以供王之膳，而減噞喁之口居多；亦雞羊均爲養老之羞，而游泳之羣獨貴◦自兹以降，厥類斯繁。食經除亥卯未之名，雅訓釋乙丙丁之義。鼈唇龜魚 蠃之屬，《天官》職有專司；魴鱮鱐鮮鲲卵之珍，《内則》主之中饋。備美物而魚麗于罶，别鱨鯊鰋鯉之稱；式嘉賓而燕樂以綏，辨罩篧汕樔之制◦考《周書》之貢物，交趾出五尺鱓虵；檢漢律之條文，會稽獻三升鲒醬◦炙蟾風蛤，産重眉州；名蟹佳蝦，歲充膳府。乃至嘗子公之黿鼎，因染指而禍及弒君，進賭父以鼈羞，非饗尸而怒逢飲客◦公儀作相，邦人争奉生魚；羊續除官，府吏先供食鯉。莼羹鱸膾，張季鷹忽起鄉思；菘菜 魚，蕭武陵曾充聘享。不知許事，且食蛤蜊，沈昭略將見諷於王融；既設内齋，復炙車螯，王義真得有詞於劉湛。褚淵受鳆魚之

饋，悉噉親遊；何允貪蚶蠣之供，侈陳方丈◦拾吳王之殘膾，都成四寸之鮮鱗；啜宋嫂之餘羹，不惜萬錢之花費◦蚺蛇長逾數丈，越人斫以爲上殽；文蠡大容一升，南士珍之爲美饌。又况玄龜紫貝，列本草之圖經；玳瑁蟕蠵，供竘柯之鏤琢。藥物之需求既廣，勢將竭澤而漁；梓人之取用無窮，幾欲攔江而網。

是皆因利物而害物，殊乖聖賢與物之懷；而且爲養生而殺生，有辜天地好生之德。是以尼山垂訓，釣而不網；亶父觀漁，得而復釋。老氏以清虚立教，故羅天醮設清齋；釋家以浄域爲皈，故佛父譯名浄飯◦蓋十方世界，皆生意之所彌綸；而三教聖人，本中和以爲位育◦此推恩及於禽獸，商湯王所以祝犯命網之從寬；博愛至於蟲魚，唐肅宗所以詔放生池之廣設也。

長沙開福寺方丈寶生和尚，既新殿宇，更拓園林。沿舊有之陂塘，成新開之池沼。源頭活水，直貫乎河流，山足靈泉，潛通乎地脈。沿楊柳曉風之岸，臨淵而樂甚濠梁；采藻芹半水之宫，在泮而制存郊學。鳶飛魚躍，窺翔潛而早悟天機；鷺宿鷗眠，歛觜距而不戕物命◦是可見仁心之所默化，物類之相感通。載小船而千尾成斤，但見陳雲之遠散，設大罟而一鱗不獲，無關佛咒之超生。此間本遠隔城門，永無殃及；有隙仍壘成丘壑，頗遂潛遊。銜珠定有靈蛇，信隋侯之恩必報；飼米獨留赤鲤，知子英之道將成。何須廣畝爲

觀古堂駢儷文 二〇三

葉德輝文集 二〇四

池，遠學陶朱公之貨殖；試看臨帶郭江，徧刊顔魯國之碑文。銘曰：

茫茫大造，攘攘羣生◦胞與一體，東西二銘。上古有祭，祇設太羹◦諸侯無故，且戒殺牲。胡爲饕餮，乃肆割烹。亨家曾父，斟雉彭鏗◦熊蹯象

白， 翠魚鯖◦肉食者鄙，鼎養何榮。我佛慈悲，與人懺悔。減膳非齋，轢羹大快。造善業埿，出苦惱海。地獄圖行，屠酤業改。庖丁善刀，市無牛解◦濁氏連騎，家無脯賣。何况小鮮，與彼羣介。果腹無裨，朵頤足戒◦水生卵化，一曰鱗蟲。咸池浴日，嘉穴藏風。龍門點額，鲛室潛踪。與人無迕，聚族相容。殺機頓起，舉網俄空。魴鰥笱敝，鱣鮪罛窮◦别開生網，坐闢幽宫。水真功德，法暢玄宗。次曰介蟲，與鱗爲伍。亦或陸居，頗多穴處。渾沌而生，蹣跚而舞。負甲以趨，益孳其乳◦采作殽羞，取供刀俎。芥寥椒薑，鹽梅醬竘。五味之盉，八珍之輔。假以逋逃，依然生聚。同居異族，厥惟水禽◦鵜美有翼，鶩取無心。辟鷉鸂鶒，𪇳 交鶄。是有鷙性，不懷好音。如此非類，毋使相侵◦鴛鴦濯錦，翡翠巢金。安栖水國，絶跡山林。早知魚樂，坐聽龍吟。十力無邊，四生有庇。水是法源，魚皆生饋。佛性隨緣，天香應瑞。卵誦觀音，蛤生忉利。月印襌心，雲盤卍字。樂樹遶池，天花墜地。碧浪分流，紫微挹翠。一水澄清，百靈受賜。

觀古堂文外集

觀古堂文外集

戲擬大菊國大總統羅雪遜位新選大總統曾運詔

竊惟一姓之興，國有與立；五德之運，貴在當王。余以涼德，總攬菊國大政，一載于兹。本期八表之清麈，乃遘四郊之多壘。田邊非種，妄希鞠服之榮；籬下寄生，幻想黄袍之兆。遂使宫中無主，薰穴而求；井底稱王，洒灰不去◦則有《儒林外史》乘閒而陰扶馬二先生；何殊草澤奸徒，僭號而擁立朱三太子◦玄天龍血，戰事起于旡陽；紫色蛙聲，餘分竊其閏位。朝官銅臭，何人矜晚節之香；士女輖飢，無處覓落英之食。國幾無以爲國，君則誠乎不君。余滋戚焉，民無歸矣。

爰乃御九華之帳，延攬羣英；彈十采之丸，驅除非種。斂青霜於武庫，秋色回春；邀白月於文房，夜光徹曉。差幸天心眷顧，民意謳歌，嗣統以來，當機無誤。淮南汝南之華冑，版圖闊而玉牒分司；鈴子球子之宗藩，户籍多而金甌永奠。敢謂八荒無事，鈞衡同笙磬之音；試看萬國來朝，巾幗受冕旒之拜。

觀古堂文外集 ' 二〇七

葉德輝文集 二〇八

兹者時當改步，歲一周天；政立共和，人三成衆。幸垂裳之有託，識神器之所歸。華年詎比耄期，本早有倦勤之意；遜位不頒明詔，恐難安反側之心。當兹授受禮成，玉璽終歸日角；所幸明良喜起，仙桃早識天顔。惟冀率爾有司，匡余不逮。拾遺補闕，毋圖黄屋之尊榮；保泰持盈，當建白宫之事業◦從此人民壽考，源源湧徧地靈泉；何妨宫禁起居，日日作重陽佳會◦退所還居北海，趁賞花而開北海之筵；悠然忽見南山，願捧杯而獻南山之頌。

戲擬大菊國新選大總統曾運答前總統羅雪遜位詔書

伏以中黄貴胄，本九華仙子之遺；鞠部班頭，列萬歲太平之舞。自昔璇源篤慶，造邦女几之山；迄今銀漢分流，拓地嬃砧之浦。爰乃闢人間之華族，黄種南强；因而馳域外之英聲，朱贏西被。九百品之圖錄，分移上苑靈根；廿四番之信風，不到重陽佳節。椒聊卜其繁衍，苗裔益以榮滋。苟非國立衆芳，扶黄炎之正統；何以運承土德，握赤緊于中樞？蓋既有以準天極之尊，夫豈能不負后來之責？春生秋殺，佐白帝以乘權；朝飲夕飧，徧蒼生而食德。歲歲賜花糕之宴，曾經近侍九霄；人人醉菊醆之醪，正值大酺五日。

然而百花世界，本難閲三秋而歷九秋；縱然千葉兒孫，安能傳一世以至萬世？故識

時務者爲俊傑，遂變國體而成共和。赤伏祥符，正應卯金之位；黄流色貴，仍居戊土之宫。國基已奠乎三年，民主迭更乎四姓。邇者恭承明詔，齒及奴奴；雖然俯順輿情，身慚嫋嫋。歸往難追王迹，會藍赤黄白黑之種族，來稱萬壽之觴；服食本出仙方，歷一百二三十之期頤，不夢九齡之錫◦明年此日，都成過去之黄花；應天順人，姑且移居於紫苑◦本法後王之意，敢忘前事之師？是用率我舊章，楓陛留茅茨不剪；儆予有衆，藩籬防蒿艾相侵。步亦步，趨亦趨，矢拳拳服膺之念；花當花，葉當葉，表心心相印之忱。國本立而四維張，瀛海之鞠塵永浄；秋氣清而兩儀肅，新宫之彤偉揚輝。君曰俞哉，余知勉矣。

戲擬大菊國大總統就職大赦天下令

夫五刑之罰，本爲儆姦宄之冥頑；三宥之條，特以示盛明之慈惠。是以大禹下車而泣罪，黄屋表其哀矜；成湯解網以施仁，赭衣減于繋獄。聽訟留甘棠遺愛，人懷召伯之賢；獻囚聞采藻昭音，士頌魯侯之德。春温秋肅，體造物以成功；仁偶義宜，育羣生而在宥。將欲與民以更始，必先合宙而來柔。壇築金雞，七尺之絳幡早樹；門懸丹鳳，五花之紫誥隨頒。

余以藐藐之躬，而領芸芸之衆。靈符歸于曆數，蓂階早應嘉祥。大寶舉自衆擎，松棟

觀古堂文外集 二〇九

葉德輝文集 二一○

虚成拱極。然而大赦乃根諸約法，上刑不濫及士夫。有仁政始見仁心，錫類之恩，推食首先億兆；惟壽身乃能壽世，延齡之賜，大酺合徧埏垓◦是用命我所司，咨于有衆。凡九年九月以前所犯，悉令其申停；若八旬八歲有辠之人，並寬其拘繋。

以故蜂媒蝶使，涉偸香竊玉之嫌；雷部風姨，逞覆雨翻雲之勢。苗蟲桑蠰，擾及鄰封；犵草蠻花，留爲邊患。科其衆犯，實爲讞法所難容；議以亭疑，尚却蠢愚之可赦。乃若天吳八面，圑茶居裋褐之奇；郭索兩螯，輸稻恃甲兵之利。金錢小豹，潛窺鹿苑而啣花；鐡鎖乖龍，泛濫鴻流而害稼。或甘爲黄禍，無同種異種之區；或行習左途，本似花非花之類。是則與邪蒿爲伍，自外生成；亦且如滋蔓難圖，有傷風化。此皆在無赦之例，豈云三尺無情；更當嚴非種之鋤，雖有百鍰不贖。治亂國，不用重典無治；新民德，非滌舊染不新。此令。

戲擬大百榖國大皇帝賀大菊國新選大總統就職國書

朕惟土爰稼穡，食居八政之先；天主行生，春列四時之首◦惟食也以五穀爲美，故叔粟與布帛同功；惟春也以百花爲榮，有草木則園林生色◦芳塍畫罫，豐穰預兆於良苗；時雨流膏，兑澤徧周乎凡卉。春官桃李，探花聯弟子之班；舊主芙蓉，剪綵助江山之勝。

斯固極遊春之樂事，攜柑獨往聽鸝；趁修禊之韶光，鬬草先尋撲蝶者矣。

乃若商飇告警，天地皆秋；寒露先零，山川變色。萬畝穫黄雲之稼，歲事成功；一林綴紅雨之枝，物華改曜。于斯時也，羣芳無主，牡丹之王號先除；衆花誰魁，梅點之天心未復◦風姨肆其惡劇，霜女助其寒威◦則有水國蓼花，朱顔浴露；都梁蘭葉，紫色迎霜。貯金屋之海棠，西府附庸國色；種瓊樓之月桂，南臺吹送天香。老少年産自秋深，座留佳士；須曼女來從梵浄，位列賓卿。外此雞冠牛鼓之羣，下逮錦帶秋羅之屬。莫不喁喁望治，薰丹穴以求君；昫煦懷仁，待白藏之作主。

恭逢大菊國大總統殿下，成都舊族，啓石室之靈圖；酈縣名藩，衍銀潢之别派。隱居求志，本甘爲巢許之倫；側陋明揚，適躬際唐虞之盛◦乘時利見，是金色女現帝王身；久視長生，以玉天仙變莊嚴相。朝綱凜然秋肅，陽節待其春回◦樹麥滋榮，曆頒小正；麴桑易服，色應中央。宫中之藙佩辟邪，固無取昌蒲搗藥；庭下之草生指佞，更何煩修竹弾蕉？澤遍投醪，九日賜延齡之琖；歡臚擊壤，萬年稱介壽之觴。

戲擬花國大總統賀大菊國大總統就職國書

伏以兩儀定位，坤貞象變乎玄黄；二曜重明，離麗資生乎草木。自神聖之女媧御世，

觀古堂文外集 二一一

葉德輝文集 二一二

而姬姜之母姓繁孳。帝王本感天而生，芝草不以無根而降貴；男女乃因物而化，芣苢詎須多子而稱奇？是故鴻濛未闢以前，以逮草昧初開之後。人長倮蟲之族，惟知穴處巢居；世當閉蟄之時，祇有草衣卉服。凡今之所謂鶯花社稷，錦繡山河。武陵桃花之源，唐昌瓊花之觀。莫不空空色色，渾渾茫茫。席莞葦而累蓬蒿，有山林而無園囿。則有風流天子，撃羯鼓以催花；月季仙人，著蝶衣而布種。召陽春之煙景，煥文藻于江山◦冬暖曹林，梅占花魁之選；春回幽谷，蘭生王者之香。牡丹亦鼎足而王，擅國色天香之勝；葵藿本矢心相向，抒墨藍金粉之奇◦然而百卉芳菲，天無言而成化；萬花飛舞，春有脚以相扶。迨經一葉之驚秋，遂致衆芳之失馭。

欽惟大菊國大總統殿下，本九華之仙種，含五美之靈姿。應時而收萬物之成功，秉氣而得五方之正色。黄裳元吉，法堯舜以垂裳；鞠服尊榮，撫甸侯而綏服。時乘二九，起羣陰而伏重陽；德邁五三，斂春華而歸秋實。擁天册金輪之寶相，垂簾舊有朝儀；煽維多利亞之奇葩，加冕且援成例◦歷春夏冬而推行秋令，遠來捧日之黄人；統東南北而坐鎮西陲，權作飛霜之白帝。某等忝同黄種，謬附青雲。所期第二共和，葉萬壽無疆之頌禱；並祝大千世界，有四時不斷之芳華。

戲擬百草百木百果百藥四藩部賀大菊國大總統就職表

伏以黄龍戴舜，館甥迎貳室之賓；赤虎興劉，亭長踐九階之位。故世無論揖讓征誅之異，天下惟有德者能居；君不分皇煌帝諦之稱，聖人以得仁爲守位。潛龍變化，匹夫可登九五之尊；法象昭明，王者有取二二之貫。

欽惟我大菊國大總統殿下，白華志潔，紫綬榮膺◦世襲清芬，擅玉葉金枝之貴；身輕長壽，含蓮華柏實之香◦乘霜降而樹陰威，勵秋容之晚節；抱日精而舒采曜，回春意於重陽。本爲隱逸之倫，抽簪散髪；自愛孤芳之躅，吸露餐霞。薄富貴於浮雲，長尋玉笥山中之客；視榮華如隕蘀，本非金鑾殿上之人。乃者國步中移，天心西顧。振商飇於上苑，萬木先零；降寒露於疏林，百花無主。蘭芳九畹，不逢五運之當王；梅放孤山，尚待三冬之錫命◦以故散花仙女，空餘兩袖清風；種秫高人，相對一樽明月◦亦有蓮花博士，官比痩羊；芍藥女郎，客如歸燕。羞對素娥之照，畏逢青女之威◦兹幸共託帡幪，感行路之邀樾蔭；相隨劍佩，趁早朝之待花迎◦聯三槐九棘之班，周室同頒爵祿；序一穗五松之秩，漢家自有官儀。

某等謬託同根，竊慚非種◦奉九圍之命式，列四部之藩封。我族本王孫，或派分靈

觀古堂文外集 二一三

葉德輝文集 二一四

壽。或佐安期生之密實，食之九轉丹成；或守長桑君之禁方，服者百年黄耇。版籍附南陽酈縣，畫圖歸西蜀成都。率土剛逢四裔來賓，鞠服無忘恭己；中原不可一日無主，黄袍合勸加身。謹奉表以聞。

郋 園 論 學 書 札

郋園論學書札敘

吾師葉吏部論學書札十篇，附錄二篇，大旨以黜異學、扶孔氏爲己任，書中皆爲攻康

梁而作。事在康梁未敗以前，一時學者推吾師先見之明，而不知紫色蛙聲，天固有以奪其

魄也。

吾師平日治學，本不主持門户，並世經師，亦頗推重東塾，惟不喜其調停漢宋之説。

故間與諸子論學，别白其是非，世儒不知，以爲有薄視東塾之見，非吾師意也。書中有致

羅敬則先生兩書，即爲辨明斯事而作。此外各書，于近儒學術分合異同，康梁始終本末，

言之鑿鑿，使讀者如撥雲霧而見青天。蓋與朱蓉生侍御各書，一原其始，一要其終，而同

爲有功名教之作也。

原書吾師刻入《明辨錄》平江蘇氏又刻入《翼教叢編》，亦有兩書未刻者，因並重刊

之，以貽同學諸子。異日禮堂志記，蓋即以是書爲嚆矢云。戊戌仲冬，湘潭劉肇隅識。

郋園論學書札敘 二一七

郋園論學書札

與邵陽石醉六書

自吾弟起程後，踵寄一函，計已存覽矣。時務學堂梁卓如主張公羊之學，以佐其改制之謬論。三尺童子，無不惑之。昔余嘗從事二傳之學，出入門户，頗能别其是非。

左氏與孔子同時，自異於傳聞之失。孔左同時，最爲近時言公羊學者所忌。余别有説證實之。《公羊》注家援引讖緯，以爲西狩獲麟即赤帝代周之兆，此爲其學者知其不敵左氏，故假託漢制，挾天子以令諸侯。何休之徒又從而附益之，班固所謂利祿之路然也。《左氏》晚出，立學又遲，而西京之傳，不絶如縷，苟非卓然有以自立，其不爲《公羊》所奪者幾希矣。譬如今日功令，以四書文取士，而一二好學深思之士，或治經，或治史，窮年累月，置干祿之事而不顧，安得不謂之志士？

漢時功令最重《公羊》，當時公卿大夫以此起家者不可勝數，而張禹、賈誼諸人迺勤懇而好《左氏》，舍篇幅短小之書，以尋繹至繁且賾之文義，其于二家長短，亦既折衷一是已。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一九

葉德輝文集 二二〇

終漢之世，許鄭通儒，皆尊《左氏》，鄭氏《六藝論》云：「《左氏》善于禮，《公羊》善于讖。」試起千秋學人于九原，信禮乎，抑信讖乎？鄭君見何休《公羊墨守》《左氏膏盲》《榖梁廢疾》於是作《發墨守》《箴膏盲》《起廢疾》休乃見而歎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戈，以伐我乎？」使何氏之書義例果能顛撲不破，其戈何至爲人所操，其室何至爲人所據？今兩家之書殘缺無幾，就輯存者推之，是非黑白，尚可立辨，非匿子疑獄也。

漢董仲舒治《公羊》，推災異，其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，以爲大愚，至下仲舒獄幾死。又眭孟稱先師董仲舒有言，雖有繼體守文之君，不害聖人之受命，至欲漢帝求索賢人，襢以帝位。霍光惡其袄言惑衆，大逆不道，以誅死。學如江都，其弟子愚昧如此，今之詆劉歆爲國師者，獨不思公羊家固有此一類人耶？况今之公羊學，又非漢之公羊學也。漢之公羊學尊漢，今之公羊學尊夷。改制之聖人，余知其必不出此。梁卓如人尚篤實，信其師説，則將禍我湘人。吾弟試取《左氏》《公羊》比例而互證之，則異時發憤箸書，無難持平而

得信讞。

余向來治學，不專守一師之言，教人亦不偏執一己之説，惟於二傳之義，因其關繋于近日之利害者鉅，故有不能已于言者，豈專己守殘而好爲是辨難哉？大抵公羊之學便於空疏，沈文起所謂書短而易習、義淺而易推者，兩漢公羊大師均不能出此評論。近世所謂

微言大義之説者，亦正坐蹈斯病◦家無藏書，而欲使海内學人同安於固陋；生已盜名，而欲使天下後世共趨于欺罔。一人唱，百人和，聰穎之士既喜其説之新奇，尤喜其學之簡易，以至舉國若狂，不可收拾，蟻孔潰河，溜穴傾山，能毋懼歟？

蓋嘗論之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蝕。有康雍之純樸，而後有乾嘉之文治；有戴段畢阮諸人之實事求是，而後有魏龔諸人之嗜奇争勝；有東塾之平實，而後有新學之猖狂；有桐城湘鄉文派之格律謹嚴，而後有今日《時務報》文之藩籬潰裂。古今無百年不變之學，何論文字之粗迹乎？夫不通古今，不得謂之士；不識時務，不得謂之俊傑。班固欲人通萬方之略，馬遷譏儒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此二者當互觀其通，各救其失◦今之視西藝若仇雔者，一孔之儒也；藉時務爲干進者，猥鄙之士也。深閉固拒，問以環海各國之政教，茫然不知謂何，所謂不通萬方之略者也；襲高郵王氏之頹波，理倉山主人之舊業，所謂博

而寡要、勞而少功者也。

吾弟具有通識，年來習聞諸名流之議論，于學之有益于己者，當博觀而約取之；于學之有用于世者，當兼收而並蓄之。用夏變夷，則必入穴以探虎；援儒入墨，則將買櫝以還珠。公羊之學，以之治經，尚多流弊，以之比附時事，是更啓人悖逆之萌。昔桓譚有言：「《公羊》依經立傳，彌失其本事。」説經而至失其本事，七十子之大義固如此乎？離去本事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二一

葉德輝文集 二二二

又數萬里，今之學果古之學乎？其書空言改制，有害于道；其學謬于聖人，不切于用。余非如沈文起之肆口憤争，而實見其學之不能自立，故據理以斥之也。

若以《孟子》爲《公羊》羽翼，其説更泛濫無宗。戰國之世，荀孟並稱，荀之爲人有儒行，其書亦樸致深微，在諸子之上。孟子識力甚高，而立言不無偏激。荀子以性惡一語，召後儒之譏彈。孟子一生師尊仲尼，遂代聖統。不知性有善有惡，猶天有災有祥。儒者立論，正人心，昭法戒，諱言性惡之旨，同于鄙斥符瑞之旨，此聖賢之微意也。孟子之書，北宋諸賢猶疑之刺之◦迨理學之幟張，而道統之傳立，孟子以距楊墨有功，宋儒自任爲闢異端，其尊孟子，非尊《孟子》也。而荀子乃以李斯滅學之故，爲蘇氏所詆諆。烏乎，冤矣。天下事果如蘇氏之論，則冉求附益季氏，亦將苛斷孔子之教不善。有是理乎？此知人所以貴乎論世也。

此書作于丁酉十一月中，爲斯事辨難之始，故存之◦石生天姿絶高，文尤奇偉，從余游數年，經史百家之學，皆能發抒心得。是歲，同人推爲學堂道選，余懼其爲所鼓煽，習于無父無君之議，因作書誡約之。抑洪水，驅猛獸，士夫固有責也。

與劉先端黄郁文兩生書

前日過訪，見几案閒有康有爲《孔子改制考》，兩弟必檢讀一過，其中可行不可行，世固有知者。余有恆言，公羊改制，且不能行於漢，何論今日？若輩一鬨之市，真可憫笑者也。康有爲平日慨然以孔教自任，其門下士持論，至欲仿禮拜堂儀注拜孔子廟。此等猥鄙之事，楚鬼越禨則有之，豈可施之于大成至聖之前乎？且中人孩提入塾，無不設一孔子位，朝夕禮揖，至于成人，但求不悖於人倫，以對越孔子在天之靈。處則爲孝子，出則爲忠臣，雖不祀孔子，孔子亦豈汝咎？若以施之於鄉愚，則孔廟不能投杯茭，而鄉愚不顧也。若以施之於婦人女子，則孔廟不能求子息，而婦女不顧也。夫中國淫祀多矣，其所以若存若亡者，以禁例森嚴，不敢爲惑世誣民之事耳。西人一天主，一耶蘇，教會之名至盈千萬，此其結會相仇，兵連禍續，西人未嘗不痛恨之。

康有爲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得自命，欲删定六經，而先作《僞經考》，欲攪亂朝政，而又作《改制考》。其貌則孔也，其心則夷也。乘此國家多事之時，使其徒黨四出，遍謀天下膏腴之館而據之。朝傳一電報曰：「康有爲賞五品卿銜，遊歷各國，主持弭兵會。」夕傳一電報曰：「湘撫陳寶箴入軍機，黄遵憲督辦鐵路大臣。」招摇撞騙，彰彰在人耳目。其前電至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二三

葉德輝文集 二二四

時務學堂也，同年友汪誦年編修爲余言之，余笑曰：「此康謡耳，不足信。」數日往詢，其弟子梁啓超則言之忸怩◦梁固篤信康教，終身不欲背其師，而亦不能爲其師諱。其平日困躓名場，故詆時文尤力◦通籍後，朝考卷不列高等者，卷爲李約農侍郎籤摘，同閲卷者或爲請託，李持不可。後康有爲刻朝考卷以辱李，李則舉其在都鑽營張蔭桓之事遍告于人，此湘粤京朝官所共知者。其初至都門也，余友吳雁舟太守時官編修，爲之延譽。蓋吳喜襌宗，康有爲與之機牙相合◦旋其《新學僞經考》奉旨禁燬，吳猶爲之太息。異學之惑人如此。余與吳文字之好甚深，屢得聞其持議。中原士大夫不求實際，厭常喜新，積五六年，遂成今日之變局。虎兕出柙，誰之咎與？

當此舉國瞑眩之時，兩弟尤宜立定脚根，自占于不敗之地◦從古以巧成者，必以巧敗。周公恐懼流言，王莽謙恭下士，此二語最爲流俗所稱道，亦足以發人深省者也。天姿高明之人，無書不可讀，張子逃墨歸儒，遂爲千古佳話。若守一書而即爲所迷惑，聽兩議而又爲之調停，其人必進退無據，非獨不能爲君子，亦且不能爲小人。如余邑易生者，始則爲合種通教之説，以迎合長官，後作《湘學報》，又謂西教與西政無涉，以蓋前愆，可謂無恥之甚。再歷三四年，風氣又變，渠欲圖一館局安身而不可得矣。

梁啓超持論，痛詆時文，比于女子纒足之害，而又潛往會試，此真無可解于人口者。

聞其都中告人，謂父命之往。夫父命之會試，父命之作時文也。不知其父有是命而痛詆之，是謂大愚；知其父有是命而故痛詆之，是謂不孝。聞康有爲之應試也，則曰奉母命。師弟沆瀣一氣，絶世奇談◦以至不肖之時文，加之其父母，而己乃居清高之名。吾知其平日之申民權爲無君，而不知其今日之應試爲有父也。

康有爲之公車上書，詆西人以耶蘇紀年爲無正統，而其徒衆又欲廢大清統號，以孔子紀年。無論其言行之不相顧也，即言與言亦不相顧，何其謬也◦超回、邁賜之名遍于吳楚，公羊、孟子之教横于湖湘，蒙馬以虎皮，沐猴而冠帶，中無所有，徒竊其聲音笑貌，以鼓煽三尺之童子，而乃誇大其辭曰：「異日出任時艱，皆學堂十六齡之子。」顔之厚矣，得非喪心之尤乎？

且夫西人之勝我者，輪船也，鎗礮也，製造也，非回也、賜也、公羊也、孟子也。所學非所用，夫子自道也。天津水師學堂、上海方言館、福建船政局，粤逆平定後，即陸續創開，主之者皆一時名臣大僚，三十年來，人材寥落。豈今日十六齡之子異于往日十六齡之子，亦豈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異于往日之名臣大僚？然則人材與學堂，截然兩橛，概可知矣。然則學堂與書院弊之一律，又可知矣。

余固不欲兩弟爲博學能文之人，但欲兩弟爲謹言慎行之人，居恆少發議論，少上條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二五

葉德輝文集 二二六

陳，凡盜虚聲、騙館地之舉，一切不可習染◦若以余言爲過激，請以質之兩弟之父兄，及鄉里之長者。總之，立身行己，當爲終身計，不當爲目前計◦世局有變更，天理人心之公無變更，謂天下皆愚人而己獨智者，適以自愚而已。至若學問一途，不必有門户，不得無主宰。嘗告人曰，胸中當分閒格，某書庋某格，毫不可亂，迨取用時，擇其善者用之，是爲讀書良法。區唐界宋不可，舍己芸人尤不可也。餘詳去歲與醉六書，兩弟取閲之，可以與此互證◦少年血氣未定，無所適從，中年以後，讀書與更事既多，而後知余言之爲長久之策也。

劉黄兩生將入時務學堂，作書誡之。

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

昨讀世兄大箸《醒世歌》，詞淺而意明，語長而心重，想見我公庭訓時，具有維持桑梓之苦心，遠慮近圖，良足欽佩◦近世時務之士，必欲破夷夏之防，合中外之教，此則鄙見斷斷不能苟同者。《春秋》大同之説，吾邑王代豐《公羊例表》言之，此論發於二十年以前。今日萬口雷同，變本加厲，至謂地球列國環峙，並無夷夏之防。又謂春秋時之吳楚，即今日之江蘇、兩湖，是當日之夷狄，即今日之中國。此論似是而實非，久欲一辨，而苦無暇

晷。昨讀世兄歌辭，有「若把地球來參詳，中國並不在中央。地球本是渾圓物，誰居中央誰四傍」等句，敢以管見所及，一明其是非，乞公詳辨焉。

夫《春秋》之所謂夷狄者，以其異於堯舜禹湯、文武周公之教也。今世之所謂夷狄者，則有黑白紅棕之别而種類異也◦《春秋》之教，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，正欲其進而同教耳。今日之吳楚，教化同矣，種類亦一，自不得謂之夷狄◦聖清爲古肅慎氏之區，同種同教，三代已然，亦不得謂之夷狄。國初吕留良之徒狂吠無知，殆不足辨。日本島居，本中國遺種，其國政教風俗，一視他人爲轉迻，時唐時宋，時中時西，遷喬入谷，若不自主，而中原士大夫未嘗鄙夷之也。

地球圓物，不能指一地以爲中，但合東西南北考之，南北極不相通，則論中外當視東西矣。亞州居地球之東南，中國適居東南之中。無中外，獨無東西乎？四時之序先春夏，五行之位首東南，此中西人士所共明，非中國以人爲外也。五色黄屬土，土居中央，西人辨中人爲黄種，土耳其亦黄種，即突厥徙居于此。是天地開闢之初，隱與中人以中位。西人笑中國自大，何不以此理曉之？若以國之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，則春秋時周德衰矣，何以存天王之名？魯之弱小，遠於吳楚，何以孔子曰我魯？此理易明，無煩剖辨。

堯舜禹湯文武之教，周公成之，孔子大之。三代以下，異教之爲聖教漸減者，不可殫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二七

葉德輝文集 二三八

述。即以文字論，佛法盛於六朝，而其梵夾之經典，反藉中文而後傳；遼金元人憑陵宋室，可謂至極，迄今三國國書不存一字。此第聖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，潛迻默運，掃蕩異教於不覺，何論旁行詰屈之書乎？故藉保護聖教爲名以合外教者，巧言也。考耶蘇教旨，較天主爲近人情，故得行於泰西文教之國。孔子之與耶蘇，孰得孰失，西國通儒猶且能辨之，將來西教即行於東方，亦不過釋老而已，何必爲孔教過慮，並中西爲一談乎？孔教者人心之所繋也，士大夫者又孔教之所繋也。今日當官之人但求朝廷無事，於教案之事，實爲不得已而爲。小民無知，以爲抑中而尊西，始而駭然，繼而譁然，終且囂然，囂然不已，而仇殺相尋。此天發殺機，雖聖人復生，不能以微詞弭此奇禍◦是則有心人所不忍聞見者也。

鄙見以爲，勸誡士民，當以佛老相喻，謂其無碍於天地之寬，不當謂其教力大於孔子，激人以攻擊之口。中國服聖人之澤久矣，雖不識字之農夫牧豎、婦人幼子，無不有孔子二字横於胸肊間。蓋聖人之教，先之以人倫，而以神道輔其不及。耶蘇之教，先懾之以鬼神，而又專主一祀，抑倫理於後。其間次第淺深，地球開通之時，自有定論，鄙人何必於舉世波靡之中，徒肆舌戰乎？

及門中有以中西政教利害相質者，鄙論以爲，中國政寬而教實，西國政實而教虚◦又

論五常之性，以爲中國本之於仁信，而以禮實之；西國本之以義智，而亦以禮貫之◦禮者聖人之教，人心之所同也◦.孔教何患不行於西國哉？

數日前，同邑易生有《中國以弱爲强論》，爲通教合種之説，同邑之士羣起而攻之。有來告者，鄙人告以易生所論並非出於本心，乃襲時務議論中之殘唾，參以癸已年《申報》宋存禮所上合肥相國書，識者當鄙其學之陋，不當訝其論之新。此生本無所知，不過急於求名，冀聳一時之聞聽◦若舉邑與之相持，是快其意也。合種一説，譬如雞鶩同榤，不相雌雄；犬豕共途，不相牝牡◦人性靈於鳥獸，此言亦不足爲厲階◦聞者乃一笑而起，鄙人可謂談笑而却兵戎矣。

《湘報》箸錄之論，公論爲最博通，而齗齗於耶蘇傳教之辨，言多必失，故或爲道路所譏評。世兄歌詞，亦有聞而議之者。鄙人於公文字之好，不可謂不深，雖其間學有異同，而一得之愚，或亦公所未及。天下事凡張皇太過者，則潰敗愈速。今日時務，張皇之過也。鄙人嘗持一議以告天下曰：維中西，莫如理政教。政何以理？曰求實。教何以理？亦曰求實。實則無空談之病，而人心一矣。

近日制科亦將有所變更，時文久爲通人所詬病，通人多不能時文，高才博學坐是困於場屋，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。然易之以策論，其弊等耳。不見今日之試卷，滿紙只有起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二九

葉德輝文集 二三〇

點、壓力、熱力等字乎？同一空談，何不顧溺人之笑？武科改試槍礮，持槍持礮之武生，即能禦敵乎？國有征調，武生能實兵額乎？中國之事，無不誤於空談。不求立學，徒以策論易時文；不求考工，徒以槍礮易弓馬，法則變矣，其如弊之未去何？

今以湘事論，勿問其他。講學託名于開民智，伸民權，則試問今日之民，誰肯居于不智？又試問不智之民，何必更伸其權？况所講之學，爲康有爲之學乎？夫康有爲《改制》《偽經》其狂悖駭俗，與吾邑易生同，而其襲人之説以爲己説，亦復相類◦通核所箸之書，武斷是其本色，凡有所僞，大抵不出舊人及國朝人之書，特各書散而難稽，彼乃彙而爲一耳。六經既僞，人不知書，異教起而乘其虚，豈非孔子之大禍？居恆與友人戲談云：「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，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，斷不可以康有爲攪亂時政，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。其言即有可采，其人必不可用。」蘇氏之《辨奸》曰：「凡事不近人情，鮮不爲大奸慝。」康有爲殆其人與？

鄙人舊籍吳中，行將彷徉乎具區之間，長爲漁人以没世。若運丁陽九，則黄冠道服，埋骨包山。此間地無五金之礦，境僻不足以通商，耽耽虎視者，或棄而不顧焉。敬謝故人，勉事聖君，毋以爲念。

答南學會皮孝廉書

頃奉手書，敬悉尊指。前函臚舉近日之議公謗公者，將以覘公去就之心，破公依違之見。言之過激，不覺雜以詼諧，然本意無他，不過欲公之去而已。否則以十年文字之交，無故而操戈同室，此亦何爲者耶？宋人講學，感慨時事則有之，未有牽合儒墨，不顧倫理者。公之景况，鄙人知之，鄙人之景况，人亦知之。與公相難，決非争館，事關公論，亦非争名。若謂湘人無鄉誼，好自相攻擊，鄙人以爲此正湘人至公至大之處。中興戡亂之臣，曾文正與左文襄不合矣，左文襄又與郭侍郎不合矣，此三公者皆當世之大賢君子，而處事持論，各不相侔，和而不同，古人之義。必欲私黨横行，同鄉援引，而後謂之有鄉誼，此事鄙人斷不敢出，請以俟之後賢。此下節删數語。

公之學問，兼通漢宋，鄙人之學問，則並漢宋而亦忘之。亭林、船山之世，漢學之幟未張，論世而後知人，不必横生議論。聖教之大，不在君民平等，舍舊圖新，在實事，不在空談，口説流傳，語氣之抑揚，言詞之出入。誠哉是言。然大旨既乖，則其咎不在抑揚，亦不在出人也。救焚拯溺，非登屋呼號、臨水鼓譟所能畢事。若僅以筆舌號於衆，曰：「我之毛髪焦矣，我之手足濡矣。」以此濟人，是不如從井之爲愈。公何所見之迂乎？來諭又謂：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三一

葉德輝文集 二三二

「今人要人一事不辦，坐以待斃。」鄙人既不敢謂湘中無辦事之人，亦更不敢自居於待斃之子◦公等所辦之事何事，請一一示知◦若以講論爲辦事，則鄙人甘居於少見多怪之列，公不必進而教之。鄙人前函謂，從公説者亂也，詛公説者亦亂也，是謂之開民亂◦所謂亂者，争亂之謂也。公不按上下文氣，執一語以責人，並牽及漢宋學家攻撃之詞，多方而援之敵，非鄙人之所謂敵也。

《時務報》初出一二册，見者耳目一新，非獨湘人愛之，天下之人愛之◦迨其後閲時既久，訕笑朝政，呵斥前賢，非獨湘人惡之，天下之人惡之◦《湘學報》外間指摘者，大抵吾邑易生之類，初尚未及其餘◦《湘報》謬論既多，宜乎召人攻擊。人人皆有君父，豈得謂之文人相輕？公誤矣，誤矣。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者，蓋謂國家危急之時，一二賢者當實心實政，共濟時艱，豈有號召生徒，紛紛辨論，長浮囂之氣，開挾制之風，如明季諸君子之所爲者？芝房先生服膺宋學，爲此仇報之詞。平心論之，明亡於講學，則竟亡矣；洪逆起於漢學，洪逆實不知考據，天父天兄之説，非平等者乎？公思之，當亦啞然失笑耳。鄙人評詞，梨州條下原有「儒者立言不慎，則害隨之矣」二句，非專詆梨州也。

又謂拙箸詆《公羊》，詆《孟子》則是公讀拙箸不明，欲横被以毁經之罪◦不知「公羊」下尚有「家」字，又有「之學」、「之徒」等字，何曾爲詆《公羊》？「孟子」下尚有小註，乃朱子

所已言，何曾爲詆《孟子》？又經學《公羊》條下小註亦云《三傳》皆尊聖人，豈復自相矛盾？鄙人畏人之攻，則斷不敢宣布◦公有恆言，學不辨不明，但相約不辨，至無父無君，當北面而執弟子之禮。苟以東海師門持公庭拜爵、私室受恩之説進，則鄙人將掩耳而不聞。

公今行矣，舉世亦誰與辨者？禹入裸國而同裸，惟禹則然。公之德似不如禹，則何如被服儒者不裸之爲得乎？鄙人重公愛公，故激公，激公以激其行，則又何必再辨？獨惜平等之説，爲公喬梓蛇足，此則真不必宣布者矣。

近世士大夫每謂尊漢學、斥宋學自紀文達倡之，考《四庫全書提要》一書，無論爲漢爲宋，其學之有流弊者，類皆一 一辨别其是非◦而其立詞，則曰講學家，又曰其末流如何，皆沿《班志》《隋書》《崇文總目》之例，其於漢學亦然，並不斥其初祖。乾嘉以後之人讀《提要》不通，致有河間尊漢抑宋之論説。不謂通識如公，其視拙作，亦蹈斯病◦若以此尋隙，則是非不辨而自明。雖有起而攻者，不過王肅之攻鄭，陸子之攻朱而已。何足論哉，何足論哉。

附南學會皮孝廉書

拜讀手書，並惠大箸，不以弟爲不可教，而再諄諄誨所不及，且感且愧。顧區區之衷，似有未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三三

葉德輝文集 二三四

諒，而用流俗人之言以相訾謷。敢略陳其愚，惟公詧焉。

漢宋之儒，講學規模不同，漢儒所講皆經學，問答皆弟子；宋儒所講兼及時事，不皆經學，問答不皆弟子，觀《鄭志》及朱陸之書可見。學會講學，是宋人規模，只可講大義，不可講訓詁。弟所學本兼漢宋，服膺亭林、船山之書，素主變法之論。今講已十餘次，所説非一端，其大旨在發明聖教之大，開通漢宋門户之見，次則變法開智，破除守舊拘攣之習，如是而已◦登堂説法，即錄付報館，非但不能如箸書字字斟酌，並不足以言文。其語氣之抑揚，言詞之出入，自不免有過當之處。言多必失，誠如前諭。然口説只能如此，聽者勿以辭害意可也。

講學爲人詬病久矣，百年以來，不聞此事，少見多怪，無論是不是，必舉國譁然。弟明知之而不避者，以時急如救焚拯溺，即焦毛髮，濡手足，所不辭也。文人相輕，自古已然。湘人無鄉誼，好自相攻擊。見《時務報》則譽之，見《湘學報》則毁之。《湘報》訾議尤甚◦湘人結習，本不足怪，至於聯語醜詆，更屬無賴所爲。此下節删數句。呼我爲馬，應之爲馬；呼我爲牛，應之爲牛。牛皮馬皮，有何辨焉？鹿泉辦事之人，未嘗開口，而人亦詆之。然則詆人者並非必因所講不是，不過要人一事不辦，坐以待斃而已。

太平洋不安瀾，公既已知之矣，猶曰天下無事，竊所未喻◦以南學會爲開民亂，此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之舊説。孫芝房先生嘗反其説，以洪逆之亂爲漢學所致矣，明果亡於良知，洪逆果起於漢學耶？

大箸因惡康氏之學，並遷怒於古人，詆《孟子》，詆《公羊》，詆梨洲《建都》啓二百年後洪秀全都金陵之逆志。將來二百年後，更有洪秀全出，可援梨洲之例，坐弟開亂之罪。惟公與弟必不能親覩二百年後事而斷斯獄也。奉春建策，留侯演成，如公所言，亦可以爲啓千八百年李自成都關中之逆志。然歟，否歟？以公之學識閎通，作書攻人，未能盡其藴，而多可乘之隙，殆一時激論，

未及深思耶？前勸公勿刊行，未蒙采納，恐逼人太甚，人將反戈攻公。王鳳洲謂湯生標塗吾文，異日必有標塗湯生之文者，此勢所必至也。

弟與康未謀面，徐梁到此始見，皆無深交。與公文字交已十年，愛公甚於徐梁，又兩承公忠告之言，敢仍貢其一得之愚，勸此勿宣布。若宣布未廣，或再收回更定，何如？弟講義已刊行，有誤無從追正。公書尚可設法，願公平心而細審之◦將有江右之行，本不欲久居此。禹入裸國而同裸，公既居此，欲不同裸，得乎？行色匆匆，未及面罄所懷，俟歸再當奉教。手復，即請譔安。

與戴宣翹校官書

日間晤談甚快，所論儒墨道之旨，極爲精透，但鄙人所見在出入分合，執事所見在源流正變，義當並行，無須辨論。今日學術潰裂，甚矣◦戰國之世，患在楊墨，孟子闢之。八代以降，患在佛老，韓子、朱子闢之◦今日之世，患在摩西，無人闢之，且從而韙之，以至異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三五

葉德輝文集 二三六

説横流，謬論蠭午，衣冠世族，廉恥道亡。我生不辰，吾爲此懼，豈有絲毫意氣於其間哉。夫人心争勝，自古已然，異教之水火，不必論矣，即以儒家論。荀子非孟，宋人則尊孟而駁荀；朱子疵韓，後人又謂朱子争道統◦至于朱子之學，宜乎無病，而陸子攻之。陸既攻朱，朱子之徒又復攻陸◦人言漢學家今古文之學好争，不知宋學家朱陸之學更争。元明以後，宋學之盛，已數百年◦國初鉅儒，如顧亭林、閻百詩諸先生，其初皆出于宋學，而兼爲訓詁考訂之事，遂爲漢學之胚胎◦漢學之名，古無有也，倡之者三惠，成之者江慎修、戴東原。然此數君者，皆未化宋學之迹者也。余藏有戴氏《詩經補註》原稿，采宋人説最多，《遺書》及《學海堂》皆删去。迨乎王錢孫段之倫-二王三孔之族，精研文字，穿貫兩京，漢學之幟，由是縱横上下，通於百年。

顧當極盛之時，已伏就衰之理。其時若劉申受之於《公羊》，陳恭甫之於《尚書大傳》，凌曉樓之於《春秋繁露》，宋于庭之於《論語》，漸爲西京之學。魏默深、龔定庵、戴子高繼之，毅然破乾嘉之門面，自成一軍。今日恢劉宋之統者，湘綺樓也；振高郵之緒者，俞曲園也。東塾似接亭林之傳，而實非亭林之正脈。亭林之世無漢宋，則有意兼通漢宋者，不得謂之師法亭林。東塾之學本出儀徵，何以微變其旨？蓋由乾嘉諸儒晚年亦侵宋學故也。戴東原之《原善》、孫淵如之《先天卦位辨》、儀徵之《釋心》《釋性》，皆明避宋學之途，

暗奪宋學之席。學既有變，争亦無已◦由實入虚易，由虚人實難。有漢學之攘宋’必有西漢之攘東漢，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。學旨不明，學術將晦，開門揖盜，可不慮乎？

夫不讀東京諸儒傳注之全經，而讀後人掇拾之殘經；不讀文完義足之内傳，而讀斷章取義之外傳。其心非盡減全經，以入於異氏之室，必猶有不能息喙者。觀於《毛詩》本出西京，亦謂西京無此學派，則其意固非主張西京可知。其端開于魏默深，晚病風魔，雖由於好佛，佛亦豈可好者？其死而因毁《毛詩》也者，則言者無罪；其死而非毁《毛詩》也者，則聞者足戒。當其撰《海國圖志》也，抵排異端，不遺餘力，祇以前後易轍，是非改觀，虚憍之氣積於中，知人之失，而不知己之失，晚節末路，人羞稱之。

康有爲何足以言學？ 一二徒黨，攀援朝貴，簧鼓無學之人，其門徒之寓上海者，恆稱其師爲孔墨合爲一人。有人言：「孔者孔方兄，墨者墨西哥。」聞者無不笑之◦迹其平生，無一日一時不奔走謼號於天下，既不容于鄉里，又不齒于京師，其流毒獨吾湘受之，此則鄙人争所必争，而不僅在於學術矣。湘人尚志節，粤人尚忠義，地本接壤，風氣多同，唇齒之依，當在異日，而斷非一二浮薄少年所能聯屬，此可據理以斷者。

鹿門在漢學中所謂章句之儒，性情尤爲敦厚，人裸國而同裸，無怪其然◦鄙人愛之重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三七

葉德輝文集 二三八

之，是以必欲去之。古人云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」居恆持以笑鹿門，謂其近朱子則赤，近墨子則黑。執事聞之，得無囅然乎？

答人書

遠辱賜書，謬承獎譽，寸心惶悚，感佩難名。今日之時局，法誠弊矣，士不知學，民不知兵。百里之外，風俗不通；九州以内，地利未盡。製造興，則仕途多無數冗員；報館成，則士林多一番浮議。學堂如林，仍蹈書院之積習；武備雖改，猶襲洋操之舊文。凡泰西之善政，一入中國，則無不百病叢生。故鄙人素不言變法，而祇言去弊，弊之既去，則法不變而自變矣。若謂去弊非易，則變法亦豈易乎？

孔子改制，乃公羊後學之言。顔淵問爲邦，折衷四代；子張問十世，推知繼周。聖賢坐論一堂，猶是各言其志，時務之士豈得援以藉口？况三月大治，不聞改周之文；一變至道，無非復魯之舊。經文雖可緣飾，聖迹豈得誣附耶？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，不足與議國事；人具若明若闇之識，不足與論民權。

日本維新，初亦爲舊黨所沮，卒之器械精，人心一，奮興東亞，平視西球，良以地狹民雄，風同道一，轉移之速，遂如大力者負之以趨。此非天之所興，實以其國政教，自來因襲

于他人，故變之易爲力耳。中國自同光以來，亦頗采用西藝，要非全不變法者。何以中東一戰，遘此奇變？則以軍械不備，上下離心故也。今人動言日本變法，驟致富强，不知日本幸遇我恤兵愛民之中國耳◦向使以區區三島，抗行於窮兵黷武俄法之間，吾知成敗之數，且有不可逆覩矣。又使中國雖敗，而陸戰持久，終不言和，則勝負兵家之常，亦不知鹿死誰手矣。

夫强鄰逼處，勢利之口，亦烏足憑？甲申之役，法敗而中勝，則中國進於文明；甲午之役，中潰而日興，則中國淪於半教。驢鳴狗吠，詎曰知時；蠶食鯨吞，無非肉弱。非我族類，仇視宜然。獨怪今之談時務者，若祖若父本中土之臣民，若子若孫皆神明之嫡脈，而亦幸災樂禍，人云亦云，問之此心，天良胡在？更可笑者，筆舌掉罄，自稱支那；初哉首基，必曰起點。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，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。論其語則繙譯而成詞，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。非文非質，不中不西，東施效颦，得毋爲鄰女竊笑耶？今人言儒分爲二，一曰儒家，一曰非儒家。此即西書格致家金類非金類、流質非流質之陋習。不知彼之所云，因其與本物相反，故别之曰非。而其文則中國繙譯之語，非西文如此也。九流有分于儒者，有合于儒者，有與儒相反者，有與儒相成者，概曰非儒家，豈足盡之耶？鄙人評語之作，乃不得已而然。

湘學肇于鬻熊，成于三閭。宋則濂溪爲道學之宗，明則船山抱高蹈之節。迨乎乾嘉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三九

以後，吳越經學之盛，幾于南北同宗。湘人乃篤守其鄉風，懷抱其忠義。經世之作，開風氣之先；講學之儒，奏戡亂之績。流風廣衍，本不以考據爲能◦近日無知之夫，乃欲依附康門，表章異學。似此無父無君之學，天下之人皆得而攻之，又奚怪鄙人之摇唇鼓舌乎？聞其徒衆在學堂時，恆以微言大義之説，高自標舉。嘗考康有爲之學出于蜀人廖平，而廖平爲湘綺樓下樓弟子。湘綺嘗言，廖平深思而不好學。淵源所自，咸有聞知。乃或因其流毒而轉咎湘人，則是李斯滅學，罪墮荀卿；莊生毁經，獄歸子夏。揆之情理，夫豈其然？

《三傳》互有短長，前人論之詳矣。至以專門而論，則湘綺實上接胡董真傳，觀其所爲傳箋，並不拘守任城之例，遺經獨抱，自有千秋。此鄙人至公至允之評，後世必有讀其書而知其人者◦劉申受之于《公羊》，初亦自成宗派，祇以門户太過，斥班僞左，禍成于墨守，害切于坑灰，覆瓿不足以蔽辜，操戈奚足以洩憤？此藥中之烏附，食品之醯醢，非止如古人所譏賣餅家也◦南皮制軍向來推宗《左傳》，而尤重洪氏《左傳詁》一書◦洪書拾服賈之遺，持論絶不攻擊《公》《穀》，人服其疏證之閎博，余服其學養之深醇。孔氏《公羊通義》一書，界畫不如劉書之分明，而大旨在采《左》《榖》之長，以糾本傳之失。南皮制軍表章之者，所以救《公羊》末流之弊耳◦鄙人評語成于倉卒，就事論事，自不能暢所欲言。惟語語持平，却可覆按。

通經貴于致用，讀書貴于知要。及門之士，嘗有所聞，康有爲之徒，至欲舉天下之學問，一掃而空，以肆其言佛言天之毒，則其興今文，崇孔氏，皆假託之詞，心迹不如此也。鄙人一日在湘，一日必拒之，赴湯蹈火，有所不顧。來諭外似謙柔，内懷恫喝。蜃樓海市，吾見亦多，雖無風教之權，實有匹夫之責。孔子居鄉惡原壤，出仕誅聞人。凡有害于風俗人心者，不能禁鄙人之不言也。來書奉繳，毋或貽羞。

與段伯猷茂才書

近日學堂漸次廓清，人心亦已安靖，凡平日惑于梁啓超之邪説者，從此可以覺悟。此在湘人，固有萬不可已之責也。

吾邑有某生，投一匿名書函至居宅，大旨表章南海，趨注宛平◦因其蠢然無知，付之一笑，初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。昨有以刻稿見示者，始得識其姓名。適有人自校經書院來，言講堂牆壁粘貼此函，執事見之，立時揭去。執事以爲彼之毁我也，鄙見以爲不然。天下事必有真識力，而後有真是非，亦必有大學問，而後有大文章。今日士習游惰，目不知書，是以邪説横流，人人喪魂奪魄。清班如宛平，貴介如瀏陽，耳目旁皇，猶且隨波逐流，又何論碌碌餘子乎？

郋園論學書札 . 二四一

葉德輝文集 二四二

彼函乃其黨拉雜而成，意某生尚不至昏憒若此。彼其言曰：「南海先生，三千年來未有之絶學。」此等聲口，殊不類邑人之言。譬如鵒鴝調舌，初祇能自呼其名，其他姓李姓張，不必盡識，此可揣情而得者也。執事於彼函固未深思，彼言《輶軒今語》本於康有爲之《桂學答問》，此不過極言宛平之無學，與鄙人並無所損◦彼方疑宛平亦康門弟子耳，所謂坐井觀天，豈復知井外之事？自云不求進取，而阿諛獻媚，是何居心？彼欲得一高等以食餼，亦何必費此九牛二虎之力哉？嘗笑唐才常、畢永年、蔡鍾濬諸子竭力阿附康梁，康梁且唾棄不顧◦京師特保經濟之數子者，皆寂然無頌聲◦陶榖、危素，人人得而鄙夷之，此非天理之公，而亦人情之正◦彼函反復剖辯，無非爲彼護法，稍能識字之人，固知其用心之所在。唯吾邑之士，猶有不知其陋者，因爲執事約略陳之。

彼言口説即在傳記之中，則是口説藉傳記而存，得失重輕，較然明白◦《公羊》《戴記》，皆漢儒之傳，口説所遺，不知幾歷年世，其間見深見淺，讀者正宜分别觀之。彼何以信四五傳之口説，而斥孔子同時之傳記？劉歆僞造，已爲彼黨常談，今姑不具論。但《公羊》《禮記》《春秋繁露》皆係漢人雜纂之書，彼乃奉爲孔氏真命脈，幾何不爲劉歆所竊笑耶？

三世之説，曰所見，曰所聞，曰所傳聞。傳有明文，屢自申其義例，何休衍爲據亂、昇

平、太平。雖公羊家舊説流傳，不爲無本，然祇可謂經師家法，不得謂聖作精神。春秋之世，何曾一日太平？聖人作《舂秋》以垂法後人，豈以此高深要眇之談，使讀者迷惑其本旨？果如此類議論，則是六經之精意，同于文士之神思。于義則高，于世何補？此大謬不然者也。

《傳》云：「内其國而外諸夏，内諸夏而外夷狄。」中外夷夏之界，至明且嚴。又云：「王者欲一乎天下，曷爲以内外之辭言之，言自近者始也。」此言治天下之次弟本未，語意顯明。何休推至太平世，遠近大小若一，以爲聖人用心尤深，亦謂聖人大道爲公，望夷狄之治，無異望諸夏之治，而内外華夏四者何嘗不分别言之？彼不深究傳文，而死讀注字，是彼于傳注尚未了然，何足語于經義乎？

《禮運》一篇，言世運之轉環，大同之世，盜賊不作，是以外户不閉，無一語及《春秋》，更無一語及夷夏。聖人望治之意，六經皆可會通，斷不能武斷。小康爲昇平，大同爲太平，此好學深思，所以貴乎心知其意也。此非余一人之言也。嘉善鍾文烝曰：「如鄭君説《禮運》天地爲本，至于四靈爲畜，以爲《春秋》始于元，終于麟，包之，則固非《禮運》之本旨。且十二公皆有元，諸史書亦莫不有元矣。」人讀死書，彼之持論，可謂讀活書者耶？

《周禮》一書，于民閒之事，巨細必舉，管子得其大略，遂以治齊。康門因其爲古文，一

郋園論學書札 二四三

葉德輝文集 二四四

概誣爲劉歆之作，意在毁歆，不知轉以譽歆。鄙人嘗言，一部《西政》書，可惜爲古文掣肘，真彼觖事也。某生于康梁之門，泥首至地，何以忽背其師承？若假託於持平之論，則《左傳》風俗，逐卷可稽。近人林伯桐有《左傳風俗考》一書。彼何以于《三傳》中僅知康門之《公羊》，豈彼于五經尚未卒讀，而止讀《輶軒今語》耶？

儒教非創于孔子，而成于孔子。《説文》：「儒，柔也。術士之稱。从人，需聲◦」造字之先，亦不必以儒爲貴。《周禮.太宰》「儒以道得民」，又《大司徒》「四曰聯師儒」，則儒之立教，必自周公時始矣。鄙人因《周禮》《説文》皆康門所目爲僞書，故不援引，而引《論語》。儒教果爲孔子所立，豈及身及門即分君子、小人兩黨？此可按經文而思其理者。馬融以明道訓君子，以矜名訓小人，與《漢志》之意相合。鄙人據以發近人之錮病，明吾教之真傳，彼乃斷章摘句而求之，其讀死書與皮鹿門等耳。然鹵莽讀鄙人之書可也，鹵莽讀孔氏

之書不可也；支離背鄙人之旨可也，支離背康門之旨不可也。士既不求自立，拜佛則拜一尊，時東時西，莫衷一是。所謂既不能爲君子，又不能爲小人，得毋龜兹王所謂非驢非馬者耶？黄梨洲《明夷待訪錄》其《建都篇》，《海山仙館》本有之，别有顧氏《小石山房》本删去。蓋其時禁網猶密，忌諱必多，此讀書者所以宜通考據，搜輯古書者所以宜逋目錄。彼既胸無尺寸之書，宜乎不足語此。

亭林無子，有命在天，古人如此者，不可勝數◦默深病狂，由于喪心，其病發于本原，塙有至理◦鄙人非論因果報應，不過欲人引爲喪心之戒而已。龔定庵從劉申受受學，平生經史論説，大抵根據三世之義爲多，而又沈溺於内典之中，知其入而不知其出，故學術詭僻，不足以教人。今之自命深通三教者，又定庵之重儓。其他依草附木之人，更可置之不議不論矣。

十三經中，《書》有僞傳，《孟子》有偽疏，治學之士皆知其詳。顧《書》之傷傳，閻惠以後已如鐵案之不可動摇，後之護經者猶且百計彌鏠，恐其廢墜，何况兩京諸儒傳注之書乎？凡事當持公道，不必人云亦云。如某生者，能讀康門之書，胡不進而讀古人之書？迨至讀書愈博，見理愈明，而後可云通經，可云致用。較之仰鼻息于道途之人，其利害損益，必有能辨之者。僅以化質論，則鄙人尚可化一顔習齋，恐彼並不能化一康有爲也。

公羊家以《論語》證《春秋》，始于何休之傳注，近儒如劉申受、宋于庭、戴子高竭力開通，幾于《論語》《春秋》可以存一廢一。而民主之説，本經無之，傳註亦無之，不知某生所讀何本？殆誤以馬可之書，而記爲幼時所誦習之《論語》耶？若其羨生人之富貴，摭彼教之糟粕，胸懷委鄙，言者心聲。今康有爲疊次被人糾參，許尚書、文御史兩疏狀其鑽營齷齪之形，如畫如話。似此無恥之鄙夫，依其門牆，亦復有何光寵？執事若識某生，當勸其

郋園論學書札 二四五

葉德輝文集 二四六

歸家讀書，自成其士君子之行。熱中奔走，前路茫然，在康門視之如螻蟻之微，在鄙人視之如妣蜉之小。

曾記有一少年，自命爲新學黨人，鄙人告以汝並無學，何有于新？彼亦非人，何有于黨？如某生者，妄思攀附宛平，毋亦有類于此。嗟乎，青衿佻達，城闕蒙羞，曲學阿世，古今一轍。吾願舉國上下之人，孜孜向學，而後是非之界得明，學問之途日廣也。

此書爲釐正學術而作，故于某生隱其姓名。讀此而不知向學者，是真麻木不仁矣。

與俞恪士觀察書

咋日函件，諒已詧人。頃見官電錄上諭，裁汰宂員，删併各衙門官守。薄海臣民，無不頌聖明之乾斷，馮郭有知，榮於方干賜第矣◦曩聞葵園先生言，近日新政若早行於中日講和之後，至今必粗具成效，外人不敢輕視，膠州、旅大之患，可以隱消。今又以康梁之故，使天下譁然不敢言新，恐終難收自强之效。蓋憂時之君子，未有不知法之宜變者，惟是朝廷不言，而草茅言之，未免近於亂政。南皮制軍《勸學篇》且遜順其詞，即康梁亦必託於孔子改制，而後大暢其説。此亦中國君權至尊之效也。

人之攻康梁者，大都攻其民權平等改制耳。鄙人以爲康梁之謬，尤在於合種通教諸

説。梁所箸《孟子界説》有進種改良之語，《春秋界説》九論世界之遷變，隱援西人《創世記》之詞，反復推衍。此等異端邪説，實有害於風俗人心，苟非博觀彼教《新》《舊》之書，幾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。近日三五少年，逞其狂談，悍然蔑視名教而不顧，推原禍始，即在《界説》諸條，第《界説》亦有所因，乃至變本加厲。

西人言全體學者喜格致腦氣筋之理，彼言腦氣筋之靈之細，惟黄白二種相同，其餘棕黑紅種皆所不及。其論性之善惡，又有本於父母之性之説。彼言種之善者靈者，不可與惡者蠢者合。譯者衍爲進種改良，已失其本旨，康梁乃倡爲合種保種之説，幾若數千百萬中國之赤子無一可以留種者，豈非瘈犬狂吠乎？

通教亦西士之常談。花之安嘗云：「中士深閉固拒，於異氏之書一概加以誣謗。」故其所箸《性理論説》多引儒書，而尤喜引朱子，彼以爲能通我教也。然自彼通之，謂之用夏變夷；自我通之，謂之開門揖盜。此中界限，持之不可不堅。彼談時務者，乃敢昌言於衆曰：「通教以保教。」抑何喪心乃爾也。中西異教，近今不無强弱之分。《勸學篇》言保國即以保教，國强而教自存，此激勵士夫之詞，其實孔教之存亡並不繋此。

大抵地球之世，君主興則孔教昌，民主興則耶教盛。邇來泰西立國，民主之制居多。摩西立誡，以敬天、孝親、愛人爲宗，希臘、天主、耶穌三教本之。其於忠君愛國，無明約

郋園論學書札 二四七

葉德輝文集 二四八

也。彼書偶亦有之，乃其教士得見儒書以後所增，非彼經原文如此也。故俄羅斯、英吉利之亂民，時時倡民主之議，所以然者，敬天、孝親、愛人之理，中西所同，獨忠君爲孔教特立之義，西教不及知也。如其易民主而爲君主，則必勸忠而後可以息民。於時孔教之昌明，必有勝於今日之日者。西俗合衆公主之法，由於無君臣之倫。其無君臣，由於無父子。其無父子，由於無夫婦◦其無夫婦，由於女權過重，妻可去夫，夫不得出妻，陰陽反常，爲人情之大不順◦故路得之創復原教，因循英主去后之意而得大行◦異日孔子之教，安知

不因申君臣之義而亦大行乎？

嘗聞天主教士之言曰：「天主是天，孔子是人。」意固抑孔而尊天◦不知孔子敬天，而所敬非天主也。又聞耶穌教士之言曰：「孔子是聖人，耶蘇是善人。」此則持平之論，毫無損於耶穌也◦嘗考耶蘇之書，其切於人事處，頗勝於釋氏之空談。惟因靈魂不朽之説，而以天堂地獄爲賢智説法，則不如釋氏之以天堂地獄爲愚民説法者，使人深信而不惑，宜乎爲格致學家所攻撃，而無以自解也。方今泰西格致之學日進，西教亦因之而式微。然耶蘇所轄之地視天主稍多，則以天主多不近人情故耳。觀於耶蘇所轄之廣，不益見將來孔教所轄之廣哉。

至於衣冠服色，能否畫一，則不可知。顧世宙日進於文明，則人情日趨於簡易，衮冕

之煩重，且變爲大清之冠裳，則自今以後之文章，何不可以臆斷。惟是談時務者，以爲變法必先變服，則又昧本之談。日本改效西裝，且貽西人以口實。堂堂中華，秉禮之國，何必襲彼族之皮毛？况中國欲圖自强，斷非振興製造不可，若舍此不顧，非獨易服色不能强，即不纏足亦豈能强也？又有蒿目時艱者，見民教之不安，以爲異言異服之炫目，改從西制，則教士之入内地者，可以與百姓相安，此尤一隅之見也。今之教士居中國者，要皆長衣辮髮，與中服同，而碧眼紫須，雖三尺童子皆能識别。而謂改從西服，得以雜處無分，斯亦必無是理矣。

湘中去冬初開學堂，士紳亦頗踴躍，惟鄙人以梁之師承太謬，遇事不肯與聞。適有宛平督學來湘，亦逆知其流毒必甚。今歲正月，得見梁代宛平所作《輶軒今語》，主張康教，不遺餘力，並引陸子静「四方各有聖人」一語，默推西方之人。不思陸氏此語，即惑於異氏之學之深。學使爲風教之官，豈可以之垂訓？其尤謬者，以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比西士之作公法，駸駸乎以通教之意明詔學人，誠不知其出身何途，甘爲彼教之奴隸。鄙人雖以師門之故，亦斷不能含默無言，否則月旦鄉評，交相譏刺，不目爲耶氏之奴隸，或目爲康黨之門人，則鄙人將見外於鄉人，而終身不能言學矣。評語之作，亦烏能已乎？

要之，中原士夫人人知學，則可以不攻康梁；湘中子弟人人能學，則可以不作評語。

郋園論學書札 二四九

葉德輝文集 二五○

知我罪我，聽之天下之人。若夫一世之仇讐，一身之利害，則固未遑計及也。

答羅敬則大令書

頃奉手教，欽佩無似，固知學有淵源之儒，其識力必遠超乎流俗也◦九江先生，平日未見其箸述，但因後世儒術無效，並疑《論語》爲失聖心。此等高遠之談，其流弊必至非聖無法而後已。拙箸既已刊行，實無辭可以迴護。

至東塾先生，人品學術，不媿一代儒宗。然學旨各有所成，何必强人就我？前月節庵太史曾有書達王大司成，言及此事，鄙人復函，自述私見，大約言學問之道可通而不可同，亦讀書心得如斯，並非敢立門户◦河閒箸書，乃權衡漢宋之得失，非調停漢宋之異同。官書與私議不同，是在好學深思之人心知其意可耳。鄙人有言，許鄭之長在通貫經義，程朱之長在敦行踐履。狗曲墨守之見，與言心言性之辭，皆漢宋學之紛歧，吾輩所當力戒。

又平生志趣所嚮往，在東漢北宋諸賢之間，故賤性亢直磊落，亦頗近之。士生今日，凡古今人物學業，師法衆多，取精用宏，又似不僅漢宋兩學。拙箸大旨，本無矯同立異之心。我公親炙陳門，自應昌明師説，且品學如東塾先生其人，又豈可不篤守其家法？惟是鄙人生長湖湘，先輩如王湘潭、郭湘陰，一時號爲學者所宗，鄙人亦未嘗依附。所謂士各

有志，學各有宗，通識如公，久亦必能見諒也。來札謹什襲而藏，以誌良友之厚愛，而此心亦不可不白于學友之前。伏乞鑒諒勿罪。

附羅大令來書

昨承手諭，暨《翼教叢編》，窮一晝夜讀之，粗得崖略，大旨以黜康學、翼孔教爲主。方康逆未敗時，上有奥援，下結死黨，氣燄薰灼，舉國若狂,°公等不爲勢怵，不爲旤動，獨抒正論，力掃卮言，真可謂鐵中錚錚者矣，欽佩何似。

大箸《正界篇》有株連康師朱某語。案朱名次琦，字子襄，世所稱九江先生者也。先生英襟命世，古道照顔，儒林宗仰，人無異論。若因康逆，竝歸獄其師，彼陳相、吳起、李斯諸人，尋厥淵源，咎將誰屬？斤利者越理而横斷，弟竊以爲過矣。

來諭又以弟曾侍東塾師末席，略言講學宗恉，彼此微有不同，舍田芸田，誠如尊恉。然弟側聞先師緒諭，謂門户一開，遂啓洛蜀之旤。東塾學出儀徵，實爲河閒再傳弟子。消融門户之見，爲漢宋作調人，其説自河閒倡之，《四庫提要•經部總敘》可覆按也。近日南皮尚書又有調和新舊學黨之論，弟學識謭陋，未敢下一斷語，質之於公，未知何如？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五一

葉德輝文集 二五二

與羅敬則大令書

枉過失迎，趨謁相左，積懷莫白，結想爲勞。自台旆涖湘以來，屢得接窺風旨，情詞悱惻，氣象温和，藹然仁人之言，粹然儒者之貌，弦歌雅化，不日當澤被湖湘，文學子游，固非尋常風塵之吏所當同日語也。

鄙人少承庭訓，習誦温公《資治通鑑》、朱子《名臣言行錄》二書，生平學術，略有本原，大都用力於此二書者最久。自登鄉薦，北遊京師，於是日與日下知名之士文酒過從，又時至廠肆，遍取國朝儒先之書讀之，遂得通知訓詁考訂之學。其時《東塾先生遺書》尤爲士大夫所推重，鄙人亦購置一册，朝夕研求，覺其書平實貫通，無乾嘉諸君囂陵氣習。始知盛名之下，公道在人，衆口交推，良非虚溢。及讀《漢儒通議》一書，于此心始有未洽。蓋以性與天道，聖門且不可得聞，此事本非漢儒所究心，何必爲之分門别類。常言宋人性理

之説，亦一時風氣使然，高明者與釋氏離合，在毫髪之間，卑陋者乃以語錄空談，導天下之人以不學◦故鄙人于宋學之書獨重朱子，于朱子之學尤重實踐。全書之中，于小學一類頗有體驗，其他讀書之法，亦一一守其大綱，惟疑經非傳之言，不敢引申而推衍，此生平治漢宋學之始末也。

明季諸儒宗理學者多尚陸王，國朝諸儒則多法程朱，讀陸清獻、張清恪諸家之書，其主持門户，亦頗嫌其太過◦然宋學而僅言性命，則周程張氏亦將流于異端。朱子知其弊之所由來，故救之以主敬，輔之以讀書。博觀宋人之書，方知朱子之學不獨與陸氏異，亦且與周程張子有異也。鄙人最服膺朱子之學，最畏居理學之名，平生言行之際，大德不踰，嘗言吟風弄月之時，須具有仁民愛物之量，此方是聖門第一等學業、天下第一流人物。講學而如楚囚相對，豈復有生人之樂哉？.

近世漢宋争角，膠擾百年，其始積重于戴東原，其繼横決于江鄭堂。江所箸《漢學師承記》《宋學淵源記》二書，左右異同，有乖箸書體要。方植之不平既甚，乃作《漢學商兑》攻之。自後無知之夫，斥漢學爲左道異端，又或比之于洪水猛獸，湘中老宿沿襲此等謬論者尤多◦不思六經皆漢儒所傳，章句訓詁，師承可據，名物制度，去古未遠，後人才智即出于漢人之上，能廢其章句之本，而别求一孔門之真迹乎？

鄙人前書言許鄭之長在貫通經義，程朱之長在敦行踐履，持此以治漢宋兩學，又何有于門户，且何畏于黨禍？來書述東塾之言，以爲門户一開，即啓蜀洛之禍。鄙人所見，則又不然。夫程氏、蘇氏之學所造各有淺深，要皆不失爲君子，特程謹而蘇肆。蘇門一派，其末流必至于潰撤藩籬。然北宋之禍不始於蜀，亦不始於洛，乃始於不蜀不洛之王安石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五三

葉德輝文集 二五四

也。講學、立朝，却是二事，設使程氏、蘇氏之徒即行道於當世，其勳業豈遽能與韓范諸公抗衡？體用兼備之儒，古今能有幾人耶？

國朝宋學之盛在康雍兩朝，漢學之盛在乾嘉兩朝，道咸以來則互相消長，筆舌交鬨之事則誠有之，初亦無所謂黨禍。凡古之所謂黨禍，大都小人傾陷君子之所爲。我朝主德清明，可決其必無是事。近日康梁邪説顯欲立新舊黨之名，其人大都不學無恥之流，無論謬妄輕浮，不足以張羽翼，即令其幸竊一日之柄，亦必自相殘賊，不能有成。南皮《勸學篇》似猶未見及此。鄙人嘗云，凡事有調停之見，必無是非之心。今之調和漢宋，與夫爲新舊解紛者，譬如兩造比鄰而居，終日鬩牆，決無休息之理，况乃引之同居共爨，其有不日尋征討者耶？

鄙人遨遊江海，垂二十年，所見陳門諸賢，類皆平正篤實、謹守師承之人，四教之善，於此可知。惟學旨始終不能苟同，亦不欲自棄其心得。曩者拙箸《輶軒今語評》出，湘中言陳學者亦或議及序文，故答友人書中屢次發明鄙意。後晤沈子培比部，亦頗不以鄙論爲然。其實拙箸於陳學並無詆謀之詞，故紙具存，可覆按也◦面談未罄，拉雜書此，質之左右，伏乞垂鑒。

明教

泰西之教，魏源《海國圖志》考之未詳，又不見其《舊約》書，亦爲未備。近人宋育仁《采風記》合《舊約》《新約》二書闢之，可謂有功名教矣。但其所載《舊約》書，與余所見者又别一譯本。蓋中西文字既異，教旨又屢有變更，或一書而譯者不同，是未可定，至尊奉十字，則《新》《舊》固無異詞，而其説之兩歧，亦始終不能合轍。予嘗反復推求，而知其教之不能自立也。

夫中土教之最古者爲巫，迨黄帝正名百物，進草昧而文明，於是堯舜繼之，以無爲爲治，道教始萌芽于此矣。老子箸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，道家宗之，故後世稱道教者必曰黄老。老氏之學，一變而爲儒，再變而爲法，其入夷狄而爲浮屠也。又變而爲釋，釋教盛於身毒，即今之印度也。今西域、海西諸教，若回回，若天方，若天主，若耶穌，又本釋氏之支流餘裔，各以其一鱗一爪，縱横於五大洲之間。蓋天下古今之教，未有大於道教者。孔子問禮于老聃，見于馬遷《史記》，《莊子》亦屢言之。漢人如王符《潛夫論》、應劭《風俗通》亦云孔子師老聃，武梁祠石刻畫像有《孔子見老子圖》，是孔子之學出于老氏，言本有徵。昌黎《原道》闢之，乃干城吾道之言，非不見漢人書者也。不思青出於藍，冰寒于水，問官郯子，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五五

葉德輝文集 二五六

竊比老彭，惟其學無常師，愈以見孔子之大，此亦何必爲孔子諱哉？

當孔子之世，而隱與之若敵者，則有墨子。墨學亦出於道家，周之太史史角因魯惠公問郊廟之禮，天子命之往而其學傳焉。《吕覽‧當染篇》紀其事。史角與老聃同時，又同典禮，淵源授受，可得而言◦至其末流水火，墨則非儒，孟亦闢墨，卒之理勝者立，理絀者微，此孟子之書所以進而同於六藝也。

孔教爲天理人心之至公，將來必大行於東西文明之國，而其精意所搆，則有以輝光而日新。倫理爲中西所同，血氣尊親，施及蠻貊，好生惡殺，人心之本。然孔子志在《春秋》，以救一世之亂逆；行在《孝經》，以立萬世之紀綱。復有《論語》一書，綜百王之大法，傳其教者如曾子，如子夏，如孟子，皆身通六藝之學，心究萬變之情，凡人心所欲言者，莫不於數千百年以前言之。殆彼蒼默知有今日之時局，而先以戰國造其端。人之持異教也愈

堅，則人之護聖教也愈力。西人之言曰争自存，理固然也。

泰西之教之盛，無如天主、耶穌，其教蔓延于五洲，又浸淫及於亞洲之◦先識之士謂孔子之教將寢息百年而再興，再興之日，則諸教皆爲所混一。余則以爲不然。夫觀孔教之廢興，當觀乎人心之利害，彼教之消長，名義之虚實，推行之難易，而後百年内外之局，得於今日斷之。今五洲民户，中國號有四百兆，衆矣。此四百兆者，男女老幼，人人意

中有一孔子，雖有刀兵水旱之劫，以去其三百兆之衆，而所遺之百兆，非以無形之孔教治之，則篡弒相尋，天下且成爲虚器，何有于君主、民主、君民共主也者？况今日西教之中有所謂卜斯迭尼教者，其人多世家貴胄，以忠孝節義爲宗，以尚儉弭殺爲戒。又有剖而司登教者，倡君爲民首之説，以糾平等之非。天主、耶穌之教，西國未之從者十之二三。自卜斯迭尼教興，而人心靡然向風，實爲通孔教之漸。剖而司登教雖未盛行，而言之成理，至今亦與諸教會並立。至其國之言格致學者，又往往與兩教相牴牾。此實彼教之隱憂，而孔氏之先路矣◦此利害之説也。

天主立教，本於摩西，摩西十誡，尚不悖于大道。天主離其宗，而益之以虚幻，《舊約》書中所載無稽之言，不一而足。其傳于中土最早者，如《天學初函》中之《西學凡》《天主實義》《七克》《畸人十篇》等書，皆經中人潤色，而其旨總不逾于釋氏。《西學凡》及南懷仁《坤輿圖説》後皆附《景教碑》，是彼族亦自知其學之所自來，亟思藉以自重。今乃詆釋氏爲偶像，毋亦數典而忘祖耶？考《景教碑》文，一則曰「三一妙身」，一則曰「匠成萬物」，一則曰「判十字以定四方」，一則曰「印持十字」，一則曰「七時禮讚」，一則曰「七日追薦」，一則曰「不畜臧獲」，一則曰「不聚貨財」，皆確爲天主教之宗旨。其碑額刻十字，以雲繞之。又教士有出家不娶之例，亦沙門之遺。及耶蘇之徒變其説，以爲耶蘇釘死於十字架，死而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五七

葉德輝文集 二五八

復生，此欲神怪其詞，以新一時之耳目，愈久而愈失其宗，竟不知十字爲何義。《馬可福音》言，耶蘇使其徒背負十字架以行，此即十字軍之緣起。而又云耶蘇釘死于此，可謂請公人甕矣。余見彼教所佩之楕圓銅牌，最初者圖聖若瑟像，若瑟即約瑟之轉音，是爲彼族遷埃及之祖，其父雅各則受神傳言者也。又有圖瑪利亞母手抱耶蘇太子，母子各持念珠，珠下綴.十字架者。又有面圖耶蘇受洗，背圖三矢交格者。又有面圖耶蘇，背圖十字架，若今之地球架者。至今日兵士所佩，則一銅十字架，上圖耶蘇被釘之狀。飲水而不知源，變本而又加厲，則其教之鄙陋，在西士亦明知其非，而思所以易一顛撲不破之義，以固其説。宋育仁謂其《舊書》文多俚野，不欲異教人見之，亦未必盡然。特以新教盛則舊教衰，故《舊約》亦因之而廢耳。此消長之説也。

溯其初，十字之義亦如中文之一畫開天已耳。：「一爲東西，丨爲南北，則中央四方備矣。」造字之聖人，豈預爲彼教説法哉？蓋地之全體，古人亦已前知，地球之交線，即十字之理，《大戴禮•易本命》所謂「凡地東西爲緯，南北爲經」是也。伏羲《十言之教》曰：「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離、兑、艮、消息。」八卦之位居四方，消息所以立體，則中央也。黄帝之臣大橈造甲子，先造十幹，甲乙位東方，丙丁位南方，庚辛位西方，壬癸位北方，戊己位中宫。孔子之説士也，曰「推十合一」◦

《元命苞》之釋土也，曰「立十加一」。中國立教造字之先，無不因四方中央起義，亦無不準十字起義。牟子《理惑論》云：「老子手握十文，足蹈二五。」釋氏襲其文，以爲寶相。《大寶積經》言佛身有卍字文，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云：「梵云室哩二合末搓，唐云吉祥相也。有云萬字者，謬説也。」《華嚴經‧華藏世界品》之一，慧琳《音義》「囗」下云：「梵書萬字。」「卍」下云：「室利靺搓，此云吉祥海雲。」夫所謂「室利靺搓」，即前經之「室哩末搓」，梵之本音

也。所謂「吉祥海雲」，唐之譯義也。《景教碑》額之十字旁繞五雲，即卍字之變體，以中文畫之則成十矣。西教竊釋氏之單文，釋氏又竊中土之單文，乃彼於其義則日變，曰非徒託于鬼神以行其術。而中國則自立教之君、造字之臣，未嘗齗齗于一字之義，儒柔其民。此虚實之説也。

自來中國之士，攻彼教者失之誣，尊彼教者失之媚，故謂西人無倫理者淺儒也，謂西教勝孔教者繆種也◦果其有倫理，則必有孔教，觀于中人不讀孔氏之書而知有孔子，視彼以鬼神役其民者，功效又何如耶？凡天下之教不立於中正則不能久，且大道教至今微矣，三寶乃其至精之言，施之今日，真同芻狗。彼其教能治民簡之世，不能治民繁之世；能治民愚之世，不能治民智之世。其實用在禮，儒家得之，所以宰六合而有餘；其流弊在柔，釋氏得之，所以衛一教而不足。西人自言一切政教源於印度，而反柔爲剛，遂能雄視宇

郋園論學書札 二五九

葉德輝文集 二六〇

宙◦然以最尊之十字立教，而前後屢變其詞；以最强之兵力行教，而不能脅西國以盡從其教◦孔教行之三千年，未嘗以兵力從事◦此難易之説也。

知斯四者，則孔不必悲，教不必保◦忠信篤敬，可以達於殊方；魑魅罔兩，可以消於白晝。漢制雖改而不改，民權不伸而得伸，由亂世而昇平，而太平。託於悲憫者，夫亦可以息喙矣。

西醫論

西人之傳教於中國也，非通商者也。通商之士，壹其心以營利，不能分其力以傳教。所謂傳教者，多醫士耳。嘗執西人之書而考之，耶蘇神蹟，大抵療病之事居多，西人得其傳，乃挾其術以遨遊於五大洲。刀圭奏效，羣頌之曰回春；膏馥沾人，咸稱之曰甘露。其引人入教也，煦煦爲仁，孑孑爲義，浸潤膚愬漸積而入於人心。此吾中國不能不預防者也。

夫彼之囂囂然炫懼於中人者，謂黄帝之《内經》不足憑，神農之《本草》不足信，五藏不剖驗則部居不明，肌理不析解則肯綮不見。而中人之神其術者，至欲以父母之遺體，百年之性命，委之於非和非緩之人◦烏乎，可哀也已◦不思生死異氣，瞬息萬端，以尸變之形

骸，證生前之脉理。質非土木，既圬彫之不靈；氣非日星，豈推算之能準？黄白紅棕之種，秉賦各殊；東西南北之人，胚胎亦異。而乃以金石剋伐之性，施之苦病垂死之身是猶持燭於風檐，當車以螳背。泰山壓卵，一髪千鈞，人命至重，胡爲若此？其謬一也。

西人之論胞胎也，謂兒在母腹，其足向天，其頭向地，孖胎則一正一倒，形若轉圜，繪之爲圖，箸之於説，此固憑於目驗者也◦中國則自生民以來，男女向背，端坐腹中，或有四乳孿生，則上下左右，文質弟兄，口耳相傳，孳生不已，此亦憑於目驗者也。是知華夷之界，即在先天人禽之分，争於交搆，即此可劃中外之局，窮性命之源。彼乃不思種類之非，强持蠡管之見，宜夫草木之性，臭味不投，四聖之傳，茫昧無識。使其術遍行於内地，其藥嘗試於同胞，則赤子何辜，黄種將絶。其謬二也。

夫骨中之脂曰髓，骨閒之黄汁曰 ，文見於許書。此西醫黄白髓之説也。三年瞦合而能言，《説苑》《家語》均作「顋合」。《説文》：「瞦，目童子精也。」「顋」本作「囟」，云：「頭會匘蓋也。」「囟」爲部首字，下部次「思」、次「心」，即腦司覺悟之理。目童子精，即西醫書中所謂眼之水房也。十六情通而能化語，詳於《大戴禮記》，此西醫腦氣筋之理也。《釋名》言「肺氣勃鬱」，即肺經呼吸之濫觴。道書言「神守玄關」，即靈魂藏腦之緣起。五藏易性，《書》家之古文，而鄭康成駁之。四肢按摩，房中之祕術，而葛稚川述之。此皆中土之舊聞，彰彰見於載籍者也。西醫不究其來歷，不問其

郋園論學書札 二六一

葉德輝文集 二六二

是非，一得自矜，百吠相應。無識之士，詫爲創聞，逐臭之夫，奉爲金鑑，開門揖盜，拚命箸書。其謬三也。

昔吾聞李壬叟之言矣，其言曰：「西人療疾，不盡可從。男之目疾，女之胎産，尤不可輕試。」壬叟固深於西學者也，微詞見意，豈無所見而云然乎？又見曾惠敏之嗣子矣，因患腹疾，西醫爲之剖洗，其後創口潰裂，卒至於死。惠敏亦深於西學者也，以彼信醫士之誠，愛其子之切，始則推心而置腹，卒乃剝膚以噬臍，可不爲炯戒乎？論者徒見其一手一足之烈，忘其人山人海之冤。通商則奉其脂膏，而國脈因之日促；就醫則塗其肝贍，而人心因之日亡。其謬四也。

至其藥丸、藥散、藥水、藥酒之類，大抵峻剋之品十居八九。青礬白礬，大黄黄連，觸目而皆是；桂皮樟腦，鐵水鐡繡，應手而人選。芋薯均澀氣之物，反以爲易於消化；牛羊非常服之味，乃以爲食之補益。彼蓋以桐乳之陋俗，例我火食之華風。計余生平所目覩，有飲牛羊汁而絶粒者矣，有服安神水而隕命者矣。元氣本虧，金丹何補；孱軀欲化，玉水無功。彼蚩蚩者，猶復如羊豕之就割烹，沐猴之圖三四，執迷不返，飲藥而狂。其謬五也。

特是中土庸醫，殺人多矣；太醫設官，成法弊矣。將舉天下之人，養之以甘草茯苓，而守其委心任運之旨乎？抑將舉天下之人，投之以附子薑桂，而張其扶陽抑陰之教乎？

是又不然。夫黄帝以來，聖賢繼作；長沙以降，箸錄宏多。遠則如陶隱居之博洽多聞，近則如葉天士之神明獨步，若任以醫師之職，寬其仕進之途，則師授弟傳，日新月異。譬之宋立畫院，而李劉馬夏，遂號名家；明重時文，而金陳章羅，允推聖手。而况事關乎身心性命，功參乎位育中和，豈無偉人以振絶學？

是故欲抵異氏之學，必設醫士之科；欲推救世之心，必明復古之義。針灸之法，雖廢不廢者，表章而倡導之；支解之術，以暴易暴者，掃除而滌蕩之。君子猶遠庖廚，豈人命不如禽獸？基督喜言神鬼，豈無恆又作巫醫？吾願今之士大夫，懍然於髪膚之不可毁傷，而巖牆之不可久立也。

嗟乎，舉世滔滔，天聽聵聵，既異一教以亂人之耳目，復授一技以張彼之爪牙。醫院林立，埒於福音之堂；蠟樣横陳，多於銅人之位。血飛肉薄，火熱水深，人壽幾何，不死爲劇◦昔楊光先有言：「寧使今日詛余爲妒口，毋使異日奉我爲前知。」是則余立説之旨也夫。

郋園論學書札 二六三

郋 園六 十 自 敘

郋園六十自敘

數十年轟轟烈烈，天子不得臣，國人皆欲殺，海内誦其著述，遐荒識其姓名之葉德輝，至是而年始六十。此爲第一次揭曉事，不然天下莫不知有葉某其人，而不接其丰采，不測其壽年。是必以爲東方朔遊戲人間，不老亦不死；薊子訓摩挲銅狄，非人亦非仙矣◦人生六十曰下壽，于時戚友鄉人、同年門生，向余兒子索事略，意將爲詩爲文，以申誦祝◦兒子不能道一字，不如自敘爲得其實。

然敘其事可也，受人誦祝則不可也。何以言之？六旬之人，上有年逾大耋之老母，方將學老萊子作嬰兒，著五色斑斕衣，以娛吾親，而敢侈言曰壽，失此孩提之歲月乎？此一不可也。國破家亡，主憂臣辱，余雖通籍，未一日補官，惟念二百餘年列祖列宗煦育卵翼之人民，一旦改革，罹于刀兵水火之劫，而以湘中爲尤慘，余獨何心，乃以爲壽？此二不可也◦世俗祝壽之舉，出自子孫，子孫爲士爲農，爲工爲商，必一事有成，或致富，或立名，藉父母之壽以侈交遊，爲之父母者顧而樂之，亦且人云亦云，聊以快意，此雖鄙俗之事，猶有詞可以解嘲◦余生三子，長子杞兒最聰慧，六歲而殤，是久已無子矣。次子啓倬，類有心

郋園六十自敘 二六七

葉德輝文集 二六八

疾，于著衣喫飯生子外，終日魂魄無所歸宿，余早視爲廢人，待其就木。三子啓慕，年逾而立，靦腆若處子，令其見賓客，局促如坐鍼氈。余即設一祝堂，摳衣撰杖之人且不可得，環顧諸孫，如林如筍，漸次長成。念此衰邁之年，有子且若無子，小同似祖，更屬何人？後顧茫茫，壽亦何益？此三不可也。

惟余一生，本無事業可述，自孩提至于老大，所處家庭之苦境，所歷人世之危途，余不一言，人且以余生長膏腴，少年科第，半生豪華歌舞，坐擁百城，天下福人，第一莫余若。而不知余一生所享受者，固無日而非艱難困苦之境也◦余生于同治三年甲子正月十四日寅時，生時喜鵲盈千，繞屋翔集。先君命小名曰慶，識喜也◦先世江蘇吳縣洞庭山人。洞庭葉姓，自宋少保石林先生啓族後，代有聞人，世系家譜已詳，兹不贅述。

同治十年辛未，八歲，先君送入小學，驟然脱慈母之懷，心肝若摧，日必數哭泣。平時家中往來親眷，彬彬儒雅，靄若可親。忽日對面黄唇黑，眼著銅匡鏡，手執木界方之人，覺其支離可怪之形，有若廟偶可怖。兼之頑童八九，列坐相環，余性潔而孤，何能相耐？蓋此時以爲天下至苦之事，莫讀書若矣。十歲讀四子書畢，晚放學歸，先君就所讀書擇《説文》所有字教之識篆文，又日課以《資治通鑑》、朱子《名臣言行錄》一二翻◦至十四歲，余記性猶極鈍，今日所授讀，明日輒忘之。先君督課至嚴，夏楚之威，如臨湯火。至此時更

以爲天下至苦之事，莫讀書若矣。光緒四年戊寅，十五歲，去而學賈。未三月，一夜仰卧，忽開悟，憶所讀書皆了解，試爲文亦頗成章段，持以質前塾師，極稱譽◦于是重入學，漸能爲八股試帖◦十七歲庚辰，讀書嶽麓書院，月有官師課三。師課必以居院久者前列，余卷每落後。官課余以假名應三四卷，多前列，所獲膏獎頗豐，余積以購書籍◦十九歲壬午，濰縣曹仲銘師鴻勛補湖南學政，例有觀風課，余取童卷第一，師評云：「此生尚屬英年，諸藝如出己作，他日當以詩文名世。」獎飾逾分，讀之慚惶。此實平生第一知己也。

余于湖南無縣籍，業師徐峙雲先生湘潭人，介余捐二百金入學宫，歸縣籍。甲申縣試，受知錢塘洪秋帆師錫綬，前列第七名。府試受知富平高搏九師萬鵬，前列第三名。院試取入縣學附生第三名，學使即曹師留任也。是年應制藝詁經等課，受知於新淦夏芝岑師獻雲，獲獎頗多◦師官糧道，宏獎後進，真賢有師也。是冬，内子勞恭人來歸◦明年乙酉鄉試中式舉人，座主侯官陳芸敏師琇瑩、福山謝南川師雋杭也。丙戌會試，報罷歸。丁亥，杞兒生。家居時以應課自給，所獲膏獎，足供文房之需。内子性温柔，尚儉約，又能佐中饋，得吾母歡心。惟染其家族田舍翁之風，頗厭文史，性亦陰妬，妯娌時有違言◦余喜唐宋人律絶詩，以内室向南榮光甚廠，抄詩習字，時在室中，倦或出遊。迨晚歸，則内子已將筆硯移置外室几案間，于是者數數，漸有勃谿之聲◦吾母素憐之，每事必責余也。是年

郋園六十自欽 二六九

葉德輝文集 二七○

戊子，又懷妊。冬臘余赴公車，明年己丑啓倬生。余留京至庚寅夏始歸。辛卯啓慕生，未彌月，内子以痧症亡◦余雖慟悼之，深以此後少室家兒女之累爲幸。自是誓不再娶。壬辰會試，中式第九名貢士，殿試二甲，賜出身◦朝考二等，以主事用，分吏部◦是時湖南吏部無人者幾二十年，同鄉同年皆稱賀，余泊然也。

旋假歸，理裝未竟，長沙王葵園閣學太夫子投刺枉拜，蓋座主謝師庚辰會試出公房，出京時例有書介見，不意公乃先施，匆促令閽人擋之，公已排闥入。余衣冠迎見，行小門生禮畢。公坐定，盛稱余會墨典重高華，有雍乾作家風範。因問余平日所讀何書，治何學？余謙讓弗敢對。次日急往謁，公常服出，邀余至書房，坐次語余曰：「吾歸田已四年，求一讀書人與語不可得，今閣下歸，余獲一良友矣。」又堅問余于何書用功最深，余不獲已，答以少承庭訓，本習宋人書，以先祖楹書多江蘇先哲遺書，藉詁經課略知經學門徑，留京三四年，居郡館中，于習大卷白摺外，案有馬國翰《玉函山房叢書》，見其中引據訛漏甚多，擬取原書逐卷校補，苦于分心舉業，不竟其功。公曰：「此著作事也。無怪闈墨書卷之氣溢于行間，是故足覘根柢矣。」又詢余出處，余答以長假養親，不再出。公曰：「是也。吾在江蘇學政任内，成《皇清經解續編》千餘卷，因是感觸吾湘經學之陋，未免見笑外人。當編輯時，僅得船山諸書及魏默深《書》《詩古微》二種，猶未純粹。乃以曾文正讀書日記，析

其讀經筆記雜湊一家，而生存人如胡元儀、胡元玉所著書亦錄入，蓋不得已也。歸田後，遂以提倡經學爲己任。如閣下年力富强，任擇一經爲之，必遠出前人上。吾觀閣下會闈三藝，知必深于經學矣。今日同居一城，吾有書必就商。名山之約，定于今日。」公疊秉文衡，東南名宿盡出公門下，何圖于余誘掖獎勵如此？回思此三十年著作等身，皆出公提撕之力，又實平生第二知己也。

公性疏嬾，不喜冠蓋逢迎，余亦樂蕭閑，不事聲氣。然關于地方利弊之事，有時必呈達地方官斟酌施行者，向止張雨珊、黄敬輿兩世丈及李幼梅觀察三數人與議，後葵園以余決事明快，有事必堅邀余入議，因是當道始有知余在籍者，門户日啓，煩惱遂因之而生，而家庭之苦境亦因緣而起。先君爲人方嚴慈惠，素爲鄉里所欽，然可欺以方，時有以訟事相干請者。余于各官履任，即親函書，陳明不干涉詞訟，請存此爲合符，以辨僞託。又遍屬各衙署閽人，謂有家人葉姓投帖拜者，即回絶毋上達，每節酬以茶資二千文。闇者遵余約，非余刺不傳遞也。先君見人泣訴，輒以爲冤，以余梗命，惡余甚，因是家居不敢見先君言事◦而四舍弟默安血氣用事，所交多里巷游俠，諸人有不法，皆集怨舍弟一人。余力規之，不改，余每自恨不孝，無以致先君于清閑，又不能感化舍弟，稍變其氣質。因思人生布衣貧賤，事事可以安閒，一爲搢紳，則日日行荆棘中，舉足無平地矣。

郋園六十自敘 二七一

葉德輝文集 二七二

甲午以後，巡撫爲義寧陳右銘中丞寶箴，學使爲元和江建霞太史標，鑑于中日之役，喪師割地，倡言自强，適工部主事康有爲上萬言書請變法，一時海内傾動，頗韙其言。其弟子梁啓超在上海創設《時務報》，閲者風靡。寶箴循其子三立之請，聘啓超主講時務學堂。有爲向以其膚淺今文經説比附時事，陰行其删經亂政之邪謀，自啓超來湘，益散布其師説，余獨辭而闢之，時戊戌四月也。七月，葵園邀湘紳十人上呈寶箴，請退啓超，别聘主席。寶箴力右之。時學使徐仁鑄爲啓超傀儡，慫惥興大獄◦啓超以余攻去，入都謀于有爲，加余與葵園阻撓新政之罪，矯旨令撫臣逮余二人正法。事正急而德宗籲請垂簾聽政

之旨下，余遂得保首領，而名乃大震於天下◦事後平江蘇輿裒輯余所駁康梁文，益以葵園與當道往來書札，爲《翼教叢編》一書，各省同時皆翻鏤。書至雲南，時曹師爲藩司，閲之大喜，語僚屬曰：「葉某余在湘特拔士，今此編出，功不在孟子下矣。」噫，此何足以言功？特師以爲功，則余庶不負吾師一日之知，亦差自慰矣。

自是余極韜晦，與官場謝絶往來。平康北里閒，遂爲余隱身之處。官場以余不可見，有事則就詢二舍弟昺文。二舍弟明白曉事體，出入公署，從無所請求，地方官益重之。山陰俞廙軒中丞廉三有事諮商，輒枉書下問，余必邀諸紳聯名回答。中丞知余意，以後函詢諸紳，余附名而已。中丞由湘藩升巡撫，治湘十年，多惠政，與湖南某樞臣不合，調山西，

旋罷去，去湘時藩庫存銀三百餘萬兩。趙爾巽繼任，以辦學務興學堂爲辭，不實不盡，未一年，庫空如洗，而時有與余及葵園相難意。余二人本自檢束，無隙可乘，又司道以下多舊人，以余二人名高，頗進規諷。爾巽固巧宦，去余不可，轉而聯絡，聘余人鑛局襄事，余辭之。次年調東三省總督。繼任陸元鼎僅半年，與江蘇巡撫端方互調。端方至，首拜余，令輿衛直入，見則敘往日京師同官交誼。京師人海，如此交誼，亦殊泛泛，心知其虚文厚貌，强顔與周旋。端方爲人好體面，工酬應，撫湘一年，藉興學搜括浄盡，湘省財源之絀，實自爾巽、端方始。而造成革命，以覆清祚，亦寶箴、爾巽、端方三人有巨功焉。

端方旋奉旨爲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，繼者爲常熟龐劬庵中丞鴻書◦中丞雅契余，每赴課吏館，道過余居，必遣人詢余在家否，余恆詭以出門對。然連訪三四次，不能不一見◦有時詢地方疾苦，則盡以告之。公納余言，回署必有所興革，多人所不知者。甲辰中丞六十生辰，屬府縣要余作駢文壽序。余久荒棄，勉成之，呈稿後，中丞曰：「余固知葉某向工此體，而不輕作，余今獲一瓌寶矣。」未幾，與黔撫岑堯階中丞春蓂互調◦中丞人甚

廉謹，察吏嚴，亦晚近疆臣之賢者。撫湘五年，禮貌余與葵園特厚，每語司道曰：「余在省外，聞王葉之名，以爲如何跋扈，謗者至謂其無事不干預。今相處日久，乃知二人皆正士，人言大謬不然。且葉某剛而廉，余幸其居城，俾小人有所忌憚。」蓋是時朝廷厲行新政，部

郋園六十自敘 二七三

葉德輝文集 二七四

派調查新政、監理財政等官，絡繹來省會，有萬不能應者，中丞則藉紳議抵之。而余以憤時疾俗之心見朝使，輒有風議。中丞語司道云云，蓋指此也。然自此欲求韜晦，勢有不可。而四舍弟則日以屯買房屋爲事，雖不强抑而奸人無所漁利，往往涉訟構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余每苦勸，不聽也。

庚戌米荒案起，岑撫倉皇失措，致激民變，鄂督瑞澂派員來查，岑撫革職。新撫楊文鼎，墨吏也，以扶同端方江南吞蝕振款，爲端方密保升巡撫，到任假平糶名貸洋款一百二十萬兩，畏余與葵園持異議，陰嗾瑞澂單銜指參。余與葵園于米荒事前後皆不與聞，湘紳余肇康握兩湖振糶款十七萬不發，變起又假葵園名聯銜，請以藩司莊賡良代岑撫。瑞澂大怒，文鼎伺隙，遂羅織余與葵園列參案。肇康以親家瞿文慎之光庇，遂得逍遥事外。奉旨果以四舍弟事影射入余罪名，余聞之甚喜，以爲此後家人或稍知斂迹，其干求先君者亦或以此少所嬲擾◦每語人曰：「此余馨香禱祝、日夜求之而不得之事也。」久之，瑞澂知爲文鼎賣，偶涉輿論，咸爲余與葵園稱冤。文鼎懼，謀與陝西巡撫余壽平中丞誠格互調去。中丞過鄂，瑞澂授意爲余等開復，藩司鄭蘇堪方伯孝胥進謁，語亦同◦余鄭來湘通拜，述瑞澂意相慰。余笑曰：「吾輩歸田之人，家居無異革職，是何足惜？竊恐不出二三年，中原官吏皆革職矣。」相與一笑而散。

是年辛亥，武昌變起，湖南響應，江西江浙繼之，至冬而遜位詔下，余不幸言中矣。于時譚延闓爲偽都督。次年壬子八月，余丁先君艱。秋間黄興歸，延闓迎至德潤門，改爲黄興門，道出余故居坡子街，並改爲黄興街。余送先君殯自鄉歸，命掃街夫撤去之，戲作《光復坡子街記》，語多諧謔，騰笑一時，其黨唐蟒憤甚，挾延闓令逮余，初拘至警廳，觀者千人，劫余出，護送至某洋行。次日乘輪舶避上海，居半年。

延闓敗，湯薌銘爲都督，余始歸。是年癸丑，蘇浙贛皖次第平，政府捕黨人急，薌銘性殘暴，專務殺人媚政府，無辜冤死者無數。適又有嚴限民間收回紙幣之令，以致出票幣各店因擠兑而倒閉者數十家，小民遍受其害◦余騰書京師友人，力詆其謬。友人不慎，登之報紙，薌銘見之大恨，而殺余之心起矣。除夕發兵圍余宅，余幸知幾，踰垣遁。次日微服匿居洋行，乘日舶赴漢，入京控訴。薌銘聞余至京也，補劾一呈，又皆影射四舍弟以前事，竄易余名，呈中力請政府從嚴懲治。政府先見報紙，知其搆誣，例批復之，薌銘益怒。余以案結回湘，行抵漢口，薌銘陰令其黨捕余寄警廳。時吾友方叔章、歐陽惠周聞耗，飛電京師營救。易吟村在京，詣黎元洪，電令開釋。是時薌銘目中安得有黎元洪，不理也。然京師至長沙營救之電已數十起，門人蔡斗南官交通，集合同部中人電尤多，而政府前後三電至嚴切。押余至長沙，居督署，供膳頗豐，余防其置毒，必令護兵陪食方下箸。至第三

郋園六十自敘 二七五

葉德輝文集 二七六

日夜初更，忽友程頌萬突入，傳薌銘語請出署，謂須具悔結。余曰：「我無所犯，更何悔？頭可斷，結不具也。」頌萬再三絮勸，謂公事如此，不得不爾，且有德色，含居功之意，而不知政府已有嚴電令釋余也，頌萬匿不以告。方辨論間，胡棣華、沈克剛相繼入，亦勸余略書數字備案。蓋薌銘本授意三人，騙余具悔結，胡沈知余必不允，故令頌萬先言之。相持至半夜，余因書蒙政府察冤釋放字一行交頌萬，頌萬改竄爲具悔結。余知之，立電政府更正。頌萬與胡沈皆三十年故交，徒以受薌銘一二百圓豢養之恩，遂不惜以余一人聲名性命供薌銘之割烹，人情之險詐，有出人意外者，是亦可以覘世變矣。

乙卯，教育會長符定一爲胡元倓所攻，元倓欲舉汪詒書爲會長。是時將選省議會，符于會長期尚有四月未滿，元倓必欲攻之去者，教長佔議長資，又畏符黨衆，恐其因教長而得議長。符探其隱，力抗之，託余門生數人述其意，請余爲會長。余心頗不慊胡汪所爲，遂允之。及投票，余果得會長，攻者嗒然，詒書恨余奪其席失議長位，于余時有違言。余至會，即立誓不謀議長，語亦侵詒書◦詒書同年故交，爲長沙關監督，諂事薌銘，于余被捕時，兒子往叩，不爲進一言，至是余蓋戲之也。

是年袁世凱稱帝，縣人楊度在京倡籌安會。薌銘固趨時若猛鷙者，屬官錢局錢葆青袖銀幣二千圓，要余立分會，竝假講武堂爲會址。余堅却，而二三會友門生聞風鵲起，遂

往會址分派幹事評議諸目，推余爲會長。余始終未至會，而于袁氏帝制曾無異詞。清祚既傾，中原無主，唐高宋藝果能救民水火，則逆取順守，天下後世終得而諒之，特視其人如何耳。其時地方官有國民代表之選，余兩致書代理巡按嚴家熾力辭，不報。及投票，余屬戚友初選人弗往，開匭余僅三票，沈克剛爲監選，竊他人票補之。旋袁氏敗，或有勸余竊代表名者，余曰：「余竊名必涉嚴沈，是不可，且帝制余所主張者◦昔明魏忠賢建生祠，各省巡撫以下皆列名，豈皆本人意乎？毋多事，有禍余不懼也。」時已束裝回蘇展先墓◦至蘇數日，聞薌銘獨立，又數日，聞其遁走，湘省大亂，忌余者勢汹汹，目余爲帝制黨，有欲籍没余産者。卒有人知余爲薌銘、家熾所借名，事亦解。

回蘇四年，至己未冬歸湘省親。時張敬堯督湘，聞余至，先枉拜，且挽留久居備顧問。見則力言：「汪詒書以子弟薦事不遂，朱恩紱以賭紙幣匯水被禁，因此開罪，遂鼓煽在京湘人造謡毁余。余久盼公歸，今喜極，凡有教訓，無不拜納。」余見其人極爽朗，偶有陳請，果見施行，一時地方苛細雜捐，勸其停收，而皆立允，如年終抽收房捐鹽斤一再加價是也。張督受言愛好，遠勝薌銘◦薌銘能結歡汪朱，故其倒行逆施皆爲之諱。張督反是，宜其謗

讟煩興矣◦庚申四月，張督以軍潰出走，延闓自爲督軍◦無何部兵攻之去，趙某替之。時紛擾，則不知何日可以收拾矣。

郋園六十自敘 二七七

葉德輝文集 二七八

余生平以造福桑梓爲志願，三十年前事事得心應手，鄉人隱受其福。改革以後，舉手鑿枘，不能稍一發舒其初願。是固湘人之劫運未盡，而余之晦氣有以乘之也。如上所敘，家庭之困苦如彼，人世之危險如此，而余趦趄ㄔ亍于其間者逾三十年。至于晚景，不幾無一樂事可言乎？是不然。余有三樂焉：八旬以上之老母，飲食起居如少年，環顧孫曾如雲，爲先君所未覩之盛，每于茶餘飯後，棗餻香熟，牽衣繞膝於旁者，吾母顧而色喜，余亦色喜，其爲樂一也。四舍弟一生不謹，事事累余，而鶺鴒之痛，究無時或已◦今其子蠣甫獨能克家幹蠱，好學孜孜，日率三舍弟容皆諸子爲余校書刻書，諸子各守師承，讀書不失家法，楹書之託，將在竹林，其爲樂二也。余平生酷好聚書，又齗齗于板本之鑒别，所藏幾二十萬卷，異本重本，插架纍纍，四庫應讀之書既已遍讀，四庫未見之書亦隨見隨讀。諸從子繼起，益事搜採，所獲祕笈，互相傳抄，世業青箱，五經詒笥，書香濟美，家澤延長，其爲樂三也。

諸君欲爲余壽，盤餐雞黍，爲余敘目前家庭之樂事，話往日閲歷之艱危，是固所樂聞也。若夫詩文誦祝，歌舞喧闐，此暴富子新貴人之所同，余豈其伍乎？余必閉門拒之，勿以兩足污泥溷余階石。

郋園先生六十自敘文脱稿，屬錫梁主校勘。校勘畢，乃掩卷而嘆曰：中國家庭

社會，積習相沿，蓋二千餘年於兹矣。曩讀王充《論衡•自紀篇》，言其祖父皆任氣，勇勢凌人，兩世避讎，徙家者數◦近觀曾文正家書，亦時微諷其封翁毋與地方公事。因知先生所述爲豪門世族之所同，特先生善於斡旋，尚不至如仲任所述之甚，然已身受其累爲不小矣。先生學問淹通，性情超曠，每語錫梁云：「家居二十年，早晚著書，日中則出遊，罕與家人相見。」是亦解脱塵網、善於養生之一道，宜乎年已周甲，而鬚髮未蒼。此固由於學養之深，而不盡由於秉賦過人也。錫梁獲交先生已七年，每造寓齋，必留與久談，以文字相商榷。而逢人説項，輒謂錫梁成就他日必有以異於人。錫梁不敏，亦惟有努力進修，無負先生之責望已也。因讀先生自敘，附綴書之。時壬戌三月，同里後學朱錫梁梁任甫記。

郋園六十自敘 二七九

附 錄

附錄

郋園全書總敘 李肖聃

湘潭葉郋園先生所刻《觀古堂》《麗廔叢書》《書目叢刊》，都幾百卷，其自著書見於門人劉肇隅廉生所編《四部敘錄》又百數十卷，賢子啓倬總爲《郋園全書》，屬肖聃識於編首。

徵之《漢志》言：「儒家者流，游文六藝之中，留意仁義之際。宗師仲尼，於道最高。」漢自武帝以後，道術統乎聖經，羣儒宗於孔氏。劉子政父子爲《别錄》《七畧》，以定衆家之歸。許叔重爲《説文解字》用考制作之原。後之儒者，欲究達詁而討學津，必先從事焉。魏晉迄唐，士習玄風，宋明諸儒，殫心性道，讀書習業，或與漢師殊方。至於有清，崑山顧氏、元和惠氏，實窮經而反本，振兩京之遺緒◦下逮乾嘉，碩彦朋興，而高郵王氏、金壇段氏、陽湖孫氏，尤號專經大師。

先生始治許學，服膺段氏，所述旁采桂馥、王筠諸家，爲《説文故訓》三十卷◦其《讀書志》，證發諸書異同，是正鄙生謬説，大類王氏《雜志》，而博綜百家，董校羣籍，尤蔚焉與孫

附錄 二八三

葉德輝文集 二八四

氏同風。先生故家於吳，自其考雨村公始移籍湘中。當光緒中葉，縣人王侍講闓運、長沙王閣學先謙，以名德鉅儒，都講書院，羣士承風，奉手其門。先生治學，守吳先正遺法，與侍講異趣，於閣學爲再傳弟子，執禮甚謹，論學亦不苟同。而於同光今文師説，疾其誣妄惑世，頌言攻之。丁酉、戊戌間，南海康有爲、新會梁啓超，緣飾經術，謀變舊政。先生家居憫亂，著書辨説，措詞甚峻◦康梁既敗，平江蘇輿彙次先生論述，以爲《翼教叢編》。先生復著《覺迷要錄》，用儆羣士。故新進或仇疾先生，而老生宿學遠近稱仰，用是名動天下，四方士過長沙，必造先生寓廬。日本鹽谷温、松崎鶴雄輩浮湘問學，先生爲造《六書古微》以詔之。

生性亢直，勇言利病，院司施政，咨而後行。故先生以主事鄉居卅年，輩齒遠後二王，而名聲與齊。先師鹿門皮先生所學與先生别尚，而服其淹博，每有造述，多從假書◦閣學纂注《漢書》《釋名》《世説》諸編，胥藉助先生，蓋先生藏書多湖外舊家所無。其考校版本，識别正僞，集有清諸家之長，而述其詳於《書林清話》。其平居持論，嘗謂崇聖不可以徒致，必首事於通經，通經不可以陵節，必循涂於識字，而詔後學以所從入，必先於簿錄考溯

其遠流，開眎其閫奥。故先生編述雖多，大要以三者爲歸。

至其餘力所及，旁通乎星命，雜涉於詞曲，其原亦出於《易》與《詩》◦論者謂湘州皕年

以來，文儒相望，而甄微廣術，孤詣致精，讓集窮乎衆流，徒人及於域外，未有若先生者也。

先生平生行誼，詳自定年譜，及長沙黄吏部兆枚、善化許通判崇熙所爲傳志，兹不悉記。記其行業之大繋於季清治亂及湖南學術者，具列於篇後◦有篤古之倫，秉執學心，鈎稽庶藝，其必有資於是也。乙亥正月，後學李肖聃敘。

郋園全書序 楊樹達

吾師湘潭葉郋園先生，早歲登朝，謝榮歸里，𢾅門却掃，述作自怡。於時長沙耆宿，有湘陰郭侍郎玉池先生、湘潭王孝廉湘綺先生、長沙王祭酒葵園先生，皆東南物望，壇坫主盟◦先生於諸老傾挹有加，宗風各異◦就中祭酒谷虚成德，見先生會試闈作，撃節歎賞，忘其年輩，投竭先施，謂：「往者視學江南，續儀徵阮氏經編，江皖耆彦，經術紛綸，湘士卑卑，懷慙抗手。今得吾子，湘學其有幸乎？」頗聞祭酒刊饌《世説》，緣先生一言指謬，索還贈本，隳板重鐫◦他如理董班史，甄錄精言，孴輯駢詞，多資攻錯，盡言虚受，學林魚水，識者兩歸美焉。

樹達年幾志學，獲侍坐隅，飫習緒論，殆逾卅載。綜覽吾師之盛業，殆於網羅四部，囊括九流，鑽仰有年，彌嗟卓爾。曩者先生六十攬揆之歲，曾貢蕪詞，粗引耑末，未煩覼縷。

附錄 二八五

葉德輝文集 二八六

今哲嗣尚農世兄都鏤遺文，屬題首簡，聊因蠡測，略寫葵傾。

蓋先生之於經也，推本雅故，馳貫衆家，追跡段王，自標獨得。晚歲篤精小學，史籀有疏，讀若有考，遠人問字，稽饌六書，亦其選也。其于史也，淹通目錄，識别版藏，凡雕刻源流，傳本真贋，莫不駢列在胸，指數如畫。即今《讀書》一志，聲重寰中，《書林》二話，遍流海外，其明徵也。其於子也，述作餘間，游心藝術，跋書畫則上揜翁王，詠古幣則俯視劉鮑。至於研深星命，推本漢師，則又自來儒者所未言，術家所不喻也。其於文也，則早攻儷體，壯業古文，餘事爲詩，亦臻絶響。意罔幽而不顯，章無體而不新，有唾皆珠，靡篇匪玉。嘗謂自來經術，莫盛有清，先生生丁末季，殿彼一朝，大可、理初愧其博洽，淵如、西莊遜其專詣，信學林之偉業，曠代之鴻儒矣。

樹達忝厠門牆，未窮涯涘。望若止於興歎，傳業邈其難期。近者因緣緒論，研討許書，時有隙窺，輒思壤益，而玄亭人渺，請益末由，循覽遺編，祇增忉怛。嗚乎，梁木云壞，空懸後堂之音；楚寶無光，寧止寢門之痛？萃兹叢刻，用待方來。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，長沙受業弟子楊樹達敬譔。

葉郋園先生遺書序 王嘯蘇

郋園先生既没之八年，嗣君啓倬彙其遺書，都爲一集，屬嘯蘇爲之序。乃謹書其後曰：

嗚乎，先生之學，通矣博矣。條枚所施，實本於東吳；沾溉之宏，乃衍夫南楚。七略四部，窮術業之大原；五際六情，續天人之墜緒。薈叢編而遠行海國，尋佚簡而欲度流沙。淹雅有稱，足光楚學。縱括其要，蓋有四端。

吾鄉地居南服，道阻中原。時遠溯夫漢唐，士罕窮夫倉雅。至於趙宋，乃有彦賓之《學林》；沿及朱明，復著燕泉之《敘錄》。此二儒者，閒徵古訓，旁引逸文，略同書證之辭，非專干祿之字。逮夫而農之著《廣義》，叔績之治音聲，羅汝懷、李楨諸家，咸有撰述。至先生而覃思極邃，致力益顓。改字之編，博縱夫三禮；古微之栺，通實於六書。又如叚借讀若，咸有疏明；籀文釋人，亦資稽讓。足方軌於前秀，並津逮夫來英。此先生之明於詁訓也。

自藜閣傳書，蘭臺撰志，中祕述其宏業，仍世奉爲達模。宋世私家，晁陳特顯；明清之際，著者尤多。堯卿天一之閣，牧齋絳雲之樓，復翁百宋之廛，簡莊紫微之舍，縹囊缃

附錄 二八七

葉德輝文集 二八八

帙，焜耀東南◦而湖外舊藏，則惟卧雪一廬，碧琳孤館，僅回旋於貧國，難比附乎大邦◦先生則家擁百城，手披萬卷◦私儲之籍，既㝡目以貽觀；藏家之編，復彙刊而公世。板本考夫庫目，《清話》重於書林。精思所殫，乃在《讀志》，合二錢爲一手，搜列籍以羅胸◦金匱珠韜，悉窮潭奥。此先生之專於目錄也。

夫羣書駢列，富室以爲巨觀；精本侈陳，文儒以爲瓌寶。矜其搜聚，或丹黄未施；弆之室廬，則扃鐍莫啓◦徒供孤賞，何裨研尋？先生則涇渭别心，槧鉛在握。掇《月令》之章句，考三家之異文。《孟子》有增輯之條，《論語》爲校勘之記。子則《淮南》《鬻》《傅》旁及夫《瑞應》《玄中》；史則《元史》《通曆》，博徵夫《漢律》《山啓》◦又若忠定奏議之卷，目可參袁氏之書；南嶽總集之行，字足正陶山之誤◦蹟關掌故，美繼前修◦本大道以爲公，豈奇籍之終祕？堂題觀古，闢旁達之康莊；義取麗廔，啓闓明之窗牖。此先生之精於輯校也。

自來吟風之士，多貽鞶之譏；澡雪之儒，弗矜雕繪之句。春華秋實，兼美殆難。先生術貫漢京，學縱蕭選。太沖三都之賦，名宿偁揚；子瞻對策之文，主司驚異◦散珠横錦，間發歌謡。故於詩則有《消夏》之篇，《古泉》之作。《崑崙》則羣賢和答，《觀畫》則百詠聯翩◦别爲《詩錄》，卷凡十二。湘流泛棹，爲避鋒鋋；漢上題襟，益勤酬唱。冠裳京國，

聽橋上之杜鵑，花草吳宫，問臺中之麋鹿◦詞多危苦，意主悲哀。詩人失志之賦，于以作矣。其於文也，辛亥以前爲册凡四，繼乃《山居》有錄，《北遊》成編◦體無判於散駢，事多資夫勘訂。里同定宇，惟古義之是徵；時並藝風，亦奇文之共賞。先生嘗言，不以詩文名世，因而叢殘多缺，舊稿難求。兹所輯存，僅留片羽。昔者文山振采於唐代，西涯奮藻於明時。清代則北溟度西，東洲承貫，曾吳並峙，二王繼焉。或矜篇什之奇，或擅文章之美，固已蠻風洗陋，大雅登堂。及今評量，殆能輝暎◦此先生之雄於詩文也。

凡此所言，允稱作者。常州承學，時流歛袵以交推；上國觀光，遠士踵門而請益。雖求全致毁，抑揚或異於當時；而論定蓋棺，是非當公諸海内。惟所痛者，先生以邁異之才，秉堅剛之性，獨鳴威鳳，易致青蠅。舉凡《翼教》之編，彈時之啓，皆足横膺羅網，動觸棘矜◦以馬融之經師，罹牛缺之慘禍◦亂餘刀俎，致慨人才；劫後簡編，終光日月。崑炎之烈，安足戚乎？

嘯蘇私慕有年，從遊恨晚。小文甫就，謬許爲知言；祕笈曾窺，復誘其勤業。棲遲曹掾，頻躋問字之亭；流寓京華，再接談經之席◦三年奉手，一别摧心◦門巷猶存，過故居而隕涕；音聲已渺，撫遺箸而增唏。摛翰滋慙，升堂何望？書題少保，西山之序應傳；集續大圭，南陽之美能繼。次耕校亭林之錄，恆致慕於通儒；顨軒誦東原之書，永悲懷夫逝

附錄 二八九

葉德輝文集 二九〇

者。護兹寶刻，敢告儒林。乙亥初伏，門人王嘯蘇謹序。

郋園先生全書序 葉定侯

先世父文選君，通籍未久，即養親家居，著書刊書，先後凡數十百種。每著一書，絶不依傍門户，皆能發前人所未發。蓋藏書既富，寢饋亦深。有王新城之才，而學足以副之；有朱秀水之博，而才足以運之。故縱横貫穴，傲睨一時，而其一生學業之成，尤得力于祖先諸集。

定侯侍讀有年，略窺先世父所稟承于祖先者，可得而述焉◦若夫列名文苑，著作等身，則有若石林公也。藏書萬卷，舉室縹缃，則有若文莊公也。遭遇國變，文藻江山，則有若天寥公也。詩文名世，主持壇坫，則有若横山公也。校讐羣籍，别白是非，則有若石君公也。影寫迻鈔，流傳善本，則有若林宗公也。鴻詞碩學，金石名家，則有若九來公也。經術湛深，紛綸博辨，則有若恆齋公也。精熟選理，摛藻揚華，則有若涵峰公也◦星命精微，窮通易數，則有若子淵公也。審藏古器，考證必詳，則有若東卿公也。著書垂後，文獻所

資，則有若苕生公也。南北九宫，審音定律，則有若廣庭公也。及至身罹黨錮，不屈不撓，則有若東林參之公也。運丁陽九，結社逃名，則有若高蹈桓奏公也。是先世文行之長。

先世父實集其大成，祖武克繩，後先輝映，宜乎不待讀他氏之書，已足馳騁一世，何况兼之以博覽，安得不爲一代巨儒？

顧所譔諸書，風行雖久，而各自爲書，讀者往往得此而缺彼，實未足以洞見本原而貫通首尾。從兄尚農因取已刊者三十三種，合爲一編，該以總名，印以行世。至其晚年諸稿，計二十三種，内已成書而待刊者十二種，成書而有活字本行世者四種，稿具而散佚於亂者六種，稿略具而未成書者一種，雖未能依次編入，然大旨具詳縣人劉廉生學博《郋園四部書敘錄》中，無待於縷述也。附以家刻諸書，並足見先世父流傳古籍之深心云耳。乙亥新正人日，從子定侯謹序於媚古堂西簃。

先府君郋園全書跋 葉啓倬

國初以來，諸儒或言經術，或言史學，或言文字聲韻，或言易數，或言目錄板本，或言金石詩文，專精者固多，兼擅者尚少。乾嘉時惟竹汀宫詹能兼其成，箸作之富，不啻等身。

先府君幼承家訓，不以入仕爲榮，平時服膺國初諸儒之爲學，鑽研既久，奄有竹汀之長，於學遂無所不通，而每著一書，誠能發前人之藴奥。書成即梓，久已供之藝林，顧讀者每以不窺全豹，未足以盡見先府君爲學之大成。兹因伍子菊農、譚子厚坤、張子鑫山之

附錄 二九一

葉德輝文集 二九一二

請，將已刻各書板藏於家者，編爲《全書》印行。此外另刻者有《翼教叢編》《覺迷要錄》《明辨錄》《輶軒今語評》等書，板向存思賢書局，早燬於兵，則無從彙印矣。又未刻者稿藏於家，尚須編次校正，則須俟之異日耳。後附家刻諸書，裒爲一編者，以志世業之所存焉，亦所以備異日有編觀古堂刊板存亡者之考核也◦乙亥春月元宵後一日，男啓倬謹志。

郋園刻板書提要跋 葉啟慕啟倬

光緒中葉，長沙王葵園祭酒先謙編刊《續皇清經解》一書，鄉先生惟船山著述諸書得以列入，嘗謂先君子曰：「吾今而知湘省無通經之人，不得已聊以船山備數。子年少有才，似宜涵泳經籍，用功撰著，一洗前此之陋，企予望之矣。」以是先君子通籍未久，即養親家居，南北涉游，購書十數萬卷，寢饋於中，無間寒暑，而於經義小學，目錄版刻，尤所邃心。先後著書凡數十種，每著一書，實發前人未發之藴。

此編爲先君子及門劉廉生學博記述先君子所著所刊各書之解題敘錄◦廉生從先君子游最早，一切知之最詳◦凡先君子著述各書，有已付手民者，有定稿待梓者，有尚未繕定者。今春湘亂，先君子被難，家爲賊踞者逾月◦亂後倬從而清檢，先君子手寫定各稿幸未散亡，其未繕定各稿則大都散佚。倬也無似，不敢忘贊高深，惟有敬謹緘藏，存其殘斷，

以待後賢之訂定。其中《四庫全書總目板本考》一書，本羣從按部分任，先君子但總其成，原只得三分之一，諸兄弟正在編譔，他日當可續成，故亦列入，今並詳加注明存佚已刻未刻而印行之。

時事蜩螗，中原鼎沸，秦坑五厄，歷歷可虞。設他日不幸書亡而目存，亦聊可作前塵夢影已耳◦丁卯冬月大雪日，孤子啓慕倬謹誌。

葉郋園先生事略 汪兆鏞

葉德輝，字煥彬，號郋園，先世江蘇吳縣洞庭山人，自宋石林先生後，代有聞人。君少隨父客湖南，八歲入小學，十歲讀四子書畢，晚歸，父就所讀書擇《説文》所有字，教之識篆文，又日課以《資治通鑑》、朱子《名臣言行錄》。光緒四年戊寅，去而學賈，未三日，一夜仰卧，忽開悟，憶所讀書皆了解，試爲文，持以質前塾師，極稱譽，於是重入學◦辛巳十七歲，讀書嶽麓書院，應課獲膏獎，積以購書籍◦壬午十八歲，濰縣曹修撰鴻勛爲湖南學政，考

觀風，取童卷第一，稱其他日當以詩文名世。而於湖南無縣籍，業師徐峙雲湘潭人，介捐二百金入學宫，歸縣籍。甲申考入縣學附生，學使即曹公留任也。乙酉鄉試中舉人，壬辰

附錄 二九三

葉德輝文集 二九四

會試中第九名貢士，殿試二甲，朝考二等，以主事用，分吏部。是時湖南吏部無人者幾二十年，同鄉皆稱賀，君泊如也。

旋假歸，長沙王葵園閣學先謙一見盛稱之，言：「吾在江蘇學政任内，成《皇清經解續編》千餘卷，感觸吾湘經學之陋，當編輯時，僅得《船山遺書》及魏默深《書》《詩古微》二種，猶未純粹，乃以曾文正公讀書日記析其讀經筆記，雜湊一家，生存人如胡元玉、胡元儀所著書亦錄入，蓋不得已也。」歸田後，以提倡經學爲己任，有書必就商之。

巡撫義寧陳寶箴、學使元和江標，鑒於中日之役，倡言自强。適工部主事康有爲上萬言書請變法，一時海内傾動，其弟子梁啓超主講時務學堂。有爲向以膚淺今文經説比附時事，陰行其删經亂政之邪謀◦自啓超來湘，益散布其師説，君獨辭而闢之，時戊戌四月也◦葵園邀湘紳十人上呈寶箴，請退啓超。啓超入都，謀於有爲，加以阻撓新政之罪，矯旨令撫臣逮問。事正急，而德宗籲請垂簾聽政之旨下，乃免。事後平江蘇輿裒輯所駁康梁文，益以葵園與當道往來書札，爲《翼教叢編》一書◦書至雲南時，曹公爲藩司，閲之大喜，語僚屬曰：「葉某余在湘特拔士，今此編出，功不在孟子下矣。」是時朝廷厲行新政，部派調查新政、監理財政等官，絡繹來湘。君以憤時嫉俗之心，見朝使輒有風議。庚戌米荒，巡撫楊文鼎假平糶名貸洋款一百二十萬，畏其持異議，陰嗾鄂督瑞澂指劾之。

辛亥武昌變起，湖南響應，江西蘇浙繼之，至冬而遜位詔下。壬子丁父憂，秋間黄興歸，當路迎至德潤門，改爲黄興門，道出其故居坡子街，並改爲黄興街。君命掃街夫撤去之，戲作《光復坡子街》，當路憤甚，拘之至警廳，觀者千人，劫之出，護送至某洋行，乘輪船避上海，居半年始歸。丁卯共産黨肇亂，戕害之，海内莫不痛惜。

所著有《周禮鄭注改字考》六卷，《儀禮鄭注改字考》十七卷，《禮記鄭注改字考》二十卷，《春秋三傳地名異文考》六卷，《春秋三傳人名異文考》六卷，《經學通誥》附《傳經表》、《經學緒言》六卷未刻，《孝經述義》三卷，《説文解字故訓》三十卷丁卯年稿佚，輯蔡邕《月令章句》四卷，《古今夏時表》一卷、《天文本論語校勘記》一卷，《孟子劉熙注》一卷，《六書古微》十卷，《同聲假借字考》二卷，《釋人疏證》二卷，《説文讀若考》八卷，《説文籀文考證》二卷，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六卷，《漢律疏證》六卷丁卯年稿佚，輯《山公啓事》一卷，《山公佚事》一卷，《宋趙忠定奏議》四卷、《别錄》八卷，《宋紹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考證》二卷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板本考》二十卷定侯續編，《觀古堂藏書目錄》四卷活字刊印，《郋園讀書志》十六卷，《書林餘話》二卷活字刊印，《書林清話》十卷，《藏書十約》一卷，《郋園書札》一卷，《古器

釋銘》二卷未刻，輯《傅子》三卷、《訂誤》一卷，《鬻子》二卷，孫柔之《瑞應圖記》卷，郭氏《玄中記》二卷，許慎《淮南鴻烈閒詁》二卷，《淮南萬畢術》一卷，《星命真原》十卷，《郋園書

附錄 二九五

葉德輝文集 二九六

畫題跋記》四卷、《寓目記》三卷未刻，《游藝巵言》一卷，輯《晉司隸校尉傅玄集》三卷，《古泉雜詠》四卷，《消夏百一詩》二卷，《觀畫百詠》四卷，《和金檜門觀劇絶句》一卷，《崑崙皕詠》二卷，《南遊集》一卷，《書空集》一卷，《歲寒集》一卷，《漢上集》一卷，《于京集》一卷，《還吳集》四卷，《北征集》一卷，《浮湘集》一卷，《山居文錄》四卷，《北游文存》二卷活字刊印，《疏香閣遺錄》四卷，《翼教叢編》六卷，《覺迷要錄》四卷，《明辨錄》二卷，《輶軒今語評》三卷板存思賢講舍燬，《南陽碑傳集》十卷，《南陽祖庭典錄》六卷，《述德集》六卷。家刻有《觀古堂彙刻書》《麗廔叢書》《觀古堂書目叢刻》《雙梅影盦叢書》都幾百卷，《元朝秘史》十二卷，《辛丑消夏記》五卷，《唐人小説六種》，《朱氏遺札》一卷◦其刊刻祖先諸集有《石林遺書》，《午

夢堂全集》，《己畦詩文全集》，《分干》《學山詩集》等書。’

郋園先生墓志銘 許崇熙

先生姓葉氏，諱德輝，字奂份，號直山，一號郋園，長沙湘潭人◦先世居吳縣洞庭西山，宋元以來，名卿閒出。考諱浚蘭，候選直隸州知州，二品封典，飭躬勵行，以豐其家。生子四人，先生居長。自少岸異劬學，不假師資，及冠補府學生員，光緒乙酉舉於鄉，壬辰成進士，以主事用，觀政吏部。年裁三十，謁歸里居，奉親讀書，遺置榮利。

戊戌政變將作，與王葵園祭酒訟言孔子改制之誣，幾蹈不測。自是廟堂水火，舉國譁然，醖釀十餘年，遂有辛亥之變。先生與葵園皆於先一年以民變案牽連削籍矣。壬子以後，不常厥居，北覽燕雲，東遊吳會。藏書既富，著述滋多，雖在流離，卷不去手。嘗慨湖湘往時學者，因沿明人習氣，好著議論，不究本源，雖擅淹通，益形固陋。故其爲學，博大汪洋，靡測涯際，而考訂精審，從不輕下己意，一時言古學者翕然宗之，海内外無異辭焉。所著及校刻書凡數十百種，多以行世。

以丁卯三月初十日甲申遇難卒，距其生同治三年甲子歲正月十四日，春秋六十有四。配勞恭人，前三十六年殁，遂不復娶。子三：啓倬，啓慕，其一下殤。孫五：運隆、運良、運恭、運儉、運讓。卜以今歲戊辰十一月十七日奉葬南鄉爛泥衝金庭公山，啓倬來請銘。余少於先生九齡，四十年來，誼兼師友，追維既往，淒切肝脾，蓋不忍銘，而又不忍不銘也。輒泫然爲之，辭曰：

夫何兼人之異資，擁百城而一麾◦霿雺四塞兮，虺毒潛吹。鵬鳥來告兮，不省厥辭。公毋渡河兮，卒涉於危。胡大塊之不仁兮，生焉而復忌之？繋我生不爲惡兮，善亦迄不可爲◦過鸚鵡之芳洲兮，痛羽毛之摧頹。孕此恨以終古兮，逝遠追乎湘繋。山巍巍兮水瀰瀰，乘迴風兮載雲旗。有物紛綸乎斗牛之閒兮，其下爲先生藏骨之隈。

附錄 二九七

葉德輝文集 二九八

葉郋園先生傳 黄兆枚

士含孤慨宕激，冒姦鋒屈鬱，恣睢進利，至於頗詭，自取破殘，或過矯異，玩弄世物。衰季儒流駮，常易犯不祥，狂罹於法，憤媒其冤。若古韓非、禰衡、嵇康、謝靈運、范曄之徒，其負羽毛文采，不自貴愛，蹈禍釁如此。至其狉狉盱盱，陵轢險怪，獷悍之氣，充彌都野之間，譬則猛虎磨牙於前，洪流滔天而至，其殺溺人亦何所擇？法既無有，何冤可言？此郋園所以死也。儒術壞興，繋於運數，故其人之没，雖各殊遘遇，天亦不甚别之，奠楹而盡，懷沙而絶，伏鑕而終，蓋一而已矣。

郋園諱德輝，字煥份，姓葉氏，郋園其自號。先世居吳縣洞庭西山，自南唐刑部侍郎逵，至清貢生廷琯，凡歷三十餘世，名卿碩儒，輝奕史乘，爲吳故家。考諱浚蘭，始入長沙之湘潭占籍。郋園壬辰成進士，官吏曹，尋即假歸，益肆力於學。其家故多藏書，諸先德集尤備，因盡讀之，復自搜購，勤勤鈎考。嘗論爲學之道，非識字無以通經，非通經無以治羣言之龐雜，使歸於雅正，顧非兼覽博涉，又無以窮經之流。故自知學即恆以《説文解字》及《四庫書目提要》二書自隨，依文會通，疑豁誤舉，於《提要》亦多糾摘。清乾嘉間注《説文》者，最推段玉裁、桂馥、王筠三家。郋園盡採周秦兩漢書，

考義審音，别爲訓故◦其引用前人，斷自三國而止，精嚴鑿覈，過於王桂，而無段氏竄改之譏◦其他所箸書，撢剔經旨史例，常能創獲，古法逸制，孤詞碎藝，爲之考原著端，發爲文章，則汩汩自中，本末昭暢，盡洗鈎棘之習，光氣騰塞，聲名益高，一時從而問業者，且遠及於海外。

蓋郋園爲學，一宗許鄭，因之疏瀹，塗術四通◦懷才既多，至旁溢於碑版摹印、占卜星命諸雜流，亦倶精絶◦湘綺、葵園兩王氏，爲湖湘尊宿，郋園稍後，起與相參。顧其論湘綺，但目爲六朝詞人，不足當經師；於葵園則謂不出桐城古文範圍，經學有中年出家之弊。湘綺治經，本無師法，喜爲臆解，葵園兢兢持矩矱，與郋園契好，而郋園能於商量邃密，之餘，燭其癥結所在，雖葵園亦不能不服之。

全謝山極推南雷之學，以爲有明三百年無此人，而惜其門户未盡化，枝葉不盡除，實爲深中肯綮。秦漢之際一伏生，章句老儒耳，疑其時必更有鴻碩可傳於今，而其人與其書乃並絶於天下。郋園雖没，箸述炳然，焚阬之禍未烈也◦初有忌郋園者輒欲殺之，已爲所得矣，而當道諸有權人争相馳解°當是時，果爲干冒不韙，猶若懼之，自是彌加横決，遂有丁卯三月之變。没後家藏書半爲人攘奪以去，猶復假名脅取，其子乃憤而盡散之。卿雲輪囷，上覆子孫，如護目睛，彼震川、梨洲所矜貴者，已風散塵眯。粟户部谷青言，光緒間

附錄 二九九

葉德輝文集 三○○

往來葉氏，虚櫺通疏，櫥槴羅列，蔚乎彬雅，諸文士從考金石圖籍，品書畫，流連棋酒，郋園吐辭傾波，莊諧雜施◦回首前塵，惘惘如夢，蓋憮然老杜卧柳斷橋之感云。

論曰：余癸卯入銓曹，去郋園時已十餘歲，曹之人猶有道郋園撃部胥事者◦部胥窟穴久，把持案例，尤輕視新曹官，郋園惡之，一日乘其倨慢，怒批其頰，蓋柯權倒置之弊，已憤慨於中矣。家居時，前後畺吏皆承重名，就考邦政，陰移顯操，有利澤焉。湘風狂淫，著言詰難，屹爲干城，雖武人暴夫，亦許北面與柔，殺其驕横。常放言持繋世教，本其抗直之性，多爲非刺之辭，而世遂頗指爲躁肆，卒於履禍◦嗟夫，豈其然哉，豈其然哉。

葉煥彬先生傳 金天翮

先生諱德輝，字奂彬，郋園其自號也。葉氏自宋石林少保晚居湖州之青卞，後裔遷洞庭西山，文學科第仕宦，歷三十餘世不替。先生之祖以計然術至湖南，注籍長沙，然先生自稱則曰吳縣人，不忘本也◦先生生時，羣鵲飛鳴繞其屋◦幼不慧，封翁使習賈◦年十五，一夕神志忽開，記曩所受書皆通利，自爲文以示長老，皆稱善，遂入泮，登賢書。同治壬辰，年二十九，成進士，朝考二等，以主事用，分吏部。謁歸，里居養親。

先生天禀絶人，自釋褐時，已徧讀經傳注疏、《爾雅》、《説文》及《四庫總目提要》，至是

慨然有著書之志◦湖湘山水清雄，而人文獨後於中國，内聖外王之學，自船山一發其祕，間氣中絶。先生既博習多通，遂本東南惠戴錢王治學之家法，以樸學自造於古，用駕叔績、壬父、子威昆仲而上之，卒所制勝，乃在通識。

《説文解字》之學至清代而權能始立，其所訓之字義，學者不能有所向背，尊之者至推爲聖之亞。先生殫心力於此四十年，顧獨以爲許君之學，非倉頡，非史籀，其訓詁大都與漢儒説經之義相應；其不相應者，如《春秋元命苞》《春秋説題辭》，如《墨子》之説經，《管子》之説輕重九府，其師承異，故義異，未必許君是而他説非。即如許鄭于儒林爲兩大，而鄭君《周禮•夏官•圉師》説「廡」、《考工記》説「槷」，《儀禮•大射禮》説「豐」，義訓形聲顯

不同，許亦各守所聞，不求定於一尊◦先生讀萬卷書，學有經法，顧所見卓犖不拘滯如是。

清季公卿多以法器相高，吳縣潘文勤有盂鼎，濰縣陳部郎介祺有毛公鼎，篆法奇古，先生一見通其義，學者無異辭。先生好古文奇字，如鐘鼎彝器、金玉器銘字、古刀幣、秦權、漢鏡瓦鉥印，所覽觀無慮千萬，然絶不以是説經，説經必許君是依◦晚近出地有殷墟龜兆及古竹簡刻書，字多卓詭，先生以篆籀遞變之形象釋之，所至冰解。又能多識法帖名畫，收藏與愙齋、陶齋埒，陶齋所蓄晉唐畫，先生問其狀即能判其真贋◦而目錄版本，與江陰繆荃孫齊稱，亦時時訂繆氏之失。

附錄 三○一

葉德輝文集 三〇二

先生居長沙，與王益吾祭酒同治學，同執清議，以湘之利病興革獻替於湘撫，先後撫湘之賢者多是先生議，然亦稍稍不便之。人謂湖南多强宗巨室，先生談論又質直少藴藉，宵小或從而搆之，至墨吏楊文鼎撫湘而釁作。湖南本爲財賦之省，榖粟流衍，其羨餘則載，輸以給他郡，以是米釐所榷亦豐，藩庫充牣。自趙爾巽、端方以善興新政名中國，庫藏遂如洗，不得不厚取於民，民滋怨謗◦宣統庚戌，巡撫岑春蓂以米荒激民變，鄂督瑞澂劾去之，文鼎繼任，議借洋款一百二十萬兩辦平糶◦先生與益吾持異議，文鼎怒，嗾瑞澂劾奏，亦削二公籍。

明年，革命軍起武昌，清室亡，譚延闓、湯薌銘先後任都督，先生又以文字積忤二人，皆被捕繋，或篡出之，告急于項城乃得解。己未，先生東來省祖墓，遂卜居吳會。天翮方閉户養疴，先生忽挾其宗人印濂昂然升我堂，握手大笑曰：「我來東南，見子文若詩，東南人士未能或子先也，願訂忘年交。」天翮遜讓，願從先生受小學，先生抵掌爲道三百年學術升降，裁量得失，乃曰：「近世詩人多而文人少，文人多而學人少。吾子勉之矣。」

天翮本治《三禮》因病輟業，先生以爲《周禮》名物訓詁得賈疏而明，然而先王體國經野、立政序民、治軍行法之精意不具，而羣經諸子書多存其説，今宜輯出之而引申其義，使人知三百七十餘品皆有至道彌綸於其際，欲觀政制，無問遠西，不下席而求。先生於十三

經主退《孟子》，而進《大戴禮》，以爲：「二戴網羅衆説，體莫尊乎翼經，功莫顯乎存古，《禮記》一書所存者有周制，有夏殷制，有變禮，有逸禮，有七十子之遺説，有孔氏之大義及微言，而孔疏不能通其奥，理其賾，今宜輯古禮書禮説，自正典以至逸文，科分類别，而羣經訓詁亦附焉，體用賅洽，疑滯畢解，可以自成一疏。吾老矣，後有達人，必能成其業。」

先生貌清醜，口操湘音，卞急不能爲雅辭。湘中積書二十萬卷，多精槧異本，間刊行一二，内有《素女經》，遂爲禮法士所詬病，然先生喪偶不再娶，終身無聲色好。居蘇六年，積書又萬卷，局居小樓，除接納賓客外，日從事校讀以自娛，賓客無雜流，與韋齋、梁任、佩諍交最密。太夫人年八十，先生三歸省，母以考終，因留湘，屏居城外，示不與聞湘政。於是祭酒已前卒，先生氣類益孤。湘人士愈不悦學，憚先生立崖岸，不自貶損爲容悦，相與訾謷之音謡，達於氓庶。先生曩時藴憤掉舌，與當局相搘拄，雖受齮咋，實深有利於湘民，蚩蚩者不識也。

國民革命軍之踰嶺也，挾共産黨與偕，黨徒無訓練，椎埋惡少所至，糾農人及諸市井傖荒，謹噪以入縉紳之家。既陷長沙，執先生，幽之别室，亦無意殺之也，欲折其氣。其魁曰郭某，樹黨旗於廣場，召先生，使屈膝其下。先生奮然曰：「吾頭可斷，膝不可得而屈也。」魁怒，乃號於衆曰：「有贊成殺葉某者舉其手。」衆手畢舉，乃戲先生曰：「汝尚能作書

附錄 三○三

葉德輝文集 三○四

以鳴不平耶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即操楮筆，以俳語成聯，詬諸黨徒。擲筆起，慷慨就死，顔色不變，實丁卯之春三月初十日也，享年六十有四。清黨令下，將軍何鍵請於總司令部，明年春捕斬暴横者百數十人，郭某與焉◦郭某缳首之日，即爲先生就義之日，聞者以爲異。

天翮於先生有知己之感，道里遼絶，不知子姓之安危，收藏之散聚，平生著作及所刊行，除所見外都若干種，不可得而詳也◦印濂請傳先生，因據《郋園六十自敘》，及楊樹榖、樹達所撰《學行記》，王德森所撰《葉吏部被難紀聞》，缉綜書之，公諸天下，不敢有溢辭焉。贊曰：

戊戌之春，湘撫陳右銘聘梁任公來湘興學，任公巧於文辭，而説經多倍譎，先生與祭酒峻詆之。任公入都，與南海謀欲借危法誅二公，會政變乃免，然則先生之鄰於死者亦數矣。其禍皆根於筆舌，才高不自斂，駭機隨而及之。夏門亭長有言曰：「居非命之世，天高不敢不跼，地厚不敢不蹐◦耳目適宜視聽，口不可以妄言也。」明哲保身之謂也◦雖然，迫生不若死，死人所必不免者也，如先生之强項，寧碎首殞命，不能屈膝以自辱，此真善學古者也，豈非烈烈大丈夫哉。

葉郋園先生六十壽言 金天翮

包山有縹渺之峯，登巔而睇，了了見吳越，其下岡迴嶺複，四面環湖，而林屋洞號稱第九洞天，郭景純所謂「潛行水底，無所不通」，或者以爲可走洞庭之君山，故莫釐、縹渺二峯之麓，即以東西洞庭名，其來久矣◦山川嘘吸，風雲往來，神驅仙詔，異人乃出。

天翮束髪讀書，即聞郋園先生之名◦先生居長沙，未嘗一至吳會，既與益吾祭酒並聲於時，亦疑先生爲湘籍，而不知其爲包山人也。丙辰夏，天翮方閉門養疴，先生忽挾其宗人印濂，排闥登我堂，握手大笑曰：「吾來東南，見子詩若文，東南人士，未能或子先也，願訂忘年交。」天翮遜讓，欲從先生受經學訓詁，先生抵掌爲道學術途逕，且曰：「近世詩人多而文人少，文人多而學人少，子其勉之矣。」自是爲天翮點定詩若文，攻其疵，繩其美，過從甚密。

先生生具異稟，讀書過目無遺忘，下筆纚纚千萬言如宿搆，其考訂經史小學諸子百家金石目錄版本書畫詞曲之書夥頤，天翮所得受讀者，爲《經學通誥》《六書古微》《宋趙忠定别錄》《觀古堂書目》《書林清話》《星命真原》《觀畫百詠》，閎博奥衍，譬觀海之無津涯，登山而不得窮其巔際也◦

附錄 三○五

葉德輝文集 三○六

竊嘗謂如先生者，今人不可得，求諸古人，則通經致用，不遺瑣聞，如王伯厚之博也；賅洽流略，實事求是，如劉原父之精也；跌宕文史，驚駭流俗，如楊升庵之譎也；疏瀹理致，闇通物性，如焦弱侯之妙也◦更求之漢儒，則揚子雲之威儀簡率，閉關草《玄》，若是其專一也；景漢伯之理董《詩》《易》，兼受圖緯，若是其廣遠也；轅固生之切直敢言，不阿時宰，若是其剛鲠也；楊仲理之肆其狷志，教授大澤，若是其傲兀也，而先生皆有之。此非天翮之言，當世學者之公言也。

先生既歸吳門，慨然有終焉之志，而太夫人在湘，時時歸省◦明歲孟春吉月，上元前宵，先生周甲初度。竊維古經師大儒，如伏生、申公、鄭君，下至列史儒林傳所載，以及近代崑山、四明、儀徵、高郵諸賢，無不享大年，成壽耇。蓋用志不紛，外物不足以摇其精而奪其守，詩書德澤之氣，勝於餐芝餌朮與夫藥石葠苓固萬倍也，而况乎其爲山川間氣之所鍾者哉。然則先生之壽，方當與伏申相抗衡，六十之年，其猶少壯歟？因再拜稽首，爲文以頌。歲在玄默閹茂攝提之月，吳江後學金天翮拜撰。

葉郋園先生六十生朝宴集序 朱錫梁

夫世運值貞元絶續之交，則必有康彊鞏篤之耆儒，繼往開來，綿斯文之統緒；學術丁

異曲泯棼之日，亦必有宏肆博辨之鉅子，闢邪拒詖，樹吾道之干城。是故秦燔詩書，有伏生、申公諸儒之傳訓存，經術終有萌芽之一日；唐溺佛老，有韓愈、傅奕二公之諫疏出，聖教遂以炳煥乎中天。况近世學派支離，蟲生由於物腐；殊方譯言龐亂，蜂午抵於儒柔。於斯時也，必有人焉，學足以皋牢百氏，辨足以辟易千人。典柱史之藏，留爲偃武修文之籍；受尼山之戒，埽除疑經惑古之談◦當之者，其惟我郋園先生乎。

先生吳會英才，江南華族。石林文苑，承奕葉之清芳；長沙壽星，秉靈榆之閒氣。未壯歲而通朝籍，早達比於馬光；以名士而掌銓衡，清望同於阮放。人方謂先生挾三千之奏牘，指霄漢而飛騰；摶九萬之扶摇，躡雲程而遠步。豈知張翰鱸莼之興，五鼎難阻其歸心；范蠡蝦菜之傭，一舸早謀乎生計。近麓山而買宅，地望千秋；入酉洞而求書，家羅四部。由是下帷講誦，剛柔無閒日之虚；閉户弦歌，著作有等身之富。綜其譔述，可得而言。

昔者南閣祭酒，五經立異義之名；北海司農，三傳得善經之要。壞魯恭之屋壁，古文出則今文微；立鴻都之石碑，隸經行而漆經廢。然而途成祿利，俗士且争挾腻顔；學尠師承，陋儒亦詭言枕膝。括帖一束，謬附通儒；温卷三年，疇知樸學？先生以爲，近儒表章六蓺，既有充棟之書；後人寢饋一編，無假疊牀之作。始成《天文本論語校勘記》一卷，

葉德輝文集 三○八

輯《孟子劉熙注》二卷、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四卷，毅然斷手，謂爲駢枝。晚成《經學通誥》七卷，示後學以津梁，述各家之流别。仿《經典釋文》之例，詳經師授受淵源，補儒林列傳之遺，作《人表古今疏證》。是爲先生經訓之學。

讀書必先識字，《論語》謂之「正名」；識字而後通經，《爾雅》先以《釋詁》倉頡、史籀而後，僅許説解尚有完書；陽凝、楚金以來，自宋雍熙始成定本。乃一亂於汲古刻本之修改，再誤於金壇注釋之竄增。譬之皓月當空，修者萬户而光明轉晦；大圜在上，補以五石而體象終虧。功首罪魁，已成定識；字梳句櫛，猶待後賢。先生博極羣書，深通小學，不改字而正字，以本書證本文。徧采周秦漢三代之故言，必折衷於傳注；下逮蜀魏吳百家之舊誼，亦參考於《字林》。三老所獻，不失衛宏口傳；一家之言，兼輯淮南閒詁。成《説

文解字故訓》三十卷，未刊，先刊《釋人疏證》二卷、《六書古微》十卷。嘗鼎一臠，可概全羞；獲玉半珪，如覩完璧。是爲先生《説文》之學。

《南》《北》二史，上下八代。但論文藻，捃華未足罄其材；若語撰修，糾謬不能盡其失◦祺祥謡讖之語，滔滔動以千言；君臣問對之辭，昧昧並爲一語。明刻之訛奪，考以夾漈《通志》而知之；官本之校讎，質之河閒《提要》未盡也。先生始以識小，玩其詞華；繼以深思，得其隙罅。成《南北史勘誤》若干卷，有《新唐書辨證》之寀而去其吹求，比《五

代史纂誤》之繩糾而加之考訂。是爲先生史部之學。

載籍既博，流覽無方。劉向《敘錄》已撮其大綱；班固《藝文》略變其凡例。自後惟《隋書•經籍志》根柢四簿，囊括六朝，爲經籍之匯歸，成史目之標準。各部之書雖多散佚，可以搜之唐宋類書；名家之集鮮有流傳，可以徵之蕭梁《文選》。先生嘗欲援王伯厚《漢志考證》之例，補章逢之《隋志考證》之書，未成，成《觀古堂所著書》若干種，都若千卷。海内已不脛而走，外藩且按目以求。是爲先生諸子百家之學。

前代古文，叔重采之彝鼎；先秦刻石，孟堅列之志文。肇金石之權輿，開天水之博考。顧薛王手編款識，但知專錄金文；暨歐趙目次收藏，漸已偏重石刻。有清同天稽古，薄海承風。家藏金薤琳琅，人挾石華琬琰。積古攗古攀古復摹之以圖形；讀碑訪碑縮碑，兼重之以題跋。旁及錢刀鏡銘之屬，出土争奇；小而塼瓦陶器之微，搜聚角勝。先生學能博物，家有藏書◦得一器則遍撿羣編，考其來歷；拓一紙則窮搜孤證，創爲異聞。成《古器物銘釋文》四卷、《秦漢瓦當文字釋》一卷《續》一卷、《鏡銘廣錄》四卷、《古泉雜詠》四

卷。不賢識小，摩挲謝安右之碎金；儒者博聞，審定段柯古之片鐵。是爲先生金石之學。

目錄之别，分爲版本；版本之要，重在校勘。自唐中和之歲，墨版盛行於益州；迄周廣順之初，經本頒雕於國胄。岳珂家塾，集衆刻而定主文；尤袤遂初，記私藏而臚異本

附錄 三○九

百宋千元之幟，至今旗鼓分張；九流二氏之書，從古網羅未遍。先生堂承箓竹，累葉守其楹書；家住金庭，孫枝分於轂道。好書本其世學，孤本輒以梓行。成《宋紹興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考證》四卷、《四庫全書板本考》二十卷、《書林清話》十卷、《觀古堂藏書目錄》四卷、《郋園讀書志》四卷、《藏書紀要》一卷。晁志陳錄，未足擬其宏通；宋槧明抄，無非供其漁獵。是爲先生目錄版本之學。

書畫品目，盛於李唐；丹青供奉，沿於孟蜀。八法六法之體，同源而異流；南宗北宗之分，是丹而非素。《蘭亭》聚訟，等於《淳化閣帖》之争；畫院拈題，多在《宣和》譜錄之外◦先生雲煙過眼，山水羅胸。不辭翫物喪志之譏，每搜訪於貨郎鳧客；頗得遊目騁懷之致，輒流連於畫舫鷗波。成《郋園書畫鑒藏記》四卷、《書畫寓目記》三卷、《游藝巵言》二卷、《消夏百一詩》三卷、《觀畫百詠》四卷。無益有益，私議聽之後人；借癡還癡，豪奪申其炯誡。是爲先生書畫鑒賞之學。

雖然，先生之所學可謂博矣，先生之見道日益深矣◦是嘗遠企王弇州，而不喜爲應酬詩文，故四部稿成，所少者文集；亦嘗近慕阮文達，而不及其名位仕宦，故三朝身歷，所短者事功。然而儒臣立朝，得展其匡濟生民之略；賢人在野，亦操有轉移風化之權。先生望重斗山，功在桑梓。當戊戌變法之日，正僉壬亂政之時，則有康有爲、梁啓超師弟者，擬

經僭若揚雄，命徒誕如向詡。假《公羊》非常之論，斷《春秋》爲改制之書；摭泰西不經之言，引佉盧篡考文之統◦上萬言書以干主，挾三寸管以殺人。時湘省當道，聘啓超主講時

務學堂，益布散其邪説，將鼓惑乎少年。先生筆埽妖氛，鋤誅非種。孔叢詰墨，不攻城而攻心；王充非韓，不辨法而辨理。成：《異教叢編》六卷，庚子又續成《覺迷要錄》四卷。其後懼黨禍之將作，知國本之必摇，成《宋趙忠定别錄》八卷，輯《趙忠定奏議》四卷。冀前車之覆轍，借鑒於慶元；俾坿籍之黨人，仆碑於元祐◦無如門户水火，已成功名巧取之媒；中西異同，益增新舊黨争之烈。雲翻雨覆，國瘁人亡。辛亥武昌變起，而清社屋矣。先生有龜鑑之明，無斧柯之假。奈之何哉，奈之何哉。

改革之後，託跡故鄉；撰述之餘，留心家乘。先是，先生於光緒閒已刻《石林遺書》十一種，都三十七卷，附二種，都四卷。自是刻成明葉紹袁《午夢堂集》十二種，都十六卷，附刻《天寥年譜》二卷、《年譜外錄》一卷、《甲行日注》八卷、《湖隱外史》四卷，葉燮《己畦文集》二十二卷、《詩集》十卷、《原詩》四卷、《殘餘詩》一卷、《汪文摘謬》一卷，葉舒璐《分干詩鈔》四卷，葉舒崇《學山集》十卷。所著已刻者《石林遺事》三卷、葉小鸞《疏香閣遺錄》四卷，未刻者《南陽碑傳集》十卷、《南陽祖庭典錄》六卷、《述德集》六卷。惟先生明德之後，代擅文章；世祿之家，人守詩禮。衣冠甲第，擅江左之清華；典册高文，繋吳中之掌錄。

附錄 三一一

葉德輝文集 三一一

是故祖庭記出，非關一姓之家榮；血脈譜成，足衍千秋之世澤。《詩》曰繩其祖武，又曰詒厥孫謀。先生誦之，洵無愧矣。

若夫陰陽五行之奥，理本玄虚；壽氣二品之微，事無幸偶◦史遷列日者之傳，爲星學之濫觴；都利傳聿斯之經，乃命書之初祖。故不善學之，則流爲時日小數；而攻其術者，又誤於《珞琭》僞書。先生導源崑侖，探其學出於河洛；推步星宿，辨其用論於堪輿。删術士之野言，示儒家之正軌◦成《星命真原》八卷。在先生以爲近於游戲，只供談麈之揮；在學者亟欲叩其玄幾，得窮演禽之妙。書成未刻，聞者觖望焉。

至於游蓺之餘，則有雜劇之辨。北曲南曲，各别其支流。中州中原，誰審其正韵？先生蓺精《顧誤》，學必探原◦納書楹中，家傳舊譜；吟風閣外，時有新編。豪華則顛舞柘枝，跌蕩而豔歌楊柳。後堂女樂，隔絳帳而授生徒；雜座俳優，照銀鐙而娛賓客。笙黄協律，編鳳竹於伶倫；衣鉢傳薪，付雞林之弟子。是則織弓衣於蠻女，佳話同傳；進花弄於爨人，雅音不廢者矣。

錫梁謬坿蘭言，夙承藻飾。中郎爨下，焦桐幸託琴音；大匠門前，朽木亦資斧削。遇丈人於宛委，得窺祕洞之藏；訪老氏於蓬萊，始識僊山之路。屬以孟春吉月，上元前宵，值先生開袠之辰，爲大撓紀元之首。襲萱堂之福壽，身披五彩萊衣；駐荻室之光陰，手奉

一枝榆杖。紫蘭丹桂，坿喬木而增高；玉樹明珠，入竹林而攬勝。和丸教子，甘苦一堂；含飴弄孫，先後兩代。雖汾陽全福，終難分文學之光；而洛社遺風，長共此耆英之會。能壽身乃能壽世，天與以八公入道之精神；有傳書斯有傳人，時有待千古藏山之事業。爰先喤引，用侑手仇。以八千歲爲春，此其初度；如七十子之服，有媿微言云爾。歲在昭陽大淵獻孟春月，同里後學朱錫梁拜手撰文。

郋園學行記 受業長沙楊樹達樹穀記

記學

吾湘經學，近始倡于王船山先生夫之，初無所謂漢學。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創湘水校經堂，選府縣高材生實之，然成就人才極少，以故湘中經學尚不如江浙間。嘉道末流，邵陽鄒叔績先生漢勛、湘鄉曾文正公國藩，于漢學皆有私淑。而鄒先生以殉難安徽早故，未得大成；文正爲中興元勳，雅不欲與經生争席。邵陽魏默深先生源，得陽湖劉禮部逢祿之傳，學成矣，而主張殘佚之今文，非東漢正脈。同光之間，時論推縣人王葵園閣學師先謙、湘潭王湘綺侍講師闓運爲尊宿。吾師特與二王師鼎足，于是有長沙王葉、湘潭王葉

葉德輝文集 三一四

之稱。顧吾師之學迥與二王宗派不同，吾師恆言閣學師不出桐城古文範圍，于經學有中年出家之弊，侍講師乃六朝文士，不足當經學大師◦讀吾師《經學通誥》一書，可以知吾師學旨矣。

吾師于經學不涉餖飣破碎，而于東漢許鄭兩大儒之書穿穴貫通，塗塗是道。許氏《説文解字》一書，乾嘉以往者無慮百數十家，世稱段玉裁、桂馥、王筠三家爲鉅子，吾師皆致不滿。同門請業，嘗問吾師：「三家孰優？」吾師云：「段注精覈者多，而竄改舊文，最足貽誤後學；王氏《句讀》書尚明晰，未至精深，《釋例》則説多拘滯；桂氏《義證》近于類書，似是未卒業之作。餘者自鄶，蓋無譏焉。」故吾師著有《説文解字故訓》一書，實發前人未發之藴。所謂「故訓」者，以周秦諸子、兩漢經傳訓詁及九流之書與本書相證明者，即義有出入，悉行採錄，以廣異聞。引用前人，斷自三國而止，雖魏晉以後《廣雅》《字林》《玉篇》等書，亦罕取證◦其體例之嚴如此。吾師自謂必傳之作，蓋亦得失寸心知矣。

吾師自二十歲以後迄今四十年，舟車出入，必以《説文解字》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二書自隨。嘗言《説文解字》爲治羣書之梯航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爲讀羣書之嚮導◦嘗見吾師手校《説文》，密行細字，盈滿行間；又糾舉《四庫提要》考證議論之訛舛者百數十條，惜皆視若無足輕重，未曾裒錄成帙◦樹榖兄弟自從吾師受業，即授此二書，謂非此不能得讀書

門徑。樹榖兄弟謹受教，至今略有聞見，未嘗非得此二書之力也。

吾師治經，皆衡穿貫通，《經學通誥》言之綦詳。平生不喜孟子書，以爲十三經當去《孟子》而入《大戴禮記》◦又不喜四子書名義，以爲《大學》《中庸》皆《禮記》之一篇，不當析出，反致鄭注沉晦。雖《中庸》《漢志》已别行，要不可與《論語》比列。此雖經朱子集注，不敢因服膺朱子之故，與之苟同。又言：「老莊荀孟可别而爲四子書，或增管韓墨孫爲八子。後世學官論定，當有取于吾言。」樹榖等茫昧，不敢贊一詞，每退思吾師之言，信有至理，千萬世必有舉而行之者矣。

吾師精熟《三禮》以《三禮》皆鄭氏一家完書，洵有取之無盡、用之不竭之益。嘗言《三禮》之中惟《周禮》分官治事，因事設官，于近今泰西政教大概相似，宜稍變賈疏疏通名物訓詁之例，專以羣經諸子書與此互相發明之義，别纂一疏，以明此書之實用。若徒循賈疏之舊，如孫詒讓《周禮正義》之作，重儓輿隸，于經訓何補？《儀禮》節文今已從簡從宜，而精意即在行習之事，胡培翬《儀禮正義》究不必勝于賈疏。惟《禮記》雜出七十子之徒，其中有變禮，有古制，有孔門所言之微言大義。孔疏遠不如賈疏，正可别撰一書，發明書中精藴，而人皆畏其繁複，不暇用功。吾師每囑樹榖兄弟抄撮《通典》及馬國翰《玉函山房》所輯六朝以來禮説禮書，先成底本，然後薈萃羣經訓詁，撰成義疏◦忽忽半生，無所成

就，追懷誘訓，愧滋多矣。

吾師于《三傳》不喜《公羊》《榖梁》，嘗言《公》《榖》皆文章家，非傳説家，惟《左氏》文章傳記兼盡其能，于聖人筆削褒貶之心，可以因事證明，得其微旨。劉逢祿理董《公羊》之説，于是後之假《公羊》以行其邪説者，推波助浪，極于離經叛道而不之覺。戊戌朝變，吾師著書辨駁，見于所輯《翼教叢編》各篇中。吾師尤不信《春秋繁露》之書，嘗言：「《漢書‧董仲舒傳》載董著書百餘篇，第云『清明竹林玉杯繁露』，今竟以『繁露』名全書，撰爲後人

掇拾之作。且其中多陰陽五行雜記，亦不盡繋于《春秋》。今之爲公羊學者乃欲比傅影射，附入經傳之中，名爲尊經，實則誣聖。至注家如何邵公之非常怪論，是謂學術殺人。」

今日思吾師先見之言，其禍嘗未有止息◦茫茫學海，何日一睹安瀾乎？

吾師言經傳訓詁皆周秦兩漢師師相承之古言，形近聲近，形誤聲誤，釋者各有訛傳。故治經當從涵泳經文始，遇不可通者乃看注文，注文不可通者然後即看義疏。義疏未必即能全通，或通而疑難之處不能釋然，於是取本經文前後比例參稽，更取他經文旁搜互證，則通一經兼通羣經。《皇清經解》前續兩編本經學淵海，然寒畯購求不易，不如依吾法行之，較爲簡易。雖然，此事談何容易，苟非如吾師之羣經爛熟，誰能有此優游自得之時？去年吾師來京，樹達出所著《老子古義》、劉向《説苑集證》《新序集證》、《韓詩疏證》等

書，呈請吾師賜序，極蒙贊許，謂樹達善于著書，實則本吾師以經證經之例也。

吾師邃于小學，于《説文》用四十年之力，可謂深知篤好者矣。然聞吾師嘗云，《説文》非字學，乃漢學◦五百四十部首字既非倉頡原編，増多之字大半因假借而孳乳，注解意義與漢儒經傳注訓相同。其他與許書及諸經訓故不合者，如《春秋元命包》《春秋説題辭》之説字，《墨子》之説經，大抵各有師承，别爲異義，不必許書是而他書非也。即如《方言》，乃一方鄙俗之詞，本無古誼可準，許書間引其説，乃因偶採其字，不得不就原文之義藉以證明。若《釋名》釋義以聲，爲後世字母翻切之濫觴，尤不得據爲文字聲音之本。又如許鄭同時鉅儒，而其説解文字形聲往往彼此歧出。如《説文解字•广部》：「庌，廡也。从广，牙聲。《周禮》曰：『夏庌馬。』」「廡，堂下周屋◦从广，無聲。」而《周禮‧夏官‧圉師》「夏庌馬」注，玄謂：「庌，廡也◦廡所以庇馬涼也。」《木部》「槸」謂「从木，執聲」，而《考工記•輪人》「則無槷而固」注，玄謂：「槷讀如涅，从木，熱省聲」。《豐部》首云：「豆之豐滿者也。从豆，象形。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。」而《儀禮•大射禮》「有豐冪用錫若絺」，注：「豐，以承尊也，説者以爲若井鹿盧，其字从豆，豐聲。」若此類者，義訓形聲皆不相合，可知兩漢諸儒距倉頡、沮誦造字時之原文已屢變而不一變，則其望文生義，當亦事理之常。吾師之論《説

文》如此，是固非拘守一先生之言、茫然不考事之原頭者所可同日語也。

附錄 三一七

葉德輝文集 三一八

吾師治小學，不取字母之説，以爲未有文字之始，人之名物必先有音，有音而後就其所名之物，或象形，或象事，或象聲，造之爲字，其即以原呼之音而定爲聲，聲有清有濁，有輕有重，有長有短，有疾有徐，有高有下◦此則四方分域各表其音之不同，豈一地一域之字母音紐所能統攝？至于積字成句，積句成文，詠歎長言，而後成韻◦韻者，均也。六書無「韻」字，《説文‧首部》新附「韻」下，引裴光遠云古即「均」字。按《土部》：「均，平徧也。从土，匀聲。」本無音韻之義。蓋文字至于平徧易誦，而韻自寓其中。三百篇中民俗之作爲多，初何嘗如後世詩文家尋檢韻書而後下筆耶？樹達年來偕同學數人致力國音字母，吾師力駁其説，其所言洵探原之論。吾師又云：「欲中國言語大同，必待路軌交通，自然趨于一致。」可謂要言不煩。但目前急救，不得不立一法以整齊之，此樹達之本旨耳。昔侍函丈，聞吾師言：「天下有方音無正音，有今音無古音。九州之大，以何地音爲正，此人所不能指定者。古音即前古方音，展轉遞變而成今音，故古音有存者，有亡者。字母之説，出于西域神珙，數經重譯，安見不漓其真？今尤又效之，定有捍格不通之病◦况西域字用音，中土字用形，習慣自然，各得其利。假使中國人人知六書假借，則臨文之字當減其半，豈可得乎？」蓋吾師論字始終不主音母，樹達異日固當知所適從矣。

吾師能識古文奇字，凡鐘鼎彝器金玉器銘字，古刀幣秦漢鏡瓦鉩印之屬，一經吾師審

定考釋，無不釐然當於于人心。曩讀吾師金石題跋及與友人論學之書，大抵曲證旁通，能使讀者精神一振，然絶不以之詮解經義小學。若近日出土之龜兆文字，以及古竹簡刻書，其文奇古，多不可識。吾師以古籀遞變之形象釋之，一經考定，無以易其説。昔官京曹，吳縣潘文勤祖蔭、濰縣陳壽卿部郎介祺皆富收藏，潘藏之盂鼎、陳藏之毛公鼎爲著名法器，吾師所釋與諸家不同，讀者服其神悟。南歸後，適吳縣吳愙齋尚書大澂、浭陽尚書忠愍端方先後撫湘，二公均以收藏金石著稱，每於文讌，從容出與吾師鑒賞。吾師每與人曰：「吾乏他長，所見古器多，文法字例熟耳。」

吾師藏書三十餘萬卷，中多宋元明本及歷代名人校抄，故版本之學，近推吾師與江陰繆筱珊學丞荃孫爲海内第一。平時每得一書，必竭數日之力，逐卷校讀而後釋手，即一書有無數刻本，亦必復讀重校，辨其行字異同是非，或某本有誤脱，某本有增竄，一寓目即終身不忘。插架齊一，書根多出手書。客中須檢某書，則寓書世兄羣從云：「某書在某櫥某架，某行某卷。」一一檢得抄寄，百無一誤。每遇舊書止鈐姓名齋堂道號印章，一見即知其人之時代履歷。嘗見所藏《天祿琳琅書目》正續兩編，凡編校諸臣未考得之人名印章，吾師以硃筆蠅頭小揩寫于紙隙書眉，詳爲補出。又見手評黄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，於原書來歷及散後落於何人，皆以墨筆書於上闌，精楷悦目。每獲一書，即有題記，于作者

附錄 三一九

葉德輝文集 三二〇

宗旨，刻板源流，言之詳盡。世兄錄出編爲《讀書志》，方之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殆無以過，他日刊行，亦書林枕秘也。諸書於刻板見之既多，知之遂熟，嘗過書肆，見古書十數本整齊在案，吾師曰：「此非《世德堂六子》乎，何缺《老子》也？」書友愕然問故。吾師又曰：「此中配版，非盡原刻也。」書友益驚愕。吾師曰：「此非難辨，吾見書口墨闌字痕知之耳。原刻爲雙線闌，翻刻爲單線闌，無他故也。」又一日見書肆有《感舊集》，吾師曰：「此抽燬一卷錢謙益之改本，非初印也。」檢視信然。江陰繆學丞爲南皮張文襄撰《書目答問》，姓名訛誤、書卷缺載數目之處甚多，吾師隨手補正，以硃筆校錄十餘部，分給子弟門生。嘗戲語學丞曰：「江東無我，公當獨步。」雖一時笑談，固定論也。

吾師通籍，年未三十，文采風流，早已傾動儕輩。當光緒中葉時，朝政尚未陵替，京朝官從容文宴，酣禧太平◦每退職歸，羣集于琉璃廠書肆，其時書值未若今日之昂貴，吾師所得多在冷攤破書堆中，其明人舊刻稀本，名賢手校手抄書，書估不知，往往爲吾師賤值所得。吾師嘗云，悔當時識陋，所失尤多。一日有帖估持原拓《天發神讖碑》十張，索京平銀二十兩，匆遽間不信其爲原拓，因見拓本古致，遂收其一。及帖估去，細審確是原石。急往踪跡之，早已爲識者全購去矣。又見黄氏士禮居影刻宋大字《三字經》皆從來藏書家所未道及者，因其村塾書，索值銀二兩，亦遂棄之。又見錢謙益、鍾惺會試闈卷，合裝一

本，其式與同光間刻闈卷同。又見明初袖珍本《楊家將》迥與今通行小説本有異。記其一事，世所稱「佘太君」，明刻作「折太君」，核以宋人説部書所記載者，「折」本不誤。又《汲古閣秘本書目》所載《元板畫像搜神廣記前後集》不過數金，亦以躇躊爲上海姚子梁文棟得去，後聞燬于拳匪之火。吾師每念此書世間更無二本，見明刻有《繪圖三教搜神大全》一書，即元刻稍有增補，因影寫刊行，亦慰情勝無也。此吾師道之津津不置者，故得詳記之。

吾師著書，絶不依傍門户，每一書出，海内風行，其體例皆獨出心裁，語有根據。當代老師如陳東塾澧、俞曲園樾、王湘綺闓運，吾師皆有微詞，而于湘綺詆之尤力。王閣學先謙與吾師最稱莫逆，每著一書，必就商再四，輒以不合，各行其是。蓋吾師無論説經撰文，絶不引重乾嘉諸儒舊説，即諸儒或有誤漏，亦不屑齗齗致辯，與之剖争。嘗言毛西河之考朱子，陸清獻之闢陽明，無非舍田芸田，耗用心力。即閣學著述等身，虚己下問，吾師每以類書相諷，謂其非著書，乃抄書，宜其于並世諸賢未有不視爲覆瓿物矣。居恆與閣學笑談，謂公書不如某之傳久傳遠。閣學問由，吾師答：「公書動輒累數十百卷，又多官樣文字，閲者既苦其繁重而寡味，坊估翻刻亦費多貲。不如吾書，三教九流，人人可讀，且卷帙多者止十卷八卷，後人得之，翻刻易于成功。此傳不傳：預操之券。」閣學爲之莞爾。

附錄 三二一

葉德輝文集 二三二

甲寅有清史館之設，袁公令趙爾巽爲館長，趙公屬柯鳳蓀學士劭忞邀吾師入館纂修藝文志。吾師笑曰：「此脱克脱也，吾豈與之共事哉？」時繆學丞、柯師皆就館職，吾師數數過談，間亦討論史例。吾師曰：「近代史書，共推《明史》然其名稱有不可襲用者，如『儒林』、『文苑』，本《史》《漢》舊名。有清文治遠軼宋元，然而儒不成林，文亦非苑◦『儒林』當從《唐書》《元史》改稱『儒學』，『文苑』當從《齊》《梁》諸史改稱『文學』。唐以後始有『奸臣』、『逆臣』、『叛臣』之分，《明史》變叛逆之號謂之『流賊』，不如《漢書》王莽，《後漢書》梁冀，《晉書》王敦，《唐書》宇文化及、安祿山、史思明，或奸或叛，事跡昭然；《後漢書》董卓、《三國志》諸葛恪等，爲逆爲賊，名實倶在。史例重在書法，筆削不在題名。《春秋》盜不書名，赤眉、黄巾，寧非流賊？但其事跡止散見平亂討賊諸人傳中。此史筆之森嚴，所以垂誡後世。《明史》爲張李特立《流賊傳》勸盜乎，抑贬惡乎？不可解也◦聞館中將援其例爲洪秀全等作傳，則太無識矣。至於『忠義』、『孝友』，始於《唐書》，此沿《宋書》『孝義』、《梁書》『孝友』之例，前無所本。六朝唐人溺于詞章，安知史法？况『忠義』兼君臣朋友，《後漢》『獨行』庶乎近之。『孝友』庸行庸言，兩漢以孝弟力田舉人，其行義皆載本傳，未嘗别爲標題，此可以爲法者也。『獨行』變爲『卓行』，或『一行』，名近而實非，且與『逸民』、『隱逸』相同，嫌于重複。《宋史》『道學』，乃『黨錮』之變例，當時誣之爲偽學，可知其非美

名。有清一代理學諸儒如陸清獻、湯文正，有政事可紀，當爲列傳中人。李二曲、孫夏峯、張楊園、陸桴亭、顔習齋諸人當入『隱逸』，顧亭林、黄梨洲、王船山，其心不甘爲異姓之臣，自當爲之特立『遺逸』。『遺逸』、『隱逸』皆本逸民，而在明清鼎革之交，不得不有分辨，否則仍如阮文達《國史儒林傳》舊例，不分漢宋，按次時代人『儒學傳』中。儒既無林，則傳經與傳道一也◦亭林、梨洲、船山本可以《後漢書》鄭康成、盧植傳例，特致尊崇，顧無以表其

拳拳故國之思，亦非所以勵臣節而申士氣。若二曲"夏峯"本自講學，非其比也◦前史皆有『外夷傳』，此亦當有變更◦自海西棣通，列强已成，彼國從前即偶修職貢，並非藩服稱臣，此當名實相孚，易名『外國』，客臣如戈登、赫德之類，即敘入其本國傳中。諸傳但略敘其開國源流，而詳于與中國交涉之事，此一定之文義也◦『藝術』，即六藝，書數亦其中之兩門，後世書畫並稱，算學日益精進，並爲一類，書畫琴棋仍爲『藝術』。『列女』與『烈女』有别，《後漢‧列女傳》兼重四德，《舊唐書》以下或改『烈女』，則專以節烈論，失蔚宗創傳之意矣。其他志表，出入增省，則《明史》可以遵循。『游俠』、『滑稽』、『貨殖』、『日者』、『龜策』、『刺客』諸名，漢初沿周秦遺風，於政治風俗皆有關係，故史遷爲之立傳；班范以後，政俗已變，諸史皆廢其文◦『藝文志』可有可無，既有《四庫全書目錄提要》頒行在先，自可續補一書以備一朝文獻，何必斷代爲志，循班書之名而失其實乎？」

附錄 三二三

葉德輝文集 三二四

吾師論文不主宗派，以爲文以載道，事理通達，雖隨手結構，自有義法可循。果其經史諸子百家文集積累在胸，則造句選辭，當無不雅飭之理。錢謙益、龔自珍皆文家作手，以好用釋氏書之故，致文體不潔，識者詆爲旁門。韓昌黎氏極推樊宗師之文，謂其「文從字順各識職」◦樊他文不得見，傳者惟《絳守居園池記》，其文奇澀無足取。若循是以爲文體應爾，則將走入魔道，不可救藥，湘中武陵楊性農彝珍即蹈其害者也。夫文莫古於兩漢，西京董賈，東京中郎，試取其文誦之，有一語詰屈聱牙否？文莫大于忠孝，又試取諸葛武侯《出師表》、李令伯《陳情表》讀之，有一語出于造作否？况山水園林、登覽游宴之作，本無與於斯文，即令美觀，無裨世用。大抵爲文非本源經術，精熟義理，決無佳文。平時與及門論文，于宋推宗朱子，明則歸震川，清則方望溪、姚惜抱、張茗柯，謂皆粹然儒者之言，可以引爲師法。若言精美，則推汪容甫《述學》内外篇。湘人則取湘陰郭養知侍郎嵩燾，謂其充實在曾文正之上，吳南屏山林之體，未足比列也。

吾師年未弱冠，以《論詩絶句》觀風卷爲曹仲銘中丞鴻勛提學湖南時所拔賞。王閣學歸田，與吾師論詩，尤相契合，每勸吾師作詩，共執牛耳。吾師偶與閣學師倡和諸作，輒相引重，附刻集中。吾師每稱閣學詩雅致深思，剝膚存腋，品在湘綺師之上。樹榖兄弟不能文，尤不能詩，然竊聞吾師數數與人論詩，不主唐而主宋。謂北宋初大家皆學老杜，學玉

溪者祇西崑，不久即廢；南宋則惟放翁、石湖、誠齋三家，而尤以放翁爲最◦與其爲明七子學唐而涉于空廓，不如宋人之學杜，雖各得其一體，反能自辟門户◦此吾師持平之論也。曾見吾師手抄玉溪、東坡、六一、山谷、遺山律絶詩一厚帙，又抄老杜、昌黎、梅村七古數十首，仿趙秋谷《聲調譜》之例，圈點乙識，旦夕揣摩，固知吾師非不致力於詩者。而平時每謹稱詩不能工，比于時文之難深入，則尤少艱苦閲歷之言也。吾師所藏詩文集，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清，大家名家，無不完備。又搜採《乾嘉詩壇點將錄》中詩人正附一百四十餘家之詩，擬合撰一集，附以小傳、詩話，以存當時之文獻。是書若成，亦鉅觀也。

吾師不常爲詩，中年應酬之作，擲棄不存片紙。同門劉廉生校官肇隅見即抄存，前後參差，殊難編次。惟《古泉雜詠》《消夏百一詩》， 一論泉幣，一論名畫，此考據家言，未足吾師之本色。有《崑侖皕詠》律詩二百首，則己亥年與朱莼卿中丞益濬、王閣學師、易實甫觀察順鼎觀劇唱和之作。雖近游戲，然一《崑侖詠》和作至二百首，亦可云才大如海矣。又有和金檜門都憲德瑛《觀劇絶句》三十首，同作者爲閣學師、實甫觀察、善化皮鹿門孝廉錫瑞。吾師至三疊韻，得詩九十首，自注考證劇目原委，博洽多聞。閣學師刻集，至全錄其

注文，不敢删易，可謂傾佩至矣。吾師自謂不工五古、五律詩，故所作極少，最長者七古、七律、七絶。七古學兩家體，一學昌黎，一學梅村；七律學宋元人者多，學玉溪者少，七

附錄 三二五

絶兼取遺山、漁洋，皆正宗也。辛亥以後，歲必有詩，十年以來，裒然成集◦又作《觀畫百詠》並自注，專記平生所藏諸畫名蹟，讀之聲調風趣兼而有之，殆不知其涉于考據，能者固無施而不可耶。

吾師長于駢文，少年應詁經課考古題，輒以工此體得選首。尤精律賦，每押奇險之韻，無不舒卷自如，至今猶有傳抄之者。吾師向不存稿，通籍以後未與館選，此事遂廢。然間亦爲應酬之文，無不典則高雅，墓誌碑記尤近唐人。嘗爲及門言，駢文本分兩體，有《文選》體，有徐庾體。《文選》用字，徐庚用典。用字者漢魏兩晉諸家，其源與古文合，李兆洛所選《駢體文鈔》其表著也；用典者齊梁陳隋、初唐四傑，沈博絶麗，遂與古人分途，陳均所撰《唐駢體文鈔》其結句也◦吾師曾同閣學撰《駢文匯纂》，别裁偽體，力主正宗。閣學自序有云：「商量邃密，葉張之力居多。」張乃雨珊觀察師祖同也。纂此書時，王張意見各殊，而爲折衷吾師，以定去取。閣學兼錄生存人文，吾師以爲不可，然如繆學丞、皮孝廉之作，實不能割愛，是則各明一義矣。

吾師于雜藝術，無不通曉◦摹印之學，湘中無人講求，沅陵丁石渠拔貢可鈞初來省城，吾師于褾褙人家見周笠樵中書銑詒爲人作楹聯，其印章極工整，詢其人則丁君也。亟延之賓館，爲之游揚于吳愙齋中丞、江建霞學使，卒獲拔貢。丁君精于刀法，少見秦漢璽

印，自游愙齋中丞之門，親見所藏之印逾萬方，吾師亦盡出所藏前人印譜，爲之指授，于是技日精，名日噪。稍後則善化雷怡甫上舍悦，始弱冠，目力更精，亦從吾師游，遂與丁君並譽◦丁君爲吾師刻印五十方，結構多出吾師參酌，爲撰《饋石齋印譜序》，言篆刻源流最詳，不僅推重作者也。雷君亦刻五十方爲《鐵耕齋印譜》，其篆體配合，同出吾師之手，爲撰序則言石質優劣◦合觀之，則前後兩序金針度盡矣。吾師每稱陳東塾澧集中《摹印説》一篇爲甘苦有得之語，以爲在元吾丘衍《學古編》、近人桂馥《續三十五舉》之上，明趙宦光

《篆學指南》、孫光祖《篆印發微》猶隔藩篱也。鼎革前與閣學提倡崑曲，蓄梨園一部，豪華聲伎之盛，傾動一時。每入歌場，擪笛知音，聞聲顧誤。家藏元明人雜劇數百種，擇其尤雅者授伶官重演之。于弋陽、二簧諸劇本，凡傳刻訛誤者，一一考訂釐正，爲之一掃積塵。曾著《劇史》一書未成，亂後殘稿散佚，不可收拾也。吾師收藏名畫最多，故于六法深通三昧，讀《郋園書畫記》《消夏百一詩》《觀畫百詠》諸書，可見其宗旨。雷君工寫花草，得見吾師所藏名蹟多云。

吾師于星曆、占卜、形法之書兼收並蓄，多人間秘笈，爲人推算星命年運休咎，百不爽一。去年來京，當道要人皆經推算，如言某某何月不利，何事不吉，皆在數月以後一一符應，至今人以爲神。柯鳳蓀學士師亦精此術，而極推重吾師，謂爲學通天人，又稱爲學貫

附錄 三二七

葉德輝文集 三二八

中西。有與同門舒貽上論星命四書，鴻博奥衍，讀者不能索解。吾師每曰：「此五行生成之數，亦天地自然之理，無他秘妙也。」嘗言唐《李虚中命書》《珞琭子三命消息賦》皆出術士僞撰，故知其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今星命家祀爲先河，爲其立法有可遵行，故存而不廢耳。實則星命之學出于易家，談命必兼星，漢王充《論衡》確信其有至理。故虞仲翔注《易》主卦氣，鄭康成注《易》主爻辰，皆星命之根本。又言星盤之術出于西人穆尼閣《天步真原》，倪榮桂、温葆琛得之而稱神。推其原出于回回，而回回出于印度，印度實由中國傳入。觀明洪武時所譯之天文書，釋藏《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説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》、西竺金倶叱《七曜攘災决》，可以窮其根源。《漢書‧藝文志》敘曆譜家云：「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，凶阨之患，吉隆之喜，其術皆出焉。此聖人知命之術也，非天下之至材，其孰與焉？」此星命説之最古者。禮失求諸野，乃得之外夷。吾師之學，上下古今，縱横中外。即此一藝，已非陋儒之所能置喙也。

吾師鑒别書畫，似有天授，而不知由于學力所致。聞之先輩云，吾師官京曹時，嘗與宗室伯羲祭酒盛昱、福山王文敏懿榮、江陰繆學丞日相過從，或間出書畫，共相品題◦一日祭酒出示唐王維畫《伏生授經圖》，絹本方幅，吾師曰：「此不僅非王維畫，而亦非唐人畫。」祭酒亟問故，吾師曰：「伏生手持書卷，唐無此式。且漢初猶用竹簡，《漢書•藝文志》

尚書家《傳》四十一篇。傳者，伏生《大傳》；篇者，竹簡；若帛紙則稱卷。維雖陋，決不至此，况線裝並不出于唐制乎？」坐客咸稱佩。浭陽尚書端方撫湘時，邀吾師鑒别書畫，曰：「吾有唐尉遲乙僧畫《天王象》，晉顧愷之畫《洛神卷》。」吾師曰：「天王像是直幅乎，抑是横看乎？」中丞曰：「横看。」吾師曰：「真矣。」展視果然。再出顧卷，吾師曰：「僞也◦是卷宋人臨本已入《石渠寶笈》，阮文達《石渠隨筆》載之。唐以前畫龍皆行地上若犬，其在雲中露一鱗一爪者，宋以後事耳。」中丞乃大服。朱莼卿中丞有晉荀勗山水卷，閲者多笑其偽。吾師一見驚歎曰：「此亦不敢定其爲荀勗，但確非六朝唐人所作。」以其墨氣濃厚，筆陣方嚴，有漢武梁祠石室畫像遺意，決非近代法也。其他未見畫而能定其真偽，既見畫而能定其真僞且辨其時代，佚事頗多，不及具述。

日本同文之國，其人酷好中國文學，固也。德法二國，聲教不同，亦嚮慕中學。吾師鄉居三十年，日人之從學者頗盛，如松崎鶴雄從受《説文解字〉r鹽谷温從受金元雜曲，皆學成而去。鹽谷且得博士，其父青山翁時敏于中學尤深，且能古文，師法曾文正◦又，有竹添光鴻，爲東國耆儒，光緒初元張文襄官翰詹時來京相見，已稱老宿，後與吾師通問訂交，極稱傾佩。又有島田翰，乃竹添門人，亦後起之名士，精于目錄之學，于中國人士多致譏諷，獨于吾師誠服無間。其他來游湘中者，必登門求見，備觀書籍金石字畫，歸國則刊之

附錄 三二九

葉德輝文集 三三〇

筆記，以志榮幸，蓋比比也。西人則法人税務司德秀從讀中國傳記小説，德人湘領麥令豪從受經學。吾師聲馳異域，比于白傅之詩編、温公之相業，蓋先後輝映矣。

有清一代，經學考據之盛，莫甚于吳中，而以崑山顧亭林、吳縣惠元龍、惠天牧、惠定宇祖孫父子一家爲開山初祖。繼之者莊方耕存與、莊葆琛述祖、王西莊鳴盛、錢竹汀大昕、王石臞念孫、子文簡引之、段懋堂玉裁、張皋文惠言，皆精于漢儒之學，流風餘韻，沾溉百年。吾師先世居吳縣洞庭西山，與諸老聲氣相接。太夫子雨村封公避粵寇之亂，懋遷湘省，楹書世守，于諸儒遺著鄭重收藏。吾師讀之，先入爲主，此其所以篤守漢學，終身由之，不爲外感摇動也。封公喜讀宋五子書，吾師幼時自塾歸，必以司馬公《資治通鑑》、朱子《名臣言行錄》爲日課◦其後通籍，居官居鄉，皆以風節自勵，蓋封公之教也◦封公捐賓客已十年，一門羣從，咸知向學，且好收藏書籍，各擁百城，門祚如新，黄巾不擾。回思吾師一生出人險阻，夷然泰然，晚景優游，家室樂事，則固積學積善之報也。昔江藩作《漢學師承記》，以其父學佛，附載其語于《宋學淵源記》，未若吾師之于封公，可謂人師經師、奕世載德者已。

吾師嘗言，一生學業成就，固得力于庭訓，而亦克承家學，有以光大之◦洞庭啓族，代有聞人。一世祖逵，南唐刑部侍郎，史佚無傳。二世參，字少卿，宋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

士，官終兵部郎中，知蘇州，改知湖州，卒贈光祿卿◦三世清臣，字道卿，天聖二年宋郊榜進士，侍讀學士，知河陽，卒贈左諌議大夫；子均，《宋史》列傳。四世均，字公秉，紹聖四年何昌言榜進士，朝奉大夫、太府卿、秘書監，事載李燾《續通鑑長編》、潛説友《咸淳臨安志•進士表。六世夢得，字少藴，世稱石林先生，紹聖四年何昌言榜進士，官右丞，終崇慶軍節度使，卒贈檢校少保，《宋史》文苑列傳，所著《奏議》十五卷、《遺書》若干種，均刊行。十三世李，字太白，景定中率太學同舍生上書攻賈似道，竄漳州，宋亡歸隱富春山，元世祖徵遺逸，授五品秩，官至右丞，卒封南陽郡公，謚文簡，《元史》列傳。十七世顒，字伯昂，元和靖山長，元亡不仕，號浮丘醉史，明王鏊《姑蘇志》列傳◦十八世盛，字興中，明正統十年商輅榜進士，官吏部左侍郎，英宗出狩，與于忠肅有乂安社稷之功，卒謚文莊，《明史》列傳，所著詩文爲《文莊集》三十卷、《奏疏》四十卷、《兩廣奏議》十六卷、《水東日記》四十卷、《箓竹堂書目》六卷、《碑目》六卷。箓竹堂者，公玄孫恭煥建以藏書而仍公舊題者也。二十三世初春，字處元，世稱吳西先生，萬曆八年張懋修榜進士，官禮科給事中，以疏争豫教斥歸，天啓初追贈光祿卿，《明史》附《李獻可傳》。二十四世茂才，字參之，萬曆十七年焦竑榜進士，南京工部侍郎，與顧憲成、允成、安希范、劉元珍、高攀龍、錢.一本、薛敷教爲東林八君子，《明史》列傳。二十四世紹袁，字仲韶，天啓五年余煌榜進士，工部主事，

附錄 三三一

葉德輝文集 三三二

世稱天寥先生，明亡爲僧，號粟庵，所著《天寥年譜》二卷、《年譜别記》一卷、《甲行日注》八卷、《湖隱外史》四卷、《午夢堂》二種。二十五世方藹，字子吉，號粟菴，順治十六年徐元文榜一甲三名進士，尚書銜刑部侍郎，謚文敏，國史列傳，所著詩文爲《文敏集》八卷、《讀書齋偶存稿》四卷；弟方恆，字嵋初，號學亭，順治十五年孫承恩榜進士，山東濟寧河道，治河有聲，國史列傳，所著有《山東全河備考》四十卷；弟方蔚，字敷文，舉康熙己未博學鴻

詞，所著《經鉏堂詩集》八卷、《金石錄補》二十七卷、《續跋》七卷。二十五世映榴，字丙霞，號蒼巖，順治十八年馬士俊榜進士，官湖北右參政，武昌夏包子之亂殉難，追贈侍郎，謚忠節，國史列傳，所著《忠節集》十三卷。二十五世燮，字星期，號己畦，世稱横山先生，官江蘇寶應縣知縣，國史文苑列傳，所著《己畦文集》二十一卷、《詩集》十四卷、《殘餘稿》一卷、《原詩》四卷◦二十五世樹蓮，又名樹廉，又名萬，字石君，諸生，富藏書，精校勘，與錢謙益、毛晉互相借抄，傳本極爲何焯、孫從添所推重，徐乾學《憺園集》有傳；從兄奕，字林宗，並好藏書，與錢曾交好，事具吳定璋《七十二峯足徵集》。二十六世舒宗，字元禮，康熙十五年彭定求榜進士，内閣中書，舉己未博學鴻詞，當時吳江垂虹橋酒家女子臨終求面事，王士稹《漁洋詩集》、朱彝尊《曝書亭集•高陽臺詞》均詠其事，徐釚採入《續本事詩》傳一時佳話；舒璐，字景鴻，一字鏡泓，號分干，恩貢，所著《分干詩鈔》四卷；舒穎，字

學山，副貢，所著《學山集》十三卷，三人皆横山從子◦二十七世長楊，字爾祥，號定湖，康熙五十九年汪應詮榜進士，翰林院編修，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。二十七世鳳毛，字超宗，號恆齋，忠節孫，以恩蔭特授内閣中書，工書畫，所著《説學齋經説》一卷、《内閣小説》一卷、《内閣故事》一卷。二十八世士寬，字映庭，康熙庚子科舉人，官浙江寧紹台道，有惠政，李元度《先正事略》有傳。二十九世樹藩，字涵峯，號青浮，士寬次子，工畫，精《文選》，

有《海錄軒文選評注》行世。二十九世佩蓀，字丹穎，號辛麓，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進士，湖南布政使、護理巡撫，所著《易守》四十卷、《傳經堂詩文集》十二卷、《慎餘齋詩鈔》四卷。三十世紹奎，字振缃，號琴柯，佩蓀子，乾隆五十八年潘世恩榜進士，廣西巡撫，所著《觀像權輿》八卷、《琴柯詩集》六卷、《詞》二卷；弟紹本，字立人，號筠潭，嘉慶六年辛酉恩科顧皋榜進士，山西布政使，入爲鴻臚寺卿，所著《白鶴山房詩鈔》二十四卷、《詞》二卷。三十

世倬，字子雲，乾隆甲午科舉人，閩浙總督，國史列傳，所著《二思堂文集》四卷、《詩集》二卷。三十一世廷琯，字調笙，一字苕生，貢生，與朱掄齊名，掄字條生，當時有緑苕、朱條之稱，所著《吹網錄》六卷、《鷗波漁話》六卷。吾師家藏先德諸集，日夕寢饋其中，宜其不待讀他氏之書已足馳騁一世，何况兼之以博覽，安得不爲一代鉅儒也耶。

葉德輝文集 三三四

記行

吾師《六十自敘》，于生平事實概略言之，未能詳也。自壬辰通籍假歸，適吳愙齋尚書爲巡撫，以吾師原籍同邑里，欲奏請吾師歸原籍◦一日，王葵園閣學先謙同坐，語及此事，閣學笑謂吳公曰：「此我湖南之人才，豈可使我公奪去耶？」吾師與閣學論學時有異同，而知己之感，每爲人稱述不置，此亦一事也◦吾師嘗言歷任巡撫惟吳公真爲學人，朝廷用違其才，以之督師，致甲午牛莊一敗，身敗名裂，國本亦爲之動摇，其功罪誠有不能諱言者。但其居官清廉慈惠，平生酷愛金石書畫，僚屬或以此投獻，雖極所賞鑒之物，亦必堅忍却

之。門庭如市，而簡牘不通，與吾師爲文字莫逆之好，時出所藏，以資討論。吳公虚懷下問，凡經吾師審定之物，退而語其幕中人曰，此葉某以爲如何者。吾師丙辰以後回蘇，晤其舊幕吳江陸廉夫畫史恢，猶道及之◦是時吾師年未三十，其爲公卿倒屣如此。

吾師平生恥言高尚，以爲高尚乃無用之别名，獨潔其身，此山林枯槁之士，亦何貴天之生我。故歷任地方官初來，從不先謁；既經枉顧，或遇事諮訪，則無不竭誠盡言。甲午義寧陳公寶箴撫湘，在未爲湘撫前，以河南罷職歸，僑寓湘中，即與相識。公子伯嚴考功三立同官吏部，往來亦頗相親◦陳公一意主張變法自强，二三新進少年遂乘隙而入，繼而

南學會、時務學堂同時並舉，學説乖謬，湘中耆舊皆不謂然◦吾師著書詰難，是以有《翼教叢編》之作。説者謂戊戌之變肇端于湖南，陳公罷歸，聞猶時時引爲深恨，則固未嘗不服吾師先見之明已。

湘撫自陳公去後，繼任者爲山陰俞公廉三。俞公由湘臬而湘藩，薦升至巡撫，其禮接吾師，尤爲誠摯。俞公雖出身佐貳，因官山西爲張文襄椽屬最久，故爲人風流儒雅，不染俗塵，惟無應變之才，事事拘守文法。庚子長江富有票事起，公爲鄂督張文襄函電所迫窮治，不免株連。吾師每爲進言，以爲此輩書生，無非受人誘惑，文襄貌似風厲，實欲嫁禍鄰撫，自居解網之仁。須知此輩乃文襄養成，彼方追悔之不暇，何忍出手窮搜？俞公憬然，遂漸寬放。當時牽連被逮者，經吾師一言一牘申論，無不立予保釋。是案全活之人無數，至今猶有存者。其後革命黨起，亦如富有故轍，地方官以殺人邀獎，羅織瓜蔓，不察情僞，遍及各學堂◦吾師力言于當道，謂士風已壞，非誅戮可以挽回，惟修明政教，鎮服人心，停止捐輸，廣登仕進，庶幾同風一道，納于軌物之中◦否則道政齊刑，免而無恥，前蹶後起，誅不勝誅。此固正本清源之論也，惜有謀不用，朝事日益紛更，辛亥揭竿一呼，天下瓦解。悲夫，豈非有數定哉。庚子地方拳匪起，攻使館，殺德國使臣，遂與列强開釁，時端庶人、剛毅用事，悻倖主

附錄 三三五

葉德輝文集 三三六

戰，朝旨日數至，盡驅教士。俞公奉諭即擬張貼，吾師聞之，隨即進見，謂此類謄黄告示，必須鄂督、鄂撫、湘撫三署聯銜，即令稍緩，湖南爲鄂督兼轄省分，處分不過公罪，假使告示一出，搗毁教堂之案必紛紛而起，無論戰事利鈍，終歸于和，彼時賠償之費將何所取？俞公猶豫，不待鄂省通知會銜，深恐違旨，錄行各府縣。惟湘潭知縣李公尚卿以吾師切囑，先已查封教堂，保送教士出境。事後俞公卒以外人齮齕，樞臣藉以排之去。湘潭則未派分文賠款，外人反頌李公之德不置，不知皆吾師之所主持也。

辛丑八國和局定，各省攤派賠款，俞公集司道官及省紳會議，或主加田賦，或主釐捐。吾師以爲加賦病農，加釐病商，四民之中，不應利害不平至此。因與善後局總辦蔡伯浩觀察乃煌、王閣學師建議徵收口捐，取于鹽斤加價，每斤加價四文，以錢折銀，准淮鹽引地入口，計之歲可得數十萬，于賠款猶餘其半◦時張雨珊觀察祖同、孔静皆觀察憲教皆韙其議，事遂定。于是一舉手而得，歲獲此巨大之款，視他省支支節節，苛細擾民，斯誠法之至善矣。

湘省榖米出境最爲大宗，每歲釐局收捐無一定額，出口亦無限制。湘紳每主阻禁，非獨鄂督力持不允，而奸商販運輸偷，無法禁止。吾師與蔡觀察閒談，謂不如寓禁于徵，歲可收得巨款，積之爲備荒之用，亦足調劑盈虚。因議榖一石抽捐二百文，米一石抽捐四百

文。觀察大喜，立陳于巡撫俞公，會諸紳議，皆謂善，遂委觀察總辦◦是歲收入銀百三十萬，鄂分其半，猶可得六十餘萬◦此兩湖賑糶米捐局之所由立也◦觀察去四川，接辦者不力，年減一年，所收僅三四十萬。光緒三十一年粵漢鐵路贖回，湘人呈請移撥此款作兩省購地用項，因設局委道員總辦。鄂督張文襄堅請吾師總理其事，吾師核減司巡，增加委員薪水，曰：「吾非節費，乃裁弊耳◦多一司巡，即多一舞弊之人，司巡少則分利之人少。此少用之司巡，所獲即多用，司巡之利弊，或庶可少也。」從此全年收入多至一百七十餘萬。時人問其故，吾師曰：「水太清則無魚，伯夷、叔齊斷不能當司巡。吾利用之，正有故耳。」人皆歎服。

繼俞公爲巡撫者趙公爾巽，受代後，例拜諸紳，而先與吾師、閣學諸人有成見。未幾因學堂事與閣學齟齬，吾師窺其意，凡遇公宴公議之事托故不列名◦適俞公任内有外人撲老克礦務交涉案，咎由俞公不諳外務，有失禮之處，經吾師調處，立約了事。約文但言奉到華洋合辦部章，即行通知，以盡朋友之誼，約由蔡觀察交際，吾師僅書證人。其約蓋蔡私章，並未用洋務關防正印。趙公忽從卷中撿出，以爲有隙可乘，立電軍機，謂吾師干預公事◦軍機置電不答，外間揣揣，認爲與吾師有不利。吾師遂電撲老克，約其來湘，自行交涉，電文有趙撫「辦理交涉極其和平」之語，蓋摘用趙公保護教堂告示中「本部辦理交

附錄 三三七

葉德輝文集 三三八

涉極其和平」句也。趙公知吾師相戲，而畏外人如虎，以爲必有重大糾葛，因挽學務處總辦張觀察鶴齡、礦務局總辦金觀察還以會辦礦務餌吾師，師笑曰：「吾豈可以利動者？但使撫臺知畏外人，吾決不因此斷送湖南礦産，爲湘人唾駡也◦請兩君回報，撲老克吾招之來，吾即揮之去，易事耳。」吾師處決諸事，必先求立足之地，趙公一時粗率，遂不覺留爲笑柄也。

浭陽陶齋尚書忠愍端方公撫湘時，極意聯絡湘紳。公性和易，而門多雜賓，吾師雅不願與之相近。一日召樂部大宴諸紳，吾師辭不往，公使戈什四處踪跡得之。吾師復書堅却，中有「士大夫居鄉，門庭不可不廣，岸崖不可不高」之語。又嘗出示漢銅器拓本索題，吾師題句有「百官表上無名姓，來作諸侯坐上賓」之句◦公知吾師意，自後宴會亦不復糾擾矣。公好書畫金石，吾師素有收藏之名。公嘗索吾師所藏，又出己所藏共賞，吾師不可，曰：「我所藏公不可見，公所藏我亦不願見。何也？老子曰，不見可欲，則心不動。倘公見我所藏名蹟欲索取，而我不與，則彼此交際，未免恝然。我見公所藏，或真或贋，必加評斷。如其真也，自無異議，如其贋也，直言則公不願，不直言是欺公也。故不如彼此不假借。」公無如何，遂罷議◦久之，仍邀至署，觀其書畫，而吾師所藏，公訖未一寓目焉。吾師嘗言，歷任巡撫之賢，俞公後惟常熟龐公鴻書。龐公由湘臬開藩至巡撫，于湘省

情形本自熟習，自趙端二公藉辦學搜括，民窮財盡，元氣大傷◦公竭力培養，凡一切苛細捐款，悉採吾師之言，皆從蠲減。甲辰湘水爲災，飢民數百嘯聚撫署，吾師馳書相告，謂宜即刻平糶，出坐堂皇，温諭遣散。公如言，出問飢民曰：「爾等何事集此？」飢民曰：「求食。」公曰：「吾已飭府縣出示平糶矣，爾復何言？」飢民聞之，遂紛紛散出。其後庚戌，巡撫岑公春蓂亦遇其事，吾師適往鄉，閣學援吾師告龐公語，謂宜出撫，以示鎮攝。岑公不能聽，遂有燒燬撫署之案。時龐公爲貴州巡撫，事聞，有書致吾師曰：「當時幸聽公言，不然真前車之覆轍矣。」龐公撫湘時，每接見吾師，必囑幕僚于屏後竊聽，曰今日不可不一聽葉公言論。其推重如此。

甲辰湘粵諸紳與美國合興公司争廢粵漢鐵路約事，本發端于鄂督張文襄。然文襄非争約也，緣文襄所設漢陽鐵廠虧空甚巨，文襄欲盛宣懷承受，盛意不可，盛所訂美公司承修粵漢鐵路條約本多失利之事，文襄借隙授意鄂湘紳士争約贖路，其意無非從中逼盛受鐵廠，彌虧空也。吾師知其意，諸紳皆列名電争，吾師獨不與。文襄駭怪，電召湘紳赴鄂就商，並指請吾師前往。吾師不得已赴召，至則首詣文襄曰：「公真争路耶，抑别有他故耶？」吾師因言，盛公大計，以全國鐵路多借英款，將來英之勢横貫長江，此次借美款包修，原爲牽掣英人路線，但聞約中有三等以上之事中國不得過問等語，若此則是此路永落 附錄 三三九

葉德輝文集 三四〇

美人之手，中國無贖回之日矣。且我之争廢約者，此種秘密條約既祇當事盛某及合興公司知之，此時未便揭破，致令彼設法彌縫抵制。今所争者，宜從大概入手，以包修年限將滿，尚未興功爲詞，庶幾合興公司無可抵賴耳。蓋合興公司摩爾根爲工黨鉅子，其時總統羅斯佛及政府皆民黨中人，公司承修中國鐵路，祇爲商貿信約，不能成爲國際交涉，于是公司諸多滯礙，因將路股售與比國，比國之中又暗有法股。凡公司重股權，股既多，是此路名爲美國，實則法比。此非獨英人所忌，即美人亦大忌。而公司所以如此者，純爲商人牟利之法，以股價日增，則獲利愈厚，于是所謂金元小票售出之價已飛漲。美人有貝次者，知其底藴，來中國游説，意在推倒摩爾根，而彼仍承認。吾師以爲宜乘此時機改約，不改約，繼用盛某牽掣英路之法，求中國有益，不在争廢約虚名也。輿論譁囂，以爲不可。文襄争路，本爲私計，非爲國計。盛既承受鐡廠，文襄于路事已無十分争回之意，而以鼓動湘粵争贖在先，不便半途推諉。又明知湘粵兩省財力萬不能自修，即贖路賠利之款一時並難籌措。心知吾師改約不廢約之説爲洞中機要，而迫于輿論責成，于是窮而至借英款暫贖。是時英國漢領事法磊斯駐漢日久，熟于中國人情，争圖攬修此路，餌以借款，而不及包修一語。文襄急不暇擇，遂從借款回贖◦諛文襄者乃至懸旗慶賀，而不知已吞英

人之餌也◦吾師既不以借英款爲然，但事已成功，遂陳續借英款由官督辦之策。因此時

英人急急欲攬此路，與之訂約，當不致于苛嚴，若日久無功，英人必因催還墊借，生出無窮要挾。文襄深以爲然，商之粵湘諸紳，意見皆合。乃一干借路營利之人，鼓煽湘人，力主自辦，其籌款之法則以鹽捐畝捐爲大宗，而以招股爲之輔。湘紳幡然和之，不辨事之難易，不究事之始終。英款草約方定，旋即廢止。英領法磊斯則坐視以待事之破裂，徐圖再訂借約，久之果爲所算。此今日粵漢鐵路所以落于英人之手也。當時畝捐之説，吾師極不謂然，以爲畝捐無異加賦，富者田連阡陌，不覺有所捐傷，貧者數畝之田，八口所須，重之以捐，不啻强奪其食。萬一路之不成，全歸中飽，而湘人困于捐款，永遠不能蠲除，是萬萬不可行之事。此時文襄亦知吾師持論正大，然不敢重違湘人之意，不得不敷衍結束矣。其後英約一再加酷，路卒逾限未成◦歷年各項捐款股款七八百萬，一律收歸部有，博得一紙公債股票，人人染指，餘亦久假不歸。果聽吾師之言，湘人何至受此損失，鐵路何至今日不成？此吾師嘗與樹榖兄弟縷析言之而太息痛恨也。

文襄督鄂，前後二十年，因戊戌湘變、辛丑賠款、甲辰争路，吾師皆具特見，不與諸紳同，于是譽不絶口，每見湘人，必問識吾師否。戊戌電聘吾師主講兩湖書院，其電致俞公巡撫云：「明知葉某境地從容，決不處館，但此是匡扶正學、津逮後進之事，想必樂爲。」吾師卒不就。己巳奏設存古學堂，聘吾師協理總教，以病辭。文襄復電，略云：「復電以病

附錄 三四一

葉德輝文集 三四二

辭，深爲悵然。執事坐擁百城，徜徉山水，其樂何極，自不願爲皋比所困。如不願久居，或暫來一行，即作爲名譽教師，亦無不可。前聞易實甫言，臺端關心學務，極願辦理學事。湘鄂一也，祈速命駕，並先電復，至感至盼。」又托梁節庵鼎芬來促，與吾師電云：「何曾病得，不來芬馳駡。」梁與吾師至好，故相戲也。時撫岑公力促吾師前往，略事應酬◦師赴鄂一月，未及開學即返。

吾師鄉居二十年，執經問業者各府縣皆有之，官場子弟亦多束修來學◦吾師不受贄雁，不饌酒食，投藝即改，有問必答，及門之士供其寢食，導之遍讀所藏書，分門授學。其他日本、西洋旅學來湘者，無不追隨問字，以從游爲幸◦吾師有教無類，循循善誘，無不學成而去。惟一生不作書院山長，不就學堂監督，亦從不就府縣志局之聘，爲其事多拘束，反不能讀書教書也。嘗戲集龔定庵詩句爲楹聯帖云：「收拾遺聞浩無涘，但開風氣不爲師。」是可見其志矣◦光緒中，督撫如文襄之好學崇儒，猶有古大臣風采。吾師素不慊于居官行政，故與之若即若離。然文襄之優禮賢人，吾師之冥鴻高蹈，時論兩賢之矣。

吾師鄉居，與王張二師及孔觀察、黄敬輿太守自元同爲地方官倚重。太守厚德，從不立言，閣學善于條陳而拙于言論，張孔以外吏見巡撫，拘于禮節，不能盡言，凡有興革及樞府諮詢之事，巡撫集司道耆紳會議，多所依違，惟吾師侃侃而談，動中窾要，歷任巡撫皆虚

己以聽，立飭施行。因是外間有湖南紳權過重之謡，又有王張葉孔四大紳士把持省政之謗，以致外來官吏不由湖南起家者，往往誤聽人言，先謀應付之策。及至共事日久，相見以誠，又無不樂湘紳之有爲，可以禦外侮，塞言責◦文襄因辦學争路受人指斥，言官彈劾，其辯奏動引吾師如何云云，湘紳如何云云，亦可知吾師之聲望盈于朝野矣。

戊戌之變，文襄深藉湘紳之力，得張聲勢。先是，文襄有《勸學篇》之作，蓋糾正各學堂講義而未敢明有指斥。適湘人有《翼教叢編》之刻，傳入鄂中，文襄立命書局翻雕，咨送各省，因是服吾師之先見，而欽湘人膽識之雄。自是信使往來，日無虚閒。光緒初元，文襄《書目答問》出，有桐城古文、陽湖古文、不立宗派古文之别，閣學撰《古文辭類纂》隱駁其説。文襄器小，因此與閣學牴牾。吾師則以詆毁所私淑陳東塾之故，相持不合◦至是乃捐舊忿，極意禮羅。其聘吾師爲存古學堂都講也，一時東南名宿，如江蘇曹元弼、胡玉

縉、宜都楊守敬、龍陽易順鼎，皆居分教，其推尊吾師，可謂隆重矣。吾師終與之離距，嘗言：「文襄亦賢者，而吾遇事非難，正責備賢者之義。若趙爾巽、端方，則不置一嗤也。」文襄在兩江署督任内，保吾師四品卿銜，吾師置不謝，後人軍機，保吾師提學使記名，吾師亦不理。故事，舉主認師門。吾師戲語人曰：「奪我鳳凰池，尚欲人認爲老師耶？」蓋吏部官貴，與督撫平行，提學則僚屬矣。文襄輒謂人曰：「葉某不莊。」吾師聞之，喜曰：「此一字榮

附錄 三四三

葉德輝文集 三四四

褒，真可謂之知己◦吾非不端，又非不正，平時每與講學論事，雜以詼諧，其爲不莊。甚矣，豈非吾一生定評哉◦」

光緒末年，長沙張文達百熙、善化瞿文慎鴻禨以與吾師親故，每勸吾師出山。其屬望之殷，恆有世正需才之歎◦丙申吾師人都，二公適爲會典館提調，張公語劉笏雲國子曰：「轉屬葉某銷假赴部，此間留有分撰出缺，待其坐補◦書成奏獎，以無論題選咨留四字升缺，升補得缺後，内遷外用，皆可任其所爲，毋忽視也。」瞿公則語劉振愚外部曰：「葉某到京，吾承望其入館幫撰，書成可捐同知，由同知保特旨知府，分省補缺，將來騰達，未可限也。」吾師笑却之。後其事爲善化蕭文昭所得，卒保知府，分省浙江，補台州實缺◦庚子瞿

公赴行在，先有入軍機之信，因與王閣學語曰：「公不出山，則勸葉某出山。當此破格用人之時，至卑可保放道府。以葉某之才力，何不爲國家用事？」閣學亟止之曰：「此非知葉某者。葉某是吾之行秘書，吾所著書，非經葉某參校，不敢自信，葉去則吾書不成矣。公勿多事，斷我右臂。」相與一笑而散。瞿公去，嘗與吾師語曰：「君有兩知己，一繆筱珊，稱君之學，以李希聖比；一瞿子玖，稱君之吏材，以汪詒書比◦恐君感恩，而不以爲知己也。」蓋當時與閣學語，李與汪並論云。然吾師淡于仕進，與閣學同，故惟閣學知之深也。猶憶辛丑和議成後，各省疆臣學政奏請開經濟特科，内外臣工保送之濫，至有紈褲惡少、洋行

買辦，亦鑽營保薦而竟得之者。時各省督撫皆知非朝廷本意，故每泛泛舉人，視爲例保人才者◦湘撫俞公僅保湘人三、浙人一，湘人則羅正鈞、王代功、梁煥奎，皆湘潭人；浙人則湯壽潛。蔡伯浩觀察入見，詫曰：「湘潭三人，何以不並葉某而四？」俞公曰：「葉某豈受保者？保之則徒引出一篇大文相譏諷，適召侮耳。」人皆以爲知言◦蓋吾師早已有書致文襄張公、忠愍端方，嬉笑怒駡，詆特科之非。後朝廷卒未嘗重視，初次取錄，第一梁士詒，第二楊度，爲御史糾參，經濟之稱，掃地盡矣。吾師每與諧談，言此生最畏者爲考試，既已徼

倖得賜出身，已覺非分，若再與考，雖博學鴻詞之美科，亦不敢嘗試，所謂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也。雖然，吾師豈畏考試者，特其澹泊之心不爲富貴摇奪耳。

吾師歷爲鄉先達及地方督撫推重，然于俞公、龐公外，後惟岑公春蓂亦頗相契。吾師嘗言，龐公無愧循良，立身行政皆有詩書之澤。俞岑二公爲文法之吏，亦末世不可多見者。然一爲識字之書吏，一爲不識字之書吏。俞公識字者，岑公不識字者也◦然二公在湘，潔己奉公，整躬率屬，倘使承平無事，亦足以澄清吏治，鎮懾浮囂。無如新政煩興，財源枯竭，外侮内訌，相逼而來。以二公拘守成例之才，誠無以應付左右，兼之膽力薄弱，事事聽命鄂督，不敢自出主張。俞公爲文襄山西屬僚，岑公本湖北司道，既爲文襄保奏，例亦認拜師生。此所以遇事必稟命而行，不得有所建白也。文襄好興作，于財政往往侵及

附錄 三四五

葉德輝文集 三四六

湖南，二公必借紳議與之周旋，始稍敢有抗議。然于兩湖米捐局之設，以湘出口之民食而湖北强分其半，至今二十餘年，官制已更，兼轄無職，而猶援案以爲應得之款，則俞公當創設捐局遷就之過也。吾師爲倡議之一人，堅持不可，若行其議，豈非湖南今日一大宗人款耶？

庚戌三月，飢民圍燒撫署，吾師先日適往鄉，事前既未會商，事變亦未參議，事後更未與聞請易巡撫之電，無端闌入參案，謂吾師積榖萬餘石不肯減價出售，致爲鄉里無不側目，實屬爲富不仁，猥鄙無恥，奏請一併與閣學革職，吾師加編管。是時朝政昏暗，督撫皆以賄遷，新撫楊文鼎欲假賑案開支，藉飽私囊，而素聞湘紳持正，故聳鄂督瑞澂單銜奏參。逾年，武昌革命軍起，瑞澂潛逃，報紙一呼，叛兵四起，亡國之速，未有如是之奇者。吾師嘗言，兄弟四房，收租僅及千石，此有糧册可稽者。千石之租，成米不過五百石，未足供城中一隅一頓之餐。晚季督撫專横，信口吹誣，無異訟徒地虎◦是時有主張吾師赴都察院呈訴者，吾師曰：「舉朝親貴當權，當權此革命之説，排滿之聲大倡，是偕亡之道。吾事其小焉者。」其時京官聯名爲閣學申白，御史黄瑞琪、大學堂監督劉廷琛先後上折，爲吾湘紳辨誣，均不報。旋楊文鼎求調去。革命後，瑞澂、楊文鼎皆客死上海，國亡與亡，豈蒼蒼者

特假手此輩昏瞶之吏以覆清社哉。

改革以來，湘中耆紳大半物故，吾師出生入死，保障鄉里之志未之或忘。湯薌銘督湘，誅夷黨人，紊亂財政。適癸丑九月，吾師從上海歸，薌銘方開通志局，網羅湘紳，吾師獨不往，因是彼此已有成見。適警廳奉令取締紙幣，致市中出紙幣之店户紛紛倒閉，吾師深不以爲然。乃復逞其殘暴之性，屠戮黨人，以媚政府，.吾師心尤不平，因騰言楊晳子度詳舉薌銘之事，請其上達總府，爲湘人申訴。書落《亞細亞》報館，編者喜其文之峭厲，登之本報。事爲薌銘所知，于小年前後發兵圍捕吾師住宅。吾師逃避日船，旋人京控告。時樹榖供職國務院，言于總理熊鳳凰希齡師，明電申救，楊晳子亦居間道地爲之調停。適薌銘呈劾吾師之文亦至，大總統袁公知冤，且知吾師爲湘中名家，批呈消案，欲以顧問待吾師。吾師忽欲回湘，不辭南下，行至漢口，復爲薌銘捕解回省。是時方叔章表、楊惠周等在漢急電京營救。易寅村培基方寓京，言于今總理黎公元洪，電誡薌銘，爲之辨釋。柯鳳蓀紹忞學士與前大總統徐公世昌及吾師爲布衣昆弟之交，急入府陳報，同鄉李燮和柱中、梅植根馨等數十人上呈總府，無不爲吾師抗論。交通部葉次長恭綽、龍次長建章、陸軍部徐次長樹錚，皆有電報致湘，語極嚴重。尤奇者梁任公啓超師，昔年在湘主講時務學堂，與吾師講學不合，致釀戊戌之變，此次亦爲吾師致書薌銘兄化龍，懇切責問◦同門蔡斗南方供職交通部，邀湖北同鄉京官權量等電達薌銘，力請釋放。適國務院已改政事堂，公府兩

附錄 三四七

葉德輝文集 三四八

電尤嚴切，有葉某系湖南知名之士，不得草率定案，遽予處分等語◦薌銘奉電，遂送吾師出署◦吾師星夜入京，呈控公府，請踐軍民分治之令，于是劉公心源特簡湖南巡按使。自是各省陸續簡放，軍人之威勢亦稍稍替矣。吾師非獨有功於湖南，而亦有造于他省矣。

乙卯，湖南教育會舉吾師爲會長。關於湖南學務、礦務兩事爲吾師一力保全者，事後人多不知之，知之乃或設其功歸美于夫己氏，是不可不爲一表暴也◦湖南教育經費，吾師長會時，額定九十餘萬。周學熙總財部，力加核減至六十萬。各省減者，皆無敢與部抗，即或争議，亦祇向教育部陳請，教育部循例轉行財部，無實力保護也。吾師一電公府，一電財部，反復陳説，亢直不撓，始奉府令交湖南巡按復查。時巡按沈公金鑑爲之調停，減去八九萬，吾師執不允，後查所減者本屬不急之款，故所減並無大損也。祁陽水口山礦産爲湖南富源，署理湖南財政廳長陶思澂以開缺回京，條陳收歸國有，自爲督辦。命令已下，全省恐惶。吾師電陳公府抗論，力言該礦爲全省人民命脉所繋，廠工幾萬人，皆恃此安置，一旦改由部中督辦，不獨屬員舞弊，非湘政府所能監督者，湘省財源止有此數，以後舉辦地方公事，勢必向部索款，較所入多浮濫，無裨部款，徒失人心。洋洋數百言，公府無詞答辯。于是始收回督辧之命，而易巡按爲兼督矣。此二事吾師一人獨電居多，吾師公事從不輕邀諸紳列名，因往者與湘紳共事，稍有風鶴，則紛紛報竊名，故不欲其分功分

過云。

乙卯秋間，總統袁公變更國體，將復帝號。楊晳子度、嚴復、劉師培等首倡籌安會。薌銘熱中富貴，托官銀行總理錢葆青請吾師設籌安分會。時樹榖在京，從事奔走，蓋民國成立忽已四年，以袁公之才，牽于種種難題，不能有所展佈。吾師居恆每與樹榖私議，以爲天下望治，非仿英國君主立憲，決不能措天下于太平。清政不綱，自取覆敗，吾輩雖居草莽，豈無故國之思？然坐視民國淪胥，清室亦將隨之消滅，此不能不爲杞之憂者也。樹穀因問兩全之策，吾師曰：「袁某冒天下之不韙，已不能避篡竊之嫌，今惟移清室于京，仍以東三省、蒙古等地方割還管，由是再造中國，斟酌英國憲法，參以中國風俗，定爲立憲國家，解除臨時約法，庶乎專制之政可以掃除，總統之争可以永息。若猶苟圖權位，遷就因循，則窺伺神器之罪小：涂炭生靈之罪大，非豪傑有爲之士也。」適北京有籌安會之設，樹榖急馳入，詢其原委，乃知動議于德奥英俄諸帝國公使。

己未冬，吾師回湘省親，適張敬堯督湘，聞吾師名，即先來謁◦吾師回拜，與之語，喜見其入之直爽，略與談湘治，皆明白知大體，非如外間傳聞之謡，因亦時有指陳，無不虚心採納，又令其弟敬湯從而受業。吾師見其誠懇，遇事匡正遵導之入于正軌。敬湯氣質亦非十分惡劣，徒以所識無賴之湘人逢長其惡，以致無所忌憚。自吾師相接，諸人亦稍稍斂

葉德輝文集 三五○

跡矣。先是，張督初至，遣敬湯拜朱鞠生之門，朱還以蘭譜，此從前官場慣例，敬湯不知，以爲湘紳如此之易與也◦自後因朱囤睹淮水，益爲張督所輕，卒至隙末，貽之笑柄。及陳伯弢漢章至省，張督聞其名，亦令敬湯執贄門下，陳時有干請，故不敢以師道自尊。若吾師則本丰采錚錚，素爲人所敬憚，既無戚友求事，又止在公言公。張督之尊賢在此，吾師之保障地方亦在此。張督潰走，湘人誣以安福黨名，不知吾師交游滿天下，聲氣遍國中，何黨何系之人不相聞問，詎止一安福黨？是則湘人之陋矣。

吾湘礦山湖田，爲最大利藪，從前開礦惟有煤壠，後則銻砂爲出洋要品，于是争相開採，貧兒暴富，炫耀鄉間，有利共趨，争山争地之案因之而起。鄉人無所恃，則展轉求識省中要紳，爲之合股，以作保障。吾師聲名威望，則欲遍湖南之礦山人股，誰不欲得此護符者？吾師曰：「是包攬詞訟也，是欺壓鄉愚也，吾不爲也。」故湘省紳士多以開礦致富，亦或以開礦失利。吾師居恆戲言：「我之夜夜安寢，以無礦山也。」湖田之利亦然。吾師向不主張墾湖之説，以爲與水争地，爲治水大忌。小民貪目前之利，性同游牧，原可聽其自然，若升科開方，是導人以奪水宅。泛濫之患，豈在下游，恐上游亦以無水所歸，將成倒灌之害。且自康熙至光緒初年，每歲軍機必錄禁止沿湖築圍開墾諭旨，行知湘撫，此國政亦不可不知者。自前撫俞公奏設屯墾局，改建南州廳，澤國化爲膏腴，而年年西水南水暴發，究亦

利害相等◦有湖田者，每至夏秋間，惶惶然日在憂患之中，是亦可以已矣。樹榖家有薄田濱湖，間歲一收，得不償失◦其不如吾師之有獨見矣。

吾師爲人磊落光明，欲言則言，欲行則行，不知趨時，亦不知避謗。當學堂初起時，以經費不敷，准提地方公産充用，至載在法令，而攘奪騷擾之事日多。地方官雖明知其非，而自顧考成，多方規避，由是提充祠産、侵占寺産之訟案糾葛無已。祠産一姓之業，尚屬内地處分，寺産爲僧衆衣食之資，相率鋌而走險，此黯者所以求日僧保護，而日本有加入僧人傳教之條約也。吾師建言臺省，奏請保留寺廟僧産，以免釀失主權，外則陳于地方官，遇提充僧産辦學之事，立予批駁。此類事在龐公任内爲多，龐公固知政體者也◦吾師嘗言，俞公任内有兩學紳呈請以恤無告堂、恤嫠、救嬰諸款充辦醫學堂，已奉批准，吾師函達俞公，力言不可，于是仍將恤無告堂發還，一時稱快。兩紳今存其一，雙目已瞽，説者以爲平日刻薄之報也。

吾師少年計偕，過夏都門，一時名流，即與之投契。吾師是時正爲目錄版本之學，同鄉如黄榮安法丞均隆，江蘇如繆筱珊學丞、葉鞠裳編修昌熾，山東王文敏懿榮，貴州黄再彤國瑾，宗室盛伯羲祭酒盛昱，皆有同好。其中巧取詐奪，每起參差◦吾師視之坦然，人有己有，平生盛德，每收得朋舊故物，或還于本人，或贈其子孫，居官居鄉皆然，至老彌篤

附錄 三五一

葉德輝文集 三五二

也。朋友接待，避短取長。衡山陳伯商編修鼎，頗負乖戾之名，同鄉罕與之來往，獨與吾師交好，終身無間言。戊戌朝變，爲掌院徐桐誣參，交原籍監禁，吾師言于俞公，待之極優異。編修博學多聞，終日閉户讀書，不通世故，疑謗叢集，爲得禍之因。吾師諒之，故最莫逆◦易實甫觀察亦長者，惟遇事兒戲，甚或狎侮老成。戊戌、己亥間領湖南榷場，凡省紳皆凶隙而散，獨吾師善交久敬，意氣相孚。觀察少負才名，脱弛自喜，人固坦白無他也。楊晳子負天下之重謗，吾師譽之不容口◦餘杭章太炎炳麟，向無一面之交，鼎革後遇于京

師，一見如故。江西江亢虎乃倡社會主義者，吾師以爲學有根底，先與通問。吾師嘉善容衆，意氣恢張，惟忌惡如仇，小免爲小人忌憚，若有真學者真文人，未有不彼此握手言歡者也。

吾師愛才如命，出于性生，見人一藝之長，宏獎不啻口出。平生未嘗充山長、作館師，而受業于門者日衆。教人之法，導以讀經史有用之書，而不廢帖括聲律。蓋科舉之世，非立于制藝，不能爲進身之階，吾師不肯高談古言，誠恐誤人進取也。每遇歲科兩試，學使者搜訪人才，必就吾師考問，吾師所舉，輒多未識面之人。府縣小試，本官、分校諸人，必以吾師所舉者姓名儲之夾袋。閣學亦有薦牘，而首錄及前列者多吾師之人。蓋閣學請託，不免瞻循人情，吾師則非真才不舉，此其所得多也。自學堂興而科舉廢，一二老成持

論，輒謂學堂無讀書之人。吾師則謂不然，以爲當日八股試帖取士，亦時有文史大家出其中，人情愛好貪多，必有起而繼之者。今日學堂中人果有駸駸好古者，吾師之言必有驗矣。

右記同門劉肇隅、鹽谷温、松崎鶴雄、左念康、雷愷、錢維騏、郭向陽、帥義等同校。《郋園學行記》爲崔建英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複寫本整理，原載《近代史資料》雜誌一九八五年第四期。

附錄 三五三